

俗傳清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頷之。大凡造僞書者，非爲名，卽爲利而已。蓋作僞者，知己之學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卽可同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僞書賣貴之。造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僞，從而印行，此僞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往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誦輕難，卽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僞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僞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闢百詩作古文，尙書詁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經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徇及齊，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斃於虛耗，等不可數。選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還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尙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卽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華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爲消滅哉！嘗軸者，雖以大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斷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行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王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析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間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膏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華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人	卷數	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數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爲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一	係近官吏與學者辯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惟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明是非爲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係儒家言。
申鑒	漢荀悅	五	大旨皆儒家言。
潜夫論	漢王符	一〇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爲他家所無。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此書爲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爲代表。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顏氏家訓	齊北顏之推	七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僞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卽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做論語，又題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孫詒讓著

墨子閒詁

世界書局印行

墨子序

孟子以揚墨並言。辭而闕之。然揚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二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壘終古矣。

國朝鎮泮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既闢。奧窔粗

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振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皆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憊。音沉痾。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悼於橫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苟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

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掇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創通涂徑。多所譴正。余昔事讎覽。旁撫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絳前五卷。大致與鎮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臧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鑒諸本。大氏皆祖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費麻問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冊語附校。吳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研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

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鵠烈閔詒。據宋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閔者發其疑悟。詒者正其訓釋。今於字義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弗繙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據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庠池之廩。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憶。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胥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胥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瘞族氏之瘞。今本胥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性臆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姦慝雉已。卜於白若之龜。姦卽監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姦慝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待。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典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蠹管。證厥達生。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愼爲順。又爲類。芒爲芸。樽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諸說之文舊校精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精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情俾一千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一 親土修身 三辯所染 法儀 二 尚賢上 三 尚賢中 四 尚賢下 五 尚賢上 六 尚賢中 七 尚賢下 八 尚賢上 九 尚賢中 十 尚賢下 十一 尚賢上 十二 尚賢中 十三 尚賢下 十四 尚賢上 十五 尚賢中 十六 尚賢下 十七 尚賢上 十八 尚賢中 十九 尚賢下 二十 尚賢上 二十一 尚賢中 二十二 尚賢下 二十三 尚賢上 二十四 尚賢中 二十五 尚賢下 二十六 尚賢上 二十七 尚賢中 二十八 尚賢下 二十九 尚賢上 三十 尚賢中 三十一 尚賢下 三十二 尚賢上 三十三 尚賢中 三十四 尚賢下 三十五 尚賢上 三十六 尚賢中 三十七 尚賢下 三十八 尚賢上 三十九 尚賢中 四十 尚賢下 四十一 尚賢上 四十二 尚賢中 四十三 尚賢下 四十四 尚賢上 四十五 尚賢中 四十六 尚賢下 四十七 尚賢上 四十八 尚賢中 四十九 尚賢下 五十 尚賢上 五十一 尚賢中 五十二 尚賢下 五十三 尚賢上 五十四 尚賢中 五十五 尚賢下 五十六 尚賢上 五十七 尚賢中 五十八 尚賢下 五十九 尚賢上 六十 尚賢中 六十一 尚賢下 六十二 尚賢上 六十三 尚賢中 六十四 尚賢下 六十五 尚賢上 六十六 尚賢中 六十七 尚賢下 六十八 尚賢上 六十九 尚賢中 七十 尚賢下 七十一 尚賢上 七十二 尚賢中 七十三 尚賢下 七十四 尚賢上 七十五 尚賢中 七十六 尚賢下 七十七 尚賢上 七十八 尚賢中 七十九 尚賢下 八十 尚賢上 八十一 尚賢中 八十二 尚賢下 八十三 尚賢上 八十四 尚賢中 八十五 尚賢下 八十六 尚賢上 八十七 尚賢中 八十八 尚賢下 八十九 尚賢上 九十 尚賢中 九十一 尚賢下 九十二 尚賢上 九十三 尚賢中 九十四 尚賢下 九十五 尚賢上 九十六 尚賢中 九十七 尚賢下 九十八 尚賢上 九十九 尚賢中 一百 尚賢下

二 尚賢上 三 尚賢中 四 尚賢下 五 尚賢上 六 尚賢中 七 尚賢下 八 尚賢上 九 尚賢中 十 尚賢下 十一 尚賢上 十二 尚賢中 十三 尚賢下 十四 尚賢上 十五 尚賢中 十六 尚賢下 十七 尚賢上 十八 尚賢中 十九 尚賢下 二十 尚賢上 二十一 尚賢中 二十二 尚賢下 二十三 尚賢上 二十四 尚賢中 二十五 尚賢下 二十六 尚賢上 二十七 尚賢中 二十八 尚賢下 二十九 尚賢上 三十 尚賢中 三十一 尚賢下 三十二 尚賢上 三十三 尚賢中 三十四 尚賢下 三十五 尚賢上 三十六 尚賢中 三十七 尚賢下 三十八 尚賢上 三十九 尚賢中 四十 尚賢下 四十一 尚賢上 四十二 尚賢中 四十三 尚賢下 四十四 尚賢上 四十五 尚賢中 四十六 尚賢下 四十七 尚賢上 四十八 尚賢中 四十九 尚賢下 五十 尚賢上 五十一 尚賢中 五十二 尚賢下 五十三 尚賢上 五十四 尚賢中 五十五 尚賢下 五十六 尚賢上 五十七 尚賢中 五十八 尚賢下 五十九 尚賢上 六十 尚賢中 六十一 尚賢下 六十二 尚賢上 六十三 尚賢中 六十四 尚賢下 六十五 尚賢上 六十六 尚賢中 六十七 尚賢下 六十八 尚賢上 六十九 尚賢中 七十 尚賢下 七十一 尚賢上 七十二 尚賢中 七十三 尚賢下 七十四 尚賢上 七十五 尚賢中 七十六 尚賢下 七十七 尚賢上 七十八 尚賢中 七十九 尚賢下 八十 尚賢上 八十一 尚賢中 八十二 尚賢下 八十三 尚賢上 八十四 尚賢中 八十五 尚賢下 八十六 尚賢上 八十七 尚賢中 八十八 尚賢下 八十九 尚賢上 九十 尚賢中 九十一 尚賢下 九十二 尚賢上 九十三 尚賢中 九十四 尚賢下 九十五 尚賢上 九十六 尚賢中 九十七 尚賢下 九十八 尚賢上 九十九 尚賢中 一百 尚賢下

三 尚賢上 四 尚賢中 五 尚賢下 六 尚賢上 七 尚賢中 八 尚賢下 九 尚賢上 十 尚賢中 十一 尚賢下 十二 尚賢上 十三 尚賢中 十四 尚賢下 十五 尚賢上 十六 尚賢中 十七 尚賢下 十八 尚賢上 十九 尚賢中 二十 尚賢下 二十一 尚賢上 二十二 尚賢中 二十三 尚賢下 二十四 尚賢上 二十五 尚賢中 二十六 尚賢下 二十七 尚賢上 二十八 尚賢中 二十九 尚賢下 三十 尚賢上 三十一 尚賢中 三十二 尚賢下 三十三 尚賢上 三十四 尚賢中 三十五 尚賢下 三十六 尚賢上 三十七 尚賢中 三十八 尚賢下 三十九 尚賢上 四十 尚賢中 四十一 尚賢下 四十二 尚賢上 四十三 尚賢中 四十四 尚賢下 四十五 尚賢上 四十六 尚賢中 四十七 尚賢下 四十八 尚賢上 四十九 尚賢中 五十 尚賢下 五十一 尚賢上 五十二 尚賢中 五十三 尚賢下 五十四 尚賢上 五十五 尚賢中 五十六 尚賢下 五十七 尚賢上 五十八 尚賢中 五十九 尚賢下 六十 尚賢上 六十一 尚賢中 六十二 尚賢下 六十三 尚賢上 六十四 尚賢中 六十五 尚賢下 六十六 尚賢上 六十七 尚賢中 六十八 尚賢下 六十九 尚賢上 七十 尚賢中 七十一 尚賢下 七十二 尚賢上 七十三 尚賢中 七十四 尚賢下 七十五 尚賢上 七十六 尚賢中 七十七 尚賢下 七十八 尚賢上 七十九 尚賢中 八十 尚賢下 八十一 尚賢上 八十二 尚賢中 八十三 尚賢下 八十四 尚賢上 八十五 尚賢中 八十六 尚賢下 八十七 尚賢上 八十八 尚賢中 八十九 尚賢下 九十 尚賢上 九十一 尚賢中 九十二 尚賢下 九十三 尚賢上 九十四 尚賢中 九十五 尚賢下 九十六 尚賢上 九十七 尚賢中 九十八 尚賢下 九十九 尚賢上 一百 尚賢中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

後語二卷

上 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學傳授考 下 墨子緒聞 墨學通論 墨家諸子鉤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選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劉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確。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贗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

見臯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臯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澹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累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剗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宋。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雨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網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闕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弁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睇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羣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羣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謬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孔，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肯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擅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湛所敘，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於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墨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墨子爲墨學，蓋集墨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墨子書邊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有盡有，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乎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尚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濟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枝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吉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所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探，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探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探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錄
論語	儒家	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 <u>大經</u> 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之典籍

孟子	荀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墨子	晏子	尹文子
儒家	儒家	道家	道家	道家	墨家	墨家	名家
孟軻	荀卿	李耳	莊周	無名	墨翟	晏嬰	尹文
焦循孟子正義	王先謙荀子集解 <small>楊倞注已包在內</small>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張湛列子注	孫詒讓墨子閒詁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錢熙祚校尹文子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注 係偽託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 係竊於郭氏者	又名沖虛至德真經 有真有偽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	此書爲名家之可靠者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慎子	法家	慎到	嚴可均校商君書	嚴可均輯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small>魏武帝注已包在內</small>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確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爲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

大輶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發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大輶又作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鷗冠子

稱楚人以鷗羽爲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爲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子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末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臧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墨子目錄一卷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爲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一

脩身第二

.....四

所染第三

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六

法儀第四

治要引篇目同.....一

七患第五

治要引篇目同.....三

辭過第六

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後人所分.....七

三辯第七

黃震宋源所見則本以上七篇題曰經蓋宋人所加.....二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治要引篇目同漢書藝文志顏師古往引作上賢.....二五

尚賢中第九

.....二八

尚賢下第十

.....三八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漢書顏注引作上同.....四四

尚同中第十二

.....四六

卷之四

尙同下第十二 中興館閣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十三篇卽此黃震宋陳所見別本以上六篇題曰論亦宋人所加 五五

兼愛上第十四 漢書顏注引同 六二

兼愛中第十五 六四

兼愛下第十六 七〇

卷之五 道藏本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八一

非攻中第十八 八二

非攻下第十九 八八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漢書顏注引同 九九

節用中第二十一 一〇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一〇四

節葬上第二十三 一〇四

節葬中第二十四 一〇四

節葬下第二十五 一〇四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一一八

天志中第二十七 一二二

天志下第二十八 一二九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關 漢書顏注
引作明鬼神 一三八

明鬼中第二十 關 一三八

明鬼下第二十一 一三八

非樂上第二十二 一五五

卷之九

非樂中第二十三 關 一六三

非樂下第二十四 關 一六三

非命上第二十五 治要引篇目及漢
書顏注引並同 一六三

非命中第二十六 一六八

非命下第二十七 一七二

非儒上第二十八 關 一七七

非儒下第三十九.....一七七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一九〇
晉書魯勝傳墨辯注敘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卽此

經下第四十一.....一九五

經說上第四十二.....二〇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二一四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二四三

小取第四十五.....二五〇

耕柱第四十六.....二五四

卷之十二.....
墨云舊云十三同卷者按本分缺如此詒讓案此明人編入遺藏所合弁非古本也墨謂梵本亦非

貴義第四十七.....二六五
治要引篇目同

公孟第四十八.....二七一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二八二

公輸第五十.....二九二

口口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明吳寬鈔本無目錄其當卷篇目以備城門爲五十四篇高臨爲五十五篇末吳氏手跋云本書七十一篇其五十一之五十三五十七五十九之六十六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闕當訪求古本考入云是

備高臨第五十三

三一九

口口第五十四

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臨第一鉤第二則此篇疑當爲備鉤

口口第五十五

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此篇疑當爲備衝詩大雅皇矣孔疏引有備衝篇蓋唐初尚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三二二

口口第五十七

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五則此篇疑當爲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三二五

口口第五十九

十二攻具水第六穴第七突第八空洞第九蟻傳第十今啞闕儒空洞一篇其次又不當列水突之閒豈爲後人所賈亂與

口口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三二六

備穴第六十二

十二攻具穴在突後此篇次與彼不合

備蟻傳第六十三

三二四

卷之十五

口口第六十四十二攻具賴經第十一軒車第十二則當有備讀經備軒車二篇其次當在此

口口第六十五

口口第六十六

口口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三三九

旗幟第六十九職俗字王念孫校改職.....三四二

號令第七十九章算術表分篇劉徽注引篇目同.....三四六

禱守第七十一.....三六五

畢沅云。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詒讓案周本梁庚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篇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詒讓案荀子修身篇揚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當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書即有關佚篇數已與今本同也。然詩正義引

備衝篇則尙存其目。而不知列在幾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尙多存與。詒讓案御覽多本古類書不足證北宋時此書尙有完本也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

臺會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齋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

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詒讓案此節中典館閣書目所載則本書錢解題亦著錄黃氏日鈔

法又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五引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版數語云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又有可

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

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

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

修身六篇爲經。詒讓案南宋別本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詒讓案此說亦非

親士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

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尙存。詒讓案鄭樵二志多存虛目不足據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會云。藏會

稽紐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

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凡七十一篇。內闕有題八

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

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

文在宋本已後。讀書叢錄 語讀案道藏本即從宋本
出有題八篇宋本蓋已闕佚說未據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統云衆經音義云倉頡造日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說未端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然不謂之士此與修身篇無稱子墨子云墨君所著也案畢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啻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

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緩賢亡心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昔者文

公出走而正天下。

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云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韞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

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即訓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

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

王句踐遇吳王之醜。

越時卑云醜論恥也說文案臣氏春秋不侵黨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尙與上通

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攝合攝同攝案畢說未允疑當與攝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三子之

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畢云魯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合

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太上無敗。畢云李奎文選注云何上公

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不聽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言以親士故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畢云言不肖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

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

志內究其情。

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攷究同指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作納即退字也退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或體作納又闕壞而

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

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畢云言遺侯不怨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

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迫也偏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諸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不當云臣偏促疑促之訛

諂下傷上

畢云言臣人病國與偏臣同

君必有弗弗

之臣。

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爲時說文口部云喘遠也

上必有諂諂之下

廣雅釋詁云諂諂諂也

國語僖公八年

君必有弗弗

錯者必先靡。釋之段字今省作靡謂銷磨也。畢云按靡為韻靡字底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

說下篇橋衡之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為韻會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四維此其

橋亦作招可證。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光近字古文作岸篆書作安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句

近正作先莊子山木篇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犛牛犛毛宜於廟牲其於

能與聖用春秋極露求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此干之殪其抗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

願高論趙鼎為亢而已矣釋文李孟賁之殺其勇也。孟子公孫丑篇僑齊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西施之沈其美也。蘇云吳與越春秋越

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經矣。論讀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吳起之裂其事

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范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載一簞高柱史記本傳不云車

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

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為諸侯當楚悼

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况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與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

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考之未審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

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

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

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

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各部云泉出通川為谷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

此增二字蓋引此與舊同義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云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獨

者旋不脩只作原此類俗寫諷之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

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疏字雖微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義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千鎰之裘特以千鎰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鎰為非一狐之白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名孟康曰二十四為鎰也案賈義篇本作千鎰非益字畢誤非一狐之白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而有粹白之裘綴之紫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衣約之裘其貴千金漢書匡衡傳顏注云狐白謂狐腋之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鳥言聖人之與土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為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俾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嘗為人已之已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已謂與己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取畢曲為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曰部云昭昭曰明也中庸鄭注云昭昭猶取取小明也水火不燔燹畢云說文云燔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燔燹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堯也堯堯猶燒燒至高之貌乃千人

與明瞭同老子云水火不相燔燹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堯也堯堯猶燒燒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燔燹上句者字當為若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谿山瀆無所通者豈部云陝隘也俗作陝陝非畢云說文云涸涸也讀若狐貉之貉逝淺者速竭王引之云逝相屬逝當為遊俗書爵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與逝即施字也曲禮注上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施施與遊陳對文俞云遊當讀為逝古字通也詩有林之杜篇陸賈德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類作遊猶逝之類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快馳陸賈楚辭湘夫人篇夕濟今三澌杜預王逸注並曰澌水涯澌澌與陝陝對文因陝澌為澌其義遠晦案王說近是堯堯猶燒燒至高之貌乃千人

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堯堯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停澤不出宮中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堯堯猶燒燒至高之貌乃千人

脩身第二脩身治之字从多从南者脩身第二脩身治之字从多从南者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俞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故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

不同然有君子字即無土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土之誤矣土雖有舉與君子雖是故置本不安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範大本篇

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頌祁祖我執戴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末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

字是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類言之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

與孔義同族類言之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

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畢讀

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讀于今據道

玉篇云屬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歸屬即屬惡德二十八年左傳開執纘屬之口是也纘與歸古文通故小雅卷伯篇取彼讒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並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惡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

之民無所依矣畢云當讀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擗也易林睽之黃云批擗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無出之

口殺傷人之孩如根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畢云說文云詆訐也訐面相斥罪也

陰私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為倫同聲段借字此與力事日彊文相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義與彼正同畢云設壯設壯日盛畢云設壯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說文云義字當為義

注云捷養也案捷接華髮墮顛道藏本頤作巖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巖字當為墮字亦通高失其義華髮墮顛道藏本頤作巖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巖字當為墮字亦通高失其義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

博俞云編亦辨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辨有階墮燕禮大夫辨受酬少牢饋食禮辨擯于三豆今文辨皆作循是辨與循通用物言循是非言辨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

足與辨本不固者未必幾畢云廣雅云幾微也或本字之假音疏文云未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本本不固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堵

耗畢云舊从來非玉簪云耗可到切鏡也雄而不脩者畢云雄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

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云蘇

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為非在身而情形近而

情反其後必情反其路者也路當為務即家上務為智務為察而言謂違反其所當務之事期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

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

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伐戴載梁作伐載釋名釋安容

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尋之言重也但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

嘗有也

所染第三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向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為墨子弟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在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

是弟子之染於蒼則蒼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染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絲絲而

位之爲其可
以黃可以黑
所入者變其
色亦變五入
必考工記鍾氏染凡三入爲鍾五入爲錡七入爲錡八入爲錡九入爲錡
云玄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振再染謂之

靜三案謂之鎮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朝畢至白虎通義崩葬觸弓畢
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
而已則爲五色矣畢云且春秋無期

色太下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
後漢書引作五入則爲五色
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絳然也國亦有染

莊李字伯陽易虛曰昔實五千言樂也云舜樂則非也品彙案呂春秋本末篇云堯舜得伯陽囑耳然後滅絃莊
 賦俱作治國也然有節文舜樂於許由南陽之山伯陽也舜時師之者也揚旌莊荀子云老子
 賦云才不伯陽也舜時師之者也揚旌莊荀子云老子

同讀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寶者也陶鑒實羣論錄引皇甫謐述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籍非子

謝疑爲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伯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子子作伯陽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

四王者所與音高誘云所從樂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高誘云蔽舉天

四王者月察當得其人故曰當
故王三才立爲三才其名曰三才
猶極也
夏桀染於三辛
畢云呂氏春秋云夏桀
高誘云稱美其
下之二義顯人必稱比四王者

爲無道干辛任威懷韓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施云桀用干辛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

之惡則行表又作干草同說施詭譎案曰田者秘知度篇云鋤用竿辛斲書經登云干辛斂之與人表皆推修
良規篇亦惟多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修大獻下又云推修大獻主別咒虎指畫殺人古今人多表推修
畢云今人表推修

謂又辛推步推揲抱朴子殷紂染於崇侯惡來高誘本云崇侯賈名虎惡來虜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殷見書作維多與杜子般紂染於崇侯惡來高誘本云崇侯賈名虎惡來虜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

材力事殷周武王材力事殷周武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治要作文誤事云呂氏春秋厲作魏注云魏榮二卿士俸云秦簡子成相篇湯旌生引墨子作魏公長父呂氏春秋

墨子閒詁 卷一 所染第三

七

營染厲厲王染於魏公長父謂即魏字之謂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魏君諡諡讓案荀子成相篇云

執公長父之難厲王旋于後楊往引此云魏公與魏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魏公長父即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

案荀子則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魏郭古通洪以魏為魏之謂亦近是蘇以厲為魏公諡未據竹書紀年榮夷

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魏公長父伐之不克後魏晉東夷傳作魏仲今本紀年未如于據抑未知足據否榮夷

終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魏王說榮夷公為宣王章注云榮國名夷也書敘有榮伯史記周本紀榮夷

公蘇云終或幽王染於傅公夷治要作魏蘇云傅公夷無考國語惠王時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魏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蔡公穀

子牟爲魏文侯子蓋掘牟與華爲一人其說尤謬則楊
倣已疑之矣畢引高詠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

是種作種諡諡案宋王偃爲齊湣王所滅諡康見國策宋策臣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康佃不

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臣氏春秋經解篇云宋王謂其

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韙者也罪不韙者故爲不

畏王殺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害與不害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

所殺事當宋康之末年或卽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

百四十二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値且與中山之亡相拒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言方千里者九則中

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聞墨子正在

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 身爲刑戮宗廟破

滅絕無後類 類種也楚周書曹參篇云殷無類於冀州 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

貪暴苛擾者畢云援援字之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

也廣雅釋詁云理道也行理性於染當 畢云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諡論 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

也云理道也行理性於染當 讀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 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 云論

也 而佚於治官 佚治要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

也 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 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 高誘云不

要約 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高誘云所從染 不得其人也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 以後至篇未與

篇文其友皆好仁義 澹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 處官得其理矣 畢

理猶治諡諡 案理亦道也 則段干木 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諡讓案臣覽尊師篇又云段

干木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 禽子 諡公輸篇畢云臣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 傳說之徒

注干木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 禽子 諡公輸篇畢云臣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 傳說之徒

傳說見尙賢中篇此與段干木禽 是也其友皆好矜奮 荀子正名篇云有兼聽之明而無奮 創作

子並舉似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 是也其友皆好矜奮 荀子正名篇云有兼聽之明而無奮 創作

科之容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創作

比周。左文十八年傳云頑墨不友是與比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

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舉書關宜申也。畢云春秋時子西有三一為鄭公孫夏一為楚昭宜申一為楚公子申茲所

丁么切亦楚俗作刁。案論語憲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此子西

或亦斥楚公子申茲說未瑋易牙豎刀並見公羊傳十八年傳左傳二年傳作寺人紹杜注云寺人奄官豎紹也

紹刀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嘗為堪字假音王云堪訓為樂與樂義無涉堪當讀為堪湛與漸湛之漸同

字通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嘗為堪字假音王云堪訓為樂與樂義無涉堪當讀為堪湛與漸湛之漸同

日湛亦湛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林注曰鄭司農云湛讀如新車湛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湛皆

樂也楚辭七諫曰蘭皋而不白知今王注曰稍讀為漸好變為樂考工記鍾氏注曰湛亦樂也或擇所湛湛云必

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皋之根是為蘆其漸之漸中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廉禮而買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

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雜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萬甔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詩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案王說是也蘇云此蓋逸詩必謹所堪者此

之謂也。

法儀第四。畢云法說文云盛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廣所以謂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為法度之

雅釋詁云儀義也與說文據說解同管子形勢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餘義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舊本說今據舊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

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與人云圖者中規方者中

者中鉤直者應繩即此義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

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說其一與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與人云圖者中規方者中

事。畢云說文云仿相猶逾已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今大者治天

事。似也故與仿同。

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畢云說文云辯治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

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

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王引之云嘗並與嘗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

天下之爲父母者衆

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

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

奚若

畢云謂師也

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

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

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

下舊有而可一字王云既

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

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

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

治要作息

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

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

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

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

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治要知天下有之字

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

大小國

大小治要作小大

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嚮牟

畢云嘗云牛半

豢犬猪

畢云說文云嚮以穀豢養牛也豢以穀豢養豕也玉篇云嚮則俱切今作嚮陸德明莊子青義云司馬云牛半曰銅犬豕曰豢韓云案嚮乃銅牛兩字而誤合爲一者文嘗云銅牛半

繫爲酒醴彘盛

畢云嚮字正作繫說文云彘殺也案稻飯也然則彘盛之字作彘

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

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

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順。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

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畢云舊挽愛字以意增

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

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

廣雅釋詁
云賓敬也
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

率以詬天侮鬼。廣雅釋詁云詬譌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雲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譌辱也。

其賊人多。其賊舊本作賊其俞云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

天福之相對案會校是也今據乙

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

遂與隊通易震遂泥釋文云遂荀本作隊俗
作墜義同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墜墮也
身死

爲慘於天下。
穆伯要作穆大。學臨則爲天下。慘矣。孔無達疏云。慘謂
刑慘也。荀子非相篇云。爲天下大慘。楊注云。慘與戮同。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福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

國至境華云營爲竟本書新桂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與云邊當是箇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故可患也

四鄰莫救。一患也。先盡

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惠也。仕

者持祿遊者愛依。
舊本持持持愛依誤憂反羣書治要引持作持反作倣王云持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呂氏春秋懷大篇任持猶守也言仕者守其祿爵者愛其交皆爲已而不爲國家

世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節持節交不以信爲事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節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特愛交作愛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稽無愛玉今本愛譌作愛義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誦會云

王說也然以愛為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殺交赴言持殺愛交者且持愛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愛之榮辱篇以相譽居以相持養禮兵篇高齋豐祿以持養之臣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魯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殺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意交交即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交友而行私諱又明法篇云以黨聚官則民務倂而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倂而不為主用並以倂為交此云愛倂猶管子云好倂倂倂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殺交交荀子臣道云倫合苟容以之持殺養交而已耳諸書並言持倂與此書同而養交之文則與此書倂異會校必欲改倂為養以傳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堪持

討臣臣懼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書治要補拂治要作拂案韓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咈哉咈孔傳云咈戾也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

上句信字舊本謬言又無兩者字今據羣書治要補正大患也畜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給讓案羣書治要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

七患居國必無社稷無經當為亡事云國稷為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傾為韻七患之所當

國必有殃畢云當殃為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

無養畢云仰養為韻民無食則不可事畢云食事為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

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為韻案畢本謬今據道藏本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非也五穀盡收

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斷云御者提也凡不盡收則不盡御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

畢云主御為韻王云古音主在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俞云按旱者不雨也不旱乃旱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其義正一律矣

厚部尚在御部則主御非韻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得謂二穀不收之名疑

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歲不升謂之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其義正一律矣

學云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餽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頒餽餽邵晉涵云餽與匱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王云須餽餽不得謂之餽畢說非邵說是也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云八字舊脫捥莚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

之體四載不升謂之康五載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飢果不熟爲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引穀樂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百百穀部一引墨子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音義二引饑亦作飢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下無五穀不熟八字

餽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捃藝文類聚增大侵二字誤今不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

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

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少一豕二倫膚三魚四腊五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肉則唯食魚醢不特牲也

賜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
子而言故云三牲大荒不特殺則不止不備而已

士不入學。周書灌匡謏云成年餘子務藝年儉給子務繡是不入學也。君朝之衣不革。

服也周禮司服云旣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
句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縹布衣亦纁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見朝

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畢云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饔食。

之飧饔饗食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飧饔即饗

不立云。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不除范寧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畢云塗俗寫以土本書非夜中云余道之脩處只作餘

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級者。隊其子

其母必從而道之。蘇云道與導同謂川也。今歲凶民饑道。

一五

饑重其子。此疾於除。

墨云言重子其子王引之曰重其子此疾於除當作此疾重於除其子疾病也言此病較之除其子者為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案王說是也蘇韻同

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

墨云說文云年穀熟也故曰時年歲善也故曰時年歲凶則民各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民各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

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食云疾當為寡為之者寡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歲以歲善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報食者寡至為

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為者疾則不可遇矣。善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案俞說未靖此類當作

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歲以歲善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報食者寡至為

者綴十字文義。途舛極不合矣。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

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

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

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

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

墨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再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

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

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莽論衡感虛篇亦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云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莽論衡感虛篇亦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云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莽論衡感虛篇亦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云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莽論衡感虛篇亦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

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

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食舊本詩食食云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

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

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要殺殺吳王

氏春秋史記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

越春秋閭閻內傳並以慶忌為王僚子惟淮南說言訓許注以為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發輕出

致死皆吳王患慶忌之在鄉國恐合諸侯來伐要辭許以負罪出奔說妻于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旋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閭閻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

夫桀無待

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繫敵謂之待魯語動大雖以彈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章注並云待禦也 桀紂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有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

所以自守也。畢云寶不守爲備 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命訓篇云極賞則民買其土買其上則民無競無讓

順不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

又厚爲棺槨。畢云舊作謝俗寫 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榭臺高楊條曰謝謝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謝本亦作謝知

古無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 上不

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畢云辭讀如羅 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

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

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歲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蓋夏敬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

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蓋夏敬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

傳篇文此文亦本夏歲而與文傳小異考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

先秦所傳夏歲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微云墨子著書稱夏歲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歲與周書同而今本脫之

辭過第六 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與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詒讓案此篇與餘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 未知爲宮室時 畢云舊脫室字提太平御覽增詒讓案

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穴上疑 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

室 畢云王太平御覽引作人 爲宮室之法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制 曰室高足以辟潤濕 謂堂基之高舊本脫室字今

經並作邊溫字治要 邊足以圍風寒。畢云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國李舍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王篇云圍禁也 上足以待雪

霜雨露。王引之曰待禦也節用 宮牆之高。舊記儒行鄭注云宮謂牆垣也 足以別男女之禮。

謹此則止。畢云禮庶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舊本說凡字今據治要補畢云此下

役。畢云當云以其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 蘇云正 收其租稅則民費

而不病。舊本則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詩婦

此畢據移正王云作歛與籍歛同 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治要作使上二字誤畢云

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治要作使身誤 不以爲辟怪也。畢云辟僻 故節於身。

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長短經作故天下之 財用可得而足。長短經 當今

之主。長短經 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治要長短經 暴奪民衣食

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畢云已上六句 爲宮室若此。故

左右皆法象之。長短經 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振舊本作賑裕 故國

貧而民難治也。長短經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實治要 當爲宮室。

不可不節。王引之云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莢。畢云衣皮莢文類聚引作衣皮毛

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莢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莢尙實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言帶莢猶 冬則

不輕而溫。長短經作緩案下 夏則不輕而清。曲禮冬溫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少 聖

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治要作溫 故作誨婦人。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 治絲

情治二字誤

麻畢云浴下舊有役脩其蟻 梱布絹畢云梱字當爲梱說文云蔡束也說讀案非樂上作梱布縵非命下作

通稱中衣深衣鄭曰緣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卽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纓身有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

衷其襦范注云衷者襦在裏也是劉文衷爲裏衣散文則謂言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緇飯之衣足以爲輕且暖足以爲輕且暖畢云文選注引作煖論讓秦後人煖字兩見說文火部煖煖並

清。舊本挽援至且十二字畢本據北堂書鈔增援夏則錦綵輕且七字王云夏則錦綵輕且清本作夏則錦綵之中足以爲輕且宿與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援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援夏

故聖人之爲衣服。舊本挖之字今據治要補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

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

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詹足也古無以貝字此俗寫府庫

革不頓。襄四年左傳甲兵不頓杜注云頓壞也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

墨子閒詁 卷一 辭過第六

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

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詁讀案長短經正作以為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舊書韓信傳靡衣云。玉佩上有連衡下有雙環銜牙此珠以納其

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大戴禮記保傳篇云玉佩上有連衡下有雙環銜牙此珠以納其

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治要作以此非云益梗之情也。俞云情猶言梗之

無用也。舊本提今據治要增以此觀之。以長短經作由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長短經下

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

經並無好字。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

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治要無時字素食而分處。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

子主術訓云夏取果蔬秋畜蔬食蔬俗作蔬月令取蔬食節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即草木之實即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耨男耕稼樹藝。畢

重已節云昔先聖王之為飲食禮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

厚作斂於百姓。治要無作字以為美食。錫參蒸炙魚鼈。蒸與蒸通毛詩小雅藟藟傳云烹火治要

覽引此多作炮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畢本作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

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

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錫參以下十七字乃是治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

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為完足。詒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餽後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目不

目不

畢云飾若覆食之簾是也
說文云飯傷濕也供云寒飾

鑪與凍冰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鑪當作鑪鑪爾雅釋器食鑪謂之鑪鑪寒注飯蔬具論語鄉黨食鑪而餽孔
注鑪餽臭味變也飾本作餽餽餽字形相近俞說同張文虎云覆食之釋義不啻爲飾飾鑪鑪曹治要引作餽鑪

是也玉藻曰中而餽注云餽餼朝之餘也論語鄭注云食餼曰餽餼饗者謂食餼而致饗也案供說近是飾治要作餼則疑餼之借字荀子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醑奇臭以異異揚注云酸暑醑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

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雖欲無亂羣云舊脫雖字據太平御覽增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治上王校增

之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

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論衡引亦作完。意林同。

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令治要作

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民不勞而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語讓案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無以字故民歸之。

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其下有矣字。必厚作歛於

百姓以飾舟車。俗要作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

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治要作亂下同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

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蠡裘。治要作部蠡裘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無蠡裘二字。三舊本

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衍固字畢云太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

其亂實治要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同字韻錄云營包於四海之

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

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私人。顯云晏子春秋。內篇錄下古聖王蓄私不傷行。夫口索左襄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戚及墮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時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拘無夫。男女失時。墨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墨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詒讓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 墨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讓案公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子曰。夫子曰。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

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是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

鐘鼓謂 金奏。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琴瑟之樂。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

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樂。亦有鐘鼓。考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公卒。縣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

已。曲禮疏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農夫。春耕夏耘。墨云說文云。耕除苗間。秋斂。冬藏。墨云古

息於聆缶之樂。墨云聆當爲鈺。聆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誦是也。缶是缶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吟。缶者。聆乃聽字之誤。聆即鈺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缶下鈔本

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墨子並作吟。缶吟亦聽之。誦蓋墨子書鈺字本作聽。故今本誦作吟。諸類書

譌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誦也。其刻本御覽作吟。誦者後人不知吟爲聽之誤。遂改吟缶爲吟誦耳。上文云。諸侯息

於鐘鼓上大夫惠於乎瑟此云農夫惠於曉伍鐘鼓乎瑟曉伍皆樂器也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瓶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樂王謂是也諒文瓦部云缶擊也似瓶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尊酒樂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缶謂之缶爾雅釋器今夫子曰聖王不爲

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音云稅舍車也趙宋陳鏡之間謂之稅車弓張而不弛無乃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

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

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

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隨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

專以樂言則下文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女厘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

覆屋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蘇云案列女傳云施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尚書大傳

此言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

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六字舊說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

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篇云揚作護護言救民也蘇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故

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

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僕僕書禮樂志同護護字亦通九招即書皋陶謨篇九威

舜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與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魯作九招舜令賈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啓始歌

九招周禮大司樂作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

王制焉禮記文王世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武王武樂武王作

象樂周公作竹樂雅南子祀諡訓云周武象高注云武王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武王武王武樂武王作

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爲失考周禮大司樂

大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錄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事大

武之樂亦爲象傳合武象爲一非與世衰二十一十九年傳云見舞象制南籥者杜注云象籥舞所執文周成王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

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是也。上文云。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後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向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御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騶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爲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

命與令義同。錄云。此下有闕文。

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

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

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墨說非也。因爲作固。今

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爲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攛字。

墨子閒詁卷二

尙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書發云尙者上也淮南子汎論訓云衆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撰書載文志亦作上賢墨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

賢有兼行也尙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

今者舊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

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皆欲

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

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

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

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案事使義同撰書高帝紀如淳注云事謂

役使也非訛字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

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

射御之士。

后羣書治要作後下同

將可得而衆也。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

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

墨云佐當爲左鉅樹玉云佐字

見漢刻石門頌

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

后道藏本作後

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

舊本脫也字今據治要補

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

義不近。治要不言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

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義見上下文案王說

是也。今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

舉義不避遠。舊本作近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為遠不辟遠見下文然則我不可

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

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即下四鄙謂都鄙縣鄙也書文侯之命孔曉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伯魯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衆注云

法云王國百里為郊門庭庶子。說文戶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衆注云庶也案士庶子即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新序雜事一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向衣冠御郎十三年

矣蓋凡指衛位署皆在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間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新序云御郎即路寢門也凡宿衛子弟已命者謂之士未命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之一衆。周禮卿大夫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四鄙之萌人。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

尹注云萌田民也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蠢巧邊萌索隱同無知之貌管子山園軌篇聞之皆競為義。是其

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

畢云富舊作有有高牆深宮。牆立既。竊立既疑當作宮牆既立宮字涉上謹上為鑿一門。謹上與一本如此

為謹止辭過篇云謹此則止謹止為鑿一門謹與僅通言於牆開鑿開一門不敢多為門戶也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畢云自入言盜其

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小爾雅廣詁云

列次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章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

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二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

成故當是時治要無此二字以德就列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以官服事司徒鄭

衆注云服事謂以勞殿賞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命云畢讀如奔而殿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

爲公家服事者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命云畢讀如奔而殿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

之與旋也時采菽藿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即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鎮也鎮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

人既祖墳地鄭注墳地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土職曰以久奠金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與文異

而義同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治要作道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畢云畢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

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管子山國執篇曰此若

之言易謂也此書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畢云未詳其地服

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此書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玄云負夏衛地孟子穆莫篇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趙注云諸馮負

夏皆地名負海也案服澤疑即授之政天下平再舉益於陰方之中畢云未詳其地授之政九

州成平爲韻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好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

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近習謂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授之政其謀得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書若廣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說故有若閎天

詩周南兔置彼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開雉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家多也毛傳云兔置兔置也閎泰氏天顛名

當爲閎夭而作泰顛實即太公望也置屬天則罔屬類與太公鈞渭竭文王事亦合迨馬融注十亂以泰顛與太

公望並舉後世以爲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爲稱首書君若夷爲唯以泰顛與諸臣並舉而不及太公迨周書

充殷篇亦然若使果爲二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類即望無疑也案豈曰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太公乃宋吳仁傑之說說考詩大雅疏孔疏引鄭君與往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是馬鄭並以泰類與太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類又授之政西土服。蘇云服與得爲類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俞云畢非也施當讀爲賜向書盤庚篇不賜予一已足非有闕文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意疑當爲意形近而誘嘉正字德殿借字故士者所以爲

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會子立事篇云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盧辯注云承嗣謂冢子也孔廣森云承丞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渴除也可以子視之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諸佐承嗣亦皆非陶子承當與文王世子師保疑丞之丞同大戴禮記保傳篇以道充嗣承爲四聖云博聞發記接給而奎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敘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

王世子孔疏引向書大傳承作丞此承義並與彼同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

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王云學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竊作業則文不對

動而五美附今本美竊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尚與備同案王說未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

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詒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

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管子修睦篇公將有行故不捨公亦以故爲胡何以知尚賢

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

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亦當有且字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

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變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

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

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

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

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畢云謂一本作爲說讀案然後聖人

聽其言。述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畢云謂一本作爲說讀案故可使治國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

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語蚤朝晏退。畢云蚤

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

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平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

萬民富。上有以絮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

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恒言詳見

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七惠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

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

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

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疆。故唯昔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

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此同義猶若則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隨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後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爲

置二本。何謂二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

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卿。誨女予爵。舊本爵誤從盧以意改爲序爵畢從之王云鬱

爲舊之誘予則非誘字也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字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繼

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能作執逝作辭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案王說是也王應麟詩考引亦作序爵盧蓋衆據彼文然王考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傳云懼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

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懼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用懼詩考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詩大雅桑柔篇載作誰鮮作逝用作以

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案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蓋魯上不當有執字鈔上下文義辭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道合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嫫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素傳

云街錄不售施弄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懼也。將休其

手焉。爾雅釋詁云休慮也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唯舊本作惟今據王校改毋畢本改毋云世讀如貫習之實王云畢改非也毋經詞耳本

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毋爲貫習之實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爲焉者祖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王之遺者何故以我以其唯毋

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而爲焉者祖也向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

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爲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與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

幸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簞曰且大人唯毋與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使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簞曰今雖毋法哉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簞曰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綏衣飽食優寧無憂非樂上簞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違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為樂衛奪民衣食之財以附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登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置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登出其人耕稼樹藝多聚菽粟今唯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練以上諸簞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簞曰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餘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親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奸全生則羣臣貨客莫敢言貨人君唯無聽私竊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聽有司人君唯無奸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毋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供說同蘇疑毋為務字

之假借非

般爵以貴之

畢云般讀如願期之願

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

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

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

畢云當為寧

經典通用此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

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

效人謂效古人之為政也

高予之爵而祿不

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

假藉而用我也

漢書薛宣朱博

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藉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

上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

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

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

畢云貪舊作食一本如此

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

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

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

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慈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節度義同非命上篇云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

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

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

上文云故准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卽唯也古字通

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

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會子立事篇曰諸侯曰且思其四

封之內職職恐淫失損之損讀爲振故非命篇作失振諒文振有所失也

已此故也。學云古字以已

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

物也。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

能殺也。必藉良宰。

呂氏春秋不苟篇與良宰遺之高注云宰謂膳宰

故當若之一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

尚賢使能爲政也。

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諫云未知當作未有不知諫議案未疑本之誤

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

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

脫尚賢二字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

之。詩陳風月出篇倭人僚令釋文云倭字又作姣好也學云倭倭字假音說文云倭好也王篇云倭音狡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

不問其貴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之義而不妄加無字

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故富貴中下兩篇屬兄羣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塙竊疑故當爲攻卽攻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說可以互證

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說文心部云慧懷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列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使之治國

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

有所愛其色而使。

據下文下當有之字

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

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

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

處若舊本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

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

治若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

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

小爾雅廣言云脩長也什脩謂十倍其長

知以治

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

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

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

王云夫亦此也論議案此夫與吾爲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

以下

賢爲政而亂者。

下賢下當有不使能之語而今脫之若吾言之謂也

今王公大人中實將

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

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

并云距年下篇作暨年論

云遠年案畢說未端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韋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論夫聖武知人以屏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說

論不當有聖君若蓋亦武之請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罔與

湯誓曰書敘云伊尹相湯伐桀升此略同論議案伊訓獨孔傳云布求聖智使師輔於爾爾王言仁及後世

皆作湯誓今湯誓無此文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

湯誓僞孔傳云聿遠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勑并力

也戮勳以治天下。蘇云今書湯皓篇無同心以下六字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聖下嘗有王字

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作列案

上篇云列德而尚賢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利或謂章卑賢否古者舜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

皆得其利無備越列也此亦義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故今不據改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

鄭玄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焉。史記五帝本紀同

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狹陵成陽也一日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虞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

寧刻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梓樹吳越之間名梓爲歷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

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舜井。史記五帝本紀同

并皆云舜所耕處未陶河頰。呂氏春秋慎人篇云陶於河濱高注云陶作瓦器史記五帝本紀頰亦作嶺

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

洵所在則可何處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

強也論語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爲釜丘也。今漁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

檢勘全書無釜丘之文疑古本此文或作陶釜丘矣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獲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

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晉澤本作獲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以不知也。獲音獲

理志河東郡獲澤縣應劭曰有獲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獲澤郭璞曰今平陽獲澤縣是也獲音獲

水經沁水注曰獲澤水出獲澤城西白濁渠東逕獲澤墨子曰舜漁獲澤又東逕獲澤縣故城南蓋以得氏縣也

初學記州郡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獲澤在獲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

人所改又元和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

墨子自作獲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獲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唯曉山。下下篇論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詳舉以爲天子。

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以爲陶衛以

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奸陽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湯喜之

曾外黃有華昌亭本宋地華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郿陽非親爲庖人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宜說文尸部云庖廚氏也也或云在陝西郿陽非親爲庖人也莊子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胞人籠湯呂氏春秋本味篇作脔人胞輝並施

揚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

築乎偉嚴畢云唐史記索隱引作備孔安國書傳云偉嚴在虞魏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吳版下便得隱穴是說所屬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

高宗始命爲偉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傳嚴高宗因以傳命說爲氏說文是部引書敘釋之云傳嚴嚴孔疏引馬融云

說命云說築傳嚴之野僞孔傳云傳氏之嚴在虞魏之界通鑑所經有渭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

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傳名說明以

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魏之間傳嚴之野名

說以其得之傳嚴謂之傳說水經河水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嚴歷傳嚴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嚴

本紀傳嚴作傳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

果聖人舉以爲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

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

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

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

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二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

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

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

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

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

賊舊本譌賤王云賤當爲賊字之誤也。尙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下志篇

上誅天下誅鬼，下賊人非僧，僧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爲賊之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又率天下之民，以誅天侮

鬼，賊傲萬民。

賊舊本亦譌賤王云賤亦當爲賊，傲當爲殺，說文殺字本作殺，殺字古文作殺，二形相似，故

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誅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爲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殺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殺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

子孫離散，家室喪滅，絕無後世。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

貴爲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

鯨，帝之元子。

大戴禮記五帝本紀篇云：禹高陽之孫，鯨之子也。帝癸癸篇云：鯨項產鯨，史記夏本紀云：鯨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鯨項生鯨，索隱云：皇甫謐云：鯨帝顓頊之子，字照，系本亦以鯨爲

鯨項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鯨，按鯨即仕與舜時代系殊，應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鯨非是。顓頊之

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癸而與今本大戴禮件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癸及

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鯨爲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騫明，騫

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鯨，則又以鯨爲黃帝之孫。諸文互錯，此書云：帝之元子，鯨子，於鯨之世系亦同。世本說未

能審校其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

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庸用也。書堯典：孟字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鯨鯨於羽山，晉語：韋注

云：殛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鯨於羽山，鯨在不毛之地，三年不

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鯨鯨於羽山，鯨在不毛之地，三年不

云：今東海，稅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畢云：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正見

驗。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乃熱照無有及也。有所不及耳。案此似言幽囚之

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

書微云：呂命穆王訓夏賦

刑作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書釋文引馬融云。唐問。清。詔也。僞孔安國傳云。帝堯許問。民。是。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皆。有辭。終。於。苗。民。孔。疏。引。鄭。康。說。亦。以。此。皇。帝。為。堯。畢。云。孔。書。作。繇。寡。有。曰。羣。后。之。肆。在。下。畢。云。繇。孔。書。作。繇。繇。星。街。云。說。文。云。繇。極。陳。也。給。讓。案。畢。正。字。作。繇。與。明。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在。下。遠。聲。類。同。古。通。用。此。肆。即。逮。之。反。字。僞。孔。傳。云。羣。后。諸。侯。之。遠。在。下。圖。明。

明不常。畢云孔書不作。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衆。者。匪。之。反。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僞。孔。傳。云。皆。以。明。明。大。道。轉。行。常。法。非。經。義。繇。繇。寡。不。蓋。今。書。羣。后。以。下。十。四。字。在。皇。帝。清。問。下。德。威。維。威。畢。云。孔。書。作。長。給。讓。案。維。孔。書。說。亦。非。繇。寡。不。蓋。民。上。僞。孔。傳。云。使。繇。寡。得。所。無。有。掩。蓋。德。威。維。威。作。推。下。同。禮。記。表。記。引。甫。刑。二。畏。字。亦。並。作。德。明。維。明。僞。孔。傳。云。言。堯。監。苗。民。之。見。德。則。又。增。脩。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威。與。此。同。德。明。維。明。無。能。名。焉。表。記。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也。乃。名。二。三。后。命。也。畢。云。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僞。孔。傳。云。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釋。書。文。引。馬。融。云。折。智。也。王。引。之。云。折。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哲。作。折。給。讓。案。禹。平。水。土。主。名。僞。孔。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惹。惹。哲。字。同。與。此。書。合。

山川。僞。孔。傳。云。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稷。隆。播。種。隆。依。畢。本。臣。刑。改。為。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字。非。攻。雷。天。命。作。隆。荀。子。賦。篇。星。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後。降。於。天。會。劉。本。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說。知。應。降。之。降。是。隆。降。表。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業。隆。隆。於。總。錄。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農。殖。嘉。穀。僞。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故。生。食。攻。不。待。衛。降。而。拔。衛。降。即。衛。隆。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農。殖。嘉。穀。僞。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故。生。食。者。文。選。籍。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二。后。成。功。維。假。於。民。畢。云。假。一。本。作。假。孔。書。亦。作。假。王。鳴。鳳。云。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發。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假。通。土。冠。禮。釋。文。云。假。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假。大。也。禮。記。郊。特。牲。云。假。長。也。說。文。古。部。云。假。大。遠。也。維。假。於。民。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書。藝。文。志。考。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今。本。或。作。假。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為。享。明。鬼。下。篇。云。帝。享。女。明。德。畢。讀。非。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舊。本。說。究。畢。云。一。本。作。究。非。王。云。作。究。是。也。給。讓。案。向。同。中。篇。亦。云。大。用。之。治。天。下。小。用。之。則。不。困。不。究。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也。不。究。今。本。亦。說。究。與。此。正。同。說。詳。向。同。中。篇。

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

之會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諱文收部云丞胡也从下从収从山山高奉承之義若山之承亦言如山之高

也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閟宮魯邦是常鄭箋云常中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謄當云

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會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會

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會下則首二句無

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天之會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謄也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

久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勇者可令埴久也埴訓埴土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

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埴親土意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

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家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爲問辭傾者者爲諸

相頡頏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此云傾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

諫民之死亦言聽民使必死以相傾也自古及今未有賞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有衍字

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

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說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嘗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

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

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

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實當爲賞貴也。此句爲下文發端。書中當字多誘爲賞貴詞。下同下篇。曰。凡我國

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其國

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云。毋同。讀下同案。畢云大一本作夫。畢校非也。毋誼詞。讀下同案。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

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

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案王說是也。尙同下篇云。尙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

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尙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

民。莫知尙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說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何以知其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牢之財。畢云同。利不能殺。必

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爲毋下同。於中篇。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

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必索良醫。有一

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緩以索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

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必不使。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治要逮至其國家則

不然。逮至治要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

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牢之財與。下句其

無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服明字一本有此

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說文尸部云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

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當作獲澤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恒山之

字之謬。尚書大傳載於頓丘。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於負夏。乘時射利也。說詳上篇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恒山之

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

畢云僕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僕之謬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為僕也說文僕從也呂不

韋曰有佚氏呂伊尹佚女佚華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佚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佚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

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淮南時則篇其曲佚宜管今本佚作媵誤與此同俞云師當為私塾之誤僕猶臣也禮

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尹有莘氏女之私臣案王說近是

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

居北海之洲。畢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傳說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傳說在虞轅之界洲當為州圖士之

給讓案虞轅界近南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

上。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傳巖孔傳云說賢而隨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國土也說讓案呂氏春秋求入篇亦云傳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國土謂疆也微城國又比長往云國土者微城也微必國者親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微者聞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微又謂之國土言築土表猶其形圖也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微周曰國土殷曰象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國土爲築治羅民之權據此書則殷時已有國土之名不自周始矣

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

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惟治要用

其謀行其道而治以也畢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

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孟爾雅釋器云雕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

之世不著名於國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傳云吁歎也釋文引

孔傳云吁歎也釋文引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告女訟刑段玉裁云訟刑公

畢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以詳而傳萬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存孔傳云告役以金

用刑之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即詳之誤

在今而安百姓畢云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王引之云言當爲否案書

作吉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非否不並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家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

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

之則墨子訓不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微言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引馬融云度造謀也案以此下文推

何慮其不能逮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畢云豎年字假音晞夫

聖武知人畢云晞疑當从目蘇云晞當從口作唏唏大嘆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目部云晞望

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遼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爲于王所

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

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之舊本謬言王云言嘗稱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謬爲言

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同辭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

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

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

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

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之推家訓音辭篇引葛洪字施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愆反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

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

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舊本說此八字

王據上下文補今從之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王

能上增使不知辯。舊本說知字今據道藏本補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

肉之親。譬諸簞暴爲桀紂。不加失也。說文止部云璧人不能行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

並舉且荀子非相篇稱桀紂長巨較美則必無此諸法疑壁下說一字下暴爲桀紂自爲句爲又加之諒是故

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

文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畢云攸一本作放詒讀案攸與悠通言悠

忽也淮南子修務訓高注云悠忽踴躍輕

物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可通字當作舍草書二字形近而誤同中篇云至乎舍餘也。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動也孟子滕文公篇親爲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即舍力遺利隱謀之事。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諒文力勤腐臭餘財。畢云莫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之。隱匿良道。向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隱即匿字與文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

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舊本說此十二字王據上文補今從之推而上之以。王云此五字與上

上之而銜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此即上文所謂伊尹爲有

云成湯東巡有莘愛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如之得王臣謂伊尹武王有閔夭泰顛南宮括散宜

生。生有文德而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氏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

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鬻虞雍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駝白而天下和

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

廣雅釋詁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

云歸德也粒食之所養。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音益稷

云孫民乃粒僞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訓云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

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

欲中國家百姓之利。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

校是也今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尙賢之尙賢者。天鬼百

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爲說不可不察也

墨子閒詁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亦與上同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趙謙本刑蓋其語入異義俞云此本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入

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蘇云茲微古通用是書皆作微詒讓案說文冲部云是以人是其

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畢云非也是舊作非

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小爾雅廣言是也字倒今以意改至有餘力不

能以相勞爾雅釋詁云勞勩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其井之冢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尚賢下作腐臭餘財

本所俱作列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

亂者說文虎部云虎聲生於無政長畢云政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王云選下有擇字而

者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

者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已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

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畢云說文立諸侯國君諸侯

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爾雅

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即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同

天子諸侯言者異惟南子儵濤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

論稱弱衆暴寡詐欺愚弱侵凌知而不以相敬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
偏獨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開闢之處不能被德承傳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
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畢云而與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善
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

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僂薦之
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僂與諒
通王訓爲僂非也義詳中篇

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
比猶同也

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
僂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

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聞之者以惡惡同於上者也此宜實譽之
華非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
賞之求惡而諫之其得之一也

所及也不以善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惡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與此說略同
上以此爲賞罰甚

明察以審信是舊本譌其王云其當爲甚甚明察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里爲鄉之屬
別與周禮地官

大處所
屬里其
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

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所下據下文當有以字鄉長唯

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下篇並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

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

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

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

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而相似。故誤。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尚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蘇云。依中篇。夫既上同。則舊猶未去也。舊上依中篇。當有天子。畢云。舊無。今

若天。飄風苦雨。

王云。今若天。天當為夫。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為天。今若夫。猶言今夫。余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象相

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象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皆其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疫。風暴。起之。風。淫文。云。疾風也。左莊四年傳云。泰無虞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為人所患。苦雅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淫文。云。疾風也。左莊四年傳云。泰無虞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為人所患。苦禮記月令云。苦雨。淅淅而至者。畢云。淅淅。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澤月氏正義云。淅淅。音臻。數至五穀不。說。華。案。淅淅。言風雨之盛也。詩小雅無牟云。室家。淅淅。毛傳云。淅淅。聚也。廣雅釋言云。淅淅。威也。淅。淅。聲。同。字。通。中篇作。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

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

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為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為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

案諸與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詩下篇。俞以為衍文。非。譬若絲縷之有紀。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說文案。紀。本義為總別。引申之。詩總要之名也。禮器云。紀散而。罔罟之有綱。畢云。說文云。綱。維絲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

上者也。俞云。所下。奉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而考之。古之民始生之時。

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

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戴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

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

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畢云。列見上篇。天下之亂也。至如

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

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

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

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顧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此供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荀子成用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作情。言古文

與心字。篆又作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顧注云。贊提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閭簡也。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

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太。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

俞云。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靡爲山川。則物上下天志中篇。靡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歷字皆歷字之誤。應即歷之段字也。

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

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

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將軍爲將也。周禮夏官。軍將皆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爲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卽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大夫以朝。

水經河水圖注引竹書紀年云鄒駘命將軍大夫以遠至平鄉里之長。遠當爲遠形近而誤後文云遠夫饒子代吏皆綴服並稱卿大夫爲將軍大夫賢上篇云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庶四鄙之萌人聞之皆聽爲義與此文例正同與從是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

君。天子子疑當作下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

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

之。已有善。傍薦之。祭義云卿大夫有善歸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人已有善則告進之於上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諫之上而無致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同可證傍薦之善上篇亦同王云已字義不可通已當爲民之諫也傍者傳也獨也說文傍傳也獨與傍通言民有善則衆共薦之若義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案此已字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王失檢當問篇文故不得其解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

其上。義當作乎下文云尚同乎鄉長尚同乎國君可證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悍暴不用上令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往云下與有衆者比而掩蓋之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

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

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已亦民之諫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

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

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

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

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

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

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

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

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

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茲說同。有率其鄉萬民。有讀爲又。下並同。以

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

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脫國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

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

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畢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

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

蓄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字而衍。案天降二字蓋通。真下文言之。王說未塢。雪霜

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作熟。非。大畜不遂。國語齊語云。權姓不略。則牛字遂。韋注云。遂長也。疾菑。苗戾疫。膜書食貨志。顏注云。戾惡。一

聲也。案戾疫即兼疫下。簪之。瀉疫戾瀉。氣也。案戾疫即兼疫下。簪之。瀉疫戾瀉。一

亦同易坎象水著至釋文引京房春作臻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

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誤不今據道以求與天下之害。是以

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齊道謹潔爲酒醴粢盛。華云本書多以祭祀天鬼。其事

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周禮甸人鄭注云錫錫製也呂氏犧牲不敢不脂肥。

曲禮云脰曰脂肥鄭注云脰亦肥也脰充貌也左桓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珪璧有度若考工

六年傳云吾從袷肥脰又云奉袷以告曰博碩肥脰有二人以祀天。雨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饋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春秋

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華云幾讀如關市機俞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

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

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正長也。下云

之所深厚則此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

焉。則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天鬼之福可得

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

謀事得。華云舊批此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

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誅勝以下至

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

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

有苗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書舜典傳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以治天下。

畢云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其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間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此即下五殺之刑以亂天下。俞云之術字則此豈

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畢云當云道之案下文曰。苗

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即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筆

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王鳴盛云古音靈讀若達故轉爲練也折爲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寫作練者變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詁議案傳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發而棄咎道上下效貴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

之後再攝位又在洞庭遊命稱又謫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戰國策蘇秦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

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仁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北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五殺之刑。曰法。傳孔傳曰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虐孫星衍云虐殺義相同詁議案以呂刑五刑之辟校之惟少大辟蓋即以殺戮陳大辟矣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

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

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戒。蘇云出書大禹謨給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殷字禮記緇衣云兇命曰惟口起羞爲甲冑起兵惟衣裝在簡惟于戈省厥

射鄭注云兇當爲說說毀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蓋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兇命辭義相類術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偽古文書不悟乃以竄入大禹謨疏綴殊甚近

之偽孔傳云好爲賞善戒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

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

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是以先王之

書。相年之道曰。旱云相年當為延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爾泰也。王引之云否輕大夫師長。篇作泰以卿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易鄭注云。辨分易。鄭注云。辨分也。謂分

受以聽使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為編。未塙。辯下篇詩大雅節南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若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訓此辨為使。則辭義重複。亦不可從。

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

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爵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佚佚而擇之。也是其證。佚佚即淫佚語之轉耳。旱云錯讀如舉措。將以為萬民興利

除害。富貴貧寡。此與上下例不合。疑當作富貧聚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戴云為下疑脫政字。

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戴云刑字衍。政以為便譬。政與正同。旱云譬讀如僻。供云論語季氏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為譬。謂巧

為譬。喻以求容。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族之誤。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戴云政以為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兄故舊立

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便譬讀寫在宗字上。以為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證。政以為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為巧為譬。喻見公卒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嘗為便譬。亦通。宗讀為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為正。又誤

佔文旁耳。案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正字衍。是以皆比周隱匿。此周辭前篇

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

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

長。王云唯與善同。給讓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

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

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二字則是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

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畢云而讀與尙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情請舊脫故字今據增王云此本作是故上下情請舊脫故字

字也畢云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耳文選東京賦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職文上下通情而誤顧校同俞云雖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王之所以脩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願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諸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即失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案俞校未精

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篇隱遺利義同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偏聞。

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偏知。鄉里未偏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著作下一本如此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

使人之吻。助已言談。說文口部云吻上嚙也以上句文例校之吻上嚙有唇字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爲文舉出言談也非將勸勞其喉舌而利其唇舌也既與吻字同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入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

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無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揚柱，助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

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啻有設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衆，

卽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言三言則其此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案俞說是也。今據乙故

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右僇說上篇云晉

文公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孤便之，謀假難頑之者也。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

道之曰：古書詩書載來見辟王。詩載見敘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

厥章。道議本章字缺。蘇云韋詩作曰詒，讀案韋曰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

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爾雅釋詁云實服也。當此

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不敢變亂天子之教令。詩曰：我馬維駉。

轡沃若。毛詩衛風淇水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駉。爾雅釋詁云六

轡若若。毛傳云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毛詩魯頌閟傳云蒼蒸蒸曰駉。蘇云若詩作如。云若禮義所宜爲度。毛傳云咨事

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

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

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請將

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卽誠字。案說詩節葬下篇俞云請上章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

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懷也。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

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嘗云此爲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案。畢俞校是也。惟若字實非衍文。嘗若猶言嘗如。向賢中篇云。故嘗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向賢使能爲政也。兼愛下篇云。嘗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嘗若兼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嘗若兼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嘗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嘗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非命下篇云。嘗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聽。非也。皆其證。俞以若爲衍文。失之。

尙同下第十三畢云此與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畢云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家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罰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

俞云而不可嘗作不可。而猶言不可以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

而陳壽祺讀爲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尙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國家。君可而治其家。同。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王云然猶則也。然胡不則何。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古者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戴云此人字讀。如人偶之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

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

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畢云

作焉一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梁當作天。畢云

立爲天子。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爲天子。蓋李善所改。易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並與此同。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

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

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

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

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

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爲指。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治下亂字疑衍。故

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通。

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論非也。說見俞賈曰夫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聚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

是也。僑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治治民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下助

爲僑孔傳字多作辨天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僑使助治天

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讀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當訓爲分王說爲僑俞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

疏釋天明爲天之明道即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於天明開施教於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僑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僑孔讀天明爲天民今此何爲人上

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僑賤今依王校

職當作殘或殘賊二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

字各脫其傍偏非

將賞之。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若人唯使得上之賞。唯雖字通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文避辟錯出是以

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

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

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舊本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

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又是問詞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案王校是也今從之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

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王云賞字義不可通

可通賞當爲嘗嘗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

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說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何不嘗使家君總其身之義以尙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使家君

稅十一字使家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

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

是以偏若家之人。畢云偏舊作稱一本如此下同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

之。不善言之。畢云舊說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

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

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國之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下當脫之字

一本天下作國之語讀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則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

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

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

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

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

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

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

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

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

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

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衍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意以尚同

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並無下義字是其義也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

選亦總也詩齊懿王則提今毛詩訓提爲齊選其國之義魯齊其國之義曰總曰提文異而義同也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

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

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

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畢云

本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

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

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畢云無而字非。下同。能。天下既已治。畢云既一。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舊本天下亦作天子。俞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同舊本作用蓋於下文互譌。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同舊本作用蓋於下文互譌。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之天子。舊本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尚用云舊本作用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蘇云當作上用。可以治天下矣。申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窮。小用之治一國

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窮問也。猶云無間。王云畢說非也。窮不滿也。橫充塞也。孔子開居以橫於天塞。唯此尚同之錯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窮。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窮。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又云。廣雅曰。窮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窮。杜注曰。窮細不滿也。呂氏春秋。適音。簾不磨則窮。高注云。窮不磨也。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

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則亦然也。聖王皆以

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書敘云。維十

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誓作大雋。孔傳云。大會以誓衆。則作大是。曰。小人見茲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鉤。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發

當作原。今泰誓云。厥罪滋鉤。紅聲云。殺謂發覺也。鉤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不以告。比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

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

也。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差。謂日故。善爲君者。勞於輪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梁篇。同高往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義與此同。外爲之人。外爲二助

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

發之。

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俞云光廣古通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聲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今聞問與聞字通。禮記孔子閒居。鄭注云。今譽也。言以名德譽聞。

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畢云舊脫之。不若二目

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以下二句文例校之。疑二目之視。視當作一。手

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畢云舊脫之。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

說文上部云。均。平福也。此與中篇云。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義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

畢云據上文當有之。人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

王云唯亦與雖同。案

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

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

足者。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

愛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

而持之。致舊本誤改。今據道藏本正。蘇云。政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

唯欲毋與我同。唯畢本。則鄭注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將

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王云。情即

誠字。言誠將欲為仁義。則尚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責其官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責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僚臣知誠不如徐公。集劉本。誠作情。臣氏春秋。其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儀禮書禮樂志。正人。是以劉其誠。儀禮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

之證。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情，欲請即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求爲上士。上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閒詁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舉云
姦好之字作姦从文者行兇經典與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

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

顧云二焉字皆下屬案王願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土篇

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

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

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

當讀爲

段借字荀子君子篇先祖嘗賢楊注云嘗或爲嘗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嘗應說施至公篇引嘗既作嘗應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蒙害之所自生語意與此同

起不相愛。臣子

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

故意林引作欲下同

弟自愛，不

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

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下文凡言不愛者不下皆無自字

故虧君而自

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

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

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

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

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

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自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

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
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地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此何也皆起

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

云一本云愛其家給據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 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

今據 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

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

身句首愛字舊本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舊本批猶有以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

一字今案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賊無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賊無不惠不和

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衆子

弟臣言者不相對矣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

不慈亡有王云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不孝

文同一例今補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

賊亡有畢云二字舊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

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

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

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

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批交字王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

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說文云。部云。負。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

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

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柔柔篇。趾不以懼。尚賈篇。引作辭。不用懼。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睦。當察其

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

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

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

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衆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

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

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

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

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此下疑。說文云。劫。寡四字。富必侮貧。貴必敖賤。畢云。裁一本作。慢此微字。假音。詐必欺。

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行者非之。既以非

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王移至此是也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稅去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君子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乃若兼則善矣。王引之云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嘗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乃若轉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嘗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乃若轉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嘗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乃若轉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嘗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乃若轉

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

文公之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將牟之裘。詩小雅荍之華云將牟墳首毛傳云將牟牝羊也畢云爾雅云牟牝羊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据

太平御覽改詒讓案公孟篇正作劍漢書東方朔傳
孝文皇帝以韋帶劍頰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
鍊帛之冠。鍊帛說辭過篇畢云太平御覽引此鍊作大
詒讓案練帛蓋卽大帛左閼二年傳衛文公

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縐後漢書馬皇后傳李注云大總大帛也

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

舊本踐下脫於字王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

鼎牟之裘韋以帶魚威立於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八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人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苴之屨

而言今本脫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
 黻衾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

之也。王云爲上脫能字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臨爲字前文曰荀
君說之則上衆能爲之後文曰若荀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鑑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

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諺譏秦吳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韓非子二轡轡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破二言而誤故靈

王之臣。故字畢本。說今皆以一飯爲節。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諡讓案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王靈王好小腰楚士均食粥而後能立式而後能

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楚靈王好士脇息然後帶。
畢云應舊作脇据太平御覽改案國策交注則不樂扶牆然後起。
雨然

國策校注
而此期年朝有薰黑之色。
旱云薰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言爲師空以通水潦
顏色薰黑只作黎玉篇云薰亦作黎古書本作危王引之云危是
旱字之誤

是故何也。何舊本誤是。薛云。君說之。故臣能之。

能下王校捕下昔越王句踐下好士之勇下教訓其臣下和舍之下

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而寗室部引墨子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爲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繕云。曰。寢室之民。公更民主人。火起。死者二。余更寢室。舟當爲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繕云。曰。寢室之民。公更民主人。火起。死者二。余更寢室。舟當爲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繕云。曰。寢室之民。公更民主人。火起。死者二。余更寢室。

儒說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亭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中篇徙大舟舟譌作內與此可互證下篇亦同黃紹箕

云德翼子作焚其竊賊本當作焚其竊賊外債則越地債五丹室者句
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或蹈水死者甚衆也後人不喻
試其土曰城國之寶盡

丹室之義則諱歷丹等校本書者又臨室等遂致岐互矣案黃說亦通

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土。

畢本駿改鼓云鼓擊之士以支鐘鼓之字以受案周禮小師節往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凡鐘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

部雖別有鼓字而音義殊異畢

從宋毛晃說強為分別非也

而進之畢云舊此下

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蓋凡卒徒聚集部除隊之卒破萃亂行皆謂拔繼其曹伍爭先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引

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

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

衣殺人而為名王引之云乃

若發語詞也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

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

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

士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

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

日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猶字當為號即出

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流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獲嘉縣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

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

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疑

業上篇並有股肱畢論

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

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

書禹貢黑水西

河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鵠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至

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隄寶泉即龍門訖讓案隄

疑即渭

以泄渠孫皇之水

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河淮漢雖地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氏

諸弦澤即雍州澤藪之弦蒲也鄭注云弦蒲在併鄭云弦或為併蒲或為併蒲書地理志云右扶風併北有蒲

谷柳張中谷雍州弦蒲藪併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並从水旁因而致誤弦正字作併亦類孫字併作皇者併从

墨學古書畢或振作畢史記天官書畢字作畢封禪書畢山集解引徐廣云畢一作畢左襄十七年傳畢門釋文
云畢或作畢皆其證也顏元孫干祿字書云畢俗則畢通作畢漢孔彪碑又作畢與皇字並絕相似故傳為訛五
矣據漢志弦即泝水入渭復入河故西河無源可從此畢之今而蒲谷與弦中谷合 北為防原派說
而名畢故弦蒲亦可倒釋舊弦參互審校似無疑義弦蒲故在今陝西醴泉西四十里

畢部云防限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止水原亦水名無致畢云然疑即雁門泝水也趙諫說 往居之邸畢說注
非此與下注五湖之虞文例正同后之邸疑即職方氏井州澤潞之昭余也爾雅澤地十藪燕有昭餘郭釋文
引孫炎本亦作底底邸並音近相通通邸作后者疑為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縣
九澤在北是為昭余邪并州載 澤池之寶職方氏并州其川澤池鄭注云澤池出國城案漢書地理志亦作

策秦韓中山原並作呼池畢云即厚池何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即池吳 酒為底柱 酒與下文攪同
文故此亦以池為池也顧云寶即讀字周禮大宗伯注四寶釋文本亦作攪 酒為底柱 酒與下文攪同
也畢云說文云灋汎也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砥柱志云砥柱山俗名三門山破石縣
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 灋為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

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畢云貉非戎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子晉為都廣即少廣其即貉也
帝紀顏注云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東方漏之陸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方當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再治水
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胡今匈奴 東方漏之陸正同漏之陸疑當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再治水
云補水漏九州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非 防孟諸之澤再賈蒙州尊荷澤被孟諸史記

盟諸職方氏云青州其澤數曰望諸爾雅澤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諸在梁國睢陽縣
東北畢云澤在今山東東阿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南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
音相 灋為九澮畢云此灋字之假音爾雅水注澤曰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九澮即九河也趙諫案錄

同漢書地理志云齊地如傳決江皖河灋沈澮災顏注云灋分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云禹剡河而道九澮 以利冀州之民
同漢書地理志云齊地如傳決江皖河灋沈澮災顏注云灋分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云禹剡河而道九澮 以利冀州之民
東土之水畢云說文云澮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王篇篇便切詒讓案呂氏春秋 以利冀州之民
愛類篇云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以利冀州之民

葬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鄭同姓之國也在平
冀州楊士勳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為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感厥色無類於冀州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以利冀州之民

晏子春秋問上篇云桓公攝存冀州淮南子墜形訓云丘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州之南故曰中土又覽冀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云冀州中土也

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王海地經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

在吳南國經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此云注五湖蓋專據五湖言之水經河水圖注云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彭蠡湖貴湖滬湖也又引虞翻說太湖云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案晉唐人稱五湖名多異要不出太湖之枝則今不具論畢云文選注云吳越無錫衛氏程長與七縣皆領此湖也

以利荆楚干

越干畢本作干云四字舊作楚荆越與楚文選注改王云畢改非也文選江賦注本作荆楚干越之民干古史胡公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期矣南夷謂荆楚干越以南之夷故荆楚干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皆文耳畢誤以楚荆越與楚故謂去與字耳干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干越為干越亦非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劍也案吳有露名干露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條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焉綽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楚而以南子為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郭溝洫紅淮之邪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邦之信字說文邑部云邦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邦本屬吳管子內業篇云昔者吳干戰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後干與南夷之民畢云江淮故在荆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

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于西土

下篇引作泰誓蘇云此與泰誓略同疑有脫誤

始讀案今偽古文即采此書偽孔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者皎周義孔詳下篇

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

勢奪積人黍稷狗彘

畢云說文云黍稷篇也從來而面來者而而之故田夫謂之黍夫積與畜也

天爵臨文王慈

以上疑並出古泰誓今偽古文

止采下篇故無之後漢書馬援傳李注云

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

弟者畢云連同歸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亮或作傳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親歸亮傳三字

大宗師無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跨卓而行王篇

連獨有切塞也塞者獨在一足故謂之連連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肆然獨立說文穆

特止徐幹曰特止卓立也卓卓連並與穆同聲皆獨貌也佚云爾雅釋畜未成雞連郭璞注江東呼雞少者曰連連與健同連獨猶言幼獨也俞云連當讀為慈連與慈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連枯形于連壞列埒之門

高注曰連橫強鄰也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愚婦有皆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羈縻也然則流連
即流連也亦其證也論讓案連橫當讀為聯一聯之轉猶史記龜策傳以荇葉為連葉爾雅釋詁云聯若也詩小
雅雅頌云愛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章不黃云何人有所難於生人之閒離讀為集廣雅釋詁云集成也說也言連
獨之人得以致就其生業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放依義同檀弓子貢曰此文王之事文以上下
此字下亦則吾今行兼愛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陰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
當有言字則吾今行兼愛昔者武王將事太山陰于四望畢云陰或為陰穆天子傳云鈞山
之陰王簫云陰以辟切掘地通路也或作圖案陰陰字皆說文圖字之省圖若璵云玩傳曰泰山有道
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討時事也

會孫周王有事偽古文書武成襲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維有道會孫周王發孔端
辭也稱會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會孫某侯云自稱有鎮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紓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安社求助不得飾以謙
其衰六年左傳肅公亦自稱會孫皆是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大事既獲小爾雅廣言云獲得也 仁人尚

作說文人部以祗云作越也商夏蠻夷醜貉偽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自承上帝以退亂略華夏蠻貊
亂路案祖當讀為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章注云振振也此謂得仁雖有
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偽書改為祗承上帝失其情矣醜貉者九絡類聚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

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蘇云書泰誓篇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
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畢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
問周公曰將奈其土黎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尙書大傳韓詩
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子錦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處周親則以為文王親與墨子
韓詩說施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愛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

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
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

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

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一此天下之害也。呂氏春秋修樂篇云。故強者劫弱。衆者暴寡。詐者謀愚。貴者敖賤。此天下之害也。

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廣雅與矣。語意與此同。如也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

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下又與爲人與俱矣。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

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衛人字。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

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舊說此字今依。下文衆利章補。此胡自生。此

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

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畢云。舊說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卽則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

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俞云。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爲此爲對文可證。非

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火。以火救火。則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

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雖獨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畢云。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雖獨舉

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

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猶錄字省文說文云猶不久也鄉君往歸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謂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說今據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蘇云與當作舉與中篇云舉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詒讀案字疑當作舉與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藏本訓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舉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詒讀案字疑當作舉與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藏本訓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舉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詒讀案字疑當作舉與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藏本訓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舉相爲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詒讀案字疑當作舉與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

我以爲嘗其與此也天下無過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茲校同今據正

誰以爲二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孰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爲誰

別使其一士者孰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

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陳澧云此爲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

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種說文云種瘞也玉篇云埋與種同本書或作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

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舊說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今據增

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

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本有本有士字是今據增當使若二士者

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害而不行也說讓案當疑當爲嘗之借字詳上篇載云依下文當云作常非

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胃

僕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

將往戰死生之權權宜當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

於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紅州縣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齊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顯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

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三字王云此當作往來然卽敢問不

識將惡也俞云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論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是據此則下文家室上當有脫文下

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篤人莫

大禹亡國威君臣上下案錢說

是也亦見節葬下非命上中篇 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

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聲誤

我以爲當其於此也我舊本謂哉王云哉亦當爲我蘇校同今據正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

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

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此王云古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僂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隨注曰費猶僂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拂反是其證願說同不識天

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

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土而不可以擇君乎

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刺而害爲孝乎是

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一君

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設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

君者執別

其字舊本說遺諫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

是故別君之言曰

舊本說今據遺諫本補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

身若爲吾身

舊本說若字今據遺諫本補

此泰非天下之情也

畢云泰一本作大

人之生乎地上之無

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

三年閏云若駟之過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游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釋之云節本亦作隙隙孔

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駟馳之馳過隙也畢本隙改節云節舊作隙據文提注引作節云古隙字節即節也說文云隙壁隙孔也節節節也節節言節之會亦隙縫之意皆通節諫案隙節通不必改

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

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

下者必先萬民之身

畢云先舊作其一本如此

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

睹其萬民畢云舊說其字以意增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

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

戴云然卽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卽交兼交則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脫三字耳戴

校未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一二君者。蘇云據上文當宜作當案當王言必信行必

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

多有勤苦凍餒畢云當作饑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轉

畢寧章注云轉入也楚周書大聚篇云死無傳尸淮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

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

據正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畢云舊字舊說據上文增舉學校是也然以上文

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

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嘗兼

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論議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

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

及今戴云之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大王者

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何知先聖大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子墨子曰吾

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

盤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問篇文呂氏春秋傳遺後世

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徒住左思賦引作子諒讀案天志泰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

人所改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嘗云

士孫星衍云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

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通於文王取法焉。且不

唯泰誓爲然。唯舊本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禹誓。畢云大禹謨文禹誓者禹之所誓也。給讓案今大禹謨出偽古文即采此書爲之。惠棟云皋陶謨言苗頑勿即功則舜陟後

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孔安國云濟濟衆威之貌。咸聽朕言。畢云孔書作命。非惟小子。

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書無此。八字。蘇云二語今見揚誓惟作台。蠹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蠹不遜也。孔安國云蠹動也。用天之罰。畢云孔書無此。

四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誓。以爾衆士奉辭伐罪。誓爲衆惠。棟云羣字。羣字疑誤或爲辟。辟君也。秦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羣當讀爲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

重富貴。戴云下以字衍。千福祿。詩小雅假樂篇千祿百福。鄭箋云千求也。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之。當作取法。且不唯禹誓

爲然。唯舊本亦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利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說說時已

有之。論語堯曰。篤敬解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通引湯誓。與此下文略同。章注云。湯誓而書伐桀之誓也。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湯曰。畢云。今揚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衆據國語文。向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

穰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說此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孔疏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

爾有參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赦人者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疏云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畢云皆與孔書微異

受之帝王世紀云萬方有罪罪在股躬股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於此文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放帝臣不殺簡在帝心股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即此言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于上帝

祈福于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卽禱桑林之辭也

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詭爲然
禹字此書多字蓋亦作命與命相似而譌校者不悟

不偏平見書公鞅篇四不字作無楚周詩春秋有拔諸葛亮身軀云無偏無黨王道平
平孤伯傳云蕩蕩兮開闊平不字多治呂氏春秋黃公簡高往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謂唐傅說施於

所履小人之所視

山居也下也二字迥別今經典多互譌

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正與政同均

分。貴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

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

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

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

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即

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愛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俞云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禮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之交孝子猶上字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

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遇當為遇同聲假借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

本原之。舊本說此字今據道藏本補先王之所書。所字疑衍向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王是其證大雅之所道。曰。無言

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大雅抑毛傳云雖用也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者則其售買貨物遲則其售買賤蘇云大雅史篇無兩而字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

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為難。

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云養作願非當靈王身。荆

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與。畢云固一本作握說謹案固據屬下說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則本蓋讀一握句非扶垣而後

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俞云其當作其下二句並同其難爲即至難爲也下文然後爲。而靈

王說之。後稷當作衆中篇云若荀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是其體下並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論當作逾下並同爾雅釋言云

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

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

求以鄉其上上。與與向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

以知之也。薛云上知字焚舟失火。舟疑當作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傾也

偃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其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

同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脫不字謂士卒進前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顛當攻下

簪云以彈其衆顛並與彈同故焚身爲其難爲也。其亦當然後爲之。越王說之。畢云上

當爲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服字通魯

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將羊之裘。練

帛之冠。二句中且苴之屨。畢云且當爲粗王云且苴即粗屨粗屨食胡反粗才戶反廣雅釋詁粗屨太

難爲也。其亦當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

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焚舟依上文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

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上。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

依王校補。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

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
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案於就不識蘇校非。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
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
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
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畢云嘗為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
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為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當如許俞詞中篇戴云若字疑之字誤非。
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閒詁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淮南子范論訓高注云非魯義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畢云說文云園所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

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義梁成五年苑寧注云遺盜也其不義。又

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有苟其不仁。茲甚。茲微古

向同罪益厚。至入人欄廐。欄即園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關門遮也廣雅釋取人馬牛者。其

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依上下文此句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畢云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

可反拖即拖異文王云也即拖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拖曳也淮南取戈劍者。其不義。

又甚。入人欄廐。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

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畢云舊說此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爲攻國。畢云據後文云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本作之舊脫非字據從而譽之。謂之義。此

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可據本作何畢云一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

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

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

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

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王云情誠通用

故書其言。以

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

依下文則下當

有必字人下當有焉字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

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

舊本不知下衍而字今據王校刪

從而譽之。謂之義。

畢云舊之謂二字倒一本如此

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

舊本可上說此字又謂誤爲畢云一本作謂是案辯辯本可上有此字爲正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

也字疑衍

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密。賞罰之當。刑

政之不過失。

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尙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

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論語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

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

從舊本誤徒今據道藏本正唯

毋毋語辭諱尙賢中篇

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

則廢民穫斂。

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句

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

可勝數。今當計軍上。

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說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爭戰所銀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半

竹箭羽旄幄幕。

畢云

說文云木槌也。通嘗从木。論讓案。槌節葬。下篇作屋。此俗。甲盾撥劫。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劓。古書从缶。从去之字多。互。弱。備。煥。傳。篇。法。謂。作。此。劓。謂。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往。舊。作。住。一。本。如。此。則。即。腐。字。異。文。俗。釋。音。相。近。當。為。類。說。讓。案。戰。國。策。秦。策。高。注。云。葬。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敵。義。發。異。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

與。下。當。依。下。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列。住。二。字。誤。畢。以。意。改。乃。往。蓋。以。往。屬。下。為。句。與。上。文。文。補。其。字。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本。往。則。住。則。偶。列。又。倒。其。文。益。不。可。通。耳。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

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說。讓。案。往。字。似。不。必。刪。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

繼。畢。云。糧。俗。王。篇。云。糧。同。糧。說。讓。案。周。禮。康。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鄭。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王。云。食。飯。當。為。食。飲。之。誤。食。飲。不。時。見。下。篇。飢。

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

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鄉。注。云。絕。無。後。為。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石。字。省。

文。左。氏。昭。十。八。年。傳。史。記。史。徒。主。郭。于。周。禮。杜。預。注。郭。廟。主。石。函。說。文。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示。從。石。石。亦。聲。案。洪。說。未。塙。亦。不。可。勝。數。國。家。發。

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

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

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雜。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郭。郭。國。策。齊。策。云。即。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作。五。里。之。城。五。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兼。之。國。虛。數。於。千。畢。云。虛。虛。字。正。文。俗。从。土。

詒議案虛下疑稅城不勝而入。畢云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畢云王逸往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畢云此謂字學下文云以爭虛城。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土民之誤。土民與土地對下文王民同。今盡

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師攻戰者言曰。畢云舊作也。南則荆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

事爲戒。不宜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

下之時。其土城之方。據稅地字今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

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

當攻戰而不可爲也。俞云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師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意不可通。案下文云故嘗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

當作故嘗攻戰而不可不非也。俞校未塙。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

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

藥之。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瘡瘍金

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劍湯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

不合。不可信也。惠士奇謂祝藥猶行藥亦未知是否。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

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藥。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

國於天下。尙者以耳之所聞。畢云尙同上。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

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聞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來創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特越而滅

與此 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甚之所以亡於齊越之聞者以是攻戰也杜預者

異 云昔國鼎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昔十一世昔平公方見毫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鐵之蘇
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鐵首據此則昔實為齊鐵故其地在戰國屬齊齊韓魏秦聯國策西周策云鄭君亡於
齊亦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聞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

其證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聞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

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

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
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據管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諡議
蘇本作且不一並衍一字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公田見翟祖之氣章往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
國周書王會篇云不居何青熊孔晁往云不居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貉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
先也劉越縯鑑外紀周惠王二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著齊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獻令
正北有且略約胡且略即此且及左傳翟祖約胡亦即不屠何約不胡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
漢為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祖據國語為晉獻公所據所在無考

於燕代胡貉之聞者顏格之俗諺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

人情欲得而惡失古者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欲安而惡危畢云欲舊作故當攻戰而

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

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

古者吳闔閭哉閭左傳昭二十七年古者吳闔閭教七年畢云按史記闔閭九年入鄧吳越

舉即此是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二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

殺下疑脫土字奉甲執兵奔二百里而舍焉戰者三千人以為前陳此云奉甲執兵奔二百里

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二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

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帶劍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十里試則復

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洧自豫章與楚夾

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塞大陸直隸冥陝釋文云陝本或作陝社注云三者饒東之隘道案此冥陝即左傳之冥陝史記蘇秦傳云塞鄆
陝亦即此集解引徐廣云鄆紅夏鄆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洧注形近洧篆文作納與林亦相
近因而致誤集解云淮南子地形訓作麗麗高壽曰麗麗今宏農縣地是也則在今河南寧寧縣史記魏世家曰秦
攻冥陝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紅夏鄆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杜預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
東南二十里魏攻冥陝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戰於柏舉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
也玉梅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及魯
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折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
二字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闕閤時無
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郕微宋魯百年事傳會之
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

汶上戰於艾陵吳太子世家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
吳太伯世家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

故上戰於艾陵吳太子世家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
吳太伯世家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

山蘇云大山即泰山篇中太多作
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

會稽郡吳南紅在北東入海毗陵北紅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中紅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真周禮
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韋昭別據松江浙紅甌陽紅爲釋即張守節所引是
也水經河水離注云松江至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紅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

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顯夷說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紅江北紅江也此即據再續下流言之近代胡
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峽紅松江紅江也此即據再續下流言之近代胡
越境並援以說越語之三江最爲精確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于越上會稽杜注云上會稽山陰縣

當畢改之未審五湖詳前衆愛中篇而葆之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于越上會稽杜注云上會稽山陰縣
南葆係字通會稽山詳節詳下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制孔疏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
篇畢云今嶺南山陰會稽山

東黃夷白夷赤夷夷玄夷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濊貊五曰貊夷六曰索家
七日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貊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推夷非海外東夷

也書敘云成王淮夷東塗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伏南蓋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
呂氏春秋秋公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長江又樂

成篇云猶向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故不聽王命周公遂攝三年伐
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

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衆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
下和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

下和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

下和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

下和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

下和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

下和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

下和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

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也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死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考矣於是退不能賞孤

說文子鄢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施舍羣萌華云此抵字之假音論讓按尚賢中篇云四鄰之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施舍羣萌華云此抵字之假音論讓按尚賢中篇云四鄰之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施舍羣萌華云此抵字之假音論讓按尚賢中篇云四鄰之寡鄭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

傳云施舍羣民又云施舍不德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志急於殺遂築姑蘇之臺七年

不咸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而下以罷民於姑蘇章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閶門國語以築姑蘇為夫差事與此書正合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論讓按越絕以姑蘇為閶門所築疑誤

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嘗為大舟藏書丹字或作舟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章注曰大舟王將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章注曰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國吳事不相

涉此類舉之耳圍王宮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

晉有大將軍大將軍即大卿為軍將者也春秋時通稱軍將為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為將軍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大將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間訓云張武為智伯殺曰晉大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

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車舟之衆王云王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體下篇皆列同按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

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質士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吉射乃知伯孫祖文子驪事此及魯問篇並通舉不復折別淮南子人間訓亦謂張武為智伯謀伐范中行殺之弁二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

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間訓並以此為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唇亡則齒寒左傳五年傳語作諺

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畢云我舊作吾一本如此

詩曰。魚水不務。務。梁嘗讀爲驚。東魏松陽寺碑。朝野傾務。務驚字通。淮南子主陸將何及乎。王云云。

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畢云戮。戮。辟門除道。同。蘇云辟。奉甲與

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畢云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

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蘇云

結語云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太公金匱陰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曰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今以攻

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畢云蓋。同益。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

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

舊本說哉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

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據

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

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雖使下愚之人。畢云舊題之二必曰

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

同意者。畢云意當作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俞云免

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陵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則是其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

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

天下度也。必順慮其意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
當說則字案戴說去堵速通成得其所欲。疑當作速通成得其所欲。畢云知是故古

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惠篇此謂與大國交相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交效字通。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焉率天下之百姓。戴云焉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

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盡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利人多。功故又大。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

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作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作攻因誤爲故而寫者合之耳

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

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於

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焚刈其禾稼。斬其樹

木。墮其城郭。說文冒部云敗城冒曰墮篆文作墮墮即墮之變體以煙其溝池。畢云煙塞之攘

殺其百姓。周禮敎人掌牧六牲而阜著其物以供祭祀之牲陸鄭燔燔其祖廟。王引之云燔與燔義

燔殺其牲陸燔燔其祖廟天志篇云焚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動取其首史記陳涉世家蒙

同畢云動孔注云覆也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篇文同卒進而往乎闕。戴云往

死無赦。舊本失作先赦作殺王云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義亦不可

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標作擄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擄之言曲行謂

墨子聞詰 卷五 非攻下第十九

逞撓秦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撓道諱本正國語吳語章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傳師徒撓敗杜注云撓曲也以譴其衆畢云說文玉書無譴字古字言心相

往云軍敗奔走曰北左成二年傳師徒撓敗杜注云撓曲也以譴其衆近即譴字按畢說是也國語周語章

往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秦

夫賈子新書解縣篇云陛下威憚大信意將以為利天平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

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釋詁云緒業也意將以為利天平王云刺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為振字

此刺殺天民刺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懷殺其犧牲之誤也說文刺裂也廣雅振裂也費

害音必麥反是刺振皆裂也故曰刺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為句今本作刺振神

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邑而衍擄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擄殺其姓檢而衍則此上不

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畢云舊作神据後文滅鬼神之主廢滅

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

之人為利人也博矣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

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王云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為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竭天下百

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

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益說讓案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俞云

為將率之率利即威不圉國與疆國義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害疑當作圖害之不疾

孫之不強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章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

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物畢云偏當為偏王云古多以偏為偏不須改字非偏篇遠施周偏公孟

偏禮弓二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三晉之史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為

偏又漢書郊祀志其辨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私以偏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以偏

為偏者則不可放舉漢三公山碑與雲膚寸偏雨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畢云一作百

姓易務也。今不賞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與師。君子。此下有說字疑庶人

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

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紵。畢云說文云紵

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紵織總也。紵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

慢幕帷蓋。說文巾部云慢幕也。廣雅釋 二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

為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為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多餘也。孫子作戰篇國之貧於師者力屈

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羸馬。甲冑矢弓。戰楯矛楯。丘牛大車

十去其六。此 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疑衍道路二字說 糧食不繼。僚食

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僚住也。楚人名住曰僚。王云僚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為不時

食飲不時與糧食不繼對文。俞云僚即僚字。疑碑購正之僚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謀。孟子萬

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讀陵往。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僚。不僚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

食絕而不繼。文吳義同。後人不達僚字之義。據中篇改為不繼。而寫者附存之。遂作不繼。僚耳。案王食說近是

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為廩役之誤。宣

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廩養死者數百人。是其 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

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

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

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 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

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謂勸道諫本作 今繆夫好攻伐之君。本

繆作繆。洪云明苑下篇。楚至昔三代文與此同。道當是強之術。繆楚古字。屈用戴云。繆當是假字之

繆王逸注楚辭云。假假也。則假夫猶假人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文云。則且夫好攻伐之君可證。 又飾其

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墨云以攻伐之據後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

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依下文謂上

有罪與攻戰無罪之國異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卽者字之誤而天命殛之日

妖宵出日妖不可通日變當爲有之謂下云婦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鑑外紀雨血三朝開元占經三

苗有苗時天龍生於廟大哭乎市舊本說於字又大作大王云龍生廟當作龍生于廟方合上下句

大嘗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于廟對文開元占經大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咸

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擬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生

廟于夏水地圻及泉墨曰太平御覽引此云三一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墨云高陽乃命

玄宮墨云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

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禹親把天之瑞命墨云把文選注

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今文選東京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未詳變當爲雷電聲振雷聲字爲田又諫

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人面鳥身之神卽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

諫若鐘鼎古文作洪幸篆文作璽二形相似璽璽亦形之誤璽璽觀禮記方期六玉云東方主周禮大宗伯禮四

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璽義文實篇云璽位在東方是璽於方位屬東句世亦東方之神故秦璽璽國語晉師

隨巢子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疑卽指此事益矢有苗

之祥玉篇手部云將今作將同益矢未詳苗師大亂後乃遂幾道藏本後作后說文始部云幾

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王云焉字下屬焉爲句焉猶於是也乃也下文

傷焉敢奉率其族武王焉襲湯之緒義並與

此同又云唐字義不可通唐嘗為歷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歷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唐史記高祖功臣侯表唐簡侯程黑漢表作歷唐申君傳歷唐之北郭序拿謀篇作歷樂毅傳故鼎反乎唐室燕策作歷歷之言聲也大都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為陰陽故鼎反乎唐室燕策作歷歷亦謂離為山川也燕與歷皆分別之義故曰歷為山川別物上下世人多見歷少見歷故鼎反乎唐室燕策作歷歷史記及山海經注歷字今本皆簡作歷又遼周書世宗傳伐屠楚策遠自棄于歷山之中今本亦簡作歷唐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半肅讀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為確歷之歷則以歷為歷自古已然矣卿制大極省爾雅釋地云東至于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陽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

而神明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遷至平夏王桀引作夏桀時

遷舊本作遷王云遷字義不可通或曰遷即旋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嘗為還通與遼同逮及也遷與遼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遷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遷之誤為還猶錄之誤為還漢書律歷志丙午遷師今本誤作遷中庸所以遼賤也釋文遼作遷衰十四年公羊傳祖天有轄命畢云轄當是轄字詒讓案轄疑當為轄謂職命也說文告部云轄急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說篇云轄者極也轄職日月不時寒暑雜至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五

穀焦死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穀枯旱鬼呼國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鳴十夕餘元景造象記作鵠楚金禪師碑作鵠並俗書譌變通鑑外紀夏紀云鵠鳴于國十月十夕不止即

本此文通庭夏天乃命湯於鑊宮畢云鑊宮即孟子牧宮天乃命湯于鑊宮往而誅之即天欲造攻自

紀傳作鵠疑誤天乃命湯於鑊宮畢云鑊宮即孟子牧宮天乃命湯于鑊宮往而誅之即天欲造攻自

故宮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鑊宮似與此鑊宮異王說未端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

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云文選注蘇文類聚引作堪此鐵字之假音說文云鐵殺也爾雅云堪猶堪

文選辨命論褚璽碑文注兩引亦無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云焉猶乃

乃敢伐夏也王經蘭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

云焉之焉言於是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

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疑作降言命融融降火王云降與隆通不煩

改字辭向實中篇論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殺信於聆陸章注云回殺火神聆陸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穰火於玄冥回殺孔曉云楚之先吳回為祝融或云回殺即吳回也是職即回殺此與周語所云即一事也

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九雉鄭注云城隅謂角有守是也詩邶風靜女蕭條我于城隅之制湯奉桀

衆以克有。蘇云有下屬諸侯於薄。有七十里之薄周書股肱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荷子讓兵云古

者湯以薄武王以濟呂氏春秋云湯當紂于鄣薄皆作薄地地理志云河南偃師縣西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

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

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縣西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

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謐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名不同薦章

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

以誅桀也。遷至乎商王紂。遷舊本亦作遷今依王校正詳上畢云文天不序其德。王云序謂

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級也敘與序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

與訓同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遷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俞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

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祀用失時。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

作序不可通矣案俞說是也向實中篇云則曰天鄉其德鄉亦與享通。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于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

以時舉也。兼夜中。有稅誤。十日雨土于薄。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于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

于亳。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文選蘇子卿古詩李注引蒼頡篇云吟嘆也有女爲男。天雨肉。呂氏

春秋同篇云文王之時亦烏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三十二日天命

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年有赤烏集于周社。

傳曰桀茲也茲與殷同益也晉語衆汎厚之章注曰汎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兄死云汎

微益用敬德大雅柔嘉倉兄墳令召閔篇微兄斯引傳並曰兄茲也案王說是也顧說同蘇謂即微子出奔之

事。赤烏銜珪。畢云烏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書詒讓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向書中侯云周文

周文王伐殷有國。畢云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

泰顛來賓。蘇云孟子云太公望封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即來賓之

事也案泰顛與太公北堂書鈔地部引隨臯子云姬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春秋魏表篇云綠

非一人詳向賢上篇國幅薄從此生矣淮南子似真訓云至德之世落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

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朔布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其背有兩角山海

王號于天下受錫應河圖綠圖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出乘黃之馬

劉康摺瑞引孫氏瑞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典服有度秣馬不廋所武王踐功

踐功疑踐夢見三神

築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高柱云飛黃乘黃武王踐功

踐功疑踐夢見三神

日。畢云舊說此字據文

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書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孔聰云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以耽酒為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

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

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畢云堪引作載武

黃鳥之旗。

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錫北堂書鈔引隨臯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

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之旗疑即周禮巾車之大赤亦即司常之鳥皐焉旗考工記輔人云鳥旗

王既已克殷

成帝之來。

周書商書篇云武王曰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罰口帝之來革分主諸神祀紂先王

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通維四夷

而天下莫不賓

焉襲湯之緒。

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

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

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

畢云史記楚世家云

日熊始討此睢山之間。

畢云詩字當為封睢山即紅樓祖障之祖始讓秦史記楚世家熊麗當周成王

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編祖雖為楚望然則編之前已

越王緊廬。盧云即無餘也緊舊作緊非以意改

紀共王名繁屢與此相類無餘見越語書外傳記地篇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纂衡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繁無周禮職方氏幽州嶺山醫無閭醫亦與繁音同韓僕書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曰無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無虧虧短言之又可云醫無閭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為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暉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繼王案允常為句踐父僕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為苴苴則疑繁虧或即苴後

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為越則與帝持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燧明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隱氏亦兼提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越古籍無微國語鄭語云芊婁娶越與史記不同吳越書注云越王句踐稅讎之後允常之子芊婁也又引世本亦云越芊婁也僕書地理志顧往引臣瓚亦提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婁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巢婁婁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踐王其中之名為紅王孔廣森云婁或當為婁越即越章也咸章字形之誤論議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謂無微左王孔廣森云婁或當為婁越即越章也咸章字形之誤論議案以世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謂無微左值二十六年傳娶子曰我先王熊襲僕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為熊襲亦熊渠子竊疑變越同出孔諒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越或當云出自熊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弁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蘇云墨子嘗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尚未亡故以荆越齊晉為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為之爾

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

字文義 今以弁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

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

畢云求一本

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

作來下同

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傅舉本改傳云

人王云畢說非也。傳嘗爲僅字之誤也。僅字也。說文童未冠也。魯語曰使童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僅明僅

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童今王僅曰僅字也。說文童未冠也。魯語曰使童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僅明僅

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

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也是其證。洪云傳子當是振子之誤。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

之爲後。漢書杜篤傳李注引方言。僂養馬人也。案道藏本李本作傳。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

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僂。僂俗作獨。與傳形近。獨子僅子義同。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

侯者。効讀爲交。同聲。假借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 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

王云之絕二字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于

乘貞王仇傳。祖委解。薄注。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綱委之。幣帛不足則

共之。畢云共。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小國亦當爲大國上文云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

必交大國之說。是其證。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呂氏春秋義賞篇云黃

也。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攻當爲功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重則民移之高注云移

本作靜王云。涉下文諸子從言而誤。今改錄云。靜義與征同。案王校是也。說文大部云。獎頓

介也。或作斃。从死左。彗二十七年傳曰。師道蔽諸侯。釋文引服虔作斃云。斃路也。一曰罷也。

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韓書厚字。或作序。序見漢荆州刺史度向碑。又作序。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

德厚于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

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字。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說文目

察也。爾雅釋詁云。督正。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 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

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援。援記信 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

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其爲利天下不可勝

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

王引之云今且今夫也

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土。尙欲中聖王之道。

尙上字通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

畢云舊說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攻之

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誤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墨子閒詁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

畢云言利可倍

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

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

舊本稅用之費三字王挺下文及中篇補

足以倍之。聖王爲

政其發令與事使民用財也。

使舊本作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挺正

無不

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

德與得

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

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

國禦字通詳辭過篇

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艭不

加者去之。

畢云芊艭二字凡四見疑一艭字之誤艭字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供云篇中言爲宮室甲盾五兵舟車芊艭字凡

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句證之芊艭當是則止二字之誤則爲艭字且傳篇者又謂

也說文謂部艭合五采艭色從帶盧聲詩曰衣裳離離艭色謂之離故合而言之曰艭離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

楚鮮明貌然則鮮離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于用畢云不加爲言無益是也離從章聲盧

從且聲故離得以且爲之如衛文公小妾作組或作組而詩條南篇土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

其例矣按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鉞冠組組芊艭鉞組並鉞離之異文又變當爲華團晏子春秋諫下篇云

今君之服組華不可以尊衆又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顯此組字以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

變謂芊乃奪悅組乃但誤則誤似爲从且又讀芊屬上爲句並謬薛云或作艭有二字亦非

其爲官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艭不加者去之。其爲甲

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車之五兵鄭衆注云五兵者戈殳戟會矛夷矛鄭康成云

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參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書儀說五兵有甲

鉞周禮均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載梁莊二十五年范寔注會子問孔疏引禮記禮義漢雄大玄經玄報說

五兵並有盾皆非也以爲以國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

墨云者舊作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

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

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

加用而爲者舊無不字俞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從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

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云多下當依上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

下補矣字是也今從增有當讀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羊以益衣裳

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難下有脫文案審校文義似無攙文故孰爲

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

處家明吳寬鈔本作不敢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女子年十五吳鈔本作二十誤毋敢不事人

周禮樊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經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王肅語本于此此聖王之法也韓非子外儲說

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本聖王之法與聖王既沒于

民次也次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一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

四十年處家王云所登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登時也以其蚤與其晚相踐玉藻鄭注云踐當爲期聲之誤

也臣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竊除也戴云踐讀如踐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兒行列有比較之義案戴說未允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

子生可以一二三年矣周禮玉人注云爲猶皆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戴云字倫養也下年字疑當作人蓋聖王之法二十年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當有一二三子也戴云虞氏

注易屯卦云字姤姤也 此不為使民蚤處家本傳唯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此文未

下年字乃人字之義 稅字明鬼下篇云且不惟此為然 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

此且不下疑亦稅惟此為三字 日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季傳日什一而籍 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

籍斂厚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案畢校非也唯毋語詞說幹尙賢中篇久者終年

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

疾病死者有與侵就便臺有讀為又侵就未詳臺以舉火攻城之具見備災篇韓非子八說篇云

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畢

令當為今歟 聖人為政特無此此字疑當重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

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日諸加費聖王之道

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諫

言部云謹慎也 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與鈔本

而不卷案正字當作勞說文力部云勞勞也考工記鄒人鄭注云勞今倦字也卷即勞之段字古者明

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正長也諫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

之法日凡天下羣百工輪車轅輶畢云轅輶文云韋總也輶當為輶說文云柔韋工也讀若朴

王云轅輶即考工記國師鄭韋義之輶非謂韋輶也輶車梓匠

為攻本之工陶為搏埴之工冶為攻金之工然則黠飽即饒飽為攻皮之工也凡文陶陶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轉字或作饒飽之為饒亦借字耳故考工記又借作饒案王說近是說文韋部云饒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韋作輶又云輶柔革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聽氏聽即飽也此段饒飽字為之非儒篇有飽車匠字亦作飽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續饒即饒之借字亦通

陶冶梓匠使各從事

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從事加費而無益于民利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墨云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墨云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怪舊本作涼墨云涼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說文云怪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何往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何以知其然古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訓並作趾高往云交趾南方之國荀子操往引尸子及賈子新書並作趾案

交趾即今北降幽都王云降字義不可通降嘗為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

近南國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豐象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聲作際類案王校是也淮南

子脩務訓高往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瀋門以北是莊子在省篇東西至日所出入墨云謂陽谷

子堯統共工于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即幽州也向書作幽州北裔也

荀子王霸篇楊注引尸子云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

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間篇云昔虞舜以天德

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

都南撫交趾賈誼新書脩政錄上云堯撫交趾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小異

愛黍稷不一羹蔬不重說文肉部云羹大羹也詩魯頌閟宮毛包載羹毛傳云羹肉也羹大羹細羹也管子弟子職羹蔬中別尹注云羹謂肉而細切案不重謂止一品不多重

也飯於土墾飯舊本爵飲王云土墾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墨云墾當謂掘

掘土鑄餘廣曰墾一作掘說文無墾字王驚云力又切瓦飯器也給藥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簋案隱本

簋作墾云如字一音鑊一作簋又敘傳云食土簋集解徐廣云一作墾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于土

簋飯于土墾即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墾於土形墨云太平御覽引作鍾鄭君在周禮云墾羹器也後

平後不虧飲土盛發土鋼纒樂之敵蔽墮之虞夏曰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顯云秦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刑論讀案說文口部云啜嘗也形刑並銅之段字史記敘傳司馬敘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向義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翬采椽不剝食土盛發土刑纒樂之食蔽墮之虞夏曰葛衣冬日鹿裘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刑所以威禁也土謂纒土爲之即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作啜土刑集解引如淳云土刑敵器之斗以酌王云斗上說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瓦器也李斯傳作銅韓非子十道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論議案詩大雅行華云酌以大斗說文木部云科勺也勺部云勺

王弗爲此句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有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

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

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日疑當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

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

至舊云上舊作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

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

掘穴深不通於泉

意林不作則誤掘吳鈔本作掘

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蓋戰時相傳有是說語不獨墨家言也
下同墨云說文云掘免窟也此竊字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士部別有掘字訓突也引詩曰蟻封掘閭段玉裁注本校改掘篆作掘而掘免窟也一條最爲精密此掘穴則借爲窟字戰國策楚策云掘穴窮巷漢書鄒陽傳則土有伏死掘穴數數之中耳顏注云掘與窟同

疏不發洩則止

畢云疏疑當爲氣掘下篇有云氣無發洩于上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

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掘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

掘穴曰冬可以避風寒

畢云辟同避言掘穴但

速夏

畢云速舊作建以意改

下潤澤上熏蒸

藏本與鈔本作重誤

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

干吳鈔本作於

然則爲宮室之法將

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

以祭祀

獨假許尙同中篇

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

爲

下疑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關

節葬上第二十二關

節葬中第二十四關

節葬下第二十五

畢云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卯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

云畢

辟同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

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

此字

與知通下同畢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

隱謀謂隱匿其智謀也尙

同上篇云隱匿良道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言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

若二務者

畢云舊脫此字据後文增

孝子之爲親度也既

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畢云舊脫爲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

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

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

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句首此字據上文不嘗有畢云舊脫也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

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

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

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據下當爲即論議案二字古通行即相反。即吳鈔本作則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

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

觀之。傳道藏本吳鈔本並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已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之用外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夏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欲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計厚葬久

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

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云舊說此字據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

畢云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竊作伯仁者將興之天下。將下當依俞校補求字誰賈

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誰賈義不可通當爲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今本亦譌作誰可證之天下相讓而使入非之與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讓而使入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

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云
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俞校禮求字是也餘並非

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作治詒
讀案唐人避諱改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

人謀者不可不俎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
正與上文仁者將與之天下句法正同相

廢而使人非之。相廢義難通相疑當爲指與廢義同書假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
廢也非台上篇云今雖母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指錯字通今本作相形

終身勿爲。俞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言而使人非之
終身勿爲也案句未嘗依俞校補也字餘並非是且改與天下之利。王云且
故二字

說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誤與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案王
說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誤與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案王

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嘗作未之
嘗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

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穆天子傳郭璞
注云中猶合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

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曰。毋語詞畢改母非辭向賢中篇王云雖與唯
同蘇云雖字誤當從下文作唯案王說是也以

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畢云樽舊作槨以意改詒讀案
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棺槨以

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本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

也案莊子天下篇述喪禮作
天子棺槨七重餘與荀子同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錦衾士繒衾皆一
衣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

三十。文繒必繁。文繒謂棺飾若唯荒之屬周禮縫人鄭注云孝子既啓見棺槨見
親之身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繒是也丘隴必巨。說文
土部

云墳丘壠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壠也壠家也壠壠之假字淮南子說林訓云或謂家

死者。匹舊本誤作正畢云正同征王云畢說非也正當爲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爲一

類此文匹夫賤人爲一類無取於征夫也據舊匹字或作正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夫而祭謂之

據釋文匹本或作正繒衣唯君子能好
其正注正當爲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殆竭家室。莊子養生主釋文引
向秀云殆疲困也乎諸侯死者。畢云乎當
云存乎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比舊本為北今依道藏本吳鈔本正俞云車乃虛子之 綸組

節約。車馬藏乎壤。淮南子齊俗訓云古者不能竭國粟民虛府財也珠璣綸組 又必多

為屋幕。吳鈔本作懣懣屋非攻中篇亦作懣懣俗字古止作屋詩大雅抑向不槐于屋偏鄭 鼎鼓几

挺靈溫。抵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挺云懣懣蓋著名高往似懣說呂覽懣懣篇云功名著乎懣懣鍾鐻著乎靈

鐘鐻或從水寒盧梁說是也 戈劍羽旄齒革。呂氏春秋節義篇云國強大家強富強強厚合珠璣施

無不從者 寢而埋之。後文云扶而埋之扶王引之校 滿意。滿意義同說文 若送從。此篇從公孟

從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象能道也此說 曰天子殺殉。畢云古只為句結讀案天 衆者數

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將軍大夫即卿大夫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

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禮記云中路嬰兒

變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當是聲噎之譌說 變經。畢云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 垂

涕。處倚廬。寢苦枕由。禮喪服傳及上喪記云居倚廬處苦枕塊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 又相率

強不食而為飢。問傳云斯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 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陴。畢云

陴陴之訓陴隔言面瘦接接也盧云玉顏有殯者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殯語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 顏色

黧黑。黧黎之俗詩 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

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 以此共

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

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寢退二字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與夜寢夙興與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莫入與夜寢相對是其證也案俞說是也但此處說文尙不止

五官六府

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大人指天子諸侯言此治五官六府以下並爲王公大人之事非也又案五官者殷周侯國之制也

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上有說文遂以五官內治官府外牧牧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

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乃令五官之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

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五官之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衆故分五官而守之

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議也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之職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

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

云設其參傳其伍鄭注云伍謂大夫五人禮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馬小司徒小司寇是也蓋

諸侯雖止三卿然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沿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爲

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可營者土也可從者金

也可理者水也可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本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

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制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

爲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亦非官府農書食貨志說六公爲

周立九府圖法顏注謂即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等官若然天子有九府六府或亦諸侯制與

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畢云夜一作耕稼樹藝也說文現部云穀種也藝即穀之俗使百工

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婦與鈔則必不能夙興夜寐

紡績織紉畢云紉紐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蘇云之字衍俞云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紐字之誤而衍者紐本作紐因誤

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賦玉篇貝部賦作耶切賦也是埋藏也藏賦相相似因而致誤耳案俞以細爲衍文是也而破賦爲賦則非此當云許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與下文云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文例

同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畢云以扶而埋之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闕扶當爲扶謂扶已成之財

而埋之也錄書款字或作扶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扶字之誤廣雅釋詁扶穿也扶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穿穿也又曰穿穿穿也義並與扶相近案王說近是

久禁之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而禁其從事耳非謂財也畢失其義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

文亦作唯唯無唯毋義同畢本並改
無爲毋非訛前吳鈔本喪下無者字
手脫母字多了者皆誤

君死。喪之二年。父母死。喪之二年。

喪服經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

此文是也後救向詒指畢王有謬后太子薨之裏面云有三年之喪
 豈非同畢丹朱與子適也五皆喪之二年
 父爲長子前使王歲有三年之喪二月者如此昭十五年傳

葬十五年而禮有祔有禭故喪禭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禭於丙年之首前後已
步三年王云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

後伯父叔父兄弟輩三拜
 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孽庶子也孽子卽衆子
 喪服經爲從祖祖父父母親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爲戚族人
 之近者也非吾輩王叔成案五服之內凡昆弟之親皆爲族人
 喪服經爲從祖祖父父母親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爲戚族人
 之近者也非吾輩王叔成案五服之內凡昆弟之親皆爲族人

亦見妻服本數月二則毀瘡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

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似寒。
畢云飢恐
字假音夏

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負伏誼左傳襄三年魏絳將伏劍孔曉云謂劍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

墨子閒詁 卷六 節葬下第二十五 一〇九

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墨云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

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

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

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墨云不下舊有行字衍文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

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

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疑當作且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不忠臣必且亂

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吳鈔本作淫辟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續奚吾皆字之誤也。奚吾即誤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誤與也重文誤曰誤或從奚又

曰誤詬詬也重文詢曰詬或從荀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誤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集詬集即誤之省墨子

作奚後奚即誤之省省後即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續誤詬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

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諉作先今改正以此求

治譬猶使人三翼而毋負己也。王引之云翼與翼同還讀周還折還之聲謂轉折也使人三翼其身於已前則或轉而向已或轉而背已皆勢所必然如此而

欲使其毋背已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翼而毋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

位天子負斧依往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倚北倚柯高往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

南面負屨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

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

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

於天子虛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

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

竊其卒伍

畢云竊當爲厲

以攻伐並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

者積委多

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穀米禾薪

城郭修與鈔本

上下調和是故

大國不耆攻之

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耆讀曰耆畢云之耆作者提後文改

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

國耆攻之

畢云耆舊作者提上文改

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無舊本作謹毋今據吳鈔本改

國家必貧

人民必寡

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

也

王云城郭溝渠上皆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茲校同

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

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

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彘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

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

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

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

惟吳鈔本作唯王云惟與雖同

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王云之禍

也謂罪厲與禍罰也

則豈不亦乃其所哉

乃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乃其所爲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

之字古或訓爲與

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

故古聖王

書論客傳注引作古者聖人給饗

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亦同

制爲葬埋之法

宋書禮志引尸子竭治水爲

日

畢云初畢記引作

棺三寸

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謂也釋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

氏春秋青義篇云楚子囊死焉之桐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削為桓典則太儉矣禮弓云夫子削於中節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注云為民作制荀子揚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萬以為儉蓋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

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墨云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

以及其

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為溝洫鄭注云五寸之棺五寸之椁

之圃鄭注云古者掘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圃圃土曰伐今之報故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說文則止矣

死則既已葬矣生者必無久哭

王云久哭當為久喪喪字從哭亡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喪見玉篇廣韻而傳寫脫去亡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哭

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

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

亂然此聖王之道也

墨云之舊作也以二字提後文改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

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載堯與方同遊陽城而崩墨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書鈔九十二引校

錄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

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云五狄一曰道死葬蚩山之陰

月支二曰穰穀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俱引作邱呂氏春秋安死云葬葬於穀林高誘曰葬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海經曰堯葬秋山之陽

注作堯葬邱之山水經靈子河注引帝王世紀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曰堯家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齊陰

丘墮皆小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正義云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

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家亦曰堯陵有碑是也

衣衾三領穀木之棺

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傳云穀惡木也禮天子棺用梓也此用穀向儉畢云穀字从木

以緘之

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而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曰凡封用紼去碑負引若封以衛大夫士

棺束紼二紼三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向儉也漢書楊王孫傳

云昔帝堯之葬也穀木為圓葛為紼其穿下不亂泉上不離殯

既犯而後哭

墨云犯當為犯滿罔

無封

畢云古無罔字當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罔古感切亦與坎同封後漢書

棺也葬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室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玉制篇

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為墳無封言不為墳也禮記曰古也墓而不墳

西教乎七戎 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大戎結讀案爾雅釋地有七戎許謫孔疏引李本爾雅

曰鼻息大曰天關五道死葬南已之市 書鈔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崩於鳴條年百

老伯四日考完五道死葬南已之市 歲時廣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諱之紀市有紀

葬縣孟子葬墓為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位作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

為零陵縣解解墓曰舜葬在零陵營備縣畢云後漢書帝位作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

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葬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

按南已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誤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陵老子水登巴

嶺山南回記大江北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王云南已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已之誤畢以作巴

者為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都下引墨子並作南已後漢書趙壹傳注及太平御覽並引

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已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

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為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西教乎七戎

不合此無庸辨也案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孟子又云卒鳴條與此云葬南巴已並不相涉因舉初學

葬地相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為一實不可通近何秋廣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極已即此南巴云紀市文改此書

蓋即一地尤脫說不足據劉廣稽瑞引墨子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為之耕與此不同疑誤以他書之文改此書

地相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為一實不可通近何秋廣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極已即此南巴云紀市文改此書

衣衾三領教木之棺 畢云後漢書注 葛以絨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淮南子齊俗訓云

變其 再東教乎九夷 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王云鈔本北堂書

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竟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 道死葬會稽之山 引墨

為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子云禹葬會稽鳥為之教疑此佚文史記夏本紀云或云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

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槨棺三寸葛以緘之緘當作緘說文糸部云緘束也引墨子曰禹葬會稽槨棺三寸葛以緘之即葬會稽槨棺棺葛以緘之此文蓋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葛以緘之段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絳作緘注云補庚切則此絳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招道藏本吳鈔土

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為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深下無道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深不歸於泉皆其證下毋及泉毋與鈔本

上毋通臭後漢書諸客傳注引作皆下不及泉上既葬收餘壤其上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九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

壤五為堅三劉徵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置則當云為其上置給壤築以上文校之蓋不得屬上為句畢說非壘若參耕之畝藝文類聚十

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即本此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華槨棺槨穿墳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故即其事也畢云華前漢書注作隨則止

矣畢云則舊作取若以此若二聖王者觀之此若若亦即此也則厚葬久喪果非

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

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王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

此必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

之其厚三寸棺槨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梓用槨以是釜之上公革棺不被

三重也諸侯水棺再重也大夫無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即大棺與屬下

云革闔三槨槨即所畢云闔同槨槨同假音字按說文革部云鑽革鑽也國語齊語鑽盾革革闔三槨槨之也注云鑽革有文如鑽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鑽革讀為鑽義亦難通

壁玉即具王云即字文義不順即當為既言戈劍鼎鼗壺溫並詳

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說文革部云鞅頸也也稱名韋車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繡練之也按與馬

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為搯說文云搯土也徐當為徐說文玉篇無徐字言差通壟雖凡山陵案徐使臣說讀按說文云壟讀為壟除內則鄭注云捶搗之也說文手部云搗一曰

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徐通壟當作後通周禮家人鄭注云壟後道也九章算差通壟雖凡山陵術商功篇云今有差除劉注云差除陰道也其所穿地

上平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諫自殺索隱云羨墓道也竊疑此當諫必極揆羨道爲句卽九章所謂羨除也董雖凡山陵爲句大意蓋謂丘壘之高如山陵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竊云暴當作雖凡山陵爲通爲董脫爲字又倒其文耳按戴校義仍不可通今不據改

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

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畢云撥錄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畢云舊脫法字一本有用。

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

改字侑同篇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襲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冠履請卽誠字也墨子書情請二字並與誠通說見侑同篇

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

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

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塗之。政正通下稽之桀

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

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畢云魯言何說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葬。語讀按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擇舍也。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習吳鈔本作事下同俞云義猶害也謂害其俗也禮記蠲衣篇章義渾惡釋文曰尙書作害皇云義害也是義與害同意案嘗讀爲宜俞說未塲昔者越之東有

輶沐之國者。
畢云輶舊作輶不成字据太平廣記引作輶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輶才新語作輶法顧云世德堂列子作沐影宋本作沐給讓秦意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

作輶涉物志五手作輶涉宋本列子作輶涉注云又係道藏本誤數韻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輶休股云輶
說文作耶譌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借耳之類是也諸家本作輶休者誤耳按讀文并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

九代云戰涿國名在遼東是北宋實作較依殷說則較當作軛後魯問篇以食子為啖人國其長子生俗與此後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啖人國在交阯西交阯即南越而國名及方城並異未知孰是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解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不以壽死曰解顯云此列子釋文之誤說詒

轉引折支亦作解支為證說較此為長蓋解解折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按此不必定為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

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顯釋文讀去聲詒讓案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勵志引作炎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啖人國疑當從啖為是詳魯問篇其親戚死。親戚謂父母也朽其肉而棄之。魯云列子朽

廣記引作制詒讓按御覽七百九十引博勵志亦作制列子釋文云朽本作罔音寒然後埋其骨乃成焉肉也又音朽殷作鬲蓋丹之譌說文內都云罔剔人肉置其骨也新論作罔允誤焉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秦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

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詒讓按集與鈔本作渠不成字博勵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集下注云又康康與乘並渠之形誤周書王會篇云義渠以茲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邈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二年儀渠渠厲其王即此國也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謂之登遐。魯云燠即熏字俗

儀渠上謂之登遐蓋呂氏春秋義賞篇云岳堯之民其孺也不愛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信說同義渠在秦西亦岳堯之屬登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子登假鄭注云登上也假已也上者若僂去云耳釋文云假音僂漢書郊祀志云世有僂人登遐倒景顏注云僂亦遠也按依廣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僂為僂之誤字非也然後成爲孝子。成爲與鈔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魯云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詒讓按博勵志引有中

國未足為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為異也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二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

觀之。舊本脫以字
王據上文補

則亦猶厚矣。

王云爾雅論已也言
亦曰薄亦已厚也

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

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

利也。

吳鈔本
無者字

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

骨。衣三領。足以朽肉。

韓非子開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
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臘喪三月

掘地之深。下無菹漏。

葬誌云
濯經也

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

畢云言
期會

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

衣食之財。俾乎祭祀。

畢云說文俾飲也飲訓便利案何
者次比之義言不耽曠也畢說非

以致孝於親。

於吳鈔
本作乎

故曰。子墨

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

欲爲仁義。

諸舊本作謂畢本改說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即請之請請與
誠通畢徑改爲誠未達假借之旨按王校是也願說同今據正

求爲上土。上欲中

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

也。

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
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墨子閒詁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經傳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儆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
墨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

篇中多或作之疑古
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畢云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

共相儆戒。畢云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

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

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

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

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

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

日舊本作日畢校並上日字皆改爲日云滄云日暮途遠雨日字舊作日以意改俞云畢改兩日字皆作日然上日字實

不察且誣有之曰蓋述古誣也言字即誣字之誤而衍者下日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主難通疑上焉

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焉日知晏陰端知雨並其語也此語人苟於昏暮得罪

猶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即人所共親無所避逃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處見之然則墨子

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嘗訓明無疑矣畢注謂徐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曉之義而

忘天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八字爲句上焉與於

同義焉而論言於而言於此增晏之日焉而得
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為衍文則尚未得其義
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

人。畢云門當為闕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為闕闕讀若閭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門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諒伐不可為廣虛幽闕彼遠無人聽重鑿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諒也雖在廣虛幽闕遠隱匿重鑿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闕門為幽闕之諒明矣明鬼篇雖有深鑿博林幽闕毋人之所盜傳亦幽闕之諒案王校是也但闕闕為闕闕尚未得其義

闕闕讀為闕闕之闕荀子王制篇云無幽闕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云幽深也闕闕也

也。舊本說士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

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

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

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為

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舊本說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

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

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

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

作義以意改曰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

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畢云次慈字省文下同一本本作

忘俗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慈即也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即已而為正有土正之也次即慈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次慈荀子致士皆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該篇作勿庸以即女心皆其證說文奎古文作聖亦其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

作慈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授于民次也慈亦作次可證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

墨子問詒 卷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卽卿大夫也。詳尙同中篇。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

已而爲政。有二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

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

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

之也。命云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

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爲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

墨見之字似不當刪。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

下之百姓。故莫不嚮牛羊。參犬彘。潔爲粢盛酒醴。畢云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以祭祀上帝

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顯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

同戴云據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及所求二字及者字。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於富且貴者。然與鈔本作欲。當天意

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

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

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昔二代之暴王桀紂幽

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

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

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

萬世子孫傳稱其善。

葉謂子孫萬葉也左昭元年傳臺昭能葉其官社注禱為葉葉又變當為葉萬

云葉萬子孫母相為不利也

云世世

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施泰詁楚文

萬子孫母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傳也方施言施

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墨云非猶背行反此。猶倖馳也。墨云倖一本作僭。詭譎案倖與僭之誤。王篇人部云。淮南子分。僭與倖。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倖義亦同。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塞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

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員。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墨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

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

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俞云。三爲字。皆言

字之義。緣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聖臺碑。孫叔敖。敬碑。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

且知者。畢云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

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

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

大夫。僭明知之。畢云僭當爲確言確然可知無樹玉云僭明知當作高明察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

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

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刷天明不解之道

也。知之。畢云訓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臨君下土。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

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據書出字或作土若數皆作教貴省作寶數皆作教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謬爲出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

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夫與鈔本作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

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

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與順同上下文意下同旣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

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當有意字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

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

而已。舊本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鍾會老子注云經營爲營有道相

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案盛聖吳鈔本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墨云請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與

矣。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惡二形。今作越同。蘇云寃當讀如越。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

荀子楚辭篇揚注云持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篇。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天之

意。唯謹本作准。今據吳鈔本。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養。改毋語詞。詳食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

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養。本作寧。今據吳鈔本改。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亦讀爲

順。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戴云子字衍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

也。吳鈔本辟作譬。辟云辟同聲。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

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若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

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

異此。墨云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墨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並無則字。

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

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

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禍祟也。墨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已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

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道藏本與鈔本作熟俗字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

則不至。辰厲字通詩向同中篇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畢

舊說道字一本有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

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

祥者。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物與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擎須擊

也。但未詳舉遂之義。俞云撒遂二字義不可通。撒當爲撒。疑本作遂。或作撒。傳寫誤合之爲撒。撒而撒又誤爲遂耳。遂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盛樂於天。吾與之盛食

於地。是交盡古通用也。盡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撒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齋。撒以馬箠成玄英注云撒打擊也。依韓子撒鹿義推之。疑當爲撒。或當爲逐之訛。然下

文云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則遂字又似非誤。未能實定也。若豪之末。豪與鈔本作毫下同畢云豪本作毫毫字

正文經典或從毛非非天之所爲也。爲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正錄云非上當有莫字下同謂當從下文而民

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檀弓篇后本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

文作厚。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

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人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爲證。案俞說是也。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字舊說今據道藏本與鈔本補顯云顏

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確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磨。磨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辯日月星辰也。案王校是也。詳非攻下篇以昭道之。說文曰部制爲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賈字之義賈與陳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用公半

賈作賈爾雅賈降落也故曰賈降雪霜雨露

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

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

學云司詩如

爲王公侯伯。

侯伯舊本作諸伯吳鈔本作侯伯賈藏本作諸侯審校文義吳本較

長今使之賞賢而罰暴。

學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顯云藏本賢字本同案吳鈔本亦作賢

賊金木鳥獸。

賈當爲賊形近而誤言賊斂金木鳥獸而

用之從事乎五穀麻絲。

吳鈔本作絲麻

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

蘇云卑同輝案見七患篇

今有人於此驪若愛其子。

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驪古敬字

竭力單務以利之。

蘇云卑同輝案見七患篇

長而無報子求父。

蘇云當云其子長而無報乎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

學云與同舉

夫天兼天下而愛之。

撒遂萬物以利之。

以吳鈔本作而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

字畢云雖上文當有也字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否亦當作后讀爲厚辭前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

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吳鈔本無君子二字

且吾所以知天

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

不上亦當有殺字

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

天予之不祥哉。

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殺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遺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此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

舊本批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

且吾

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

與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

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學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

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剋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笑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

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竹帛者後人提衆愛下篇刪之

鑲之金石琢之

槃盂

與鈔本槃作盤下同畢

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

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詩大雅毛傳云撥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諱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

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

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

畢云握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黃作既可得而知已智即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

注二篇者不可故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尙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謬

夫憎人賊人

賊與鈔本作疾

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

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剋弱衆暴寡詐謀愚

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

誓道諱本吳鈔本並作明莊筵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增爲詩字蓋誓省爲折期即錄古折字之講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字作斯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文甘誓誓字作斯蓋皆斯斯二字傳寫訛舛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

曰紂越厥夷居。江聲云夷居倨慢也說文尸部云居踞也不冒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祇舊本譌祇今據道藏本正

乃曰。吾有命。無廖傳務。畢云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庸非命中作毋廖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繆其傳則知無同音義同廖傳皆繆字之譌繆則其字之譌繆音同傳繆孔書譌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魯本故足據也孫星衍云嘗作無廖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傳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毋傳其務云繆讀爲戮力之勦言已有命不畏鬼神毋爲勦力於鬼神之神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論議案無當讀爲侮諱非命中篇書大誓篇孔傳云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聖臣畏罪不辜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墨子義

天下。畢云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說無繆繆務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原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繆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

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與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諱繆今據吳鈔本

正王校亦改得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畢云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辟人人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是其證

國與不國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

量度與鈔本到下同

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說令篇。後人不逮。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焉上吳鈔本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王校闕二意字。云舊謂之不善。下挽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疑當作惠。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言談不善言。談善行。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據下行字。舊本謬。非今從王校正。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

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畢云：「據下文當有矣。」王引之云：「所以可以然且父以戒子，兄以

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有疑當焉可。今人

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

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王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當為

俞云：「極，戒即微也。極，通作亞。荀子：『賦，蕭出入基極。』又曰：『反覆基極，揚底往並。』曰：『極，讀為亞。』是也。廣雅：『釋詁，微也。』微為敬，故亦為微矣。亞又與荀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荀。』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恆疾也。從心，亞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微相近。

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

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正，猶言正人。詳上篇。何以知義之為正

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

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為恣。王訓為即似未靖，詳上篇。

有土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諸

侯正之，諸侯不正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

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依上下文，亦當作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

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是故古

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

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為禍祟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祟也疾病禍祟見中篇霜露不時

天子必且嚮參其牛羊犬彘黎為黎盛酒醴也黎為黎盛酒醴黎舊本作黎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

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禮下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

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且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

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俞云此上說誰為貴天為貴六字中舊曰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是其證然則義果自天

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

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急謂事食其何字須與方通今文尙書多借獨為方遠旁言遠方也詒讓察靈疑虛之誤北魏孝文帝祭比干文虛作虛南唐本業寺記作靈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杜舊靈亦疑虛之誤與此正同皆

嚮參其牛羊犬彘黎為黎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

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韓吳鈔今是楚王食於

楚之四境之內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故愛楚之人韓云當據上文禱之四境之內五字墨子文不避重複不得於此文獨省也故愛越之人韓云當據上文禱之四境之內五字墨子文不避重複不得於此文

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為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

又曰不止此而已皆其體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

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依上文當曰天也若天之中實

墨子問詒 卷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

天之愛百姓別矣。王引之云。別讀爲偏。言天偏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爲偏。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辯偏也。史記樂書辯作辨。集解一作別。其證也。既可得而

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

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吳本三代之聖王作之三代聖王故昔也三代之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下之字吳鈔本無疑衍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

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

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戴云以法疑當作以爲儀法。說二字耳。以爲儀法見下文也。當爲世之說。世名

之曰聖人。勾案以下文校之。此處說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僅存者。戴說未確。今以此下文及尙賢中

簞補之。疑當作以爲民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即廢也。之

皆以爲廢。誤鐘鼎款識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畢云舊說知字据下文增是故昔也三代之暴

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

山川鬼神。天畢云一本有鬼神天三字案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

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抔失社稷。畢云說文云抔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抔子

抔矣。王篇云抔于紛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

實不之廢也。業萬世韓上篇王云。貴當爲者。諫書者字。或作清見。漢衛尉卿衡方。鄧陽令曹全碑。與貴相似而缺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

尙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真。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以此知其罰暴之

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

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政字通。力正義詳明鬼下篇。曰。

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

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

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

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

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

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

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

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正作天賊。故凡從事此者。

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

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一本

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

方圓之別矣。王云舊本說知字中篇曰圓與不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

之當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道藏本吳鈔本何以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吳鈔本義今知氏大國之君。俞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

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觀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

往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氏是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

是作今夫荀子宿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

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

寬者然曰

也俞

說非

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

爪非攻中下

作爪

比列其舟車之卒

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

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例

以攻罰無罪之國

從非

攻下篇

入其溝境

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

刈其禾稼

斬其樹木

殘其城郭

史

焚燬其傳集解引

以御其溝池

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商墮庫也史記何集書焉抑鴻水索隱曰抑

漢書溝池志作運垣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垣同義非攻篇作煙其溝池煙亦

焚燒其祖廟

攘殺其犧

牲

不格者則係操而歸

畢云係一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

丈夫以爲僕圉

文者操當爲繫即孟子所謂係累其子弟也繫操爲累後人因改爲操耳案王

十八年杜注云侯御也周禮夏官鄭注云養馬曰圉畢云圉舊

意改

胥靡

之名莊子庚桑楚篇篇文引馬融云胥靡靡人也晉灼云胥靡也荀子儒效篇揚注云胥靡

刑徒人也胥相靡也謂操相繫縛書所謂經綯者也顏師古曰經繫使相繫而服役之名徐崔說誤

婦

人以爲春會

吳鈔本婦作媼會官因誤畢云周禮云其義會與合婚相近說文云持以合婚義與

王云畢以會爲或春或晉之晉非也說文會媼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會寧酒官也月令注酒熟曰會據

此期酒官謂之會者以其坐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會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

女酒女奴媼酒者古者從坐男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會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

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爲春會者或爲春或爲酒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有女春執二人鄭注云

女春執女奴能春與執者執持曰也說文晉或作執此以春會違文則會即執之段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不同

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

有與又發其
通下同

總處

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總字語彙說吳鈔本作總即總之俗於義亦無取疑總處當作徒遠從正字作徒遠變或作徒与与糸相似止與心相似遂譌作總耳遠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遠來告韋

畢云未詳說文王簞無總字詁說簞與吳鈔本作簞即總之俗於簞亦無取疑總處當作徒遠徒正字作徒遠變或作徒才與糸相似止與心相似盜譌作竒耳遠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遠來告章

注云徒步也錢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遠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遠謂使人致賁於攻伐之國必起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認當爲縱之譌縱轅古或作輓右半形與忍相類縱又從之借字縱處卽從遠亦通

使人饗賀焉。饗當讀爲聘。喜之言。周禮玉人鄭注云。獻也。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

饗當讀爲聘喜之喜周
禮玉人鄭注云喜獻也

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後子卽嗣子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

後子卽商子
詳節葬下篇

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說府字王據上文補視吾先君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

舊本挽府字
王據上文補

寒矣乃義字之誤義卽古儀字法義卽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卽儀法當說爲嘗荀子性惡篇今嘗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

字之饒義即古儻字法義即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
讀爲嘗荀子性惡篇今嘗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

亡不待頃矣呂氏春秋擬似矯戎寇營至營並與營同史記西南夷傳嘗與南越者入校尉漢書嘗作當營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

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

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

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

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

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

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謬疑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倒遂不可通而况有踰

言不與種植之
勞而取其實也

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於字疑衍 捫格人之子女者乎。蘇云捫說文云捫也从手且聲讀若摺格捫持也爾雅釋訓云格格舉也俞云捫字無義

下文校之
字疑衍

嘗爲衍文蓋卽垣字之誤而視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盜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墮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亦衍蓋字又下文此爲墮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扭字可證上

盜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
通人之竊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扭字可證上

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說。扭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讀拘。拘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拘也是其義。案扭。據字通方言云。扭。撓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撓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撓。釋名釋姿容云。撓。又也。五指俱往。又取也。俞。

與角人之府庫。

俞云。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讀書說非二字。義不可通。蓋當爲布。鼻。讀書布字作布。蚤字作蚤。二形相似。故布誤爲蚤。荀子傳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鼻。蓋蚤之借字。布。錄即布。帛。說文。錄。帛如紺色。或曰。探。探讀若鼻。探。鼻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从鼻。从參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錄。今本作布。參而。檀弓之布。墓衛也。錄。墓魯也。今本亦作參。墓其他从鼻之字。亦多變。而以參。錄。書參字作參。與參相似。因誤作參。案。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爲參。亦以其字形之相似。金玉布錄。與踰人之欄牢。

周禮充人鄭注云。牢。閑也。說文。牛牢。牛馬圈也。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爲政也。

畢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作夫。季本作人。與畢校合。

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參者。道藏本與鈔本。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畢云。舊脫之。與入人之場園。

毛詩豳風七月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箋云。場園同地。字據上文增。

之桃李瓜薑者。王引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

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畢云。上格上

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金玉蚤參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

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

曰。是黃我者。黃。畢本並改。黃云。舊作黃。下同。以意改。顯云。黃讀若洽。絲而。夢之。夢我。當爲義。案。顯說是也。勢亦與紛同。向同。中篇云。本無有致。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其羈脂粉膏

以黃爲勢。與彼相類。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

解。清芬皇象本作黃。此以黃爲勢。與彼相類。

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冊之字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

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畢云能少嘗爲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云能強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

苦。王氏釋詞多嘗下增之甘二字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戴云政上嘗有

爲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字有脫誤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

義。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

改文爲大則非是此當作因以爲之義爲此豈有異黃黑白甘苦之別者哉。別辯聲近字通故子

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非獨子墨子以天志爲法也。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即志字也

案說辭中篇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俞云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

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毋字作不帝謂文王予懷明德。與鈔本邊下有而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

天志爲法也。吳鈔本諸作告畢云諸字據上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

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下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

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墨子閒詁卷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調

明鬼中第三十調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記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儀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二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畢云正同征詒議案節葬下篇作征

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則之爲道也力正周禮蔡暴氏蔡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

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

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

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

畢云舊脫亂字據下文增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

乎道路率徑

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退字無義疑退字之誤謂追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與禦通書故晉弗延克奔釋文引馬融本逐作禦云蔡也史記周本紀弗延作不禦集解引鄭注云禦通禦謂疆

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鄭注云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卽其義也率徑當讀爲街徑屬

上道路爲句率聲與尤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迹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卽率也率氣令生也周禮

典同鄭注云律逆氣者也迹氣卽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途夫

步道也鄭蔡說並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導注云術大道也俞以迹徑爲衍文亦誤奪人車馬衣

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

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僭

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舊本作僭畢云僭本書尙賢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僭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僭乃僭字之誤僭

與曾湯湯誓手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借言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實實而罰暴則天下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句上文改

則夫天下

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日暮以爲教誨乎天下。

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

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日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衆而衍畢不經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衆即天下之人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疑天下之

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

吳鈔本無惑字

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

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

舊本明上脫不字今從王校補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

無之則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即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即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錄云下以字當作不案俞說

是也今從之此字不當刪非攻下篇

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

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

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

亡吳鈔本作無亡古無字篇中諸有無字疑古本並作亡

請惑聞之見之。

讀墨子書多以諸爲情又以情爲說故此亦以諸爲說

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

薛向同中下二篇或與或通載云諸諸字之誤失之

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

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

則鬼神可謂有乎。

何可錯出義兩通不知孰爲正字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

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

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

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

有知。不出二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韋昭注國語引三

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為二。而後字固在。皆為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琨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為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為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案宋尤袤本。文選注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韋昭注宋明道本。亦正作三年。畢公並誤據俗本。訛矣。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書。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十六年。則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十四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區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

車數百乘。田於國。吳鈔本作舍於國。畢云田與御通。說文云。御中。也。春秋傳曰。乘中。御一轅車。案今左氏作

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南草。灣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論議案。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鄆。韋注云。鄆。鄭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豐在京北。鄆縣東。鎮在上林。昆明北。有鄆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鄆在西轅。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韋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於圃田。明道本。圖作圃。史記封禪書。案周本紀正義。所引

並與韋同。論衡死偽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饒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為圃。田荀子王霸篇。楊注引。饒巢子云。杜伯射宣王于故田。故與故聲。饒字通。饒即鄆京。遠郊之故田。亦與圃田異。但饒巢子以圃田為故田。似可為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即圃田。而謂國語鄆即鄆京。遠郊之故田。亦與圃田異。但饒巢子以圃田為故田。似

可為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即圃田。而謂國語鄆即鄆京。遠郊之故田。亦與圃田異。但饒巢子以圃田為故田。似

從數千人滿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云。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從數千人。人從與車為

非以徒與車。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朱衣冠蓋章弁服也。周禮司服。凡兵車。章弁服。鄭

為對文也。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舊本射之作射入。畢云文選注引。射之。之。字。是也。今據改。中。心折脊。

禮。禮。車中。後漢書光武紀。伏殺而死。畢云發太平御覽引作轅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引作伏弓。衣義同。論衡案。史記索隱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國經晉無司馬侯謂悼公曰卒舌辟習於春秋章注云春秋

未作春秋又楚莊王使士靈傳太子申叔時告之曰穀之春秋以感點其心公季莊七年傳云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

星不作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管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法莊臣有幾其若子有殺其父

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春秋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璽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爲君者

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識其子畢云諸文云警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

諱鬼神之誅畢文舊作諱若此之潛邀也惺惺義同玉篇手部云權側林切急疾也得與撰通

經訓云兵莫擅於志而莫邪爲下高注云慎治利也並與此義相近易菽朋蓋釋文云警鄭云速也李作摯淮南子本

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畢云說文云警文云警與威義同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

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

秦穆公之誘畢云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穆公文公子然此實當爲

寶典引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期之壽十九年也即此文論衡稽覽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

家之役繆子相見講道繆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繆子雖以堯舜不賜年榮紂

不天死堯舜榮紂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六證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節穆者諱亂之名文

者德惠之表有諱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擢天奪其命乎秦穆公之嗣不過晉文晉文之證美於穆公天不

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諱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此齊

書樊遜傳遜對問福報應亦云秦穆有道德句芒錫斧當古字通用當晝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作有神入

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

異說素衣玄純蓋即素衣采純明與凶服三絕與純草書並相近因而面狀正方畢云太平廣記引作面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

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畢云舊說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帝享女明德吳

說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提案王校是也 曰予爲句芒。句芒地而五祀之本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楚辭遠遊洪興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也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

焉句芒此人鬼爲本官 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配食句芒者非地而也

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 墨云案史記簡公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諡讓案論衡書禮記此事作趙簡子死僞篇作趙簡公並疑強訂真篇

作燕簡公 殺其臣莊子儀而不幸。 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幸。簡公時燕尚未稱王 死入毋知亦已。 母吳鈔 死人有知不出二年必使吾君知此王等疑後人所加 本作無

之期年燕將馳祖。 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傳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案王說近是顏之推還案記又作燕之祖傳當國之大祀祖與祖道字通王制云山

川祖傳孔疏引何胤隱義云祖傳下經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道傳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祖也俞正學擬說苑臣術云竊羅墳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開暇祖之於野蓋所謂馳祖者也未知是否 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

王之訓也章注云旅衆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齊莊公薳啓疆使客觀之 宋之有桑

林。 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社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子脩務訓云傷早以身爲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傷所養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傷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爲傷樂左傳孔疏引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傷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爲傷樂左傳孔疏引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傷樂名案杜

之名傷禮早於彼故宋亦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都及桑林之門 楚之有雲夢也。 爾雅釋

當即望祀桑林之虞因傷以感樂禮早於桑林後世沿襲遂有桑林之樂矣 楚之有雲夢也。 爾雅釋

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屬猶合也聚也 日中燕

簡公方將馳於祖塗。 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 禮之車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

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爲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僞篇云簡公將

入於桓門莊子儀起於道左執形杖而趨之跪於車下與此小異疑兼采他書桓古與和桓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中冬將田之桓門與此云馳於祖塗不同也

當是時燕人從者

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語吳鈔本作言凡殺不辜者。

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儆。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作公論衛銍義篇云宋公鮑之身有疾

有臣曰祐觀幸。願云諭衛訂鬼作宋夜姑詒讓案字書無祐字諭衛訂義簾云稅曰夜姑則詒當即稅之
詒稅即周禮大小稅也觀幸疑亦夜姑之譌左傳昭二十五年魯有申夜姑釋文夜本或

作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襲樂作孤夜姑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射姑左傳定二年又有鄆大夫夷射姑是古人多以射姑爲名之證

固嘗從事於厲論衡祀義篇云掌將事於厲者慮云

厲公厲泰厲之厲也宋歐陽上秀以厲爲神祠以管
子諸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廟
株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云株謂也畢云株祝字吳文森子

卽稅史也王簷云祿之俞切稅也又音注言神馮於祿子而言之也蘇云下言舉揖而豪之則揖宜从木爲揖俞
下下文祿子舉揖而豪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祿子揖杖而出下文本作祿子舉杖而豪之尙書大傳八十者

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揆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杖爲舉揖以合之耳
 擧杖而擧之猶定二年左傳云擧之杖以獻之擧即獻之段音琴殊疑擧之異文說文示部云擧擧姓馬融也周

禮句祝禩禩禩馬鄭注云禩讀如伏誅之誅今條大字也畢以祿爲祝吳文說無所據上觀幸已是祝則祿子不
禮復爲祝禩禩當是巫巫能受神故萬神降於其身謂之祿子猶楚辭謂巫爲靈子也蘇枚謂賁當作墳近是論

衡祀義黨作厲鬼杖撻而與之言又云擧撻而撻之撻卽撻之俗然說文本部云撻舟擧也於義無取竊疑撻撻資
作殺戮文近而擧擧文殺事中上寺殺也與殺義同惟南子齊俗訓云晉斃以殺許慎注云殺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

不全肥。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
春秋冬夏選失時。蓋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論。

必先祭器則選下疑說効字選
豈女爲之與意飽爲之與
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能
觀

幸曰。鮑幼弱。在荷強之中。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繆絡也。以繡布爲之。終負小兒。師古曰。求之與掛與之與。繡石經。輟作意。

衣部云襁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褓曰襁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褓褓

高注云襁小兒被也襁褓格上師世孫與孟子青義引博物志云襁褓總纏裹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抱可與戲焉盧云此云在荷鑊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世家無兩文公公

咸王少在諡後之中 魚作身諱王 且不嘗名諡並同此蓋墨子傳聞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諡也

尋子聞訖 卷八 明鏡下鏡三十一 一四三

說官臣觀辜特爲之。

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爲于河稽官臣僇社注云守官之臣

株子舉指而橐之。

撰疑亦當爲殺錄校改指亦通俞校

改杖未填論衛冠義舊云罵鬼擊獄而指之歸於壇下此橐疑當讀爲數同聲假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奉之杖以敵之釋文云敵若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敵云華頭也字林同又一日舉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敵云橫擯也案今本說文支部擯作擯畢云橐同敵

聞。

畢云舊說此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慚懣也。

道藏本吳鈔本無也字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惟吳鈔本作唯

昔者齊莊君之臣。

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說臣字疑太平御覽事類賦增

有所謂王里國。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

中里微者。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微下同

此二子者。訟二

年。而獄不斷。

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

齊君由諒殺之。恐不辜猶諒釋之。

畢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

猶皆欲也諒與衆同言欲衆殺之衆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殺其欲種釋作匪華其猶周官小行人其特發暴亂作應猶犯令者大戴詁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諒說同

乃使之入共一牢。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

盟齊之神社。

畢云事類賦無神字詒讓案周禮司盟云有獄訟者則使之盟盟凡盟詛各以其地

城之衆庶共其社而致焉鄭注云使其邑園出社而來盟此所云與禮合

一子許諾。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

於是出血。

畢云說文云出永兒讀若窟施未詳

疑四字言以水漿血供云出施當是盟之詞案血殊不辭供謂施盟之爵於字形亦遠

血。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入字作以字血盟社則禮當爲盟字之誤標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捭字云捭搖也焉可爲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捭即盟字也廣雅曰盟刑刻到也吳語自盟於客前賈逵曰盟到也作捭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捭字出血而捭其血謂到字出血而捭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鄭部十三引作以字血盟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出血涉下文捭字而誤加多又誤在捭字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出施爲出血未瑤而發說爲捭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

畢云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

羊起而觸之。

畢云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微

折其腳禱神之。

此有說誤畢云疑當作跪神之社案羊跪安能敵人使爲畢說

不合而豪之。瘞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舉云太平御覽引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為有神疑以意改

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舉云品嘗

為盟下請當為情王引之云舉謂品嘗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為諸先嘗為共諱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共字嘗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論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模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情雖也是其證今本諸請作請共諱作先盟諱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為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義俞不可曉王氏改為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書古通用盟矢即盟誓也矢字諱書或作夫見

孔衍碑先字諱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懽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

博林。幽獨毋人之所。王云深谿博林幽獨毋人即天志上篇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獨亦幽閒之誤幽閒毋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獨則與深谿相濫施行

不可以不董。顯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董字之說俞云董字無義疑董字之誤董借為謹言不可以不董古文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董託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

耳目之請。舉云嘗為情下同案請即情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

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向下又挽士字向士即上士也下文云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以為上士之道也即遙蒙此文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

哉。有讀為又衆之疑當同上文作衆人下同子墨子曰。舉云舊脫墨子二字以意增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

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二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

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二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二代聖

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同姓之國得立親王廟也鄭特

陸孔曉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繼為諸侯者得祖
所自出當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疏者受外祀 此謂異姓之國祭

統說周禮魯重祭云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 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
稀是也彼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豈不在所受之列 祭吳鈔 非惟武王之事為然

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 本作祀 非惟武王之事為然

也故聖王 故嘗為古下文古聖王 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 後 賞於祖者

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紅聲云分之均謂顯貴平 非惟若

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二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

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漢勢篇云古之王

祭壇場也 必擇木之脩茂者 脩吳鈔 立以為為敬位 位曰燕春秋國語曰茅莠表坐章昭曰燕

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結酒釀云敬位社也王云畢說非也敬與義同位嘗為社字之誤也錄書社字漢書相韓勃

建孔廟禮器碑作社史晨祠孔廟奏銘作社因誤而為位急就篇利祀社稷義禮奉第一本作敬顏師古曰叢龍

草本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敬社也秦策恆思有神叢高注曰神祠叢樹也莊子

人間世篇曰見擇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輿篇曰聞其叢社大利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與之太玄聚次四

矣史記陳涉世家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叢義利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則所見本

社字已誤作位而敬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辨注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稅於叢社則所見本

發社之誤豈亦與叢同供云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墨子作叢位敬即叢字叢位謂叢社之位案王說是也大輶

略地篇云塚樹社叢 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 劉云祝太祝 必擇六畜

之勝膂肥倅 畢讀倅毛為句云倅字假音倅倅異文也劉剛勝字讀與畢同顏云倅字句案素問王冰注

宜於剛勝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 毛以為為犧牲 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故入凡陽祀用

為衍文但以文例校之似願讀為長 辨牲毛之陰祀用騂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

經南山經郭注云毛 珪璧琮璜 畢云琮舊作璜本如 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

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

楚周書經云成年穀足實祭以歲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饑無祭祭以薄糗即與歲上下之法

故

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故讀焉固

故曰。官府饗効。

選讀爲

人部云俱具也廣雅釋詁云効具也効俗効字

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

昔聚羣。

畢云昔之言夕王德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案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燔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

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侯養之是也畢說非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

王云爲下當有有字而今

本脫之必以鬼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

傳遺後世子孫。

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咸恐其腐蠹絕滅。

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

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鑊之金石也

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鑊之金石以重

之。有恐後世子孫。

有與鈔本作又字

不能敬若以取牟。

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善讀若威又云牟祥也秦漢金

石多以

故先王之書。聖人。

王云此下脫二字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

也。重有重之。

吳鈔本有作又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

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

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

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

一簠之書是其證

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

重下有字亦讀爲又畢云重有重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

亦何書之有哉。

本之有二字倒

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

古者詩書多互僞吳鈔本無大雅二字

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大雅文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於數詞昭見也鄭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率來胥宇而國於周王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不顯

是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象之也
時是也鄭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

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
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
穆穆文王令聞不已問吳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臺臺周作聞毛傳云

也其聲聲聞日見
稱歌無止時也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

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

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淮南子墜形訓云萬物莫貞

蟲高往貞蟲細腹之屬也又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往云貞蟲細腹蜂蟻之
屬無咎壯之合曰貞案其當爲征之段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賅說非樂上驚
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參故九可訓爲用
莫不比方莊子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

亦可訓爲以說文云允从儿目聲目用九一聲之轉耳
易比象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
行而民鄉方鄭注云方猶道也
矧佳人面早云佳古惟字舊誤作佳紅聲說同王引之云古惟字但作

道德經惟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
人誥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鳴折父薄違農父若侯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還
天下思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舍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終役簪曰魯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
義後漢書章帝紀曰矧惟人面靡不率傳和帝紀曰我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王說是也願說同其
面言有面目而爲人非百獸貞蟲飛鳥之比也國
語越語范蠡曰余雖隗然而人面我余猶禽獸也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書焉孔傳

言皆安之蘇云二語
若能共允紅聲云共讀爲恭
佳天下之合早云佳舊作佳

見商書伊訓餘略同
若能共允恭格也允讀也
下土之葆

葆保字獨詩大雅湛湛南山土是保鄭箋云保守
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葆守也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

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書本作禹周王錄

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
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

商書書本作禹書王
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書

茲據上文改今從之

有不容書厚云陰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秦此不饒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臣氏秦秋引顯云禹攻有扈
發昆陽有扈以兵其數皆與此合融讓秦臣氏誓秦此先已饒云夏后柏啟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是臣氏覽有扈
辭或禹啓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施攻璫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黜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
也甘水名今在鄂縣西畢
云其地在今陝西鄠縣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
孔書云乃召六卿詩棫櫨正義
引鄭康成云六卿者大軍之將

禹攻有扈臣氏春秋召潁云禹攻曹
有扈窮于甘澤而不勝是呂覽有潁
大戰于甘俞書釋文引馬融
云甘有扈南郊地

僞孔傳云天子六軍其將

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

三三而居一偏曰三三而居一偏曰史

賈誼新書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應右應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日有扈臣記

夏同姓馬云蚩蚩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案卽今陝西鄠縣正筆云地瘠志零臨古扈國有戶亭註筆云戶扈縣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尙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威

海五行。急棄二三。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二三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五行四

作三行焉。三上時威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僞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

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此威字並當爲威之誤威者蔑之段借字亦通天用勦絕其命

也。截絕謂滅之。畢云。勦字同。剽。誥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唐石有曰。有讀亦曰中。今予與有焉。

經傳書亦譌。鄭說文刀部云：斲，絕也。弓書作𠂔，水部𠂔字注弓作𠂔。不日，爲又。日，中。今三、身、不、月。

民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

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土

無拿土嘉王守之諱葆土即寶王世史記周本紀厲王祭厲曰葆一作寶卽其例也案俞樾近是

與此同呂氏春秋先已篇高注引書作龔孫云恭當作龔說文龔慈也言謹行天罰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不恭命四守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事左左方主舉功指世法其

士執戈矛以退敵。若不共命。云墨子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桀誓無敢不共也。御非爾馬之。

政若不共命。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傳云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史記夏本紀王亦作政是以賞于祖而繆于社

于舊本並作於今據實二且出丁山。言今分之二符山其之二五丁山凡書作用余實于

吳鈔本改下二句同 賞于社者何也言分命之長也僇于社者何也祖弗用命戮于社

修說字得史記夏本紀亦作僂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
 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者比皆則我之於社主前社主論善主殺開阻嚴社之義
 言聽獄之事

以爲不重社三書二不事不月自孫北不具圖之族衣三前衣三陽陽三桑意不直衣之華

墨子閒詁 卷八 明鬼下第三十一

一四九

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上文曰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給讓案事疑當為衰篆文二字形近中衷通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

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社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者

夏書。尚者舊本作尙書王云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同書當為尙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其次商周之書語

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有亦諫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

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疑有吉日丁卯。周以子卯為忌日疑此卯當為卯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

指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情周代祝社方。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

喜也喜行寬大已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是吉卯之義歲於社者考。歲上疑有說文於報其功也此周代祝社方疑當為周代祝社方周用祝祀並形近而誤

者字案社者當為租若歲于租若考言薦歲事于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

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嘗若當作嘗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諱

而音義同故字書而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與

即須也需亦從而聲王云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字互易二若以為不然。蓋涉下文若以為不然而衍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絜舊本作

鈔本改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

火退無罪人乎道路。退亦當作近下同說詳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見舊

作現非給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

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

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

論云是以莫放幽聞至晨上錄二十一字疑即上下文之誤而衍者當刪去案竊說是也上文云民之為盜暴
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遺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此文
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天下治與天下亂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神明不可為幽聞廣澤。畢
文正相對中不當間以此二十一字明矣。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神明不可為幽聞廣澤。畢
間當為獨案間字不誤。辭上文及天志上篇。

山林深谷鬼神之神明必知之鬼神之神明不可為富貴衆強。
為畢本作特云舊說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為字非特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神明不可為富貴
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神明不可為幽聞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神
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為富貴衆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為衆也其
一本作不可待待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勇力強武堅甲利兵。

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詎天
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
下之萬民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為傲諱向賢中篇。祥上

帝伐元山帝行。伐吳鈔本作代山帝疑亦。當為上帝畢云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畢云至
以車九兩。周禮夏官倅官云二十五人為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百二十五。鳥陳鴈

行。大轡鳥雲澤兵篇有鳥雲之陳云所謂。湯乘大贊。畢云疑贊字俞云畢非也傷乘大贊即書序所謂升
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自西者故傳云傷升道從師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
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傷之伐桀必由間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升也登也詩
七月篇毛傳云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西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
知其所。犯途下衆人之蟻途。畢云疑有誤字詁讓案疑當作犯途夏。王乎禽推哆大戲。畢

乎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呂氏春秋簡選云股傷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鄆途禽移大轡高
誘云衆多力能推大轡因以為誘而禽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案云夏桀樂于千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修此
下又云推哆大轡生列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轡是人名無疑哆移修戲轡皆音相近。故昔夏王桀。昔
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謀議案推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哆大轡高蓋本彼而誤。嬰子春秋內篇錄
者字。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說力字。推哆大戲。上云推哆大戲足
走千里手。生列兕虎。生列舊本作主則畢云主則太平御覽引作生擒王云主則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
兕兕虎。即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綽餘也義各不同良九三列其貴大轡記會子天圓

篇劉列獲漆管子五輔篇博帝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
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別之轉刻本作者生捕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黎王說是也今據
正指畫殺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然不能以此困鬼神

之誅國禦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

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微亦當依播棄黎老僞古文書

棄黎老孔傳云貽背之考釋黎老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書黎老與此同孔疏云孫炎曰着

面康黎色似停塢也然則老人面色似黎故稱黎老章注云貽背之考釋黎老王引之泰誓云播

棄代之北鄰曰黎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章注云貽背之考釋黎老王引之泰誓云播

云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與齊近尙書西伯歌黎釋文大傳黎作耆是其例也賊誅孩子錄吳鈔本作

云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書微子云我舊云刻子論楚毒無罪王云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爲楚則楚

衡本姓篇引刻子亦作孩此謂紂殺小兒也楚毒無罪王云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爲楚則楚

改爲楚毒耳焚炙即所謂炮烙之刑也焚炙則刑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刑矣北堂書鈔

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僞古文泰誓焚炙處良則刺孕

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泰誓僞孔傳云處良無罪判刺孕婦僞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

焚炙之孔疏云焚炙俱燒也殷本紀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判刺孕婦子之婦判刺孕婦之孔疏云判

訓謂割刺也說文云判剗也今人去肉至骨髓之剗去是則亦剗之義庶舊繆寡號咷無告也辭楚

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紂剗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判刺孕婦也庶舊繆寡號咷無告也辭楚

釋世王注云號咷離呼也太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擇

徐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車虎賁之卒四百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

辭文手節云擇東選也三萬一千五百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書敘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云

武王之伐殷也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發率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凡俗

通義三篇爲引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

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禽爲篇作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案諸書所言數並差異未知孰是

先庶國節窺戎畢云未詳佚云史記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與殷人戰

請受將節有司也庶節節節節節我即勳兵此當本于尙書泰誓篇

乎救之野。王乎禽費中。乎亦嘗爲手史紀殷本紀紂用費中爲惡來。見所衆畔百走

作賊王引之云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蘇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武王逐奔入宦。畢云逐太平萬年梓株。未折紂而

繫之赤環。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環作繫是言繫之赤環案此無改荷載之白旗。遠周書

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縊于火武王入適王所臺之以輕呂斯之以黃錢折綴請太子孔往云折絕其首以爲天下諸侯儆。故昔者殷王紂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指寡殺

人。上說推侈大戲作指畫畢云寡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困鬼神

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

且禽艾之道之曰。翟顯云遠周書世倬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得玃無小。畢云此即玃聲字蘇云禽艾蓋遠書

小者也德幾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

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孰無鬼者曰。意不宗親之

利。而害爲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

作古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亦有山水鬼神者。

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畢本使

鈔本並作使今從之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

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類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親後生爲婦長婦謂今絜

爲酒醴粢盛。絜道藏本作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請畢本改說云舊作請一本如

作請此篇多以是得其父母舅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

請爲說終前

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

作請今據改亡無遺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

壑而棄之也自當爲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植錄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而用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

已且可以合羣聚衆也今說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其飲

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客爲歡酬又詩小雅湛湛孔臨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亦是也

友婚姻比鄰兄弟親戚是祭祀分燕雖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今依此猶可以合羣聚

衆職與鈔本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請畢本作誠今依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

吳鈔本說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屢見其所得者臣將何哉臣字誤畢云一本無此字此上逆聖王之書

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舊本說之字

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樂論中篇論讓案原當云仁者之事下文云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

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

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

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

以大鍾鳴鼓琴瑟笙笙之聲。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蠶說文金部云鑼大鍾猶子之屬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

華文章之色。畢云一本無華字以爲不美也。非以櫛象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王引之云野卽宇字也古讀野如宇

說文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分而乾謂之煎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王引之云野卽宇字也古讀野如宇

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數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

盛鐵論取下簷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

上與高臺厚榭不爲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

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王云雖與惟同無語詞也說見尙賢中篇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接潦

水折壤垣而爲之也。折舊本爲拆今據遺籍本吳鈔本及王校正坦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垣以意改

聖爲接拆者說文广部云岸節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韓奕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接取

毀壞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接潦水折壤垣而爲之也案畢

說說並非也此折當讀爲隨折柱簷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壤謂土壤垣謂爲

毀壞近段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旂旌旗相隨視之如垣土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本石同垣與

此書義並同壤垣猶言垣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器非接取之于水摘取之于地所能得故下文卽言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指將必厚措斂乎萬

民。王云措字以昔爲聲措與籍飲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節用上篇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

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作已王校曰。吾將惡許用之。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

言吾將何所用之也文選謝眺在郡臥病詩李注曰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所今詩作許許供說同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

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休吳鈔本作息言小人休息其負荷之勞也故萬民出財賄而予之。鈔本作與周禮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賄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秦人云舉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用之宜此謂萬民出財賄以給爲舟車之費也不

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

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

譬吳鈔本作辟王云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卽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學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等字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民有二患。飢者不得食。寒者

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王引之云卽與則同

響字通響試也韓天志下篇下同文擊鳴鼓。彈琴瑟。吹笙。而揚干戚。畢云文選注引作吹笙字

揚舉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荀子勸學篇揚注云安語助王引之經傳釋詞得下補而

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俞云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

更論他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于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于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

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

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

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俞云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

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

唯舊本作准今

鍾猶是延鼎也

延鼎蓋謂侵覆之鼎王藻鄭注云延是上覆也是延有覆義鍾上

之延鼎蓋謂侵覆之鼎王藻鄭注云延是上覆也是延有覆義鍾上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延鼎猶是延鼎也余下修與鼎相反虛懸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聲

首三字 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
一本有 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

公。畢云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安王時結縶秦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窮屬于田氏卒爲所遷廢恐未必能與樂如此之感竊疑其爲景公之誤惜無可校證也 與樂

萬。命云與爲樂也禮記肆師記與其義鄭注曰與之言喜也故也尙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樂功皆與揭揚戲奏矣新引作庶績咸熙是與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與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即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無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與樂萬萬人作有樂工萬人遇謂正文當以與樂萬爲句而萬人當爲下爲句蓋萬不可以數言當爲萬無之萬無人也與樂萬猶與樂舞也斯干事義爲情若以數言則樂至萬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客爾則墨子當先以爲議而當中尙無此意 萬人

不可衣短褐。短褐卽短褐之借字說文衣部云短褐使布長襦褐粗衣方言云襦溫其短者謂之短褐又上篇賈子新書過秦下篇戰國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蔣彪王命論並同史記索本紀夫蒙者剝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列子力命篇云衣則短褐段敬順釋文云短音豎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又有作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楊注云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短之同聲段借字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爲字誤或釋豎爲僅豎皆非 不可食糠糲。畢云糠字从禾俗寫誤 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食飲作飲酒 面目顏色不足

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畢云一本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王元履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詞九章往廣雅釋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爲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冠何致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豈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 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畢云掌一本作常餘 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

舊本爲下挽樂 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

字今據王校補

本並作無字通

母道謙本與鈔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本並作無字通

也。蟹與飛通真蟲詳明月下篇朱細鳳云真通在此言蟹為征蟲即三朝記所謂蟹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皆篇云蟹及草木稍及止蟲焉文引蟹蟹本作正蟲亦即真蟲也征正字真正並聲近假借字今

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畢云蹄即蹄音不耕稼樹藝以為絳

屨。吳鈔本絳作袴畢云絳即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

鈔本改唯雖字通雖亦不紡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唯今從吳

其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

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

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即與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選文

在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賣其思慮之智蘇云非

文李注引退作罷聽作斷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

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為叔叔與菽

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限霜殺菽釋文並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菽與我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菽漢書昭帝紀

以菽粟當賦並與菽同尙賢篇云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墨子諫篇合升

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即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防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

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壽客阿王臨注作張叔及

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絰多治

麻絲葛緒細布絺畢云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細同非命下正作細絺鄭君注禮記云絺也絺謂如

縠舊言細布帛說文縠帛如紺色或曰深縠凡書傳中從縠之字多變而從縠縠誤為縠縠縠縠也縠布

縠舊也鄭注曰縠縠也縠讀如縠今本縠弓亦讀作縠又說文縠縠縠之辨也从糸縠聲玉篇所銜切用字判然

即縠之誤細縠縠並縠之俗誤非命下縠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

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

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唯母作唯無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

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

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唯吳鈔本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

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舊本稅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

而聽之。卽不必能夙興夜寐。吳鈔本舊本稅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紡績織紉。吳鈔本作多治麻

絲葛緒細布縵。細舊本亦縵細今依盧校正是故布縵不與。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

之從事。曰樂也。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在職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職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慕樂則廢聽治職人慕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廢人聽之廢職人之從事是其證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

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傷刑竹書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傷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曰。其恆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致有給讓樂舞與鈔本作武字通伊訓傳云賞錫則荒淫是謂巫風。僞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

其刑。君子出絲一衛。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絲數量之名畢說未允衛疑當爲衛衛與遂卽遂也此段借作衛又爲作衛遂不可通耳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刑此官刑故嚴于君子而寬于小人又疑否當爲各卽位之省

書云五絲爲緯倍緯爲升倍升爲倍倍倍爲紀倍紀爲緩倍緩爲遂卽遂也此段借作衛又爲作衛遂不可通耳小人否。似言小人則無刑此官刑故嚴于君子而寬于小人又疑否當爲各卽位之省

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小人之罰倍于君子也似一伯黃徑。此文有說諫僑古文伊訓采此而獨遺其刑以下數句蓋魏晉時傳本已不可讀故量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文疑當作大誓曰嗚乎

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冢因有說諫遂乃言曰。後數句非命下篇別爲嗚乎

落溫莫辨也蘇云伯黃二字或伊尹之謬亦非嗚乎。本並作呼

伴伴與鈔本作伴伴伴云無當爲疑與誤音同孔書作聖謨伴伴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伴伴願云此正是無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願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焉無伴伴毛傳云

伴伴與鈔本作伴伴伴云無當爲疑與誤音同孔書作聖謨伴伴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伴伴願云此正是無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案願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焉無伴伴毛傳云

聲聲衆 黃言孔章。 畢云黃孔書作嘉是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舞伴伴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即下

多也。 文之葛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言疏于樂者必亡其圖故下文云察

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神聖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

涉而畢反擬之以改原文俱失案王說是也黃擬章其其篆文作算黃古文作黃二字形近非命下篇引大誓

上帝弗常四句被引大誓亦有之 上帝弗常。 王引之云常讀大雅抑篇曰肆皇天弗向之向謂天弗右也

上其行是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 上帝弗常。 爾雅釋詁向也向古通作常曉出古文尙書咸有一德驚

以亡蓋未知尙書爲常之借字也 九有以亡。 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冊 上帝

不順。 畢云孔書 降之百辟。 畢云百舊作日非降降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降王篇云降徐字切女

降之百殃孔傳云降奪也天之 其家必壞喪。 壞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壞字亦通畢 察九有之所

以亡者。 徒從飾樂也。 於武觀曰。 國語楚語云啓有五觀韋注云觀澗洫之地水經巨野水國注

爲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畢云汲郡古文云帝啓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

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土渚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春

秋傳曰夏有觀屬惠棟云此逸書微武觀之事即書敘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其

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眉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

篇漢儒習聞其事故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 啓乃淫於康樂。 惠云啓乃當作啓子盜

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 啓乃淫於康樂。 與佚同紅聲說同紅又

云啓子五觀也啓是賢王何至淫盜據楚詞土壹比五觀以朱均管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爲啓子

乃字誤也案此即指啓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咸言啓作樂楚詞離騷亦云啓九

辯與九歌夏康樂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夏康並古書言啓淫盜康樂 野于飲食。 畢云野

之事經盜康樂即楚辭所謂康樂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夏康並古書言啓淫盜康樂 野于飲食。 畢云野

于野孫星衍說同孫又云于往也俞云畢說非此本以啓乃淫盜康樂爲句野于 將將銘其聲以力。 畢

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即下文所謂逸食于野也與左傳室于怒市于色文法正同將將銘其聲以力。 畢

句未詳其聲字之誤形聲相近孫說同孫又云將將銘其聲以力。 畢云將將銘其聲以力。 畢

爲其聲喜說也胡官反俞云將將銘其聲以力。 畢云將將銘其聲以力。 畢

知下文翼式是讀也王紹蘭云竟竟音近通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其聲以力。 畢云將將銘其聲以力。 畢

管磬以方謂管磬併作管詩 湛濁于酒。滌食于野。惠云湛與歌同耽至濁亂也紅云湛濁沈頌也言飲酒無度治談當爲輪轉饒饒食于野言耕田無

度也孫云湛與雄通論與輪通案湛沈通紅說得之滌當讀爲飲同聲段信 萬舞翼翼。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云奕奕

字表記鄭注云偷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游之所惠孫說並未允 天用弗式。孫云萬舞之盛顯聞於天天弗用之畢

采薇傳亦云翼翼閑也 章聞于大。惠云當作天 畢及紅說同 天用弗式。孫云萬舞之盛顯聞於天天弗用之畢

后啓于此傳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嶽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据此則指啓歷于耕田書序大康尸位

及楚詞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爲下戴震謂惠樂樂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啓子不可奪也

案楚詞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爲下戴震謂惠樂樂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啓子不可奪也

太康說亦致境畢謂書序大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 故上者天鬼弗戒。戒當爲式此即冢上引書天用弗式之文

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畢請

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 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如此案請誠字是詳前

墨子閒詁卷九

非樂中第三十二關

非樂下第三十四關

非命上第三十五

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致與行相反故議之也如淳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聰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得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曰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即三命之說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濫于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王云此下有說文不可考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從事墨云阻阻字假音說文云阻从馬且聲劉達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

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

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涉上誤倒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儀謂表也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

夕者也墨云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詔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

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詒讓案管子七法篇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治立朝夕運鈞之上尹往云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選百里山海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少考工記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彼安有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朝夕哉春秋經隱探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

言必有二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供云非命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言有三法法說文作體表古文作體字形相近何謂二表子

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本謂考其本始下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謂度也原字通劉歆列女傳頌小序云原度天道此原之亦謂察度

其事也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

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云盧說非也廢讀爲發故中篇作發而爲刑政下篇作發而爲政乎國發廢古字通觀

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爲有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蓋上舊本有命字王云或以命爲有絕句下文云豈可

故蓋驕作益史記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蓋一作益今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

耳蓋與益同蓋何不也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子篇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尙與上同言今天

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則何不試上觀于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古者桀之所亂湯受

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尙觀于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梁王校是也今據刪爾雅釋言云淪變也在於桀紂則

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淪爾雅釋言云淪變也在於桀紂則

天下亂學云舊說在字提下文增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

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尙觀於先王之書蓋舊本亦謂益王據上文改先王之書所以出國

家學云舊說以字提下文增布施百姓者學云舊說此字提下文增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于國國報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姓章

爾雅注同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當讀爲違同聲段借字禮記緇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

猶辟也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

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

子言曰。吾當未鹽數。當原向之謫畢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大方即

後漢書郎顗傳李注云方法也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爲三即上先今雖毋求執有命者

之言。不必得。雖唯通毋經詞不亦可錯乎。錯與慶義同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

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畢云爾

告也陸德明音義云說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茲云諄猶詭諄諄不道之言也俞云諄讀爲粹是滅天

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義在上文未備據下文嘗何也。曰。義人在上天

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爲幹此管字段音詒讓案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

領也漢書韓幹皆作幹經典多通用但此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本部云幹本也較者本幹對枝言之也萬民

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畢云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

杜縣有亳亭案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陽湯封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陳

西長安縣南若殷陽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

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絕長纒短。禮記王制云凡四衛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

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

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供云禮記郊特牲順成之方其端乃率其百姓。以上

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殛其世。

尊與鈔本殺鈔

而下。而王天下。政諸侯。改正通正倫長也。薛親士篇。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孟子滕文公云文王生於岐周。趙注云岐山下周之舊邑。

與其百姓衆相愛交相利。則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

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楊注云罷弱

日器管子小匡篇尹注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

蘇云我字

親之。賢士歸之。未殛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作政。蓋政者

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

勸賢。畢云中庸作勸。祖是王云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爲勸。祖余謂勸賢下當有祖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祖

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祖或即父母也。薛衆愛下篇倫出則弟長於鄉

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辨則同倫。賢中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

城則不崩叛。崩當爲倍之段字。向賢中篇云守城則倍畔。趙注下文守城則崩叛也。倍與背同。逸周書時

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

通之例

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命云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

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

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

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

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命

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于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辭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

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

良爲兄義不基切疑良當爲長德周書說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即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

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舊本作者道藏本作昔畢掘下文改特舊本謬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

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

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

畢云舊脫食字據上文增而飢寒凍餒之

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

昔舊本謬作若王據上文改昔今從之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昔則當屬上讀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徐之辟

畢云徐猶衍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中篇下篇作心意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

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

書敘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垓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曰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偽孔傳云言託天以行虐於天下乃桀之大罪。畢云孔書作夏人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

畢云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冀喪厥師。偽孔傳云天用桀無道故不尊之式用喪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畢云孔書作帝用不讓式商受命用喪厥師冀用喪喪。

音同紅聲云師衆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衆孫星衍云用爲冀聲相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

紂夷處。天志中篇作紂夷處。紂夷處居。不冒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稷不

祀。天志中篇稱作棄稷作稷。畢云孔書作道厥先宗廟弗祀。稷同示諡讓案說文示部云稷。安也。易曰祗既平今易坎九五作祗既平。釋文云祗京作稷是祗。稷聲近古通用之證。乃曰吾民

有命。天志中篇無民字。孔書民上有有字。無廖排編。道藏本作編。案此當從中篇作排。其務義辭彼註天志中篇作無廖。排亦讀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德其侮。天

亦縱棄之而弗葆。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棄在之下。王云縱之棄。舊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乙

稷與鈔本作保。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畢云紂下。上。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

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

供粢盛酒醴。供與鈔本作共。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舊本脫下無以三字。王據

上下文補爾雅。釋詁云綏安也。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俞謂將養爲持養之

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譌。持依王校改。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

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畢云忠下。篇作中。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

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則不可而

不先立義法。畢云義上篇作義義義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鈞之上也。譬吳鈔本作辟員上

篇作連聲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

使言有三法。二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

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

畢云提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或以命爲亡。我所

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

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畢云舊說不字提下文增語譏然

下文無言之則云然則胡不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聞命之

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

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施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

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明賞

罰以勸沮。舊本提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篇祖長短經作祖勸勸吳鈔本作賞非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

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

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經並作正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

治亂。安危上長短經有則字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長短經無則字夫曰有命云者。亦

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有命上疑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二代有若言以

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墨云未詳生當爲王蒙顯校季本與鈔本並作王俞云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先生非爲之諸

校並未得其義。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二代之聖人與。畢云下篇作不志昔也志即識字與讀如歟論讓案不志不識並猶云不

知覆記哀公問鄭注。云志誠稱識知也意亡昔二代之暴不肖人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非攻下何以知

之。畢云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人乎意初之列士桀大夫。說施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桀與桀字通白虎

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毛詩衛風邦之桀今傳云桀特立也。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

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畢云順同訓詁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二句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案盧校是也吳

鈔本亦無。故上得其居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

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與鈔本脫俞云必不能曰下有闕下文必不能曰我見命不肖我從

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創其繆論讓案繆即糾之段字不

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畢云僻同外之歐聘田獵畢弋。畢云說文云古文聽从支案聘畢本作聘誘孟子盡心篇云聽聘田獵國語齊語云

田將畢弋。章注云畢掩獲免之網也弋惟之借字詳備高臨篇。肉沈于酒樂。而入下文身在刑僇之中之下王移置於此

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公

孟魯問二篇並作辰字通畢云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

舊本不願上又衍。一字王據下篇。不肖曰。三字舊說畢指下文增不曰二我罷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我爲刑

一字王據下篇。不肖曰。三字舊說畢指下文增不曰二我罷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我爲刑

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故下文雖昔也三代之窮民。治要窮作亦由此也。蘇

由與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舉云事一本作視諭讀案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外下疑

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

之憂。饑上下篇並作必不能曰。舉云必誓作必以意改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

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

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字戴云不當刪案王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

惡用闕師。舉云闕當是喪厥二字下篇作用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

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衷之居而不冒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

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之闕亦當讀為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而不祀也示祗同傳寫

也天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祗不祀可證非體下篇其字多作丕又改為其後誤移箸先神上不知闕即厥字不當更云其

期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元其三字展轉謬變之比例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舉云言毋勸

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氏云篇秦誓不足據不如此文詰讓案毋侮當為侮侮二字平列言紂淮

陵伯侮辱民是務也荀子強國篇云無侮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無毋侮古通無侮與抑卑文相偃與此毋侮義

亦正同楊注釋為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孟子陰此言紂

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之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為又蘇云所引

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

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於召公之執令亦然。此有說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召公蓋即召公

也命三疑當為今三下當說代字。與亦周書佚篇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字諒上篇云此言

湯之所以非桀之教有命也又云此且 舉云當 政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周禮大司徒有

言或王所以非紂教有命也是其體造言之刑鄭注云不自降天之哉得之。疑當作不自天降自我得之 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

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 當天有命者。云畢

天當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章句 孰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

子非也。非下當有之字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舉云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

必字誤上而字衍俞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體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慈語 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

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吳鈔本 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

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舉云舊說有字一本如此 有用之者。惡

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舉云據前篇當爲情語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

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

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

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

可得而治也。國語魯語章 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

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舉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

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

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

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

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謦令問

於天下羣書治要問作問命同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據下文命上故以爲其力也故國

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治要功作善畢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

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謦令問于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力上亦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

與意亡辭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若以說觀當

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於此乎而不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而從其心意之辟

王據中篇以心意爲心志之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從其心意之辟

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遂與除通法儀篇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

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

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

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戴云又當依上文改作必。昔二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術之。畢云舊說人字一本有術字同論讓按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史記樂書作術此皆疑衆遲慢。畢云言沮壞實之人

可通從當爲選字之誤也。遇與選同。墨子春秋外篇感爲聲樂以淫墨民。墨子非儒篇遇作遇。莊子則陽篇遇爲

物而遇不離釋文。疑一本本作遇。韓子南面篇遇意。虛檀之民未就道。本遇作遇。秦策今遇或與罪人同心。此本遇

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衆。愚橫橫謂實操之人也。中篇作教衆愚橫是其證。畢說非案。遲

疑當爲遇。管子重令篇云。救衆不足未生不養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得也。謂之拙尹。注云釋職

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稱釋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贊而釋莊子也。按莊子釋與管子同。李說未精。此遲慢似亦即釋職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爲遇也。先聖王

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遺與鈔本作示。案此文亦見秦愛下天志。曰。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王說是也。此例句篇云存於何書。禹之總德有

之曰。蘇云總德蓋允不著。若疑當爲若允惟天民不而葆。吳鈔本惟作唯畢既防凶星。

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當依上布命二

字。于下帝式是增。畢云當作惡或增字紅聲云式用也。增讀當爲指說文增惡也。或作帝式是惡或作

之增則增增字。通願云增即增字。明道本晉語。墨子之應且增。也。今本作增。易林渙之蠱獨宿增夜道。讀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爽上篇作爽。惠棟云周語單襄

喪字之。彼用無爲有故謂矯。公羊傳三十二年。何注云許穆曰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爲吳鈔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

之誤。莊述祖云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伐。爲泰誓上

篇。俞云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魚。散氏鍾。盤銘小子作。是也。此文大字字或合書作。卒其

下闕。壞則似去字。因誤爲卒耳。詩屋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俟以醢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謂也。疑古太誓二篇其

上篇以太子發上祭于畢。發端至上下兩篇則作于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泰誓上篇爲太子發以別中下兩篇。亦沿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按孫莊俞說。近是。陳喬樞云去字疑是告之篇。非

曰惡乎君子。遷莊校 天有顯德其行甚章。莊云有當爲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

類惟爲鑑不遠。鑑與鈔本作監 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鑑惟不遠在彼夏王據道原

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此詩與彼詩文異而義則同

無益謂暴無傷。蘇云此四句今書泰誓在厥鑑惟不遠之上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蘇云二

匪當九有以亡傳孔傳云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棄之並毀此文而失其旨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作時莊云祝斷也言天將斷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說非樂上篇引傷官刑亦

有此四語未句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畢云文略見孔書泰誓蘇云今泰誓下句作誕受多方莊校改

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昔紂執有命而行。昔下吳鈔 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

之。去發亦當爲太子發陳喬樞謂當云 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

之篇以尙皆無之。蘇云尙當作上古字通用也俞說同 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 非將勤勞其惟舌。畢云惟一本作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煩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惟

耳聲大論斷然篇領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誤正與此同凡从侯从佳之字練書往往往諸個練書侯字

作轉佳字作佳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氏南一日練氏侯與雍氏形相近晏子字練書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

戲侯子諫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篇侯如侯矢高注曰銀金綴翦羽之矢也今本錄作維後漢書馬援傳就

惡從視維或作練方言雞絲絲魯之間諫之而利其脣眼也。畢云強脂字倉文說文云吻口邊也 中

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此句有稅字吳鈔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

蚤朝晏退。蚤舊本作早今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舊本敢下有

衍文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

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吳鈔本作智內治官府。外斂關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

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

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

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畢云舊說以字據上文增

按吳鈔本不挽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統葛緒。畢校統作紃云說文云統絲曼延也緒紃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紃當爲紃非樂篇作多治麻絲葛緒是

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語若紃爲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

紃字作絲與絲相似故絲讀爲紃非說文之紃字也紃云統絲蓋形近而誤。紃蓋與紃通。案王說是也。紃當依畢

讀作紃說文糸部云緒絲端也紃屬細者爲紃布白而細曰紃重文紃云紃或从緒省此與說文或體聲同蘇韻絮通非是捆布縵。

畢云說文云捆紃束也此俗寫案孟子滕文公篇云捆屨織席讀注高注云捆叩拯也紃屨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捆織也从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捆篋紐

文並無之惟系部有捆字故舉以爲即捆之俗蓋從因以困羣形並相近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

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無在乎王

公大人。黃若信有命而致行之。畢讀黃字句斷云此貴字假音命云黃字乃繫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案俞說近是畢讀非則必

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

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

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

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

畢云當為

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爾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為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王說是

下以持養百姓。持養本作待王云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為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者以持養之樂尋篇曰以相羣居以相待養待待當為待志志篇曰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篇曰小臣持養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養養者養交是也按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

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二代暴

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畢云按失王云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據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按有所失也尙賢篇云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按損古字通天志篇云國家滅亡云

覆其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之皆其證。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

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

不可不強非也。舊本此十三字脫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

言上稅之字也上稅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日命者暴王所作窮人

所術。術與述通見上非仁者之言也。舊本仁作人談今據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

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關

非儒下第三十九

畢云孔叢註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篇篇無子墨子言曰者墨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

不敢以親羣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墨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學雖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雖說說已無以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濟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

墨子閒話 卷九 非儒下第三十九

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是周季俗儒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分以此非孔子。則大氏都鄙增加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畢氏強為之辨。理不可通。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

王引之云。此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殺其民。父與又同。是又即殺也。故朱字从父。而以父為聲。又字篆文作𠂔。今在水字之上。故變曲為直。而作又。

其第一字也。說文無又。即故朱字無所附。而不收矣。與術並从尤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途。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為殺。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孔穎達

義云。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殺。殺公卿大夫。其舊各異。是尊賢之等。其禮曰。喪父母三年。本

按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本

下有其字。畢云。其與期同。言父在為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薦父母死。喪

妻。畢云。舊說此。後子二年。節葬。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畢云。與期同。論議。戚族人

五月。以上說喪服。並詳節葬篇。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

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之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

而卑子也。宗兄見會子問言。適長為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

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又涉下文。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

之卑也。視親字相似。又涉上文。本卑而二字倒轉。又應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親當為親言。親伯父宗兄。如庶子

如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為可據。今按。親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之義

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漢書。衛青傳。得右賢王。十餘人。師古曰

妾按。俞說。近是。卑子。疑當作婢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即婢之省。逆孰大焉。吳鈔本。其親死。列尸

弗斂。小爾雅。廣言云。列陳也。舊本。斂。斂字。畢云。弗與被同。王云。喪禮。無破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

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斂。登堂。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此非喪禮之復也。士喪經

按。王校是也。今擬補。北而招以衣曰。某。某。是登屋也。說文。水部云。篠。簣也。篠。簣

櫛。櫛之器。若樂。過之。屬。窺井以下。並喪禮所無。蓋說語也。以為實在。則讀愚甚矣。書鈔地部引

實作。說畢云。

說文云：禮，遇也。遇，讀也。玉簪，禮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

當爲知言。既知其亡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說同。取妻身迎，祇端爲儀。畢云：說文云：祇，敬也。端，衣正幅。則端亦正意。與端同

衣相，似故。故說爲袞。袞，禮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纁、素纁。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

曰：晝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袞同。故說文以端爲衣正幅也。玉簪，袞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袞袞，大夫端冕

高注曰：袞，端服。袞，黑衣也。即周官所云：齊服玄纁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即淮南所云：尸祝袞袞也。乘

轡授綬。土昏禮云：婿御婦車，授綬。鄭注云：婿御者，親而下之。綬所如，仰巖親。俞云：仰當作御。御之

其藩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御。御書御，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皆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

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畢云：言爲妻子法，則按此經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則妻子，言喪父母

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者。畢云：儒者，傳下云：改當云：儒者曰王云：晏子春

妻，妻之奉祭祀。吳鈔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之奉祭祀，說文昇部。與古文作報，與妻義。文形近，又涉

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子將守宗廟，故重之。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敢

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

先之祭祀，弗散。盧云：嘗爲服。則喪妻子二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守下據上文當

憂妻子，以大負余。憂妻子，謂憂厚于妻子。猶下文云：厚所至私也。國策趙策云：夫人優愛孺子，說文友

憂今則作優，而以憂爲惡。惡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同。言僞厚妻。有曰：所以重

子，已爲大負。德義乃又飾辭文，通託之奉祭祀守宗廟，故下文又曰：所以重親也。有當讀

親也。爲欲厚所至私。畢云：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

議曰：上有字亦。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隨也。夫不可損

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益窮達賞罰幸否。墨云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幸。有極。廣雅釋詁云極中也。趙周書命訓篇云天

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曰成威則敬有常則廣。人之知力。與鈔本。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

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急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急于從事。吏不治則亂。王提本說吏字。讀農事緩則貧。貧且

亂政之本。王云此句有說文詁林按疑當作倍。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

也。賊舊本謬作賤今依王。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舊本無樂字與鈔本有。以下句文例校之。有者

蘇校正謬尚賢中篇。久喪偽哀以謾親。墨云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殷馬謬。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墨云同假

居。躋也。按墨提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倍本棄事而安怠傲。墨云舊作貪於飲食。舊本作酒。今提吳鈔本。情

於作務。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偷嫫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

之。禮記鄉衣鄭注。是若人氣。若道藏本作若吳鈔本同。按人氣疑當作乞人。此家上飢寒凍餒。飢鼠

藏。墨云爾雅有謂風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聽者煩裏也。郭云以煩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飢鼠也。說文云爾雅

得食則藏之若鼠。而抵牟視。墨云爾雅云全壯勢注。抵廣雅云二歲曰抵。說文云抵壯賁。易云

畜云積聚之牙。崔暹曰說文讀劇家今俗猶呼劇猶是也。按說文作君于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

儒。墨云漢書云充食注曰文顯曰充散也。說文云充散也从一凡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

人。猶充人按莊子人間世篇匠石夢機社曰而幾死之散人。此述儒者語。君子之語。墨氏讀散人句斷誤。夏乞麥禾。疑挽奉云云。夫夫似即五穀既收。大喪是隨。言秋冬無可乞。則為子姓皆從。

特姓。飲食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卿大夫父兄子姓

立于東方。注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因語楚語。其子姓章注云衆子姓同姓也。列子說符篇張注云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至下疑因人之家。翠引之云。因人之家。肥文不成

義翠嘗讀爲辟王篇辭思切廣韻云賞也謂因人之家
財也韓子說疑篤破家殘賸是也古無辟字故借翠爲之
翠嘗依畢訓爲肥此時
人談倒耳無脫字也
特人之野以爲尊。畢云言禾麥在野
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

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

之端也。此與孟子所謂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者相類。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王云：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

必服古言然後仁

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

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

者皆嘗新矣。舊本脫言服二字。今依王弼之校增。謂古言服其始制之時。皆爲新。積久乃成古也。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後仁乎。舊本古人言之服之說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說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顯云廣雅釋言循述也。論語曰君子述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

應之曰。古者羿作弓。

勿窮藩云夷羿作弓畢云羿舜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詒讓按說文弓
部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羿音義同作弓者自是古射官非夏少康所滅者
少康崩子帝予

師詒讓按說文弓
 非夏少康所滅者
 史記夏本紀帝
 少康崩子帝予

立索隱云予音字系本云季杼作甲者也國語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親禹章注云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杼也畢云仲即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與詒讓按史記索隱及賈誼正義引世本並作杼盧據玉海所引未

與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注云杼禹後七世少康之
德及費誓正義引世本並作杼盧樞玉海所引未

瑞
奚仲作車。呂氏春秋君守篇同高注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註云嬴本云奚仲

被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
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注云世本云奚仲

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以是五轡之績漢書與服志劉注引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巧垂

愚劉注引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巧垂

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倮太平御覽作鍾事類賦引作工倮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綏綏在此俞云巧垂營
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倮太平御覽作鍾事類賦引作工倮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綏綏在此俞云巧垂營

垂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紛疑在此俞云巧垂當

文曰倂奇垂堯時巧者也堯與客垂女共工是僣工垂者其名按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足強焉巧垂是始作下民乃巧楚辭也章下云巧垂又見古樂府詩集卷之四然則今之鮑魚

然則今之鮑固

畢云考工記有國總鄭君注云鑄讀爲鍾魚之鐘書或爲鑄蒼頡篇有鑄鹽陸機明音

爲藹蒼頡篇有藹蓋陸德明音皆君子也。

而昇行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墮人必或作之言所墮之事其始然則其

必或作之。言所述之事其始然則其

所循皆小人道也。也邪古通吳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戴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君子勝不逐。年。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

月行十人入登十鏡本作耶人目人以意改
言三朋不登矣躡時驛不逐奔司馬法

三、馬不銜子踏時驥不逐奔司馬法

仁本篇云古者逐奔不過百里又天子之義篇云古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穀梁同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奔命者不獲

揜函弗射。揜與鈔本作掩禮記表

按函疑之形誤下同辭當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賓之意不欲奪卒主人也此揜函亦奪卒之意謂敵困迫也

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宋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于險不迫人于阨即此義又晏平仲當爲魯

之諫說文曰部云晉小阱也今經典通作陌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讓紀函作陷干義亦通

施則助之胥車。下云施字兩見故擬改然施驗義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

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與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

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言既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見

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

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聖人字

與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舊本儒作傳王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爲儒術

儒或作傳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

也得活天下害不除王云也字涉上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與師誅罰將以除害

暴亂之人下是爲羣殘父母而深殘世也戴云賤乃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

本亂也字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墨記云魯待問者如撞鍾叩之

吾提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以小事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墨云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

之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期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應之曰夫仁人

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

則美之也與有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墨云言隱其先

知諫諍相對也

云豫登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魯之習牛馬者不豫買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魯牛馬者不歸
買是義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當其力也畢失其義弁失其義按畢讀固辭金釋豫為歸
亦非豫當為舍之段字豫从手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政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隱知
魯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餘力也隱令篇云舍事後故亦與此義同義古無儲訓荀子不豫買家語當如周禮司
市注班祿之義家語改豫作
備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

惛惛莫並通 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
發也畢云辟同聞按畢說非也莊子逍遙篇篇云中子機辟死于門釋釋文引司馬彪云辟同也又山本篇云
然且不免于罔羅機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云為羅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審其際則機辟蓋掩取鳥獸
之物辟字又作臂楚辭哀時命云外迫脅于機臂今上牽聯于綰進王注云機辟等身也按
爾雅釋器云繫謂之量司馬彪釋辟為罔蓋即以爲繫之借字王說與司馬義異未知孰是

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
子不孝事兄不弟交之誤 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執後不言謂拘執居

見利使己雖恐後言蘇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俞云雖當作唯古字通也蓋言利之所在唯恐
後不肯先言之朝物

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爲操曰惟其未之
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德者擊之則鳴弗響不鳴之說 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爲操曰惟其未之

手部云拱 會噓爲深 畢云說文云噓咽也讀若快噓 日唯其未之學也 唯舊本作惟提莫用
飯手也 飯望也會與噓同不言之意

誰急 句 遺行遠矣 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 夫一道
齊其顏色雖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

術學業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 舊本皆謂昔周詩用並從王校正偏
本改爲偏非 近以脩身 舊本脩作循王云此文本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
辭非攻下篇 周作用脩作循則義不可通樂書 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

則止 俞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某之行。畢云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謬與鈔本齊景公問晏

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與鈔本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寡

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以下當提孔叢子註墨篇增焉字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

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

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事在哀公六年知白公之謀。而奉

之以石乞。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信列子說將篇呂氏春秋精微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問答或因彼而誤傳與君身幾

滅。而白公慘。畢云孔叢語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蘇云此語問之辭殊不足辨唯提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

言之。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俞云此

行于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于君。必利人。相對爲文。教行下。挽于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舊本作行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

文曰。行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于民。皆其證。按王說是也。今提正。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

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對焉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勞思盡知以

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畢云孔叢引殺作殺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

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畢云趣讀促非仁義之也。畢云逃人而後謀。避

人而後言。言上後字舊本作行義不可明於民。明與鈔本作謀誤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

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道謙本與鈔本作呼脫寡人者衆

矣。儀禮士昏禮記云吾子有脫命鄭注云脫聽也此脫與脫命義同畢云脫當爲脫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

也。孔某之齊見景公。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為昭公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以後事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史記孔子世家同

子春秋外篇作爾稽孫星衍云尼爾稽縣聲皆相近始議按尼谿地無改呂氏春秋高義篇又作景公致慶丘以為養

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陸居作洛居畢云按史記作僇僇自順顯云僇書陸吏部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讀作僇始議按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鄭註云濫猶饒也居

而淫人。晏子作好樂饒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畢云孔叢史記宗喪

不可使慈民。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緇衣云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又機服勉容云盧

孔某盛容脩飾以盡世。世文選西京賦詩絲絲云盡也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

之禮以示儀務趨知之節以觀衆。隨吳鈔本作趨觀舊本作勸與鈔博學不可使議

世。博舊本作儒畢云晏子儒作博職作儒王云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為法于世非議其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為傳又誤為儒耳諫書傳儒相似說見上文儀禮古字通按王說是也今改正

思不可以補民。畢云二字舊脫衆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當年壯年也

抱朴子外篇省煩引墨子作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與史記略同

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畢云說文云營惑也

可以期世。俞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其道不

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晏子作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

學云二字舊。無此字。於是厚其禮。學云厚其二字舊。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

鈔本作。孔某乃志。舊本作孔乃志。增。孔下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孔子。諱。

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晏子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鵠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鵠夷子皮。樹之田氏之門。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盜無異齊。東野人之語也。始讓接淮南子。怨詆訓云。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子常。鵠夷子皮。得成其難。說施指武篇又云。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鵠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即此。於田常之門。田常。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鵠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即此。於田常之門。

恒見春秋公十四年。經公羊。頃作常。莊子盜。臨篇云。田成子常殺君。而國而孔子受幣。蓋職。告南郭惠子。國時有此語。妄之。語錢大昕云。田常。欽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

以所欲為。按見齊物論。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揚往云。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本陳成子弟。有惠子得。或即此人。朱。

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

國之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載田常欲作亂于齊。陳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使子貢至齊。說田常。伐吳。又說吳。救齊。伐齊。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越王聞之。毀破吳。越絕書。陳成桓。內傳。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即其事。

伏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可以言計數也。尸下。說不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即其事。

意言。策文相近。即德之省。術。率。通。詳。明。見下篇。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猶。言。以。十。萬。計。亦。通。

誅也。學云。言孔子之責。也。蘇云。該當讀謀。

孔某為魯司寇。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九年。由司空為大司寇。

舍公家而奉季孫。學云。奉。魯云。奉。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經傳無此事。

季孫與邑人爭門關。說文。門。郭云。關。以。決。植。植。上。疑。有。說。文。爾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持。柱。曰。植。學。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呂。氏。春。秋。漢。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決植。植。上。疑。有。說。文。爾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持。柱。曰。植。學。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呂。氏。春。秋。漢。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呂氏春秋漢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呂氏春秋漢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呂氏春秋漢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呂氏春秋漢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呂氏春秋漢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冒以力闢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閨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發之輪讓按左傳襄十年僭賜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賜人施扶之以出門者孔疏服虔云扶掖也謂以本級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決疑決之借字又屢疏俗傳譌以縣大夫事為孔子也惟南子道應訓云孔子勁於國門之關孔某窮於蔡陳之間義窮作又主街訓孔子力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

尼藜羹不糲內則鄭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炒畢云藝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糲北堂書鈔作不糲以米和羹也一日粒也古文糲從參則糲糲古今字十日子路為享豚享吳鈔本作亨亨云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

由來而食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不號人衣畢云號稱字之誤孔叢作刺論讓按說文衣部以酤

酒醉吳鈔本作沽畢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在哀公六年十一年季康子迎

孔子自衛反畢云孔叢陸作佶同席不端弗坐弗吳鈔本作不下句仍作弗弗論語鄉黨篇云席不正不坐皇侃義疏割不

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字並不論語鄉黨篇文同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子路進請

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孔某曰來吾語女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為語女按道藏本

曩與女為苟生畢云苟且王云畢說非也苟讀為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敕也從半省从

在陳蔡時也可謂哀公賜食時也苟急也言晷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為急也若以苟為苟且之苟則苟義

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為苟且之苟按苟字不見經典唯爾雅亟亟也釋文曰亟

字又作苟同后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耳可貴也俞云王氏以

苟為說文自急敕之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為苟生為苟義不言以生為急以義為急也此字仍當為

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為苟敬之文鄭注

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義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為

苟生為苟義正與為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遽改也惟南子繆稱篇云小今與女為苟義畢云舊

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按俞說亦通

安為苟義說五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姑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按道藏本吳鈔本季本並無今提綱

字據文選注增

贏鮑則偽

行以自飾。

舊本肅作愚又說則字王云肅鮑偽行以自飾本作肅鮑則偽行以自飾肅之言盈也僅二十年左傳我曲楚直其衆素也杜注曰直氣盈鮑盈鮑即肅鮑正對上文鮑約而言今本鮑下

日。夫舜見瞽叟孰然。

見瞽叟其意造焉孔子曰當孟子云舜見瞽叟其意有壅難非子思孝云記曰舜

三音皆相近詒讓按禮記曲禮足履釋文云壅本又作邕大戴禮保傳篇壅公造然失容買子胎教篇作威然易

然往云豈然猶盛辭也。

此時天下坡乎。

畢云坡舊作坡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發發諸讓按孟子萬

章篇云孔子曰于斯時也天下殆哉發發乎趨往云孔子以

爲君父爲臣爰發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莊子天地篇云殆哉坡乎天下郭注

亦家室而託寓也。

舍力舊本作舍亦盧校改爲亦舍畢本從之王云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爲方古其

按王說是也今據正以上並讀孔子經舜與周公也

效孔某。

徒屬猶言黨友故後舉陽貨佛辟言之臣氏

子貢季路輔孔惺亂乎衛。

秦秋有度篇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

陽貨亂乎齊。

畢云孔墨作魯詒讓按此當從孔墨作魯左傳定九年陽貨奔齊又奔

而誣。

佛辟以中牟叛。

論語陽貨篇云佛辟召子欲往子路曰佛辟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孔

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曰佛辟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孔

役中牟佛辟時使人召孔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秦正字經典多段捺爲之

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

子顯學篇說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有孫臏氏之傳又云孫臏之諱不色擲不目趨行曲則進于臧獲行直則怒于

諸侯此亦非漆雕開明墓孔巖偽託不足據也。俞正變謂即漆雕馮致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簪說苑權謀簪又作漆雕馮人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據。刑形字通淮南子鑿形訓西方有刑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
莫大焉。畢云莫上夫爲弟子後生。後生亦弟子也。辨柱簪辨柱子遺十金于墨子曰後生其師。其上有必脩其言。脩吳鈔本作修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閒詁卷十

經上第四十

學云此翟自著故說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鑄錄云上卷七篇諸曰經中
番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諸端獨多不可句讀也案以下四篇皆名家
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妙簡與未易宣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
述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諱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歸偶不佞之辭相應莊子所言即指此經言書魯勝傳
注墨辯故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亦即此四篇也莊子駢拇篇又
云駢于辯者蒙瓦結繩實句遊心于堅白同異之間而戲註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據莊子所言
則似戰國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情畢謂翟所自著致之未審凡經與說舊並旁
行兩截分讀今本誤合并寫之錄掘清猶稅益不可通今則攷定附著于後而篇中則仍其舊

故所得而後成也

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謂墨子說與許義正同畢疑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故之爲辭

故者非性所生得

止 謂事歷

以久也

畢云以同已張云止

體分於兼也

周禮天官敘官鄭注云體猶分也說文林部云

衆弁也蓋弁衆體則爲衆分之則

必說文八部云

不已也

畢云言

知材也

此言智之體也畢云言

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即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

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

平同高也

詩小雅伐木鄭箋云平齊

等也畢云言上平陳鑑云

求也

此即梅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幾何原本云兩平行綫內有兩平行方行形有兩

慮有求

同長以缶相盡也

盧文昭云正文正亦作而畢云而即正字唐大周石刻投心而聲如此

慮說文心部云

求也

長與正相盡是較之而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短求於長線線去短線之度其法以兩線同懸圓

心以短線爲界作圖與長線相交即與短線等此即所謂以正相盡也云以正者指圓線與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

也知接也

張云知讀如字案張說是也此言知覺之知淮南子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

中

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畢云知以接物楊棟森云莊子庚桑篇知交皆成十字

同長也

畢云中孔四量如一張云從中央量四角長必如一俞云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

義故以同長稱之陳云說云中自是往相若也按幾何原本云置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

怨明

怨明

怨明

也。怨舊本謂怨畢云推已及人故曰明張云明於人已並非是今從遺疏本與鈔本厚有所大也。張云

厚陳云說云厚惟無所大按幾何原本云面者止有長有廣蓋面無厚聲言厚必先有面之長廣故云有所大也

其說云無所大者謂但言厚則無以見其長廣也案陳說非是此云有所大者謂萬物始於有形既有而積之其

厚不可極說云無所大者言無為有之本有因無生則因無而積之其厚亦不可極此皆比擬推極之語說與經

辭若相反而意實相成也莊子天下篇應篇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釋文引司馬彪云物言形為有形之外

為無無形與有形相為表裏故形物之厚盡于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仁體愛也

國語周語云博愛于人為仁說苑修文篇云積愛為仁張云以愛為體日中。句 岳南也。經說上無說而亦正字中國廣亦道北義利也

左昭十年傳云義利之本也孝經唐明皇注云利物為義畢云易曰利者義之和

禮敬也。樂記云禮者森。句 一中同長也。畢云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

圖界距心皆等之意陳云幾何原本云圓之中處為圓心一圓惟一心無二心行。為也。經說上云方。句 柱

隅四離也。離與鈔本作離疑皆離之誤呂氏春秋論人篇云圓周復離高注云離猶匝離南子詮言謂云以

方者徑一而圓四也此釋方形為柱隅四離者為方柱隅角四出而方蓋則四圓周而亦即算術方一周四之義

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彼云矩三離疑當作矩四離古書三四字積畫多互訛畢云離疑離字張云離亦合也劉

徽雲云此謂方體四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也案畢張劉說似並未竭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四角為維若作

維則與柱隅義復誤也。畢云實至。倍。為一也。畢云倍之是算法。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畢云言以利人為志而能自下張云低當作氏氏根也詩曰維周之氏案畢張說並非也低疑當為君君與氏家

書相似因而致誤氏復誤為低耳追為利君與下文孝為利親文義正相對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忠

又云有能比智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攝君君聽不妄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端。體之

無序而最前者也。畢云序言次序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張云無序謂無與為次序王引之云序當

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聲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陳云說云端是無同也按端即西

兩旁也又云說之界是點點是線之盡處是最前也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之間上下更無一點是無同也案諸說不同王說義據最精而與說不相相應經說下此兩有端而后可二句則非此經之說無從質定必舉張說則序當爲敘之段字謂端最在前無與相次敘者故說云端是無同也似與序說義尤合魯勝墨辯敘云名必有分明分明其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辨蓋即指此文是晉時所傳墨子亦作無序序義未知孰是姑並存之陳以點釋端其精而訓序爲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云子愛利親謂之孝有間中也畢云間隙是二者之中陳云說云有間謂夾之者也間謂夾者也按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連作角爲直線角又云在多界之間爲形皆是有間也總與界夾之也信言合於意也言言與意相合無僞飾疑云不欺其志間不及旁也謂

中空者卽上有間中也之義張云
不及於旁謂隙中畢云言間僞誤
俱。自作也。畢云說文云俱飲也此云自作也未詳俞云作變佐字之誤
爾雅釋言俱貳也佐與貳義相近作佐形似又涉下文有三
作字故誤耳人案作疑當作仇經說上有仇字卽比之借字俱比並訓次言自相次比是謂之
俱說云與人遇人聚頓卽相次比之意也節蔡下篇云俱乎祭祀亦次比之義俞說未塢
遺論黃真之輩王引之卽說非此輩乃真之輩也

作檣聚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檣非也檣乃檣之借字蓋韻上云檣間處也者南木之間雖其無木者也則其字當
作檣聚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檣非也檣乃檣之借字蓋韻上云檣間處也者南木之間雖其無木者也則其字當
水者也陳云檣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本蓋卽此所謂纒也又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風
云前後表相去爲表間卽所謂兩本之間無木者案王陳二說不同王說近是纒檣間處段借字云選魏都賦李
注引說文云檣檣柱上檣也禮記明堂位鄭注作檣檣音名寤室室云虛在柱間

如菴盧負屋之重上構植草舉之則曰植淮南子主術訓云短者以爲朱僭枿枿 案孟子謂賈有孺孫疾
青義云聞一作謂謂 作噉也 洪云字書無謂字當與謂字同義說文謂小流也故此云作噉也噉卽噉字案
彼猶並同聲假借子 謂當爲噉之借字字又作猶論語云猶者有所不爲也故經說上云爲是之說
也也弗爲也猶孟子子桓同作噉者國策魏策高往云噉快也言猶者契已心自快足噉古或借譌噉爲
之大事自樂鄭主云噉與噉之字誤也失之噉快也言猶者契已心自快足噉古或借譌噉爲 噉

莫不有也。廣雅釋詁云盈滿也。廉作非也。畢云廉察之廉作與猖聲近言猖伺案廉作非與上文錯作陳文例同則不當如君讀廉疑當作險險恨也作非謂所爲不必無非故說

云已淮爲之堅白不相外也。此卽公孫龍堅白石之喻上相外言詞體也詩經說上令不爲所作也。爲之不自作攬

知其類也。

相得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崔譔云摯有所繫者也。畢云玉篇云摯給也。楊云摯引也。幾何原本所謂摯相相遇也。案楊說亦通。任十損已而益所爲也。畢云

勇志之所以敢也。賈子道術篇云持節不恐讎之勇畢云敢決張云志得勇乃敢次無間而不撓撓也。張云撓街

字無聞乃得不相攪而相次案攪攪當作相攪非衍文
言兩物相次則中無間隙然不相連合故云不相攪也
力。刑之所以奮也。舉云刑同形言奮身是
法。力奮張云形以力奮

所若而然也。荀子不苟篇楊注云法效也舉云
生。刑與知處也。舉云刑同形言人處世惟形體

案此言形體與知體合併同居則生舉張說並未據
但所然也。然也案爾雅釋言云然猶順俱之言貳或為余字假音說文云余必

疑為余之臥知無知也。舉云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為知案知即上生形與知
說所以明也。經

上無說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一日說夢臥而以爲然也
彼不可。爾雅釋言云彼所也然說無彼義揚云彼經說作彼張云彼當

不可也。平。句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本亦或作彼是其證
兩不可也。言既有彼之不可

利。所得而喜也。舉云謂夢
害。所得而惡也。已。句
成亡。張云已
治。求得也。舉云言知之所到而欲為隱同隱

類私。有三義
誹。明惡也。謂
移舉加。有三義
舉。擬實也。說文手部云擬度也謂量度

聞說親。舉云聞舊作聞提經說
名實合為。四者言異而義相因張升上為一經云知有三
且。舉云舊衍一
言然也。見
體盡。舉云見有二鈕樹玉云

君臣萌。舉云疑同名或同張鈕云萌即張字上
通約也。謂尊卑上下等差不
合。句
岳宜必。有三
功。利名也。欲岳權利且惡岳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為
存亡。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舉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且字疑衍

易蕩治化。張云為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張云同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

二不體。不合。不類。舊本體上說不字今依畢校補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一猶言是

一為同異交得。謂言經同異放有無。張云放經於字之誤有無相交則得同異案張說非是久。句

彌異時也。王云彌也畢云言彌異所也。畢說非是案守當為字字形相似而誤彌也守

者偏乎異所之稱也經說上解此云宇東西南北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偏乎東西南北則謂之宇故曰宇據

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遠篇云四方上下曰宇察篇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即東西南北也案王說是也今據

正聞耳之聰也。經說上無說窮。句或有前不容尺也。有前謂有端也經說上云尺前于區

尺為半不容尺謂不循所聞而得其意。畢云循心之察也。作也經畢云之舊盡。句莫不然

也。言口之利也。無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說文言化。句

徵易也。揚云驗其變易也張諾。不一利用。謂辭氣不同于用各有損。說文手部偏去也。畢云

是去。服執說。音利畢云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驗據案說文音部云說言研計切何也唐韻音女加切與利

云詰說言不同也居佳切並與利音不相應改說釋此文云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以相推校疑音利

當作言利二字本是正文誤作小注說九或即說之壞字求執即說文所謂言相說何也傳寫舛誤改言利二字

為小注校者不諳又改言為音通坐此誤說不可究詰矣服謂言相從而不敢說謂言相持而不服謂此以服就

說而相向若鬼谷子所謂抵牾者三者辭義不同而皆利于用上文言口之利也又云諾不一利用此以服就

說為言之利與巧轉則求其故。轉當為傳聲同字通說云觀巧傳法是也故謂舊所傳法式圖經齊語

彼義蓋略同所謂述也此與下文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言句法正同說大益。益義似正相對疑謂凡體法求故即

亦并為一條釋之畢張讀巧轉為句則求其故大益為句並謬大益。益義似正相對疑謂凡體法求故即

轉則求其故句上錯等于此而又伏其說耳。儼稹祗。吳鈔本作稹畢云稹經說上作詢詒稹案當為稹俱抵

之省爾雅釋言云抵本也毛詩節南山傳云抵本是二字義同法同則觀其同。禮記少儀云庫。虛云

凡物有齒則有本環之為物旋轉無諸若互相為本故曰俱抵。法同則觀其同。禮記少儀云庫。虛云

庫與障同 易也。洪云易當是物字之聲庫者物所藏也案此當從虛校作庫經說見下文 動。或從也。從當作從經下篇云字或從此與彼文義正同彼從字今本亦為從可證說文系部 句 因以別道。謂道有宜止者不宜止者因事以別也與經下止類以行之義亦 止

此舉例下篇 五無非。畢云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取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易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于文義說亦是也畢釋無非為無背之義非是也無非謂聖人以正道有所非與所非同說云若聖人有非而不非即釋此經可證推讀此書旁行五字為後人校書者附記篇末傳寫者誤屬入正文又移於于五無非三字之上而其義 皆用武后所製作岳此聖字或亦本作聖據說僅存焉

形耳惟說語簡略無可實證附識于此俟通學詳定焉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云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則是言辭相執拒之意不當言行人疑人當作之類以行之謂以然不定其是非可以類推所謂同辭以類行者也 說在同。上云有以同類同也 所存與者。張云與下說存字案張校是也 於存

與孰存。下有說文 駟異說。顯云當云說在異與說在同對文而句多詭說張云四街異說下脫疑當云說在未知孰是但此經不必與說在同對文顯校恐非依說似揚讀近是報樂當 推類之難。言四足獸為總名而獸各自有獸名不能以說在之大小 之上疑說名字凡總名為大獸名

五行毋常勝。張云毋無也 說在宜。言親宜 物盡同名。物猶事也謂意異而詞一與駟句 愛食與招。句 白與視。與鈔本 麗與

夫與履。說作履義同張云同名之類有此 一。句 偏棄之。棄吳鈔本作弃經說下作偏去與此下文及經上合去棄

二皆可去其一偏對下不可偏去而二為文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說無因義因蓋與固是義同公孫龍子堅白篇云靜也者因是

力與知果是不若因是莊子齊物論篇云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云固不可偏去而一。凡物有二斯有偏是猶言因是矣或因當為因之誤畢讀固字句斷云言固陋失之。

而體性相合者則雖二而說在見與俱。說文人部云俱偕也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釋俱不可偏去若下所云是也。說在見與俱。為合同並與此義合言所見者為一所舍而不見者又為一此皆名有二而不可偏去者也。一與二。色性同體者也。廣與脩。脩舊說作循俞云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此。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

經上云平知無欲惡也說釋以發然蓋謂發治無所愛憎于人已或益或損隨宜無定或疑為益損當作無益損張云欲惡去之有益有損損其所宜亦通。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經說下有說而義多難道大意似謂凡事有害于人者不能不足為害。損而不害。說在量。說文食部云餘饒也謂物饒多則損之為宜。異類不叱。吳鈔本作字玉篇云叱叱必切鳴叱案畢引玉篇非此義。說在量。量謂量度其理數之異同。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未偏去莫加少。去猶言相離謂均分一體為二為是為。說在故。言如故即說必熱。依說疑當作火而誤又脫不字耳莊。說在頓。說無頓義疑當作視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覩說云以目見火若以字天下篇亦有此文。說在頓。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大意謂目中所見者火之光不見其熱也。假必尊。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又。說在不然。說云假必非也說與非義同正者為是則假者為知其言部云誇亂也或作特。

所以使不知。說在以名取。張云名所知而取于不知之中則知不知。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說云物或傷之然也病與傷義同。無不必待有。句說在所謂。

言所謂不同張云有有而疑。謂不必說在逢。句循。句遇。句過。言疑舍擢慮不疑。擢當作推形有無而無視其所謂。疑。謂不必說在逢。句循。句遇。句過。此四義擢慮不疑。近而誤亦作推慮雅釋訓云揚推擢推無慮都凡也凡古書言大略計算者重言之曰揚推擢推無慮單言之則曰推曰慮文選左思魏都賦云推推庸蜀與魏同集荀子勸兵篇云慮率用實慶刑罰勸許而已矣揚往云慮大凡也此又合兩文言之曰說在有無。謂約計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張云或可合而一或不可合推慮其義一也。說在有無。其大數。或復否。說在拒。而一當拒其不合以為合案依張說則相拒即不合所謂否也或云拒當為拒後文云一強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關係。

工。工與功古字通用。工猶言從事也。且然者將熱而未熟不能質定故不可正而因時乘勢正可從事故不害

用。孟子公孫丑篇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正猶此云不可正有事猶此云用。孟子語意與此正同。雖味

往殊。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爲正而可用力當審其宜。案張讀說在宜句而以歐下物一體也

未了。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爲正而可用力當審其宜。案張讀說在宜句而以歐下物一體也

文。寫區。類相近。然義亦難通。且彼論聲景與此云亦不相應也。竊疑此當作書區。蓋與蓋通。韓言蓋則裂也

釋文引舍人本。蓋作管。是其證。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書儒林傳云。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注

云。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案丘區古音相近。見曲禮。鄭注區蓋者。當爲疑信相參。疏略不盡之謂。韓詩外傳云。且

盡于已而區略于人。區蓋猶區略也。此釋且然爲害區者。即荀子之區蓋亦即不可正之義。經典凡言姑且苟且

者。並謂粗略不精。詩曰。風泉。物一體也。張以歐物之誤。說云。歐或誤或衍。案若如張讀則疑當

水鄭箋亦云。聊且略之辭。物一體也。爲數物之誤。說云。歐或誤或衍。案若如張讀則疑當

一惟是。惟當作唯。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唯是者。謂物名類相符。則此呼彼應。而是也。說云。唯是當牛

馬。即此義。詩經說下。張云。知俱則物一體矣。俱一分也。惟是合也。案俱一爲合。惟是爲分。張說失之

均之絕不。與鈔本作。說在所均。謂均其縣則將絕而不絕也。說云。均其絕也。莫絕張云。均者

徒。畢云。舊作從。以意改。給讓案。說文戈部云。武邦也。或从土作域。此即邦域正字。亦此書古字之一也。徒者言

宇之方位。轉徙不常。屢遷而無窮也。經說下云。或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

以已爲然。此云徒。即不在。說在長字久。謂宇長行之必久。後文

是及過而以已爲然之義。說在長字久。謂宇長行之必久。後文

古。生於今與處於古。義莊生變。當作任形。近而縣說云。舉友當商也是以名示人也。任

與舉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下又云。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在。疑亦任之義。而異時。古今

在所義。說云。所義之一。謂二人張以此字屬上說在。臨鑑而立。句。景到。畢云。即今影倒字。正文

畢鄉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景光也。大戴禮記會子天圖篇云。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蓋凡發光合明及光所照

中心以外也畢說在寡區。說上區穴義同謂鏡中鏡如空穴考工記鳥氏鄭注云犬狗之有懸瞳者生光有似夫隄是古陽登即窪鏡也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住畢

二說在重之後與此敘次不合疑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成蒙狗此疑同爾雅義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狗非犬即此義畢讀非字句失之謂同物而犬小異名也

司馬彪云狗大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總則所謂狗異於犬也張云既謂殺狗即非殺犬說在重。經說上云二名鑑位。畢云當云鑑立此亦當云臨鑑而立

景一小而易一大而面說在中之外內。景舊本為量張處上讀云以正臨鑑景起中也中之外側臨鑑景起外也一之言或也王引之云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也經說下言鑑言景言易言正並與此同是其證會云易讀為施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

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薛婁篇施從夏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進說文糸部趙邪行也是趙正字施段字此作易者又其說字也

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面相對為文經說下篇本施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施與正對即其例也案王俞說是也今據正張讀非是經說下此條之說在下文景之小大說在地正遠近之後與此敘次亦不合蓋傳寫移易

使其舊使殷美。殿說說在使。張云殿當為殷殷下也不美之名亦有時而美。鑑團景一。無說說非其舊

云團圓也蓋謂鑑正圓則光聚於一夢梁筆談云陽庭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韓鏡一不堅白說在。張云二寸聚為一點著物火發此與下文不堅白文義不相屬當自為一經亦似向有闕文

稅案張弁上盤團景一為一經非是說似弁入下無久與宇。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沈當為沈堅白說在因章釋之下文荆之大則為一經與此不相家也

並當為有皆形之誤沈謂傳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伯啓曰吾地不淺高注云淺濁也言荆地廣大而其圓所當有之沈渾則不害其謂淺故云說在莊子有莊子下篇辯者曰邱有天下與此意異而辭可相證義互詳經說下

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說無久字及因義未詳張移案前宇或從說在長。以鑑為搏。揚云經說足鑑當為搏搏道茲本作搏與鈔本作搏並非以義攷之搏蓋謂東本儲城門篇云鑰東樹本令

案鑑當為搏搏一大木所成搏則合衆小木為之今以鑑之搏蓋謂東本儲城門篇云鑰東樹本令知也說在意。意即意度也言意度之而不識極。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云在臺倉治自今在

堯不能治也在疑當作任所然謂所已然即謂自今任韓古也宋者缺疑當作諸宋然。說云在臺倉治自今在即所謂自古任韓今也古書諸或作者弊之省也者未然上亦尚有說字今無從校補

說在於是推之

說無推義末二字或當在上文作推之詞未然又疑當屬下讀則推為推之誤下意未可知此與下文不相章說云段推雖俱事於履可用也是也但推之意義亦難通疑未能明不敢臆定

說在可用過作畢云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作古與切獨敵也非此義案又說其發端語遂分爲一與說徐音五同也集韻十姥云作偶也此作偶即輕之異文說文午部云午者恒也恒也恒也廣雅釋言云午件也漢書天文志云變布於午件恒與變義並同偶作滄言偶疑也可用過作並見說文徐音孫王揚皆讀過作屬下景不從爲句與景不從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

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

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

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

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景不徙說在改爲在改也張遠往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說不合不可從

亦云元光中天星盡搖搖與擔形近而誤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搖漢書王子侯表作劉擔是其
說說文手部云擔圖也圖者隨所置而正故云不可搖義說經說下道蔭本博作擔吳鈔本作擔並形之誤

景之小大說在地而遠近地當為地也即說之段字地正相對言景隨地而易也說亦云遠近地正是其證張云遠則小近則大劉云謂人與景相去遠近也依光

學理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離其景必小較近其景必巨書與此款合也宇進無近說在敷說寸部云專布也敷即敷之俗義則與專近蓋

分布履步由近可以及遠張云敷至也以近敷遠亦通天而必丑天依說當作大即上說在得無

得義行循以久循當為循案張校是也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楊云貞經說作負說云招負衡木是也說文木部云橈曲木也撓即橈之俗

方之相合也合舊本譌召王引之云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亦合之誤此

相合也按王校是也今改正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張云契當為契枝當為收板字亦誤按張說是也

飯飯反同謂舉與收二力相反也或云鈔上收字而衍亦通又說無薄義疑當為權之誤狂舉不可以

知異張云狂妄也按張說是也狂舉猶言妄說亦見公孫龍子說經說下說在有不可張云如非牛牛馬之非牛與可之

同說在兼張云牛馬非牛或不可或不可專則不可兼則可也說讓按兼謂兼舉牛馬也荀子正名篇云單

亦非馬即不可謂之牛謂之馬也倚者不可正說云邪倚則不正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說云車梯則斜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此也各此其此同也其所以彼此異按張說未知是否推之

必往推依說當作柱往疑當作住蓋謂凡物權柱之則住而不動說云方石去說在廢材廢亦置也謂

說所云方石說下又云廢唱和同患唱其患同辭經說下說在功張云不唱不買無貴說云刀

石于平地此義與彼同貴說在假其賈學云假反字異文下仿此說讀按讀二十阮反或作假說文糸部返

聞所不知貴說在假其賈學云假反字異文下仿此說讀按讀二十阮反或作假說文糸部返

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張云不知者人告之即知賈宜則讐。謂其賈直所宜經說上云賈宜貴賤也畢云舊字古只作讐後省前漢書高帝紀

云高祖每語留飲酒讐讐倍如舊日讐亦舊也說在盡。盡猶適足言無所繼以言爲盡詩。句說。謂人言有是非極說在其言。

言當辨其言之可否張云言無盡詩者乙無說而懼說在弗心。張云弗心不自信按張說非是心當作必安危不可必故懼說云在軍不

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唯吾謂。句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文口部云唯語也言部云謹

也禮記王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孔疏云唯恭于諾也呂氏春秋圖道篇云唯而驕唯止唯吾謂而彼驕之若非其正名則吾謂而彼將不唯故不可也與上文唯是文義正相對反亦與反同反謂節之不應也莊子寓

言篇云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孟子公孫丑篇云惡聲至或過名也說在實。或城正字過名謂

名無定文相對莊子庚桑楚篇說字爲有寔而無乎處境與宇同故經下又云宇或從無窮不害兼。張

人雖無窮說在盈否知。即說人盈無窮不盈無窮之義張云知之否之足用也詩。張云詩宜

否之不知也不知則無以說在無以也。吳鈔本以作已按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

明者。張云不知天下人之數而可以知愛之盡以其明之按張說謂辯無勝必不當。張云辯必有

者必其辯不當故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說張云不知天下民

之所處而愛可及之喪失也失子者不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張云辯不必讓當審其始按說無辯義

義之爲內外也內。內外舊本到今提吳鈔本乙未內字誤說在作顏。說無此義畢讀在作句

云玉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語讓按件顏梁當作顏件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民顏許百疾高注云顏猶大極也

也件許字通顏前顏顏形近而誤傳寫又不到其文途不可通耳顏件即說所云狂舉也又疑此當作件簡即莊子

天下篇所謂簡簡不件也簡誤作顏經說下篇簡倍之簡作顏與此正相類件簡亦抵極不舍之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說云於石一

而在石此云存即在石之義謂堅白在石之中視之知其白而不知其堅指之知學之公益也說在排

其堅而不知其白義具公孫龍子堅白論篇說詳經說下或云存疑當作石亦通

者。張云非也。非學之人按說無非。張說未增此疑。當作學之無益也。說在辭者。有指於二。而不

可逃。謂指一得二。說在以一。一。舉云說文云。參增也。从余。余。十。泰之重也。儀書注。孟康曰。參音

作參。張云。參當為參。或參指。或參指。按張說。是也。二。參。即二三。廣雅釋言云。參三。參之可。否。不以衆

寡。即說云多。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春字誤。說

云。貴。經說作遺。遺。云。貴。當。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亦即重。同之義。辭。前。張云。知。而。又。知。是。謂。重。知。俞云。畢。讀。說。在。重。物。為

則此。文。亦。當。以。物。甚。不。甚。舊本作物。其不甚。張云。貴。擬。當。為。莫。俞云。經。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

說。在。重。斷。句。矣。是。其。短。于。是。通。意。後。對。張云。先。通。彼。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張云。否。則。不。取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顧云。澤。字。句。按。顧。讀。是。也。說。云。取。高。下。以。舍。不。舍。為。度。不。若。山。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此。有。語

難。通。畢云。疑。云。不。同。張云。州。說。作。文。楊云。疑。文。之。語。按。說。不。文。似。非。即。此。字。張。揚。餘。非。莊。子。寓。言。篇。云。同。于。已。為。是。是。或。即。此。義。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此。目。小。故。句。有。之。不。必。然。吳。鈔。本。誤。作。必。不。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五。字。與。上。下

有。端。校。移。第。下。節。體。字。上。云。物。之。大。故。句。有。之。必。無。然。此。疑。當。作。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與。上。小

重。事。有。大。小。也。今。本。上。句。挽。若。見。之。成。見。也。義。亦。難。通。張云。若。者。指。事。之。詞。目。之。見。性。也。然。不。接。物。則

者。乃。故。也。按。張。說。亦。迂。曲。以。經。校。之。上。見。字。當。為。得。之。誤。得。正。字。作。尋。據。說。僅。存。上。半。遂。成。見。體。句。若。二

之一。尺。之。端。也。尺。之。端。謂。于。尺。中。分。之。其。前。為。端。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此。後。文。亦。云。尺

前。于。區。穴。而。後。于。端。皆。其。義。也。此。端。與。小。爾。雅。廣。度。倍。丈。謂。之。端。義。異。凡。數。兼。一。成。二。

故一爲二之分端。兼端爲尺故端爲尺之分。張云一知材。句知也者所以知也。上二知字讀爲智

分二之體端。分尺之體畢。云此釋經上體分于衆也。而必知。張云智若明。管子宙合篇云見察謂之明此段目喻知也下文以

正名篇云所以知之在人者。則所見尤審。雖取譬不同而義。此亦目下文知也。並述經而後釋其義畢。慮也者以其知

並相貫畢。云此釋經上知材也。慮。張皆誤屬上讀食又謂皆涉下而衍並未達其義。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言以知求索而得在不可必若睨。說文目部云睨邪視也謂有求而不必得若睨而視

不知猶明也。畢云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吳鈔本作兒。趙彙堂篇當爲遇與經文

此釋經上應求也。知。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接同義說文兒部云兒見輝儼也經文

容與經說下貌能爲貌態異。若見。畢云此釋經上知材也義同而體用則微別。仁。句愛己者非爲用已

也。不若愛馬。張云愛己非爲用已也愛馬爲用馬也愛所不用則非已無愛也未足明愛愛所用則非已

形近因而致誤。淮南子精神訓云聖王之著若明。三字無義疑著當爲者屬上讀涉上文而誤作著又弁

發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此義或與彼同。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畢云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

物義。句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畢云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

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登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

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按畢張俞說並非此下能字當讀如詩書彙遠能迴之能。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

能登也。能利之言能登利之也。志字亦不誤。惟芬義不可通。疑當禮。句貴者公賤者名。貴者爲公

而自名也。張云公君也。非名。而俱有敬慢焉。言貴賤之中復有敬慢之則苟子不苟篇云君子寬

作民古字通用。按張說非是。而俱有敬慢焉。言貴賤之中復有敬慢之則苟子不苟篇云君子寬

異論也。讀爲倫畢云此釋經上禮敬也行。句所爲不善名。句行也。所爲善名。句巧

也。若爲盜。王引之云倉疑當爲善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爲之事不著名是期行也所爲之事著名是巧干

盜名者也。畢云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期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張云

下牛與巧相似故讀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規諒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趙周書巧作竊。實

句 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

言侍人以寔與己身無異張云見其外而知其內亦通

不若金聲玉服

不字疑當作服玉服即佩

服之王周禮王府共王之服玉鄭注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禮記月令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土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鄭注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銜璜也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服佩也並此玉服之義言其寔充矣則見于外者若金聲玉服之昭著即所謂榮也文選西都賦李注引命書大傳云皆莫不聲折玉音金聲玉色玉服與玉色義亦相近張云金聲玉服宣于外也畢云此釋經上實榮也

利弱子友

孩謂小主也言忠臣之強君其強若不利于小主即書金縢管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于孺子之意足將入止容

能利親不必得

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德張云孝有不可必得者蒙勞疑亦苟之說能利親亦謂能害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中親之意莊子外物篇云人親其不飲子之

孝

以親爲芬而能

孝而孝未必信

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德張云孝有不可必得者蒙勞疑亦苟之說能利親亦謂能害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中親之意莊子外物篇云人親其不飲子之

不以其言之當也

不亦當爲使人視城得金

言告人以城上有金視而果

得之明言必信也畢云此釋

與人遇人衆愾

僕書司馬遷傳云僕又何之蠶室如傳云何次也若人相次也此釋

謂

說詳經上

爲是爲是之台彼也

之

舊本顯上有也字畢云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

知其顯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爲身之所惡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謂損己

以威人所急

弗爲也

弗爲也

弗爲也

云以重力激之使其下奮出而至高遠故曰下與重奮按生句櫪之生植吳鈔本作盛商不可必

也畢云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訟讓按商疑當臥句夢張云即以夢說臥或有

易明故述而不說依張說此釋經平句悵然張云悵然當為悵按張說是也揚說同集韻四十九敢云悵

上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無欲惡也利句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句得是而惡則是害

也其利也非是也畢云此釋經上利所得治句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有疑當讀爲

治有南北言吾事治則自治其身人治則當廣求譽之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說文心部云折

之四方亦求得之意畢云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說文心部云折

譽有折民之舍聞民之惡即此使人督之督督之借字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左傳十二年傳云謂督

義張云若是者其言可忻悅也使人督之督督之借字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左傳十二年傳云謂督

此句屬下說辭云篇正也人有惡使人誅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誅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

自正之惡非畢云此釋經上譽明矣也誅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誅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

經上誅舉道道本吳鈔本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春秋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卒

明惡也舉道道本吳鈔本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春秋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卒

以官名舉言之荀子儒效篇亦云舉舉舉按此舉與公羊荀子義正同文名言以文飾爲名又疑此故言

篇之字多誤爲文此文名亦當作之名之名猶言是名與彼實文相對亦通畢云此釋經上舉擬實也

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王引之云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之民者也出字誤倒在下能下又

民按王說移易太多似未堪窮疑口能即謂口之所能能經上云言口之利也民若畫僂也民若畫僂也

句以若名者皆也。經云謂以臣萌名畢云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按經云萌功不待

時若衣裘。不疑當為必言功之利民必合時宜若夏衣而冬裘也張云冬資夏資不待時而利按張說亦通舊本重此七字畢云疑衍張說同按吳鈔本亦無今提刪畢云此釋經上功利民也

賞。疑當在下文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殆疑當為禁之段字說文衆部云綈及也姑與辜通言罪不必犯禁禁害無罪則及罪也上報

下之功也。此句上嘗罰。句上報下之罪也。上報下之功也六字當在罪不在禁上乃述經語而

之功也罪犯禁也。說文人部云個大兒又言部云爾共也引周書云在夏后之朝今書顧命謂作個釋文引

罰上報下之罪也。馬融本字義並與詩同程說祭統云同之言爾也是同個謂三字並通故此經作同說作

個也張云。個與張同一人而俱見是極也。登疑亦形之誤張云一極也二人俱若辜君。辜舊本作是今提

似言魯衆人同事一君此釋。久。句古今日莫。舊本久上衍今字且語且王引之云上今字因下今字而

經上同異而俱於之一也。久。句古今日莫。舊本久上衍今字且語且王引之云上今字因下今字而

久矣故曰久古今日莫故經上云久。與吳時也窮。字。句東西家南北。顯云家字衍王校同案家論中

中故著家于方名之間非衍文也今不據刪畢云。窮。句或不容尺有窮。言前雖或有不容尺之餘地

此釋經上久與吳時也守窮吳所也按守字之誤。窮。句或不容尺有窮。然此不容尺之外即為盡處

是有窮也張云或不容。莫不容尺無窮也。張云莫不容尺也雖窮而無窮畢盡。吳鈔本但止

動。但疑當作俱謂盡與俱義將同止動謂事無動靜皆始。句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張

然即經所謂莫不然而也畢云此釋經上盡莫不然而也。始。句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張

時有此二者始則當其無久也無久久之始也按張說見也此言始者或時已歷久而追強其本或時未歷久而

甫發其端二者皆謂之始但始必當無久時若已有久則不得為始也列子釋文引始時始其本物變無並作无

畢云此釋經上。化。句若鼃為鵲。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釋經上化管易也張星

上始當時也。化。句若鼃為鵲。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釋經上化管易也張星

部云鼃蝦蟆屬淮南書即本此荀子正名篇云狀變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補本無去字今依王校

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補本無去字今依王校

二尺之端之義兼者合衆體偏去言於衆體中。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存上舊本說或字王

損去其一體也經上云體分于衆也亦即此義。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存上舊本說或字王

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存上舊本說或字王

越其存者言則損矣按王校增或字是也今提補謂其存者損曾知張說存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此釋經上損

偃去聲。當爲環。瞋民也。旱云瞋經作瞋。此釋經上偃。瞋。抵。詒。讓。接。的。當。爲。俱。民。當。爲。氏。經。作。偃。疫。亦。誤。說。詳。經。上。庫。當。作。庫。詳。經。上。區。穴。若。句。斯。

也。畢云此釋經上庫動。句。易也。按庫亦庫之誤。偏祭從者。此義難通。從亦當作從。經云動。或從與。經下字。或從二。文正同。與是遷地之義。侯祭當作徧。際謂動則周徧所及之域。經說下云。

云它虫也上古蚩居愚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作𧈧从虫于祿字書靈俗作𧈧它蚤與免𧈧形近而譌下文免蠹免亦卽它字耕註曰若之龜今本鵝作龜龜亦从它也皆可以互證○𧈧突它靈皆驚動之物旱云此韓愈上

爲不止也其理易見
若矢過楹。矢舊本謂夫張三髮亦當爲人王引之云夫當作矢矢之過楹久則止而

非馬也疑卽此義或謂當作馬非牛亦無義可說此與上云當牛非馬二句並與上下文不相家而與上告

臺梁禁不止以求止也畢云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必**謂臺執者也

不可持者也。文云：『臺臺心，有臺智，能
在持也。』則臺似本有持訓，不破字亦可通。
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

捷讀爲插詩小雅鴛鴦篇戰其左翼釋文引韓詩云戰捷也捷其闕于左也儀禮鄉射禮注云擗插也釋文插作捷是其證狂當爲往之誤所

多線以往湊中點其長諸綫必正相等此即同長相差之義亦厚。句惟無所大畢云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惟其大無所不

是所謂大也。按畢說未允。此謂微無成有其圖。句。規寫支也。寫謂圖畫其象。周髀算經云。壁以寫天。地

厚不可極也。與經文相反。而實相成。詳經下。圖。句。規寫支也。寫謂圖畫其象。周髀算經云。壁以寫天。地

支義並未詳。疑當為交之誤。後儒城門管新食。足以支三月以上。支今本誤。交此交。與支義。支與交。同。支

以規寫圖形。其邊綫周匝相繞。謂之交。或為直綫以繞圖心。中交午。成十字形。亦謂之交。考工記。匠人云。為規。識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

景。端以至於日入。既則為規。則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象。則南北正。鄭說可證

此規寫交之義。張云。說文。支。小。畢也。疑支為法度之義。或支為方。句。矩見支也。見支疑亦當為寫交。矩

及字之誤。下同。按張說並非。是畢云。此釋經上圖。一。中。同。長也。句。矩見支也。見支疑亦當為寫交。矩

邊綫周匝相繞。及。兩綫相半。實亦皆謂之交也。張云。見高。大。倍。句。一。二。尺。與。尺。但。去。一。尺。但。相。較。一。也

同。非。是。畢云。此釋經上方。柱。兩。四。端。也。按。韓。當。為。難。之。誤。句。一。二。尺。與。尺。但。去。一。尺。但。相。較。一。也

畢云。此釋經。端。句。是無同也。張云。若有同之。即非最前畢云。此。有。間。畢云。此與下。間。舊。謂。來。之

者也。釋經上有。間。中。也。句。謂。來。者。也。張云。就其來之。而言。則。謂。有。間。畢云。此與下。間。舊。謂。來。之

於。端。尺。與。上。文。前。不。容。尺。之。尺。義。同。謂。凡。物。前。盡。處。為。端。後。距。端。一。尺。為。尺。更。後。盡。處。則。為。區。穴。區。穴。謂。空。隙

之。儀。覆。衣。服。買。公。彥。疏。云。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不。夾。於。端。與。區。內。畢云

寸。為。縫。殺。是。也。蓋。方。制。從。衡。正。等。去。邊。縫。各。寸。則。端。止。二。尺。中。半。適。一。尺。矣。不。夾。於。端。與。區。內。畢云

穴。字。張。云。如。有。助。尺。前。有。區。穴。後。有。端。與。區。穴。所。夾。非。間。也。間。乃。是。區。穴。之。內。但。與。區。穴。相。及。故。云。不。及。焉。案

症。讀。內。如。字。不。如。畢。校。改。穴。之。九。此。似。謂。前。有。端。後。有。區。穴。尺。雖。在。其。中。然。與。前。後。相。連。處。不。絕。期。不。得。為。二

者。所。夾。也。或。云。及。如。是。者。及。非。齊。之。及。也。張云。齊。等。也。此。申。說。及。字。之。義。若。論。齊。等。之。及。則。區。穴

不。當。為。必。亦。通。及。謂。之。及。與。端。之。所。夾。為。中。間。穴。內。宜。為。焉。惟。不。論。齊。等。之。及。乃

夾。者。但。與。區。內。相。及。也。按。張。說。亦。未。折。此。似。言。所。謂。不。及。焉。者。非。不。齊。焉。之。謂。繼。間。虛。也。者。字。王。挺。經

增。今。從。之。繼。與。雨。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繼。為。柱。上。小。方。木。兩。柱。之。間。空。虛。之。處。則。無。木。張云。與

本。為。釋。經。上。畢云。此。盈。句。無。盈。無。厚。言。物。必。有。盈。其。中。者。乃。成。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

此。上。下。文。雖。多。云。尺。然。此。尺。字。實。當。作。石。形。近。而。誤。經。說。下。磨。石。于。平。地。石。亦。謂。尺。可。證。此。與。下。文。並。以。壁。白。石

為。釋。言。壁。白。在。石。同。體。相。盈。則。體。滿。全。體。陳。在。皆。有。壁。亦。隨。在。皆。有。白。故。云。無。所。往。而。不。得。亦。即。所。謂。相。盈。也。畢

云。此。釋。經。上。得。一。二。即。謂。壁。白。也。公。孫。龍。子。堅。白。論。龍。云。無。壁。得。白。其。舉。也。二。堅。異。處。不。相。盈。下

盈。莫。不。有。也。

當有相非是相外也。經說下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故云得二蓋離堅白爲二而異處則堅非白亦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子互許經

說下畢云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言尺與尺相摺則前向

盡。舊本與謬無俱謬但張云無疑當作與但當作俱是也今釋改經上

字按張校與上文咬徑此疑當有端字誤。尺與或盡或不盡

義體摺不相盡。言凡物兩體相摺雖摺而各自端此與上下文不相爲疑即上尺與端句之說字誤

俱不盡則體相摺與端俱盡則端相摺尺與尺或盡或不盡則端體並相摺體之摺可盡也。此與上文不相爲疑即上尺與端句之說字誤

而端之摺不可盡按此說恐非張說亦未折王讀端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摺摺得也。此與王引之云

此與此通此者並也按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此及也與此義亦相近。兩有端而后可

亦即此。次句無厚而后可

無間畢云此釋經上次無間而法。意規員二也俱可以爲法

不摺摺也按摺摺當作相摺。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諸謂鴻殺之意張云意若規

而爲真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然也者民若法也

牛樞非牛。此義難通張云可彼可此謂之樞按張說胎定不足據牛樞本名爾雅釋木云樞莖郭注云

若爾雅莖牛薪終牛被之屬是也牛。詩曰山有樞今之刺槍今毛詩唐風蘆作樞牛樞樞即刺槍之大者古神木大者多以牛爲名

樞樞牛爲名則非真牛故曰非牛。兩也無以非也

非牛。疑當作辯者或謂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

非不能皆當則必。當大若上云當牛當馬言辯牛之是非而不當不若謂狗爲犬之當也經說

有一不當者也。不若當犬

此釋經上彼不可謂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按經攸即彼之誤。爲句欲離其指

豈無難字畢說不知何據此云難指難勝義亦並不不可通窮疑並當爲辭之語耕柱篇備穴篇辭並謂作難經下篇新舊本或論從看故又謂從養也辭與研義同亦詳經下篇新指謂研手指新勝謂研乾勝也

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文當為之之誤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史記管蔡世家索隱云離即羅羅校也。按離俗作羅。同詩王以寵受逢此百羅釋文云羅本亦作羅。蔡之謂因欲而離也。或疑蔡亦薪之誤。上欲辭屬意下斷之屬事也。亦通。是猶

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騷字段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讀騷按左傳襄二

得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庸外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庸字讀俗為語。讀按左傳襄二

趨之而得刀。則弗趨也。俞云力字無義。疑人字篆書之誤。趨之而得刀。則弗趨也。為句。按力疑

泉刀趨之。即得而不信者。則弗趨也。而說信云。不以其言之當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則得刀而人

使人視域得金。此趨強外得刀。與視域得金。語意正同。俞說未塢。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則得刀而人

以為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張云。譬如食膽。不知其利害。則

仍食之。譬如趨強外。不知其利害。則弗趨。所疑同而止。不止。異則不在。于知明矣。觀為窮知而饒於

欲之理。張云指說經也。畢云饒字與文讀如縣挂之類。說讓按。饒與莊子寓言。饒無

也。畢云慈救字。吳文字書無此字。張云即智字。察耳。按。饒雖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否。所

與為相疑也。張讀作所為與所不為相疑也。云不非謀也。謂不暇審計而為之。所謂縣于欲也。畢云

知一事。必待為之。而信其利害。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病。以亡

否。則縣于欲。不疑而自止。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病。以亡

書郊祀志云。病良已。注孟康云。已使。句。令謂。謂也。不必成濕。張云以令謂人。是之謂謂方謂之

謂病愈也。畢云此釋經上已成亡。使。句。令謂。謂也。不必成濕。張云以令謂人。是之謂謂方謂之

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經。楊條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義同。他合反按

方言。雖有此義。然古書罕見。遂援以釋此。畢張揚並從之。似不甚塢。荀子不皆篇云。縣則棄而饒。楊注。引方言。濕

為釋韓詩外傳。篇作黑。洪頤煊謂荀子之傷。即說文人部云。傷。垂兒。一曰。懈。解。乘。覆也。按。供。說。甚。是。說。文。人。部。又

皆以仁義之術。教等子。世而不免。于傷。其身。豈。偶。然。然。義。並。相。近。此。書。之。濕。當。作。饒。荀。子。之。傷。當。作。饒。經。典。凡。从

饒。與。从。黑。字。多。相。損。傷。即。說。文。傷。饒。之。反。字。不。必。成。饒。言。雖。使。為。之。而。其。事。之。成。敗。則。未。可。必。傷。與。成。義。正。相

對。故。也。必。待。所。為。之。成。也。故也。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後成義同。言因此故而致使如是

故其事必欲成按張說未名物達也言物為萬物之冠名荀子正名篇云故萬物雖聚有

必待文多也張云物有是實名以文之文者實之加故曰多按依張說則經名達下當有多字恐非弱疑

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張云馬而命之馬是類也凡馬之實皆得名

命之賦私也賦即該獲之賦詳後大取篇言于人之賤者而命為賦

名也止於是實也張云名止于是實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吳鈔本作與畢云疑字張云

字按畢張校是也姓字亦一人之私與賦相似依張

說此釋經上名達類私畢以若姓字三字屬下說非

而謂之犬是猶其命也按張說未境以經推之疑當作庭謂狗犬移也

形近而誤言移他名以謂此物猶言指鹿為馬楊說屬上若姓字句非是

名舉彼寔也張云或謂之狗

或謂之犬單舉之謂也未境此狗也說文言部云吐詞也漢書儒林傳王式曰何狗曲

語相增加也語集解引馬融云

加陵也畢云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

句親也畢云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

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畢云此釋經上名實耦合為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句親也畢

此釋經上見句時者體也二者盡也體即經上體分于象之義時疑當為特特者奇也二者耦也

釋經上見禮盡古此與下文為目楊依兵立力並未詳反中疑當作反也反與志工工疑功之省大取

相從也是其證正也志功相合賦之為為義宜也張云誠人臣也誠孝主命無非彼必不

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聖疑當為宜或當為正經必去者可勿疑依楊說此釋經

者雨而勿偏張云此申言兵立反中言仗兵者皆雨比而無獨立故以解合也按張以仗為兵杖楊說亦

與此相類言兩端利害無所偏主依楊為句早臺。張云阜古只作早詒讀按早宜當為甲後文劍甲字亦譌說此釋經上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

圍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存也。言為甲以備戰于城及宮門為臺以備病。句亡也。言治病之為求其亡左伯使醫治為之呂氏春秋至忠信文華治齊王疾曰請以死為王高買壽。俞云說文貝部資銜也讀若音今注云為治也此即上文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之義張云以為而亡。

易也。霄盡。畢云霄與治同詒讀按爾雅釋天蕩也。張云莫之順長。句治也。張云有龍買。句化也。張云龍買未詳或即龍轉化亦為也畢云此釋經上為存亡易蕩治化俞云上文雖有化若龍轉為之文然買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龍疑賣字之誤上文云買買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按俞改龍為賣則與上文義復不足据買疑當為鼠列子天瑞篇云田鼠之為禍蓋古說遺風二者皆能化為鴽故上文既以龍鼠釋化此又兼舉龍鼠二者以盡其義爾文雖異而義實同也鼠漢書或作鼠見仙人唐公房碑與鼠形極相似因而致誤或云買當為同。句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亦與經云

章即轉之省亦可備一義。同。句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亦與經云義同分體總合于兼體俱處於室。句合同也。說文人部有以同。句類同也。說文大部云種之內故云不外于兼。

甚揚云大取篇云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類異。句二必異。必讀為畢古通用張云同同是之同同然之同同根之同畢云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異。句二必異。必讀為畢古通用張云

也。謂名實俱異是也。較然為二物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猶說不體不字。同異交得。交與鈔本誤於言同異各得。於福家良。疑當作於富家食揚以恕有無也。恕當作恕。云此猶校也。度多少也。免奴還園。免當作它即蛇之正字前它靈鶴作免

無楊云前文免茲此云免蛇茲蛇通用又云蛇疑茲字之訛如韓咎與幾茲爭立太子戰國策作幾茲史記作幾茲按楊說非是說下云朝與茲茲則朝與茲不得為一字彼茲當亦茲之訛此云它朝彼云朝蓋則朝似當為蛇之音轉朝以刃為聲徐以恩為聲也方言云蛇疑自關而東謂之蛇蛇北燕謂之蛇蛇彼蛇字亦說文所無與此朝字形相近疑蛇蛇亦當為朝蛇蛇字同蛇疑聲轉傳寫訛作蛇蛇環盜音焉去就也。彼此相背為奴大反矣國疑當作圖亦形之誤還與旋同蛇疑皆蛇蛇屈曲而行故下云去就也。去就也。彼此相背為鳥折用桐。此義難通通窮疑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折用桐。此義難通通窮疑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相近梗折偏窮鳥為折當為鳥折當為梗干稜字書云象通作為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不爲器用但爲備當與人俱葬淮南子嬰稱訓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宋未許注云偶人桐人也周禮家人
言驚車象人鄭注引孔子謂爲備者不仁論衡感虛篇云廚中木象生肉足史記刺客傳蒙麗引象作鳥與此可
互證梗者戰國策齊策云有士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士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趙策又云士梗木
梗史記孟嘗君傳桃梗作木偶人是木偶人謂之象人或謂之備亦謂之梗以桐爲之亦曰桐人故云象梗用桐
堅三象也此謂象人與生人不同者一槩一象也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劍尤早吳鈔本作蚤此義未詳
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即此堅柔之義
甲戈尤形近而爲篆文早作畢从甲故甲諺作早言劍戈以殺人求其死甲
以衛人求其生故下云死生也此與孟子矢函韓子矛盾之喻證意略同
子處女也莊子逍遙遊
子處女也莊子在室女也
子母長少也言子則有母長
兩絕勝言二色
死生也處室子孟子告子
趙注云處
謂有四旁乃有中央此與經上
論行行行學實衍兩
是非也言人之論說行爲學問名
實四者各有是非之異
難宿未
成未也謂成與
兄弟句俱適也
適讀爲敬言相合俱相耦敵此與上
身處志往句存亡
也身處爲存志往爲亡亡與忘通此
霍爲姓句故也霍疑當爲虎經說下霍字四見並同說詳彼故疑
也義時同張云姓
賈宜句貴賤也揚云經下有賈宜則魯語論讓按已上並
諾句超城員止也
超城二字誤員止疑當爲員正九章算術方程篇有
正負負即下云過五諾若負正即下云正五諾也
相從謂彼謂而
相去說文去部云去人相違
也謂口諾而意不從
先
知先已句可相從一相去二先知三三四四五說文言部云諸
五諾云云似
長短前後輕重援揚云小取篇援也者曰子然我柔獨不可以然也給讓按此疑亦
服難成執謂人名執持一說服謂服從人之說也周禮謂
見疑九即觀之壞字說文觀訓言相觀同求執即
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擇讀爲釋釋
相觀伺之意此釋經上服執觀音利音疑音之誤
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此疑亦
法則捨彼法也問故觀宜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按轉傳字通
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
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張校用心字云疑當
作止按張說是也此

言因人不有異者而禁其辟人之黑因人有不愛者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禁其愛人二者皆不宜禁者也皆釋經止字之義

而問之

經說下釋止云彼以此其然也說其然也我以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義正同依張揚說此釋經上止因以別道

若聖人有非而不非而

與如通言聖人於人雖有所非而非其所正五諾自此至篇末似皆釋五諾正負之義以經校之當屬上文

皆非則與無所非同此釋經上正無非非五也之下而傳寫買亂誤結於末也揚以此下並說經

上正無非是皆人於知有說上五諾之先知也過五諾句若負舊本歸員今釋與鈔本正負者

實席公孫龍說云其負類反倫有如此者負說亦謂非正諾也無直無說直疑當爲知聲轉而誤上正五諾云知此過五諾云無知文正

或未知或無說五諾即上經所謂能不一也用五諾即上經所謂利用若自然矣言所釋出于自然顯云此說五諾當在經說

經說下第四十三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關佚舉注疏繆殊甚與經尤多不相應今並依張氏

今泰西光重學說略同華涉未深以俟捷者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張云彼以

之是一然也我以爲不然而疑之是又一然也也不可止也故宜以類按張說未靖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

止執也謂彼此然不各執一辭即經所謂類行也依張說此釋經下止類以行人說在不可通疑當作與牛馬異下

四足獸爾雅釋鳥云四足而毛謂之獸與生鳥與畢張並讀與生鳥句義不可通疑當作與牛馬異下

馬四物盡與句大小也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云物盡異即謂萬物畢異也蓋物爲總名大也獸

爲四足動物之專名小也魯荀子正名篇以萬物爲大共名鳥獸爲大別名是也然牛馬復爲獸類之種別是又

爲四足之大名牛馬爲四足之小名明大小無定隨所言而物盡異也此與經下文物盡同名亦正相對畢讀

物盡句張云與變俗或三與字並音餘皆非是此釋經下顯異說推此然是必然則俱謂同物同名即

類之難說在之大小經解異說當作四足牛馬異說在下蓋脫名字爲疑當爲如神膏相似而誤應舊本誤應今據道藏本與鈔本正謂若是應則

俱上云同異而爲應同名其名盡同又疑爲當爲馬馬應同爲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

名張楊讀則俱為廉句張云俱鬪。顧讀不俱二。張云有二人然後鬪然二與鬪也。二舊本誤三。顧

廉同楊云讀廉鬪也並非。誤按顧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以下並廣推物同名之說。經說上云俱處于室合同也。言二人相舍斯包。疑當

謂之俱若俱鬪雖是二人然是不相舍之俱故云不俱二與下文云俱一義略同。此經下二與鬪。包。疑當

肝。句。肺。句。子。句。愛也。張云四者俱人所橋茅。吳鈔本作茹。食與招也。招神不與橋同。食周禮司

巫云考招以茅按張說亦通。但此文與同名不相應。竊疑此橋當為橋爾雅釋木云橋木瓜毛詩衛風木瓜傳云

木瓜橋木也可食之本說。文橋於林茅與橋上字形相近。聲類與茅同。此謂二字同音而一以食一以招同言

異實也。招道藏本作拾。錄畢。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意異而辭同。張云視馬即馬視馬小取篇

云以上釋經下愛金與招。白與視也。畢云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此文難通

云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上疑衛說非是。許小取篇。白與視也。畢云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此文難通

未境揚云公孫龍子通變論黃其馬也。其與類乎。望其乘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皆不明非

正暴也。非正暴者名實無當。雖色章焉。按揚經公孫龍書證此與暴之義亦未知當否。若然麗亦或即麗之辭。文

但彼書與類與暴義並難通。而此上文並以其與某相對為文。則與彼書又似不相應。疑未能明姑從蓋闕

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麗以買衣為麗。吳鈔本首麗字上無為

以勇不為夫。為麗以買不為麗。蓋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者。凡已為非理之事。為非麗人所為之非。亦為非。今麗人

之非。則非其自為非。經下云非辭者。詩即此非字之義。若為夫以勇不為夫者。上夫為勇。夫之夫下夫為夫婦。人

夫言以勇稱夫。則非為夫婦之夫。為麗以買不為麗者。言為麗而買之于人。則非其所自為也。此並論異意同辭

三句文例略同。可以互校。今本為夫下脫一以字。不為麗又不為麗。豈不可通。揚云韓非子能為儻而輕刑法。不

避刑戮。死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張云勇當為男。若名死之則凡男子不得為夫。按張說非是。夫與麗也。同。麗論證案經麗與下麗。麗與麗。一與一

與數段並相似此言有名實可謂則與類相比附是謂之義無名謂是句則是固美也。義之謀謂實可謂則與類相比附是謂之義無名謂是句則是固美也。

也。疑當讀則是非矣。疑亦當作義非無謂則報也。報與美文相偶疑即上文之數亦當為假之

廣脩堅白。脩舊本諸循今從俞校正此言若堅白在石見白不見堅見堅不見白一也堅二也二也者難

堅白亦為二而色性相合則為一此皆二而一者也此釋經下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得即

傍之鶴公孫龍子堅白篇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不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

所白者無堅也指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不

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離也曰石之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其自離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

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舉不

重。言無重不與箴舉云疑當云不舉箴論說箴即箴之假字一切經音義引非力之任也。言箴

與不舉于力無與即下文舉之則輕重之則重非有力也之義為握者之傾倍非智之任也。俞云字書無傾字疑轉字之誤玉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之謀謂

義得通但經說上云免瑟又云免朝以文義校之免當爲它則朝不得又爲蛇字或說不可通于彼偏句俱也此皆言輕重多少長短貴賤之類異者不足相比依張說此釋經下異類不此說在量此此同

一無變儒者一之分分之則偏合之則一所謂俱一也然分合雖不同而一全體二半體無增減故云無變即經云無加少也張云俱一各有其一也無差故也按張未據俱一之義說辭後依張說此釋經下

偏去莫加假吳鈔本此假必非也而後假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小狗假霍也猶氏霍

也霍亦並當爲虎張云假亦霍字非是此言狗假虎名猶以虎爲氏也古名禽獸草木亦通謂物或傷之

之氏大戴禮記勸學篇云蘭氏之報懷氏之報是也依張說此釋經下假必說說在不然

句然也即經云物之見之句智也即經云所以知之告之句使智也即經云所以使人知

引之云吉當爲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按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擬正物或傷之

即經所謂病也見之則知其病告之則使人知其病依張說此釋經下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

之不必同疑逢此說經與下爲目畢云爲務則士此語難通以意求之變務當讀爲憂荀子哀公篇

說在病舊作逢下同以意改爲務則士務而拘領淮南子汜論訓務作憂是其例說文虛

郭云璽土璽也金部云璽璽屬也禮記內則孔疏引隱義云璽土璽也璽璽字通土當爲土形近而誤史記

牛廬者夏寒說文厂部云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此牛廬蓋以養牛若馬之房周禮甸師夏房馬鄭注云

序則取其夏寒此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公羊宣八年傳云去其有聲者欲其暖而

之喻沛從創非巧也張云沛當作沛木之見創而下者按張校是也說文木部若石羽此未詳其

同沛從創非巧也張云沛當作沛木之見創而下者按張校是也說文木部若石羽此未詳其

下篇云若羽之旋若磨石之旋此循也循舊本諸猶今依經下改說文彳部云循闕者之敝也以飲

酒若以日中日中謂市也易繫辭云日中爲市市以日中時爲最盛即周禮司市所謂大市日與而市故

刑死之罪日中之朝若過之則放即司市之國若過市則刑是也古市朝或謂之日中之朝晏子春秋外篇云

人故是其證也凡飲酒及市皆易敗爭鬪故下云不可知也智知通愚也依經當作過也

智與句以已爲然也與句愚也依經當作過也以已爲然可證過謂已過上文而講爲過又講爲過下文云過而

則輕以下至此爲釋經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非是俱句俱一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上

若牛馬四足。

牛馬者叢名而兼言之也四足者大名而通言之也兼與通言皆爲上文云謂四足獸與牛馬異卽其義張云牛馬四足足各一也非是

一惟是。句當牛

馬。惟經同亦當作唯謝希深公孫龍子往云唯應辭也按唯是言應者則爲是或牛或馬名寔相符則此呼而彼應是名當其物也經說上云當牛非馬又云當馬非馬公孫龍子名寔篇亦有唯當之語與此義同詩後

數牛數馬。則牛馬一。數牛馬。則牛馬一。俞云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也畢

讀惟是當牛馬
數爲句失之

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

張云指有五五而俱爲指五豈爲一按張說非是此言合數之爲五指分數之則爲一指者五也亦俱一與牛馬二

一之義依張說此義經下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長字。北述經文畢讀
長屬上句非徙而有處字。
莊子庚桑楚篇云有實而無乎處者字
也有長而無本弱者由也文字自然篇

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訓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尸子又庚桑楚釋文引三蒼說並同宇者彌互諸方其位不定名親身所處而爲名甚處中者本以南爲南假令徙而處北則復以中爲南更益

向北則鄉所爲北者亦轉而成南矣四方隨所徙而易並放此然方位雖屢徙不同而必實有其處故云徙而有處莊子云無乎處者則据其轉徙無常者言之與此文義不相核也

宇南北在旦

有在莫。字徙久。且舊本譌且王引之云經錄上云字東西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蓋有脫文且當爲旦有讀爲又此言字徙則自南而北自東而西歷時必久屢更旦暮故云字徙

久又云在旦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旦莫是也畢云已上釋經下字或從說在長字久按王說是也但此云宇南北乃約舉之詞王疑其不當不及東西非也後文說或云然而謂此南北與此文例正同無堅

得白必相盈也。

此卽堅白石之論謂理之俱見石之白不見石之堅而堅之性自含于白之中故云必相盈也又疑必當爲不卽說上堅白異處不相盈之義亦通此義皆見公孫龍子堅白

趨簾並薛上篇此稱經下不壓白說在無
 久無字堅白說在因經及說似皆未全
 在堯善治
 在舜當作任下同任翬
 舉也張云在察也亦通
 自今在諸古也自

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

言堯不能治今世之天下下文云堯之義也是舜也於今所義之實處于古亦卽此義此釋經下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于是推之在疑亦

任之誤未者然三字疑當景。俞讀
作諸未然文亦有說誤句
光至景亡。俞讀
若在。俞讀
盡古息。俞說之
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

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微下光故成景于上首微上光故成景于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
息又與上句反覆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隨也莊子大宗師篇終

古不惑是終古爲古人恒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致皆誤按若在盡古息息當訓爲止即經不徙之義亦卽莊子天下篇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可馬彪亦提此釋之大意蓋謂有光則景亡有景則

光蔽若其景在則後景即前景盡古常息止于是形雖動而景若止而無改也畢諤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盡云光之所至謂之景並諤喻說得之而以息爲亡則與經不合殷家儻云光至謂光模過物經也至極也影止斷不

見也按殷訓至為極亦非是景。句 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謂若日在東而西懸鑒受日光此釋經下景不從說在改為

此而人景在日與鑒之間是即二光共夾之也張云 景光之人煦若射。反射人而或景是日光與鑒光為二光日與人來之光為景按張說似失其義

又日部云晦日出溫也揚謂煦通近是蓋謂如日出時之光四射也張云景者光所 下者之人也高。說文火部云煦蒸也一曰赤射為之人也煦然而至若射按張說未確此釋經下住景二說在重住疑當作位讀為立

張云高猶上也景在下者其人在上高者之人也下。張云景在下足敵下光 讀曰敵 故成景於上首敵上

光故成景於下。陳澧云此解鑒鏡照人影倒之故也劉勰雲云即西法所謂經下此釋經下二陽鑒而

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墓區景疑空之誤即謂鑒鏡中為圓空也但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此條在前下或能

說在長守久條後與說敘次不合竊疑此當並屬下條以下經亦有景到之文也而二陽鑒景到一經說或已不

存此篇文本多掇 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此疑即格術之義端即沈括謂景之 故景庫內也。

畢云庫舊作庫虛以意改按虛校是也謂景障于內即光學家所謂約行綫交聚處景。句 日之光反燭

不見物是也殷氏謂景庫謂聚光點非是此釋經下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景。句

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張云所謂二光夾一光劉云此釋同光之理如人依鑒立日射鑒上若人

則回光緣成景極長而射于無量遠空界中凡海與沙漠俱見樓臺人物之象即此理然雖無量遠空界中仍為

景在人與日之間也詒讓按日照于東則人景在西今以西鑒之光反燭人成景則景又在東矣故云在日與人

之間此釋經下景到日景。句 木施。施施之段字詳經下道疏本作施畢 景短大。斜近地故景短陰景

云本即謂立柱也短淺也大光複多也淺者雖長而 木正。句 景長小。正遠地故景長光複映射景界不

視之如短不情故也按殷說與文義相注不可從 小光複小 則景大於木。鄭復光云光與物大小相等其景雖遠相等 非獨

也亦非是 大小於木。疑當非光 則景大於木。而無盡物大光小則景漸遠漸大無量 非獨

小也。獨疑當作猶言景不與木同張云承上言大小非與景為大小乃于 遠近臨正鑒。疑當作臨鑒立

立景寔。疑當作景多寡屬下讀張云正臨鑑者景 貌能白黑。貌與鈔本作兒張云臨鑑字按張說是

則寔遠近皆然寔亦小鏡案張說未確 此家上多寡以下言光之所照與鑒之受光各因物而異張云

此論因光見 遠近極正。句 異於光鑒。此家上多寡以下言光之所照與鑒之受光各因物而異張云

色之理也 異於光鑒。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施正則光鑒各異按

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 景當俱就 疑當作景就當俱與下去當俱文正相 去亦當俱 去謂

說在地面遠近地即施之誤 景不一而同為修 疑當作由比言 鑒者之臭 臭云臭字未詳義當作道字解殷云臭之

行也畢云余疑亦字 俱用北 俱之義給比也 鑒者之臭 臭云臭字未詳義當作道字解殷云臭之

具其與俱同 於鑒無所不鑒 景之臭無數 而必過正 此言鑒者不一則景亦無數必過

正則當限之內體正而明也過正則影倒而變修 故同處 處云同 其體俱 經說上云俱處于室台

行矣按殷說亦通劉云言光綫必正行也恐非 鑒者近中 則所鑒大 大有者字 景亦

鑒分 謂中內外景遠近大小正 鑒中之內 鑒者近中 則所鑒大 大有者字 景亦

大 句 遠中 則所鑒小 景亦小 陳云此謂笑鏡也按陳說近是凡笑鏡邊容下而中高處其

指人距鏡中心言提此仍當為四面鏡 而必正 皆正不斜 起於中 緣正而長其直也 謂中之

也亦通殷云中謂交于中綫恐非是 必起于中心緣其正而外射為長直綫也張云所以正者由其景起于中景緣鑒之正而長與人相直故也按張

訓直為參直之義恐非揚云長進也直者準直謂光綫也謂遠物象起于前限緣正影透鏡而進其光綫交合于

後限所謂欽行者是也按楊訓長為進尤 中之外 謂笑鏡平面之處 鑒者近中 亦以中為節 則

所鑒大 句 景亦大 句 遠中 則所鑒小 句 景亦小 與中之內同 而必易 鏡側邪面

光綫邪射其景亦易即邪也張云大小皆 合於中而長其直也 舊本合於下無中字王引之云於

斜不正揚云易變也正之反也按揚說非是 景雖邪而仍與中相應緣其邪而旁射為長直綫也張云而長所長也中之外得景必斜然合于正之長者也亦

以直對故也按張說未靖殷云凡以一凸竊物收光限內之景為正象限外之景為變象象即此至以又一凸竊前

凸象兩限相入者兩凸限內之景同兩限相切與相離者兩凸限內之影異其理亦猶是也揚云謂欽行鏡合于

後限緣變影直進而散其光綫遠至于無窮所謂修行者是也按殷揚說略同所藉光理于此亦未必合姑存以

備考此釋經下鏡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兩說在中之外內經此後有鑑國景一一條無說又此二條並在前不

聖白說在無久與字說在因之前 鑒鑒者近則所鑒大 景亦大 劉云近遠指 亦遠 亦遠本作

王引之云亦遠當作元遠元古其字與亦相似又因上下 所鑒小 景亦小 而必正 即發光點與受光

最大之義 景過正 以上與上文略同張以下故字屬此讀亦通此釋經 故招負衡木 張云招直木也

辭經下 景過正 以下而必正說在得天即大之誤畢云已上以鏡言 故招負衡木 親土篇曰招木

近伐按張說未堵招當為標擊近字通親土篇招木亦當為喬木曲禮云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橋上尊標衡上

低昂孔疏云衡橫也說苑文質篇云為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莊子天地篇云鑿木為機後重前輕其名為棹

釋文云擗本又作橋與趙奉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頭橋淮南子主術訓云今夫機直植立而不動 加重焉 畢

倭仰取制焉彼以橋為直明與衡橫同高注云橋柱上衡也柱柱謂衡者高分機與衡為一非 加重焉 畢

加舊作如 而不撓 言平而不撓極勝重也 張云極謂權也張云勝重之至按古書無訓極為權者畢說不足

以意改 棟為橫木引申之凡橫木通謂之極僕書枚乘傳云車極之統斷欒頭注引孟康云四方人名屋梁為極畢一也

一樂謂井底虛也言底虛為線索久銀斷井執也故云車極與此極正同謂柱上之一衡木也彼欒繫于其上

故久銀而斷井執孟說以為井底虛未堵而以屋梁況極則不 右校交繩 張云徐鍇說文繫傳曰校連木

誤極勝重者言加重于一偏而不撓者因衡木前重能勝之也 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不勝

急扶考工記云舉之則不校謂以右手校繩而急之按張說未 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不勝

墻校疑權之勢神書相近交繩梁謂繫權之繩與他繩相交紐 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不勝

重也 衡加重於其一旁 必捶 畢云此鉅字假音達德明考工記音義云 直僞反劉直危反張云衡釋也撓偏下也

衡則本短標長 畢云標猶抄末也揚云管子大 兩加焉重相若 則標必下 此即下文長

張云使兩頭各加重 標得權也 張云以其長故得權也說議按謂標長故偏得其 掣有力也 說文手

懸持也提掣也張 云掣自上掣之 權之重此釋經下真而不撓說在勝真即負之謀 掣有力也 說文手

王引之經傳釋詞施與迤迤並同謂 不 正 心以意改所掣之止於施也 疑當作正於施也於

邪也辭經下正於施猶言正與邪也 繩制掣之也 若以錐刺之 繩之形 掣 謂上掣之此與下云

長重者下 短輕者上 張云掣衡上之繩所以掣衡者繩長則重者 上者愈得 下下者

愈上 張云次下衡上也得物重也下權也下亡權失重也 繩直權重相若 則正矣 畢

正獲作心以意改張 收 張云收權之繩也說議按廣 上者愈喪 下者愈得 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

其重是 上者權重盡則遂掣 張云上者權重盡謂全無物遂掣者權將內遂若掣乃止按張說未堵

為下得 此謂下收之有力途隙繩見法儀篇蓋謂權重盡則標仰除其所掣畢

云已上以權衡言鄭伯奇云此一段升重法也依張揚

說此釋經下契與技板說在薄按當作舉與收說在權

云載以輪車鄭注云輪載為輪或作輪說文云輪著車下庫輪也又

蓋假為斜面升重之用提史記集解引服虔

說以軒車為雲梯則人升高或亦用之矣

畢說難通弦疑當作引緣書弦引形近緣釋漢陳球碑引作弘廣讀十六輪云引引同並其證既

縣重更于車前則以繩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自斜面而趨而上也或云當作引其後文義較難

前此申言之或涉

載弦其軌

與軸相近而以聲類求之則疑當作前胡之段字周禮大行人侯伯立營前侯注鄭司農云前侯即馬車

轅前胡下垂挂地者是也胡在車前與此上文正合義為長也此與下句亦申言重其前引其前之義

縣重於其前

是梯

上弗挈

下弗收

荷弗効

則下直

凡重

其重心必

或害之也

重物不挈之收之劫之則下必正其不正者必或挈或收或劫害之也

言地則重勢偏下而流不得止也畢云云

傳相十年有云怀血陸德明音義云古統字

雨輪高

為高

雨輪為輪

成梯形也畢云

車梯也

而前高後低是為車梯依下文

弦其前

直也按

畢說難通

縣重更于車前則以繩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自斜面而趨而上也或云當作引其後文義較難

前此申言之或涉

載弦其軌

與軸相近而以聲類求之則疑當作前胡之段字周禮大行人侯伯立營前侯注鄭司農云前侯即馬車

轅前胡下垂挂地者是也胡在車前與此上文正合義為長也此與下句亦申言重其前引其前之義

縣重於其前

是梯

上弗挈

下弗收

荷弗効

則下直

凡重

其重心必

或害之也

四輪高卑不同故車

成梯形也畢云

車梯也

而前高後低是為車梯依下文

弦其前

直也按

畢說難通

縣重更于車前則以繩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自斜面而趨而上也或云當作引其後文義較難

前此申言之或涉

載弦其軌

與軸相近而以聲類求之則疑當作前胡之段字周禮大行人侯伯立營前侯注鄭司農云前侯即馬車

轅前胡下垂挂地者是也胡在車前與此上文正合義為長也此與下句亦申言重其前引其前之義

縣重於其前

是梯

上弗挈

下弗收

荷弗効

則下直

凡重

其重心必

或害之也

重物不挈之收之劫之則下必正其不正者必或挈或收或劫害之也

言地則重勢偏下而流不得止也畢云云

若夫繩之引

也

是猶自舟中引橫也

張云以繩引車必從舟中橫引岸上之物兩旁有空缺處必下

矣按張說非是說文木部云橫闌木也此蓋以為舟前橫木之名廣雅

同是二字音近字通言車梯之引其軌與舟中引其橫皆藉引之力也

倚倍拒堅

堅當作舉說文手部

見迎敵稱聲言相依倚

相倍負相拒拒相舉引

勉倚焉則不正

此字未詳疑當作邪

邪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躬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作邪

邪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躬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作邪

邪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躬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作邪

邪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躬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作邪

邪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躬變牙為身變邑

此字未詳疑當作邪

邪釋漢成伯著碑邪作躬變牙為身變邑

為目與出相 誰辨石索石耳。此篆難通畢讀難辨句云辨并字異文已上以事制言張讀同鄉云此一

似因而致誤 無會畢說近是而句讀則非雖與唯通言唯石與石相合并重象則邪倚而不正以其無擊引之故也若車梯前

有擊引之力則雖邪倚而引物升轉不患其不正而流也此釋經下倚者不可正說在剡剡即梯之轡車梯用以

升車非正車 來帝者。畢云帶纓字省文詒據按說文山部德經古文省人法也。張云當謂匠人作室索石之

制也畢說非 作等此又省又作等集韻四十七樓云變古作等 法按張說未據法疑當為柱

說文本部云柱極也通言之柱極同折言之堂上兩柱謂之 方石去地尺。疑謂柱下實礎。張云石高尺也。關石於

柱房室及牆序間依壁而立者謂之柱夾梁即謂夾梁室也 其下。方石之下則以石為 縣絲於其上。張云絲 使適至方石。句不下。句柱也。爾雅釋

引之即絕給據按此釋經下推之 未變而名易。句收也。輕重貴賤相反張以此二句屬上節誤。買

刀句誤 刀羅相為買。說文入部云羅市嚴 刀輕則羅不貴。句 刀重則羅不易。張云易輕

其羅以發重所謂反買 王刀無變。張云王者所羅有變。句 歲變羅則歲變刀。張云以羅

亦變按張說是也此言羅之貴賤每歲不同則刀之重 若鬻子。張讀屬 買盡也者。盡去其以不

讐也。其下攝下文亦當有所字言其所以不讐者為子買 其所所以不讐去。句 則讐。句 丑買也

宜不宜。謂讐者之正 丑欲不欲。謂所讐者有欲不欲以意為正張云買者賣者 若敗邦鬻室。

國語越語云 身斬妻子鬻 嫁子無子。疑申論無不讐之義依張說 此釋經下買宜則讐說在盡 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

生。當作其死生或當作在軍不必其生聞戰亦不必其 前也不懼。張云前 今也懼。張云今聞戰按

死在軍謂方出師而兵未接聞戰則聞其已接戰也 或即邦城正字故下文謂此南北前經下云字或從

弗經下無說而權說在 或。說云字南北與此義正同彼字或亦即字城也詳前 知是之非此也。謂南或

謂也與此經然而謂此南北即宇南過而以已為然此謂以身所在之域為中倫過此而北則

名實義亦同北之義然則謂此南北北之義過而以已為然前日所在之域轉謂之南自此以前每進

曰我知天下之中然則謂此南北然則謂此南北言始與今所謂南方者過而屋變即過而以已為智論之張云智論曰

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然之義也依張說此釋經下或疑名也說在實智論之張云智論曰

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張云狗犬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

馬也下牛字疑當為元與上句文例同張云牛馬之謂異揚俱無勝句謂是非兩同無

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

也是是非互見得其當則勝也依張說此釋經下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無讓者酒謂凡賓主獻酬

未讓句始也不可讓也依張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按未讓始也疑當作不讓始也殆

文無所屬疑本在此下於石一也堅白一也與白二而在石謂堅白含于石體之故有智

焉有不智焉可顯云智即知字詁讓按故下疑說謂字以下智並與知通此謂石一而知堅者不知白

不知焉有指謂有所指也公孫龍子指物論子智是句有智是吾所先舉句重張云有說

論是也以下文校之疑當作子智是有智吾所先舉是重无先形近而譌子知是是其一又并知吾所先舉是其

重也吾所先舉即下文所云吾所不舉是重與下文是一文亦正相體重謂二名一實下文所謂智智狗智智犬

若因狗知犬重則若狗犬同類也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先亦无是一對上重及下

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一也謂并吾所无舉者而指

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一也謂并吾所无舉者而指

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一也謂并吾所无舉者而指

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一也謂并吾所无舉者而指

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張云若果知之則當指子之所兼指之以一也謂并吾所无舉者而指

一而所
指二也 衡指之參直之也。參三同經云二參案亦參之誤二參即二三也言從衡 若曰必獨指

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毋舉吾下吳鈔本以一字吾所 舉者一也所不舉者二與三也 則者固不能獨指。張云則下有

字或是三字按張說未知是否今以文義推之則下疑獨指字言于此有二物或同類或同處今特指此物勢

必象直彼物故不能獨指即經所謂不可逃也又莊子天下篇云指不至至不絕經亦即此節之義蓋若甲乙同

處欲指甲而勢不能不象直乙既象直乙則所指不得謂專至 所欲相不傳。張云所欲言不相傳論讓按

甲亦不能與乙絕也故云不至不絕釋文引司馬彪說殊誤 所欲相不傳。張云所欲言不相傳論讓按

一物今象直二三則不能明傳其 意若未校。張云校悅也 不快人意 且其所智是也。張云有 所不智

是也。張云有 所不知 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是智者所已知也是之不智者 所未知也則不能分爲一矣 謂而有

智焉有不智焉。疑亦當有也字依張揚說此釋經下 有指與二而不可逃說在二與三 所春也。未詳張云下云竊也今死而春 未詳張云下云竊也今死而春 其

執固不可指也。張云執疑當爲執與勢同按張校是也執即古勢字徐鉉說文新附云勢經典通用執 覆遲在執者去鄭注云執執位也釋文云執本亦作勢後奪問篇亦以執爲勢今本並

誤說 逃臣不智其處。不知其所 狗犬不智其名也 若韓盧 遺者巧弗能兩也。張

可證 逃臣不智其處。不知其所 狗犬不智其名也 若韓盧 遺者巧弗能兩也。張

皆不可指遺者義宜爲失亡者巧弗能兩未詳論讓按兩疑當爲罔或作罔孟子公孫丑篇以罔市利趙注云罔

羅而取之罔與兩形近而誤言人偶有遺物雖使至巧罔羅索取之不能必得也依張說此釋經所知而弗能指

說在春也逃臣狗馬 智狗。吳鈔本智 智狗 下衍者字 重智犬。經說上云二名一 實重同也義詳前 則過。依經當作不智則

貴者按貴即遺之誤 智狗。吳鈔本智 智狗 下衍者字 重智犬。經說上云二名一 實重同也義詳前 則過。依經當作不智則

云既知狗又知犬而 不知狗之即犬則過 不重則不過。此釋經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則也說在重 通問者曰云通意

言問以通 其意指也 子知亂乎。舉云亂當爲亂即亂當爲文給讓按說文馬部云亂離父母母者也 應之曰亂

何謂也彼曰亂施。句 則智之 名物張云蓋即亂經 施疑當作也謂告以亂之 若不問亂何謂。經應以弗

智。則過。不問亂何謂而徑應以弗知則不知而復無求 知之意人將不復求是終于不知矣故謂之過 且應必應。此義難通疑當作且 問必應涉下而誤耳 問之

時若應。長應有深淺。長疑當作其形近而誤深若應之曰長何謂後若徑應 以弗知是也此釋經下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 大常中在。大道

吳鈔本作天以文義推之疑當兵人。句長所。今本兩其字弱兵長二字益不可通。其所存也。張云在堂為存按在

其所其子。其疑當為某之爵後旗幟存者也。此謂據在者而問室堂。存義同似不必改

惡可存也。當作惡所存也上云室堂所存也下云主存者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言問

堂者為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依楊說此釋經下所存與者於

五合。謂五行水土火。疑當作木生火張云五行自相合者水土火火離然。此言火離木而然易離

物篇云木與木相離則然張云火火離金火多也金靡炭。也研離也言金能研炭使消散。金

多也。張云所謂合之府水。疑當作合之成水言金得火則銷鑠而成水莊子外物篇云金與火相守則

是木離木。張云本處相離故張說亦難通疑當作木離土離亦與屬同義。若識廉與魚之數。

惟所利無欲惡。所利謂推所共無偏嗜即經所謂宜也。傷生損壽說以少連。說吳鈔本作

疑連當作適謂節齒以養性也下云適足不害亦其證。是誰愛也。管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

也。疑當作或者欲有不能傷也言多粟若酒之於人也。言酒無益于。且恕人利人。恕吳鈔本

仍作愛也則唯恕弗治也。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從知不足為益損或云唯與雖通治釋經下

無欲惡之為益損飽者去餘。言損去其適足不害能害飽。能與而通害飽疑當作飽害若

若傷廉之無脾也。脾讀為脾少牢饋食禮云膳用麋又云脾不升鄭注云近毀賤也古文脾皆作脾此

亦損而不且有害而後益智者。智字若癡病之之於癡也。畢云癡即癡省文說文云癡

亡一也且即不字詒讓按廣雅釋詁云癡病也此癡或當為癡之省文下。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

之字當作人言人愚癡者以病損為益也此釋經下損而不害說在餘

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惟
見離彼文以目下蓋挽見目二字義與此正同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目不見亦即此義也

若以火見火。句謂火熱也。非

言火雖熱而所見者光也非以其熱莊子天下篇云火不熱此即其義淮南子詮言訓許注云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彼廣疑亦火之謬此癰經下必熱說在頓必即火之

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

是兩智之也。
依張說此釋經下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天陷。句則無之

而無墮云天陷未詳或謂天所缺者披張謬未墮天疑當作失戒人無失陷爲虛言則先未有墮疑
此事而預相救戒亦可言無所謂不必待有也依張謬此墮經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墮當爲推

此義不可通春也與鵠也對舉疑春當爲廡養之養形近而誤得文疑當作得

此引申比況之義詩周頌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孔疏

然之辭亦方然故曰猶是也與此今義相近張云且未
然之辭亦方然故曰猶是也與此今義相近張云且未
必然
舊本作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必然王引之云且且必然當作且然必然以下

且已。句必已。句且用工

而後已者必用工而後已。
舊本必用工下挽而字王引之云後上亦嘗有而字按王校是也今提
補用工猶言從事也此釋經下且然不可正面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宜

均句髮均縣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絕舊本輕下脫重字孫星衍云列子湯問篇云均

髮均懸重而髮結髮不均也其絕也莫絕猶注云髮甚微脂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經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今輕下腋重字均其絕也句句下無也字接孫校是也畢亦

堯霍此二字爲下文發端篇中霍字甚見以義推之似並當爲虎之譌然於此文不合畢云據下文作麗張從之未知是否或以

名視人或以實視人。張云堯者名胙者實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臞也。臞或當作上作

聲是以實視人也。視與示通舉友之富商以告人是示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張云名所生也也指應以示人是示以實也

義之實處於古。言堯之義施于當時不能及今即經異時之義此經上堯之義也生于今而處于古而異時說在所義生疑當為任若殆於城門與於

臧也。此九字上下文無所屬張並上堯堯為一條云城門守門者臧僕也城門舉實臧舉名其說殊迂曲案校文義疑當在上文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無不讓也不可之義凡古人行禮賓主入門必讓若與人同入城門而相殆則無為讓為讓者人不足與為禮則不必讓也荀子榮辱篇云巨徐則讓小徐則殆張注云殆近也此殆異于讓之義又據殆與違聲義相近毛詩小雅巷伯傳云柳下惠短不逮門之女殆于城門即逮門謂近狗句

狗犬也謂之殺犬可。以經文校之當作而殺狗謂之殺犬天不可莊子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于犬也墨子曰若兩龍狗犬也然狗非犬也按此經云殺狗非殺犬亦即名實離之義然成引經語亦有謂供非其元文

未詳集韻十五灰云陰臘腫大兒非此義疑當為關崇禮士喪禮鄭注云關眉頭也謂文骨部云關眉前也揚云龍變潤字之誤校依楊說則當亦韓之段字見前此言同一體而有左右之異以喻狗犬同物而異名也依張

揚說此經經下狗犬也而使令使也。此與經說上使令謂謂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此難通張云假自為之也亦得為使故言使不使皆使按張改經使股美股為段故其說如此然義甚牽強恐不足據著校文義此我字或當經之美字疑並當為義蓋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使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楊云經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義不使亦使義言義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殿戈亦使毀不美亦使殿作殿說

之則知其先智意相也。先智以經下校之變當作元智說文无古文奇字无

不當易。先智意相也。與先形近而誤无智即經云無知也相下疑有脫字。若權輕於秋。秋當讀

文冲部云秋蕭也左傳伐莒門之秋釋文秋作秋彼秋為秋之段字。其於意也洋然。未詳此釋經下以

與此義異而或作秋則可互證此亦喻輕重之失當與經之轉同意。云推擊也齊謂之終葵金部云鐘錡也時大雅篤公劉取

知也說在焉。段推雖俱事於履可用也。云推擊也齊謂之終葵金部云鐘錡也時大雅篤公劉取

厲取暇毛傳云段段石也說苑操言云。成綸屨過推。綸屨當作綸屨當作過下同說文系部云綸

千將鑲以之補屨曾不如雨餘之難。成綸屨過推。常也古為屨冬皮夏葛蓋亦或以綸為之。與

成推過綸屨同。過件也。件字書無此字道藏本作件吳鈔本同畢云件當作舛舛異文張云依經當

說文午部云許說也文部云韋許也爾雅釋詁云端逢過經也漢書敘傳郎展往引作端逢過也過逢義同許說

選聲音並相轉件係經聲相近過件猶言逢伍逢伍亦猶言逢伍也此謂綸為作履屨之材段推雖為作履屨之

用也此釋經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一者五是一少千

二也建一以爲十則一有五者是多於五也建一爲十累一爲二益讓按十二焉疑當作十。非斷半。之則

體此疑當作斷非半即約經云進前取也。非半而斷之則。前則中無爲半。言半者必前後之中進

非半弗斷也而反辭以明其義。進前取也。每斷前進也。前則中無爲半。前取盡其端則中無所

半猶端也。端即前也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端。前後取則端中也。即所謂半。斷必半。

毋與非半。毋與鈔不可斷也。盡其端則無半不復可斷莊子天下篇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萬世不竭即此義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非半弗斷則不動說在焉。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張云給具也嘗已具之則當

之疑當作已然則當然不可無也然與給草書形近而誤凡事之言已然者即當然今雖無而昔之

爲有則當然故云不可無給經云不可去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實然。久有窮

而窮。此五字與上下文皆不屬張揚並屬上爲一章以經校之。正丸。畢云一本本作凡按經校季本亦作凡

圖之九下云轉。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搏道讀本吳鈔本作搏非考工記云直者中縣正丸即立圖

而實非牛也若爾雅釋牛屬牛牛之類則或牛而牛也非牛而牛也亦可言或也故曰牛

馬非牛也未可此言象舉牛馬則不得謂非牛猶公孫龍牛馬牛也未可此亦象舉牛馬既

竟謂是牛張云曰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不可兩說未定則

未可亦非也張云有可者今但言未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二前云數牛數馬則牛馬

牛不非牛牛則牛馬不非馬馬則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張云象牛馬則非牛

據張說是也此即經云說在象之義荀子正名篇云有牛馬非馬也此惑于用名以亂實者也公孫龍子

云牛與牛唯異字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牛也牛之非牛也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牛無尾故曰牛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

馬也無馬者牛不二牛不二而牛牛二而牛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類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牛有

毛雞有羽雞足一數足二而一故三謂牛牛足一數足四而一故五牛牛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牛非雞

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舉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即此書之義但兩書文義皆充極與

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之可同說在象彼正名者彼此謂言當彼此不可彼彼止

於彼彼為彼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為此設據按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象當云彼且

彼也此謂彼此之名無定故不可此言彼此在彼有定無定之間張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

也則彼亦且此此也此字與鈔本不重張云定以為彼此則我彼此而彼彼亦且此此亦且彼彼

今本挽三字公孫龍子名實篇云正其所實者正其所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

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為當也當而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其彼此焉

當乎此則唯乎其彼此焉此其以當而當也當而當正也故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彼此而此

且彼不可即此章之增語又莊子齊物論篇云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則知知之故曰彼出于此

因彼又云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

無彼是乎哉亦與此義略同學云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按經有論唱無過即下云唱而不和

謂人不明非和不得已者之通唱而不和是不學也唱者為教則和者為智少而不學必寡

息張云我有知而不以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一字此蓋

色若是其色色生以在室者之是所不智若所智也謂在室者所知謂在外者猶白若

黑也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露用誰勝勝猶言當上文云當者勝是若其色也是若疑到言

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張云若正而言之色若此白者彼物必

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名吳鈔本作明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

智長言以所明正所不知若不知物之長而外句親智也室中說智也此與經說上云知

親也義同言在外之色為親見而知以室中之色若在外之色則聞人以詩以詩猶言以為詩詩即非

可也言以人之言為詩者必出入之言可以下文校之出入當是不詩則是有可也有可

即不得盡人之言之言不可句以當必不審審疑亦當作當言以不可為當是必不當也此即

經下以言為盡惟當依經作唯疑亦虎之誤下並同說詩前唯應辭也此言假物為名

字與此義可互證經以非名為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

云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于已為是是異于已為非非

謂之可謂彼是是也謂所謂與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必彼猶惟乎

其謂則吾謂不行嘗作則吾謂行彼若不惟其謂句則不行也此即公孫龍子謂彼

謂不行謂此也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之義依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按盧說
張說此釋經上唯吾謂非也則不可說在飯
謂無義也古者中國於地南不盡南每又天宮京不卑有南非也張讀屬上節亦誤此南即指南方無南猶言

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下並同則可盡不可盡畢云此三字疑衍未可智

可智此涉上文而挽人之可盡四字而必人之可盡愛也

是有窮也。盡衣窮無難。窮不足以難象也。盈無窮也。則無窮盡也。謂人老盈無窮則無窮既可盈即累有盡也

且之盡文也。重
重重字衍。張云：文衍非。
或者鑽乎其間也。
問者本諸阿今其鑿藏本正文處所
問有所遺忘則雖愛民不能盡其數

盡也說在明者按明疑卽問之義
仁仁愛也
無術文又疑或當作仁愛人也古人仁字通
義

內外俱內
 內亦不相爲外
 外張云俱外
 其爲仁內也
 義外也
 孟子公孫丑篇
 爲翁字據此見

內說在許
可分外接張說是也但其本亦提出字又讀入字屬下學也並讀依張說此釋經下仁義之爲外

墨子閒詁 卷十 經說下第四十三 二三三

之無益也。智亦與知同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詩。此言學或有益或無益故教亦有是而否否則詩矣張云使知學之無益也而教則是

學之無益教矣。則詩也。按張說是也。依彼說此釋經下學之益也。說在詩者。按經益上當有無字。非疑詩之誤。論排。謂排論人宜論其所排之當否排之不可。不可。以理

之可排。張云當爲非雖多排。其排是也。其理不可非。王校作雖少排。非也。王引

當作論排之不可。不可以理之可排。不可排。理之可排。雖多排。其排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排。非也。王引

辭字以理之可排。下說不可排。理之可排。七字。其理不可排。辭作非。按密校文義似無損。王校並未補

今也。謂多排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言排有可否不容擬以多排者爲非若短長各有所宜不可相論也依張說此釋經下排之可否不以衆寡說

在可。不排。依經當作非排。謂非其好辭。識人者非己之排也。言排辭者之非排。非可非也。即上云以不

可非也。謂人實有非而我非之是非其所可非是也。非排也。言凡排人而或議其非者爲其有妄排實有可非也若所排不安則不可非是

不當非其所排也。依張說此釋經下非排者。謂說在排非排辭之誤。物甚長甚短。張云故莫長於是。曰甚短。是

之是也。是即莫長于是。莫短于是。是之是。張云如是者是甚也。言甚非是者則不得爲甚長甚短莫甚上疑說非字張云非是者莫得以

爲甚。按張說未塙。依楊說此釋經下物甚不甚說在若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山。處下善於處上。句

下所請上也。請當作謂言因下見上則所謂上者但微高子下而已不必如山與澤之高下懸絕莊子天

也。說。不是。目不讀如否。此約舉經文爲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文當作之下並同

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此句與上云今是文

相對則而文與是當作而是。文于是。是文皆即是之之辭。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此節文辭說難

上文而不于是。是又當作而不于是。是傳寫互有脫字耳。意以是與不對舉是文與不文對舉凡不字並當讀爲否文字疑並之字

之辭。然並未說依張揚說此釋經下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經亦有脫誤。此節文辭說難

經上篇旁行句讀。畢氏荀攸定本今重校正。畢云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體分於衆也

知材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知同舉張揚本並作恕誤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爲也

實榮也

忠以爲利而強低當作君也

孝利親也

信言合於意也

佞自作疑當作此也

誦猶作作也

止以已同久也

必不已也

平同高也

同長以古正同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無也

直參也無

圓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謹當作操也

倍爲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間中也

間不及旁也

鑑極間虛也

盈莫不有也

廉疑當作非也

令不爲所作也

任士損已而益所爲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刑形之所以奮也

生刑形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堅白不相外也

櫻相得也

似當作此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

次無間而不櫻當作相櫻也

法所若而然也

俱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無說

攸當作此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爲窮知而僣於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說作命舉加

知聞說親

名實合爲舉強揚並合前爲一經說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萌通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聞傳親

見體盡

合說作古議 丑宜必

欲丑權利且疑惡丑權害

爲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

同異交得放說作趣疑有無

聞耳之聰也說無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說無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說無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音利疑當作言利二字乃正文誤作小

爲一

巧轉依說當則求其故

大公益無說

儼租說作儼陶民接當作環俱氏

庫當作易也

動或從當作也

讀此書旁行此校語誤入正文揚云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錯

在而無非三字之上列

經下篇旁行句讀舉本無今依張氏攷定本重校正

止類以行人疑當作之說在同

駟疑當作四足異說張以三字屬下列執存下疑非推類之難

說在疑說名字之大小

物盡張以二字屬前經誤同名二與鬪愛食與

招白與視麗與依說當有暴字夫與履說作履

一偏棄說作去之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

一二廣與循當作脩張以物盡同名以下四經合為一誤

法同則觀其同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缶無非舉張並以三字與上校語為一誤

所存與當有存字者於存與孰存

五行無常勝說在宜

無欲惡之為益損疑當作無益損也說在宜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異類不毗此說在量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假必諄說在不然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

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

疑說在逢循遇過張以三字屬下誤

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無說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唯是

字或填正徒說在長字久

一張以此字屬下臨鑑而立景到多而

若少說在寡疑當區說在在景二條後

當與說景諸條類列疑皆傳寫亂之張云此行

當作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按張校以下五經

互易未知是否

姑答之以備攷

墨子閒詁

卷十

經下篇旁行句讀

損而不害說在餘

知說作智通而不以五路說在久有誤

必熱依說當作火不熱說在頓疑當作觀

知說作智通下同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擢疑當作推慮不疑說在有無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

疑當作害區張以歐屬上列物一體也誤

均之絕不不否說在所均

堯之義也生疑當作任於今而處於古而

異時說在所義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

鑑位立景一少而易一大而丑說

中之外內說在景之小大倅後亦傳寫之誤張云此行當臨鑑而立

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

鑑團景一無說下

不堅白說在下有說字張弁前爲一經誤又云此行當鑑位景一小而

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

無久與守堅白說在因張云此行當鑑團景一不

堅白說在

在諸其所然未者然疑當作諸未然說在於

是推之

景不從說在改爲

住疑當作位景一說在重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景迎日說在搏疑當作轉

景之小大說在地當作抱丘遠近

天依說當作大而必正說在得

使殷美疑當作使殷義說在使

荆之大其沈當作淺也說在具說作具疑當作有

以檻當作爲搏於以爲無知也說在

意

意未可知說無此義疑有說誤說在可用過當作遇作

說作件誤張以以檻爲搏以下三經合爲一說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疑當作進

非半勿漸則不動說在端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

而不可擔當作說在搏

宇進無近說在數

行張以此字屬上經誤循依說當作條以久說在先後

貞佐說當而不撓說在勝

契與枝當作板疑當作板說在薄

倚者不可正疑當作說者刺當作

推依說當之必往疑當作說在廢材

買無貴說在反疑當作其買

買宜則辯說在盡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當作

或疑正過名也說在實

知之否之足用也疑當作說在無

以也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疑當作

墨子閒詁 卷十 經下篇旁行句讀

一張以此字
屬上經誤 法者之相與也盡依說當若

方之相合也說在方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疑并前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唱和同患說在功

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以言爲盡詩詩說在其言

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疑當作

者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

說無

仁義之爲內外也內疑當作說在作顏有

於一有知說作智通下同焉有不知焉說在

存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

參當作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字誤也逃臣

狗犬貴說作道者

知說作智通下同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

在重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

學之依說疑當有無字益也說在誹依說疑當作諱者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

非誹者諱當作諱說在弗非

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有誤張弁前為一經誤

墨子閒詁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戚樂國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即其義。篇中凡言賊者皆指賊也。而言畢並以葬親為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並認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繼有據。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不如小人之慈惠。其利小人也。吳鈔本無字。

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減為其親也。而愛之。畢云說文云葬減也。即讓字。正文謂葬親顯云。減讓也。篇內同義亦互。

之減。詳小取篇。言陽爭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愛其親也。非字疑衍。此篇多以一非相對言之。以減為其親也。樂謂音樂。

而利之。疑衍利之謂資給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樂謂音樂。

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云當有誤。

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謬。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吳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中。而權其輕重。

則取重權。稱則取輕。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俞云當作非為非也。衍一非字。案當作權正也。經上篇云欲正。

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經畢云此按字正文舊作壓。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梳。權正

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畢云當為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

者。人之所執也。言為人所持。說不能自免。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子說

山訓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焉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意本於此斷指與斷腕舉云玉篇云腕鳥段切手腕亦作腕案腕腕皆擊字之俗利於

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當作非無擇也謂必舍死取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

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殺己以利天下為文當作非殺人以利天下也一字銑上而衍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

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為之非也疑當作非為之也說二字害之中取小求為

義非為義也此疑當接後句可正而正之句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

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

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

也而性此文多譌說為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作准惟與唯通經下篇云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說云惟是當牛馬惟是亦即唯是謂言是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不

可正而正之上云權正也言於不可正之中而權其正利之中取大此節疑當接上文非為義也下非不得已也害之中

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

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之字戰國策宋策高注云倫等也服虔鄭注云列等比也德

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句親厚厚厚其親親薄薄薄其親

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無至薄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顧當為類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紅上非即壽此節行謂德行為天

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此句厚字疑衍乃為禹之人愛也人愛二字疑倒厚禹之加於

天下據下文之下當有為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為其德加於天下畢云言禹之厚德及天下非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言所厚止於禹身不徧及天下若惡

盜之為加於天下言惡盜為其害及天下畢云言盜之惡行及天下非而惡盜不加於天下言所惡止於盜身不徧及天下愛人

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言己亦猶是人也。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

言愛己亦可謂之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誠之愛己。非爲愛己之。聖人惡疾病。舉云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

人。也。荀子正名篇云。聖人不愛己。此誠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聖人云。言爲人。正體不動。疑當作四。證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舉云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

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此義難通。舉云言誠富在下。非。聖人不得爲子之事。似言聖人事。謂愛無窮。而事必有所。

與利。此節節衰下。舊疾從事之意。舉云。說文云。渴盡也。竭。與舉也。今。經與多以渴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案舉說非是。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與利。

爲己。此下疑當接。下。語經。舉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論云。正非必欲天。下。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舉說非。語經。

也。當爲者。舉云。非白馬焉。龍子有白馬論。論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舉云。案列子。仲尼云。公。離也。孤。獨也。未嘗有母。非孤。獨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獨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獨。未嘗有母。白馬。孤。獨。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稅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舉說非。

其無說非也。無當從畢。校爲無。漁大之舞大。舉當作殺大之無大。經下云。狗大也。而殺狗。非殺犬。類作殺二形。非也。所謂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相近而語。無說。無說。愛已愛人也。下。非爲愛己之人也。言誠自愛其身。非。厚不外己。厚。下。當。由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作義。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上文云。愛。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舉。當。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焉。有有於馬焉。也。智來者之馬也。未。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也。也。下衆字。相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舉愛人。與小國之圖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衆也。上凡舉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歐言下文。向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舉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未九。

爲己。天下之利。語經。舉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論云。正非必欲天。下。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舉說非。

也。當爲者。舉云。非白馬焉。龍子有白馬論。論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舉云。案列子。仲尼云。公。離也。孤。獨也。未嘗有母。非孤。獨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獨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獨。未嘗有母。白馬。孤。獨。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稅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舉說非。

其無說非也。無當從畢。校爲無。漁大之舞大。舉當作殺大之無大。經下云。狗大也。而殺狗。非殺犬。類作殺二形。非也。所謂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相近而語。無說。無說。愛已愛人也。下。非爲愛己之人也。言誠自愛其身。非。厚不外己。厚。下。當。由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作義。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上文云。愛。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舉。當。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焉。有有於馬焉。也。智來者之馬也。未。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也。也。下衆字。相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舉愛人。與小國之圖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衆也。上凡舉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歐言下文。向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舉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未九。

爲己。天下之利。語經。舉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論云。正非必欲天。下。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舉說非。

也。當爲者。舉云。非白馬焉。龍子有白馬論。論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舉云。案列子。仲尼云。公。離也。孤。獨也。未嘗有母。非孤。獨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獨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獨。未嘗有母。白馬。孤。獨。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稅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舉說非。

其無說非也。無當從畢。校爲無。漁大之舞大。舉當作殺大之無大。經下云。狗大也。而殺狗。非殺犬。類作殺二形。非也。所謂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相近而語。無說。無說。愛已愛人也。下。非爲愛己之人也。言誠自愛其身。非。厚不外己。厚。下。當。由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作義。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上文云。愛。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舉。當。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焉。有有於馬焉。也。智來者之馬也。未。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也。也。下衆字。相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舉愛人。與小國之圖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衆也。上凡舉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歐言下文。向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舉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未九。

爲己。天下之利。語經。舉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論云。正非必欲天。下。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舉說非。

也。當爲者。舉云。非白馬焉。龍子有白馬論。論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舉云。案列子。仲尼云。公。離也。孤。獨也。未嘗有母。非孤。獨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獨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獨。未嘗有母。白馬。孤。獨。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稅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舉說非。

其無說非也。無當從畢。校爲無。漁大之舞大。舉當作殺大之無大。經下云。狗大也。而殺狗。非殺犬。類作殺二形。非也。所謂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相近而語。無說。無說。愛已愛人也。下。非爲愛己之人也。言誠自愛其身。非。厚不外己。厚。下。當。由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作義。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上文云。愛。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舉。當。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焉。有有於馬焉。也。智來者之馬也。未。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也。也。下衆字。相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舉愛人。與小國之圖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衆也。上凡舉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歐言下文。向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舉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未九。

爲己。天下之利。語經。舉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論云。正非必欲天。下。如是也。故下辨之。案語經者。言語之常經也。此總目下文。舉說非。

也。當爲者。舉云。非白馬焉。龍子有白馬論。論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舉云。案列子。仲尼云。公。離也。孤。獨也。未嘗有母。非孤。獨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獨之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孤。獨。未嘗有母。白馬。孤。獨。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之。上疑稅有字。與下無說文相對。舉說非。

其無說非也。無當從畢。校爲無。漁大之舞大。舉當作殺大之無大。經下云。狗大也。而殺狗。非殺犬。類作殺二形。非也。所謂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必與畢通。此下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類。相近而語。無說。無說。愛已愛人也。下。非爲愛己之人也。言誠自愛其身。非。厚不外己。厚。下。當。由生。臧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作義。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上文云。愛。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舉。當。義利不義害。句。志功爲辯。志。舊本作之。今據。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有有於秦焉。有有於馬焉。也。智來者之馬也。未。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衆也。也。下衆字。相當作愛衆。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舉愛人。與小國之圖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衆也。上凡舉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衆也。云云。則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衆世。與愛寡。世相若。衆世。寡世。以廣。歐言下文。向世。後世。以古今言。文自相對。凡舉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並未九。

兼愛之有相若

又通 愛尚世與愛後世。王云尚與上同

一若今之世人也。王引之云今之世人嘗作今世之人

今世與向世後世相對爲文也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王引之云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
二字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案

無人之二字義自可通今不據增

天下之利驩。

驢猶說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驢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此疑當接上與利爲己句

聖人有愛而無

利。俛日之言也。

說文人部云侏髻餘也一曰閒見爾雅舞言云閒侏也案侏有閒訓此髻亦當與閒義同方言云閒非也孟子離婁篇云政不足閒也閒蓋謂較難相非故下云乃客之言

日疑當作日或疑嘗爲儒者之
儒俗作儔與覩相似而誤亦通

乃客之言也。王

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無人卽兼愛之義。言人已兩忘則視

人刻己矣子墨下舊無
子字今據吳鈔本補

猶在似言害捨大取小
害猶在上疑有挽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之三字畢云

一本無疑屬校季本亦無疑據此則前害之中小不得已也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下

非殺賊也。王弼之云非殺賊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賊非殺賊也。專

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

爲害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爲其人也句

小園之園與大

而其爲不至則同故下云遠近之謂今本王

爲不與不至鍾之至不異

之不至謂尺與千里遠近異

益金爲鑄。盜不可遁。綴漢書五行志。童謠以董字爲千里草。與此可互證也。是黃也。畢云說文云黃也。是玉也。此與上是字。意盈非意立。

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

之人也。非意人也。

土引之云當作意人之指非

意獲也。說文犬部云。

意禽也。

俞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本也非意人也一律
詒讓案乃字不誤此與上文反正相對言蠶者之求獲欲得禽也

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志卽意求之
功謂求而得

利人也。爲其人也。畢云爲一富人。言譽人之富非爲其人也。畢云舊二字有

爲也以富人

言有所爲。以使人富。富人。治人有爲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類。

爲賞譽利二人。

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及人亦不至因此捨不用賞譽也智親之一利。

學云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言雖不足爲孝亦不至於明知己之有利益於親而不爲之智

是之世之有盜也。上之字當衍吳鈔本無下之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致致檢出盜當作人涉下而錄盡愛是世。俞云當作智

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謂案俞校未也。以文義推之當作智是世之有人也盡愛是世即兼愛之義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

也。不盡下以下文推之當有惡字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畢云二當爲一路誤案當作不盡惡是人此說惡字衍二字耳雖其

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弱疑當作朋形近而誤言盜雖止一人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欲疑放名實不必名。疑當作實不虛然不能審知其誰某則盡惡其朋黨也苟是石也白。句敗是石也。

敗當盡與白同。言白石之白皆同是石也唯大。唯雖通吳鈔本作惟不與大同。言大石之中仍有大小之異是有便謂

焉也。爲便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貌吳鈔本乃也不可以形

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唯亦與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

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人當作入入是去非文正相對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

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舊本說異字今

文辨智意二重同。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具同。具當爲俱經說上云連同。國語楚語韋

有以同類同也。同名之同。丘同。丘與區通經下鰒同。鰒附通史記魏世家侯爵號施臣術

畢云一本然之同。同根之同。此四字疑當在前同名之同下此下文有非之具有不然之異

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此下疑當接下長入一日乃

是而然。吳鈔本一日乃是而不然。二日遷。音是而四日強。貌是而子深其深。錢

其淺。益其益。會其會。

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為割說文刀部割微也。割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帝徽尊節李注引

禮記燕敬尊節今曲重作

察大山比因至優指復。句次察聲端名因請復。

此文說誤不

禮記尊節與聲類並同
舉兩次字變皆當作吹即盜之變字一優字二復字皆得之誤請讀為情請復即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室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情而得之也大指蓋如是今本止此室請為山此至而以至字到者因下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盜復到作次察盜無從誤正矣。培名亦難通疑聲端當為端之誤。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
正當為匹右疑有之誤有與或義同請亦讀為情下同此以篇為喻也。辭惡謂不受惡左宣二年傳趙盾為法受惡往柱焉

為法受惡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賤而不
有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
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不求生則雖
聖人之附質也。
附質讀本與鈔本並
仁而無利

愛。
而吳鈔
利愛生於慮。
謂以仁待人而無私愛利之心凡愛利皆生於自私
昔者之慮也。非

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

利。
謂因賴其
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
臧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舊本無下慮獲之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

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言所愛

為愛人則同臧獲
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
疑當作弗能不去也言去一人而
昔之知

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蘇云牆疑當作臧云牆字不可通乃高字之誤呂氏秦秋傳欲管給早定則

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案蘇說近
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顯云正當作匹俞

此書匹夫字多謬作正夫詳節葬下舊此
一子事親。
此上疑當接上文義厚
或遇孰。或遇凶。

或遇孰或遇凶
畢云言歲執歲凶。其親也相若。
言不以執凶而
非彼其行公益也。非加也。
疑當作非彼

畢云言歲執歲凶
其親也相若。
言不以執凶而
非彼其行公益也。非加也。
疑當作非彼

執無能厚吾利者。勢與義之謂外物不能使吾利親之心加厚藉賊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賊也萬倍。

吾愛賊也不加厚。藉即假借字首句賊字本誤藏今據與鈔本正持養義辭非命下當言假令長

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貌與鈔本作故同。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

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

異。首之人謂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將持之借字說文手劍以

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

命者敗之盡是也。敗疑亦當為取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舉者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

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云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方之一面非方也

言方專與方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上當有夫辭二字下文可證廣雅釋以理長以

類行也者。二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顧云忘今人非道

無所行。義言不循道則辭不可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雖與其困也可立而

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文選洞

注云浸淫猶漸持其類在鼓栗。在下吳鈔本有於字此下有謂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三語意殊聖

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畢云言能追正迷惑案以下並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或壽

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畢云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畢云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

墳疑當作譽石說文石部云譽壽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譽石可以壽風郭璞注云一日而百萬生愛

不加厚。此疑壽壽也死而其類在惡害。畢云言意多所愛而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

世相若。此當爲上字之誤說文古文上作二與二形相似上世與其類在蛇文。此文有壽供云云當

莊子秋水篇壽陵城城壽陵亦取相愛壽案洪說未靖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彼也案

以利天下一節其類在院下之鼠。院舊本爲院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爾雅小仁與大仁行

厚相若。此似舊上文大人之愛小人也一節之義其類在申。有壽凡與利除害也。上文云與

疑壽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其義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壅疑漏之壽王云雍與壅同并九二壅微漏釋文壅作雍北山經縣雍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

害。國語魯語云智者處物韋注云處名也准決嫌疑。句焉摹略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摹規也

云界約要也俞正鑒云摹略即今言之模量古言之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經說上云舉告以

無慮俞云然字無義疑當作狀誤誤爲狀因誤爲然以辭抒意。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鄉衍曰辯者抒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

傳一抒揭意類注云抒謂引而進之也畢云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

畢云一本作地案類校季本亦作地此文有論

兼愛相若。一愛相若。言愛一人與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其類在死也。

兼愛衆人同其類在死也。

類取以類乎。畢云故取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

易乾文言云或假者今不然也。畢云假設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

故申效。畢云中則是也。不申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畢云辟同。辟說文云舉也。

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字綴衍王云也。非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管。故曰辟也者。

畢云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苟子非相篇云。說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

比辭而俱行也。畢云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部云。比齊等也。謂辭義齊等。

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畢云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此云取與求義同。謂所求者在此。所不求者在彼。取彼就此。以得其同。所謂予之也。是猶

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畢云之伴一本作伴之。不讀率遂同。率遂聲近義同。廣雅釋詁云。率

所止而正。畢云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畢云之伴一本作伴之。有

按上三字王引之云。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

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然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字耳。其取之也。有

所以取之。畢云無所字。王引之云。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其取之也。

同。畢云其所以取之。不必同。畢云是故辟侔援推之辭。畢云譬也。伴也。援行而異。轉而

危。畢云危讀爲詭。漢書天文志。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遠而失。畢云旋而離本。畢云則不可不

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呂氏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

也。畢云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一周。周舊本。並作王引

周緣書周字與害相似故緣爲害下文此一而不一是而一不可常用也故言
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或一是而一不可常用也故言

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不是也是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白馬

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畢云張德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驪馬馬也馬部云驪馬部云驪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說

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舊本作親畢云嘗爲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親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畢云當爲乘船蘇云人當爲入之誤非人

人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

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辨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

也衍一愛盜非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也此蓋於用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所謂內膠外閉爾雅釋詁云膠固也與心毋空乎空讀爲孔

不達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然作殺畢云據上當爲然

一本作然蘇云然與然字形相近遂展轉致
說案畢蘇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
且夫讀書非好書也。疑當作夫且讀書非欲書也好讀書好書也且鬪

雞非雞也。畢云言人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

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據上文當亦有世相與共是之五字若若是且天非天也

壽夭也。疑當重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舊本說類

上嘗有類字王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畢云據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

說同今據補疑當作衆形近而語言墨者有此論而衆共無也故焉。舊本誤作無故焉也王願並據道藏本正吳

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說不字王

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據之謂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並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案王校是也

今據補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不愛

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俞云周猶偏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偏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矣

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

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周一不周者也。舊本不待周乘馬句脫不字而後爲不

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嘗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嘗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

文也案王說是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

實非棘也。棘之實實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閭人之病閭人也惡人之病非

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人之鬼舊本說人字

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

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願云淮南說山謂作眇此作盼誤也。畢云上下之寫者說人字按王說是也。今據補。經當為大王引之云。上之非大字之語之猶然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視也。按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眇一目小也。馬目不可以言盼。願校近是之。則為之馬盼。畢云為當作謂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即襲此文而易馬為狗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王引之云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馬或白者。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按願校季本正作白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

墨子弟子

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

荀子榮辱篇楊柱云俞讀為愈。淮南子說山訓高柱云愈勝也。畢云

古愈字只北作俞

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

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為太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亦名

半陽

駕驥與公羊。

王云羊不可與馬並駕半當為牛太平御覽地部五

子將誰毆。

畢云子舊作我提

覽改說文云毆古文毆

耕柱子曰。將毆驥也。

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

耕柱子曰。驥足

足以責。

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

云言在

子墨子曰。

畢云子墨二字舊

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為足責此正

實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畢云藝文類聚引謂作問蘇云巫馬子為僞者

也。願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說謬按史

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其年齒

曾長墨子五六十歲未必得相問答此或其子姓耳

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

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

畢云藏文類聚雜器物部引作聰明耳目。

之與聾瞽也。

畢云藏文類聚引作聾瞽。昔者夏

后開。畢云昔者藏文類聚引作若後漢書注引云開治輪轅按治字不當有差。

使蜚廉折金於山川。畢云藏文類聚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蘇云此為夏之蜚廉。按初學記部文非七命注並作飛。又畢本折改按云舊作折。據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金者下有黃金。折金者適金也。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慝伏如神師古曰適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銀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者下有鐵。若雖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彼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垂上適山巖空青瑯瑤璆之從石折聲。若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硤化紀廣川書跋玉海蔡用部引此並作折。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善原文也。又云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藏文類聚初學記部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按王說也。而陶鑄之於昆吾。吳鈔本無之字。畢云藏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吾文選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即昆吾虛也。王云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上下文皆不合。後漢書注文選注藏文類聚初學記部太平御覽作鑄鼎於昆吾。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陶字蓋唐宋間人改之也。詒讓按呂氏春秋君守鑄云昆吾作陶。高注云昆吾項之後吳同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為夏伯制作陶。治通典州郡篇云濮州濮陽縣即昆吾之虛。亦名帝丘。按濮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即古昆吾國也。夏啓使蜚廉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七命云銘德於昆吳之鼎。吾吳字通濮陽古亦名帝丘。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市丘之鼎。亦即指夏鼎言之。是使蜚難雉乙。下於白若之龜。舊本無雉字。今據王海增白畢校改為目。云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藏文類聚引作使蜚難乙。約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蜚難雉乙。目若之龜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黿者曰若。爾雅釋魚云黿上黿下黿。不類。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為黿。黿是目。於白若之龜也。若順也。王云舊本齔作白若之龜。早應藏文類聚改為目若之龜。引爾雅以為目若之龜。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輕改。詒讓按白若道藏本作目若。苦鈔本李本下於白若。初學記引亦作使蜚難乙。約白若之龜。同。似皆本此書。亦作白若。而以為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齔說難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校長翁當作林。說文口部咍韻文作林。經典或假為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林作林。虞是也。林與翁形近。錦下篇哭位不秋聲。咍咍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為翁。備穴。詹鄞以金為翁。新今本亦為難。又經說上篇神龜云乃羽白雉及與龜。近謂易新音義同。說下篇難雉。詹言難雉。即謂殺雉也。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羽白雉及與龜。近謂易新音義同。說下篇難雉。詹言難雉。即謂殺雉也。史記

上變明將鑄鼎以共祭享也下又言兆之絲乃是占謂王以下六句並爲占詞恐非

鼎成三足而方

云

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梅丘圖所載商周鼎三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發覆二方鼎其一受天府之量一銘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斗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兩之鼎三足以有承也形制引左氏說莒之三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陽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引方鼎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證王引之云左傳莒之三方鼎履展曰鼎三足者國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按二王說是也此書多字舊本蓋作三方故謂引三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本亦部云可證銅劍讚不炊而自烹畢云此享字俗寫玉海引作享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說據說文火部云可證銅劍讚不炊而自烹炊爨也銅劍讚及鼎錄並云不炊而自沸論衡儒增篇云世俗傳周鼎不爨自

不舉而自臧畢云玉海引作藏詒讓按劍讀作不昇而自藏鼎錄亦作藏藉璫引墨子曰神鼎不灼自熟不震自沸不級自熾五味生焉疑卽此異文攷

灼熟烹舉爨不遷而自行。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擣說文云擣古文遷从手屬則擣實古擣字後加爲擣耳今會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義文類聚引俱無而守以祭。

於昆吾之虛舊本作墟今據吳鎬本正畢云此虛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嵇康按此卽漢書郊祀志說九鼎嘗鑄亨上帝鬼神也上鄉畢云疑同尙餐乙

又言兆之由。
畢云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据藝文類聚玉海改藝文類聚由作絲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絲詒讓按乙當作巳由絲通言巳卜又言其兆占也左傳閔二年杜預云絲其兆之占辭

日饗矣。上文命龜云上饗此兆從之故云饗矣逢逢白雲。逢逢通毛詩小雅采芣傳云逢逢或說莊子秋水篇云蓬蓬然也此每一南一北一西

一東。王云藝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衡並作一東一西王引之云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南西爲廣西廣吉並注在一東一西之東云云

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東爲韻北與服爲
九鼎既成墨入三圖

爲韻義文類聚夏五氏夫之九又八多入之
 龍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大鼎珍成遷放三國都疑錄畢云北國

引作而靈三國 夏后氏失之厥人受之 周人受之
此豈夏鼎亡傳書效神志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

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桀倭通諱非命中篇諱舊本諱諫王引之云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為諫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諫

臣魯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藏而執正違諫高注諫或為諫言豈能智數百歲之

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按王校是也諫說同今據正

後哉。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義文類聚引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

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與吳鈔本作於治徒娛縣子頌閻於子墨子曰。二人蓋並墨

春秋章師庸云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卿曲學於子墨子即此縣子頌也蘇疑即禮弓縣子或末塢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

然。譬吳鈔本作辟能築者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云說文云城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

日略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書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按以倉瞻望此云能築者築即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即彼所云負書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放與瞻同即彼所云操表按以倉瞻望也瞻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

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所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費公子放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鄒時是其證也

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

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

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

有療者於此。畢云說文云療放火也舊於此二字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操火。將益之。

畢云操即操字異文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舊意

本作義今據道而非夫操火者之意。子墨子曰。畢云舊說墨子二字以意增吾亦是吾意。而非

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畢云耕謂耕揚其名而使之仕王云耕柱子上不嘗有耕字耕荆耕相近則耕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

但言耕柱于此多一耕字疑衍文一二子過之。食之二升。二升蓋謂每食之數雖守篇云參食食參升小半今再食說苑賢篇田需食

宗衛曰三升之復不足於土閭若環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耳莊子天下篇說宋鈎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飽矣 客之不

厚。二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

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畢云智一本 母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吳鈔

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史記燕世家正義引臣瓚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公

半隨五年何注云古者以金重一斤文選王命詔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爲一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畢云十金當

爲千金之銀俞云戰國齊策乃使僂十金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兩後生不敢死之稱非僂下

附矣墨氏崇僂其徒以十金僂遺不爲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

篇云弟子後生畢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言說稱死罪常文 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王云舊本脫曰子 二字今以意補人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

富。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字也言讀爲福福富古字通而故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故也

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故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在疾也服與福爲韻蘇云耶當作取案王讀富爲

福是也耶疑助之 而子爲之有在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畢云謂 其

一 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

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

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今

卿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 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

十子之後也按今本無文字或在佚篇中 曰。狗狶猶有鬪。魏道藏本吳鈔本作狶下同說文家部云

曰。狗狶猶有鬪。狶豕走狶狶也方言云狶南處謂之狶 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

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狶。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金今

之人。而譽先王。畢云先舊作大 一本如此下同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槁 同知而

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畢云也。而舊者新是哉。

畢云一本無是字。蘇云是當作之。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畢云智一以所智

告之。畢云舊以所二字倒一本如此。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

子謂魯陽文君。畢云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

反三舍者也。蘇云魯陽文君即魯陽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樂與魯陽文子文子辭與之魯陽是文子嘗楚

惠王時與墨子時世相值給讓案楚語章注說與賈同文君即左哀十九年傳之公孫寬又十六年傳云使寬爲

司馬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畢

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今南陽魯陽是也。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鳴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也字今據補。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畢云言自

竹馬也案此直言童子戲放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

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

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

常。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

篇云舊盡篇也即子墨子使管黔徹。畢云疑徹字蘇云徹與薛字形相近當誤案畢說是也說文

消磨徹盡之義游高石子於衛。畢云疑游字蘇云游與薛字形相近當誤案畢說是也說文

子與彼有墨子弟子高何未知即高石子否。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

畢云舊作卿一本如此下同案顧校季本高石子二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

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挽衛字今據道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

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無吳鈔子墨子曰。

本作毋

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曰非關叔畢云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辭三公

東處於商蓋畢云商蓋即商奄尙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王云商蓋當爲商奄蓋字古與蓋通蓋奄草

同昭二十七年左傳與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並作蓋餘亦其類也顧蘇說同蒙王說是也左昭九年傳

邑部奄作鄭云周公所誅鄆國在魯史記周本紀案隱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又引鄭康成

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即奄單言之曰奄案言之則曰商奄此謂周公居東蓋東征城奄即居其地亦即魯

也蔡邕琴操云有縶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案蔡說奔魯與此書合但謂公死於魯則妄耳詩幽風

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也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也人皆

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二字倒

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不倒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

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

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陷一本作虞論讓案苟陷人長疑當作苟陷人食陷啗聲同食長

蘇云倍背蘇云倍背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即禽爲證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

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子孟子曰先

人有則二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

有蘇云此節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荀子解蔽篇楊柱云反倍也下反當爲返之段字廣雅

者其言我豈有罪哉吾反後言彼有先反者吾子墨子曰是猶二軍北句失後之

人求賞也謂戰敗失道而後歸公子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云術同述論讓案此即非

墨子閒話 卷十一 耕柱第四十六 二六一

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云其當為甚字之誤古之善者不誅。墨云蘇疑

蘇後疑皆聲誤下同俞云蘇當為誅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誅術與蘇前誅之誤字其字並從亦聲故得相假借也若作誅則與誅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今也善者不

作。蘇云今也當為今世案也即之之辭蘇校未據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墨云疑當為述月令以遂為術已有善則

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

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云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

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偏廢皆務為其善而已述主乎因故以古言作主乎源故以今言述而又作則益益多矣畢注似未得本意案蘇說是也巫馬子謂子墨

子曰。巫馬子見前蓋巫馬期之子姓史記孔子弟子魯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成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鄉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也我與子異。墨云子舊作之

一本我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鄉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

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

擊彼則不疾於我。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擊疾也戶部疾痛並訓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

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畢云舊不疾二字倒一本如此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蘇云二句當有脫說以下文語意致之當言有殺彼以利

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有我二字疑衍俞云此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匪邪意將以告人乎。巫

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畢云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天下

其義而從之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

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

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

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此下亦有提議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言惡所利若無所利而不言。

是蕩口也。言蕩口義見前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鬪。饑吳

作楊道。蘇本同。畢云此蒙字。維人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爲饑人之誤。但割即祖割說文云。但楊俗。寫太平御覽引作銅。蘇案。維形近而誤。饑公食大夫。禮少牢。食之不可勝食也。一。道。諸本無不可二字。無食之二字。吳鈔本同。畢本增不可二字。無食之二字。云舊說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案以文。見人之作餽。畢云作舊作生皆提改。案生字。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並有今據增。也。案二說。並非金予之段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予食猶言目部云。蒙驚視也。日舍余食。畢云言捨以爲余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其芻豢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食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畢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云安字語詞無實義。其有竊疾乎。魯

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畢云四竟二字舊作曠。蕪而不可勝辟。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畢云說文云。評召也。顧云靈令也。戴云靈令之段字。案依畢。顧說則數千爲評令之人數。與上下文義並不實。殆非也。此評靈當爲呼盧。凡經典評召字多段呼爲之二字。五通周禮大小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劭注。並云。魯呼文選。蜀都賦。李注。引鄭康成。易注。云。垢呼說文。土部云。墟。墟也。呼即墟之段字。據本訓。引申爲墟。陳呼盧謂開陳虛墳之地。此與上文並即公輸若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術數於萬不勝。而辟與此文義正同。虛靈俗書形近而誤。詳天志下篇。不可勝。畢云下當脫用字。詒讓案。據非攻篇當脫入字。見宋鄭之閭邑。閭邑言空邑與王制開田義同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

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於春秋。當爲季康子孟武伯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詒讓案。禮記檀弓。悼公之政。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會孫名。敬子之武伯之子名。據此。季孫紹與孟伯常當即昭子敬子之不能相信。而祝於釐社。敬子本謂釐下同。王云。蔡社乃釐社之誤。釐與釐同。爾雅。釐本釐。子若孫也。不能相信。而祝於釐社。本釋文曰。釐本或作釐。漢書東方朔傳。敬珍。堅師古曰。釐古釐字。

墨子問詒 卷十一 耕柱第四十六 二六三

案王校是也洪說同今據正義社幹明是下篇

曰苟使我和

王引之云是猶奔其目畢云說文云奔蓋也

而祝於叢社也

也當作曰其下句即祝詞也上文而祝於叢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

若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駘滑釐曰

吳鈔本作釐下仍作釐案

此與禽

曰吾聞子好勇駘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

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

畢云度謂度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爲與度當爲廢皆字之誤也廢度草書相似故廢

譌作度史記原書名案廢雖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與與廢好與惡皆對文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

是惡勇也

墨子閒詁卷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王云：何故？則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辭，通篇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向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宿坐篇曰：何則？後邊故也。索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息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秦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或有刪節。王校未塙，覽引作義。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本此。子墨子自魯卽齊。毛詩鄭風東門之墀傳云：卽就也。言由魯至齊，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謂子墨子曰：子墨子，自魯卽

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王校亦刪故字。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資產部二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何故止我？畢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

惠王。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蘇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古者官復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此間脫文。蘇云：獻惠王，卽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證。論議案此文說供甚多，余知古者官復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此間脫文。蘇云：獻惠王，卽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證。論議案此文說供甚多，余知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處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

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穆乃失士乃使文君進墨子以實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此篇佚文但余氏不明著出墨子文亦多謬錯焉仲今未敢據增余書蓋惠王亦止作惠王親故書本作 獻惠王以老辭 蘇云楚惠王以周敬王三十三年立卒於考王九年始癸丑終庚寅凡五十七年墨子之辭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始據案諸古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十九年也 使穆賀見子

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 墨本成改諫云舊作成據蘇文

類聚改一本同案顧校季本亦作 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

用乎 墨云蘇文類聚 子墨子曰唯其可行 譬若藥然 墨云蘇文類 草之本 吳鈔本本作

草之本 上天子食之以順其疾 墨云蘇文類 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墨云蘇文類 聚引食作用

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 大人為酒醴粢盛 墨云桑嘗為壺詔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咸 聚引食作用

祭上帝鬼神 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 故雖賤人也 上比之農 下比之

藥 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 主君為穆賀也戰國策史記載蘇秦

為主君索隱云禮卿大夫稱主今蓋蘇子合從諸侯喪而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左傳昭二十九年齊高張唁魯昭

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於大夫然此小司馬所本後魯閔為墨子稱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蘇秦策樂羊對魏文侯

魏策魯君對樂惠王亦並稱主君則戰國時主君之稱蓋通於上下小司馬援春秋時制謂唯大夫稱主非也 昔者湯將往見伊尹 令彭氏之子御

彭氏之子 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 湯曰將往見伊尹 彭氏之子曰伊尹天

下之賤人也 臣竊中篇云伊尹有莘氏女之私 若君欲見之 吳鈔本若 亦令召閭焉彼

受賜矣 湯曰非女所知也 吳鈔本 今有藥此 蘇云藥下 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

則吾必說而強食之 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 譬之良醫善藥也 而子不欲

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說讓案此七字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似並有脫佚。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舊本挽下不足二字。王據上句補與排柱篇合。今從之。是蕩口也。韓云排柱篇亦有此文上。舊字作復下二墨字作舉。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辟。辟之借字。嚙則思。墨云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使者三代御畢云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哀樂悲愛愛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案俞說是也。今據正。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俞云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哀樂悲愛惡其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言於道不能無出入莊子大宗師篇郭注云排者推移之謂也。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墨云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大一畝之宰。宰即膳宰也。見儀禮燕禮記文王世子王藻舊本挽一。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譬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體之段字。廣雅釋器體白也。禮當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巨氏春秋有始。墨南方曰巨。周李倉注文選引作詭。風蓋亦省詭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黔者黑也。吳鈔本黑作墨。非畢云說文云黔黎也。素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白素何知曰。焉然曰黑。何若曰。焉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意同。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知吳鈔本

作能以上文校之疑當作不能
知今本及吳本並脫一字耳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

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

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

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也其蘇曰泉其行曰布 商人用一布布。
下布字當作市言用一布市物也 不

敢繼苟而難焉。
繼苟義不可通疑當作張商即誤詁之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詁誤詁也或作詢从句誤或从契作誤楚辭九思云遠羣小今誤詢王注云誤詢取辱垢之也荀子非十

二子篇云無廢取而忍讓詢揚注云諒詁言辱也字本作讓詢漢書賈誼傳云頑頓亡恥集詁亡節顏注云集詁謂無志分也臣氏春秋經從漢云草木雞狗鳥獸不可誦詁遇之誦詁遇之則亦誦詁報人誦詁亦誦詁之謂蓋

誤詁本訓取因以為取置人之語又引申之入之蒙取辱無快擇亦謂之誤 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

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
吳鈔本義作治 而助之修其

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

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

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
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作遺此鈔上文傳遺而誤也上

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 子墨子南遊使衛。
遊吳鈔本作使於衛 關中載書

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 甚多。
畢云關中論云局中關局音相近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屬薛綜注云局關也左傳宣十

二年孔疏引服虔云局橫木校輪開蓋古乘車輪轆間以木為關中可皮物謂之局亦謂之關故墨子於 關中載

弦。唐子見而怪之。
廣韻一先云弦又姓風俗通云 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公尚

書矣 氏春秋高義善作公上通高注云公上通子墨子弟子也案王符潛夫論志氏

姓篇衛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衛大夫有公上玉尚上字通過疑亦衛人 揣曲直而已。
說文手鉤云揣量也

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畢本無書字云

篇。史同義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鈔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書字。今不據。夕見漆十土。畢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蘇文

五經文字石本。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吳鈔本脩作修。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

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畢云北堂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易蒙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而民聽不鈞。吳鈔本作均。畢

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周禮鄉師鄭注。云遊獵鈞考也。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

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畢云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為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蘇云公良桓子

案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公良孺陳人則陳亦有此姓。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

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廣雅釋言。云簡閱也。飾車數百

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

衣之財。以畜土。俞云豈當為若字之誤也。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

後。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王云百人亦當為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與婦人數百人處前

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給讀案

弟子仕於衛則屨仕於衛上稅弟子二字。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畢云後

讀案荀子注引亦作當。疑章字近是。曰。待女以千金。女吳鈔本作份。盆畢本改益云舊作盆。誤。古無益字。只作盆。或作益

注云二十四兩。王云古鎰字。皆作溢。無作益者。此言千金五百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

盆則盆非盆之語也富國篇又云瓜

授我五百盆

盆舉本亦改

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

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

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義也。今爲義之君子。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

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

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

遇日者。時日通名曰者故也。畢云云。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遇作過。治讓案商承事物紀原引亦作過。

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鈔本生誤王今據吳

可以北。推南子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許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湖南越皆謂之諸龍案。此日

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

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

五里。屬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

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

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

癸殺黑龍於北方。

畢本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王云畢增非也原

西南北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為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與焉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感神法五龍

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敬天皇按此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行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大甲五龍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

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畢云舊脫天字之是國心而虛天下也。國心

未詳國或當作違吳王指云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此上疑吾言足用矣。金言

革思者。舍下亦嘗有吾是猶舍穫而據粟也。國語魯語收獲而孫韋注云猶拾也一切經音義引

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

公子孟第四十八

公子孟子謂子墨子曰。

高據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鳳云孟子公明儀公明高會子弟

即高正與墨翟同時設讓案韋夫論志氏楚篇衛公鼓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之弟

以字為氏說施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顏孫子莫及會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君

共已以待。或讀為拱垂拱而已也案此共已當讀為拱已非已而已揚注云共讀為恭問焉則言。不

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鐘下篇述鍾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即此畢云說文云扣牽馬也故舉也

讀若扣此子墨子曰。是言有二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與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

為耳鏡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荆州從事施鎮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為身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號令之數今本耳

誤為身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身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

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吳鈔本下有以字。疑感謂言之無益而

有。則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則不扣而不鳴之一物。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非僅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將發也。君子之必以諫。子下變。然而大人之利。蘇云此下有脫簡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十一字當

將作若機將發也。在此案蘇。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

校未填。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

土地。著稅僑材。畢云僑疑當為賜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一字當在本文然而大

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箋云籍稅也節用。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

用上應云其籍欲厚財材字通籍稅。應材音云籍欲貨財矣。云已上申明知其一身失之。且子曰。

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且子曰。

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

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有所字。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畢云已上申

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縞。疑

當為巫釋舊誤。王校下文諸籍字皆為籍推此未正。今案校。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

當與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用籍籍南注云籍祀神之米。內則奔則為妾鄭注云奔或為街列女情辯通篇齊

行而自街。鍾離秦街故不售畢云說文云街行且賣也街或字。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

之是也。意林作人。今子徧從人而說之。傷舊本作傷畢以意改。編道藏本季本與鈔。何其勞

莫之娶。今據正。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

畢云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一生。於此善矣。舊本姦辭星。王據下文改。一行為人

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此十一字舊說王據上下文義補與處而不出者。其糴就多。

糴舊本誤精王云精當爲糴字之誤也莊子人間世篇鼓篋擗精糴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糴是糴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誤也郭璞注南山經曰糴先呂反今紅東音所說文糴糧也言兩人皆糴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糴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公子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糴多。子墨子曰。

曰。仁義鈞。吳鈔本作均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子孟子戴章甫。

畢云戴本多作義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戴士冠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實言以表明丈夫也論語先進篇焉章甫集解鄭玄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緇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對曰其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揖忽。畢云揖即晉字俗寫經即勿字古文尙書在治經亦用此字舊作認誤詒讓案

子儒者故亦儒服與治留云留字易也忽留勿字並通釋名韋書契云勿忽也君有致命及所啓曰則書其上備忽忘也荀子法行篇六章甫綯綯而搖勿

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子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

畢云說文云盾職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九反又音尤

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

羊之裘。牂道疏本吳鈔本並從牛誤韋以帶劍。並詳衆愛中下篇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

冠組纓。說文系部云組纓屬也其小者可以爲冠纓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冠也

齊冠也此朝服當爲冠弁服但組纓爲常制不足爲華侈與鮮冠纓衣博袍文例不相應疑此組當爲纓之假字荀子榮諡篇云亂世之微其服組鮮義詳節用篇絳衣博袍。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縗衣博袍王云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袂面錦袂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絳舊本作絳王引之云絳

也莊子盜跖篇擗衣後帶釋文曰擗本又作縗列子黃帝篇釋文向秀注曰縗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十二子篇其

冠進其衣後帶解果其冠楊倞注曰進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絳絳進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降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擗衣博袍高注曰擗擗也擗亦大也犯論篇又云縗衣博帶案

王說是也今據正絳衣即舊經修袂之衣周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裾其袂尺二寸大夫以

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博袍即謂袷衣之前襟廣雅釋詁云袍長襦也彼燕居之服非褻治所用與此袍異也在大襟謂袷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朝服袷紗袍大襟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剪髮文身南面而

之俗說苑奉使篇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燭然成章以儉諸子者將繼水神也

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衿畢云讀

請舍忽畢云舊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

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不一本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畢注以不爲句非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

服也畢云言其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孟子告子諸荅曹令曰子服秦之服

孟子之言同於彼但孟子兼重行而公孟子唯舉言服故爲墨子所折

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

公曰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叔即管叔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時之周

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子之古

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

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

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

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

齒而以爲富畢云齒年也俞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蓋當梁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

就虞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

遺契者歸而結之密微其齒曰吾言可待矣此正觀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喻案俞說是也蘇說同
云辭同錄 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

葆畢云葆言而去力冠也力畢本作刀云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謬刀即其字以意改王引之云古其字

此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不祥不祥無不祥畢云舊作

爲鬼神實可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與鈔皆有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畢云而

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

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云子亦

子乃古其字其子即其子周書有箕字舊皆作亦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

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畢云後子

年喪服義詳節葬下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姑姊舅甥皆

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周禮大司樂鄭注弦詩三百禮記樂記注云

歌詩三百周禮小司馬注云舞詩三百謂無人歌詩以節舞左襄十六年傳云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

樂明其曠日廢樂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與此書義同

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

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舊本說國字國治則從事

國富則爲禮樂王云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廢治也國

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僞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從事

今本貪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 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

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下事字舊本誤作是今故雖治國勤之無

饜畢云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

也畢云說文云噎噎望也飯望則思飲云墨子春秋雜上篇噎而穿井說苑雜言篇作噎之猶噎而穿井

渴字故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餽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師古曰餽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

似故渴誤爲噎死而求醫也古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爾爲聲樂畢云說文云舊華

案畢說是也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慘國爲戾虛者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虛當爲虛戾魯問篇曰

又曰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滿曰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篇

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

豎鐵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間世篇國爲虛厲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

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爲禮論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

客禮也客禮即五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說文罔部云罔也爾雅釋器云魚罟謂之公

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二日之喪亦非也畢云三日當爲

三月之喪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非二日之喪是猶僇謂擄者不恭也舊本係作果今從道藏本改吳鈔本又作擄

也擄當爲擄說文云僇也一日跳也供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恭也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謂偶有一事則

取以爲喻內則不涉不擄擄衣雖不恭然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賢於他人則

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有以吳鈔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

本作亦有

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俞云：垂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之慕父，每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畢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獨慕

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本作其即愚之至也。

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韓云：曰字，樂倒嘗作問於儒者曰。

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引申爲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以爲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樂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尼燕居云：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

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俞云：避寒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案室當作宮，辭通篇云：宮牆之適，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皆於避寒暑外分別言之，此亦當同，俞說未允。

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畢云：舊脫爲字，據上文增。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畢云：舊脫天字，據下文增。

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並詳節葬下篇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

弦歌鼓舞。畢本鼓作鼓，云此鼓字从支與鍾鼓字異，彼从提，案畢校非也，詳兼愛中篇。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

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

聽治矣。必不二字，舊倒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

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若舊本作名王云此各當爲此

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是毀也。今儒固有

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

之。迷之義不可通疑迷當爲還反後坐。畢讀反爲句後又爲句云言或於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王

之義謂墨子許程子令還也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云畢讀非也後當爲復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後字多謬作後

可聞者焉。生舊本謬王今據吳鈔本正下同畢云文當爲聞案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

不毀桀紂也。此因墨子言不毀儒而處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孰

習執之辭猶云當語論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爲之謂應習執之辭則信口胡謔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文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執應對之語執以相難畢云孰當爲孰亦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王引之云吾讀爲列禦寇之禦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

當爲國之省說文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此即申應孰辭不必稱子墨子

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畢云稱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

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俞云亦當爲才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前孔子言本篤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今鳥

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

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王云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有之也云云與或同義今翟會無稱於孔

子乎。畢云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有游於子墨子之門

者。身體強良。夏吳鈔本作梁後魯問篇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裴駰案

亦云強梁然義似不同

拘疾也。索隱云：拘齊家語及大戴禮並作「拘疾」。一本作「患齊」。患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患齊」。蓋古字假借。拘為「患」聲。又「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意林引作「年」。畢云：「同期年」。論議案此書期年字多作其詳。節葬下篇。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語意林引作人。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

六字又舉本說福字各本並有今增王云此嘗以能為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是其體今本稱福二字之問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為人禍福哉人哉二字恐為善者富之王云富與福同為暴者禍之舊本說為字王補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王引之二意者疑詞廣雅曰意疑也鬼神不明乎我

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王云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子亦聞平匿徒之刑之有刑乎俞云之刑二字衍之有刑乎徒謂官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蔡說同案此疑當作匿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字刑徒又誤倒耳蓋即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云為隱匿亡人之法是也對曰未之得聞也畢云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子能什譽之而

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方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方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問下與鈔本有焉字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舊本說為字王校補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何上疑說鬼神

字二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王云舊本脫閉字入字今據魯閣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閒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即本文畢云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

力所能至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土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畢云及獨兼今子

力所能至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土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畢云及獨兼今子

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

甚惡。顯云曰。嘗爲日。蘇云。告子曰。曰。嘗作日。或爲口字之說。下墨子言告子曰。言而身不行。是其證也。然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答者。皆另爲一人。案曰。字不誤。此文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

告子曰。嘗以此言毀墨子。而二三子爲墨子之說。故下文墨子云。釋我言。以毀我言。又云。告子毀猶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挽墨子二字。遂若二三子勝告子行。應與下文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並未檢文案。孟子告子篇。趙注云。告子也。子墨子之通稱也。名不害。衆治。衡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爲一人。王應麟供。顧燾說。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爲是。請棄之。子墨子曰。

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字同有人於此。翟甚不仁。經說下云。仁愛也。言與居云。食愛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獨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云不吾毀。不字當是衍文。告子毀。畢云二字。創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

子曰。告子勝爲仁。畢云。文選注引無爲字。蘇云。勝爲仁者。言仁能勝其任也。或以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案文選。陳孔璋爲曹供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李注引此文。釋之則崇實似以勝爲告子之名。蘇引或說。本於彼。闕若殘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確證。顯不足據。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

猶跛以爲長。畢云。跋舊作跛。據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政反。本或作跛。說文云。企舉踵也。跛足多指二字異。隱以爲廣。畢云。隱引作隱。隱音相近。亦通。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我下疑當有能字。故下墨子難治國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

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說讓案姑亡亦見備篇。子之身亂之矣。吳鈔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閒詁卷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墨云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蘇云此魯君自是魯國君故以齊攻爲患墨注非也俞云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詁義案蘇俞說是也以時代攷之此魯君疑卽穆公

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

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俞云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爲讎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吾

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

諸侯亟舊本誤作亟今以意校正爾雅釋詁云亟疾也速也本當亟字多誤爲亟辭後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

爲者非此顧舊本作非顧二字畢云言非此之爲願王云畢說非也願當爲顧字之誤也願願草書相似願與固通顧上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爲若也此字卽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願辭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項子牛豈田和伐魯齊之大過也昔

者吳王夫差伐越棲諸會稽吳伐越事詳非攻中舊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云山處曰棲西伐楚葆昭王於

隨葆係通左傳定四年吳人郢楚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舊本國下衍大字王云國太子本作獲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後人誤以國爲國家之國因加大字耳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

爲虛戾虛戾義詳公孟篇身爲形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二晉之地詳非

篇此三晉謂晉卿三家卽智氏范氏中行氏也故非攻篇云并三家以爲一家與韓趙魏不同

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

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

王云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無用是二字是其證

故大國之攻小

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畢云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蓋云大當讀泰即太公田和也蓋

齊僖王號之後亦尊其祖焉大王如周之古公云云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周王自宣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太伯晉之大叔皆是也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宣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後刪大字矣案蘇俞說是也據史記田敬仲世家及六國年表田莊子卒於周威烈王十五年子大公和立安王十六年田和始立爲諸侯墨子見大王擬嘗在田和爲諸侯之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畢云卒字與文作倅讀如倉猝

可謂

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

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畢云言持刀之

人子墨子曰奔國覆軍賊敖百姓

畢云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戮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案畢校是也說詳尙賢中篇

就將

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

而止之謂陽文君曰

畢云謂魯陽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

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

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

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

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方不至乎

道藏本吳鈔本方並誤亦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

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

蘇云父當作君據史記鄭世家云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驪公弟貜

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驪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貜是爲驪公二十七年子陽之宮共弑驪公是三世殺君之事也案黃式三周季補略亦同蘇說黃氏又據此三年不全以魯陽文君攻

鄭在安王八年即鄭繻公被殺後三年也然二說並可疑攷文君即公孫寃為楚司馬子期子據左傳子期死白公之難在魯哀公十六年次年寃即嗣父為司馬則白公作亂時寃至少亦已弱冠鄭繻公之殺在魯穆公十四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已八十四年文子若在約計殆逾百歲豈尙能謀攻鄭乎繻公此三世並當作

二世蓋即在韓殺繻公之後繻公之死當魯元公八年時文子約計當七十餘歲於情事儘有合耳

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臣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全發順也三年不全猶王繻云年不順成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

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

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莊子山木釋文云強梁多力也詩大雅蕩毛傳云強梁禦者也孔曉云強梁在威使氣之貌故其父咎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

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

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鑲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

子孫曰莫若我多周禮司勳云戰功曰多畢云我多舊作多吾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我多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

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畢云振耀字俗寫亦書之於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

子孫曰莫若我多力道蘇本吳鈔本並誤亦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

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畢云為謂字案吳鈔本作謂世俗之君

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兔則謂之不仁竊一國

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吳鈔本無則字是故世俗之

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此若畢改爲若此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率

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尙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勸

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觀之者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矣書亦多有之案王說是也

魯陽文君語子墨

子曰。吳鈔本語作謂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橘。節薛下篇作炎人而以食子為轅休國俗與此不同。竊疑啖人之名即起於食子。此篇是也。橘未詳。

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畢云鮮一本作解。給讀案節薛下篇亦作解。顯云作鮮者誤。古餘解字或相亂。服虔順釋列子用鮮字訓非也。謂之宜弟。

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後漢書南蠻傳云交趾其西有啖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今為鮮人是也。李注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今為鮮人是也。李注

引萬靈南州異物志云鳥辭地名也在廣州。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

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蘇云第二句君

句人字當作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釋名釋典義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今因說而

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來首梁即經首史記封禪書云蔓弘殺射經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大射儀鄭注說經首云經之言不來也。廣雅釋職云經經也不來即經

經方言云鶴陵楚江淮之間謂之來關西謂之經來。稱字亦同。蓋經與來古音相近。故經首亦謂之來首。服謂服馬以來首從服言以經為車。明其不勝任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

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

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畢云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

影字道藏本無。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亦云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

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微者

借字說文見部云隨司也。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顏注云微伺問之也。此微之以諫亦言伺君之閒而諫之也。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爾雅

云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致以告人也。外匡其邪。而入其善。而吳鈔本作以入其善。謂納之於善也。畢云匡。尙同

而無下比。尙與上通。舊本無同字。王云此文具見尙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上。而惡讎在下。舊本脫是字。王

據尙賢篇補。

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舊本脫所字今據吳鈔本補魯君謂子墨子曰。

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

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墨子與舊作與以意改案畢校是也而讀為賞與句則非此當讀或所為賞與為是也八字句與鈔卷之段字言好學與分財

或因求賞賜名譽而偽為是不必真好也前大取篇云為賞與者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其證實譽亦見前同下篇約者之恭。墨云鈔字俗寫為魚藏文類聚引作鈔鈔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六朝凡素以前書傳皆蒙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詒讓案集韻三十四塘云鈔或作鈔與鈔本無魚字云期字一本作魚期藏文類聚作魚案當作鈔魚期處釋文作鈔云本亦作鈔淮南子說山訓云鈔者使人恭非為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期字一本作魚期藏文類聚作魚案當作鈔淮南子說山訓云鈔者使人恭非為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期字一本作魚期藏文類聚作魚案當作

餌鼠以蟲餌鼠以蟲。畢云餌舊作餌非掘藏文類聚改詒讓案謂若餌之俗體集韻七志云餌鈔魚食也蓋非所以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墨

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墨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

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說文言部云讀相責讓子墨子曰。子欲

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而猶欲糴。糴糴則慍也。吳鈔本糴糴二字互

王云糴當為糴廣雅糴買也糴賣也故云是猶欲糴糴糴則慍也今本糴作糴則義不可通豈不費哉。爾云費與拂同王云費讀為拂即上文之豈不費哉也糴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為為特作特

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案王說是也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覽引作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

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曰。下當有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

謂義者。畢云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案亦有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勞謂為人任其勞也羣書治要引尸

子貴言篇云益天下以財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

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人矣。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盛。然後當一農之耕。王云盛與成同下兩盛字微此謂耕事已成也古字或以成為成案此云極盛不適當一

人矣

之下王據下文乙正

盛

然後當一農之耕

王云盛與成同下兩盛字微此謂耕事已成也古字或以成為成案此云極盛不適當一

人矣

之下王據下文乙正

農之耕也下並同王說未確

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

籍吳鈔本作籍畢云籍籍字假音

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

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

舊本說以字今依上文增

其不能

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

惠下當依上文增矣字

盛然後

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

昭吳鈔本作親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親

翟以爲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

徒步之士。

畢云次下當隱說字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

脩。

吳鈔本作修

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

句不織而衣寒。

功賢於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

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

耕而獨耕者。

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

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

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

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

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

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

畢云舊作說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說云越王當爲句踐

之。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

於上依下文

請裂故吳之

當有至字

地方五百里。吳鈔本無方字畢云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東車

五十乘。說文東部云東鐘也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

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吳鈔本無於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

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志吳鈔本作意意越王將聽吾言。用

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不畢云一作

本作愛是抑越不聽吾言。越下嘗有王字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爾雅糶

賣也畢云糶舊作糶下同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畢云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

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智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紅之備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

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糶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子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羣臣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處越雖於中國亦可即

用此文義糶子墨子游魏越。墨子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蘇云卽子將

亦嘗爲義糶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

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湛廩。吳鈔本據作沈湛沈字通說文水部云廩沈於酒也史記宋世家云紂沈廩於酒初畢記二十六列韓詩云齊顏色均衆

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攻。卽吳鈔本作則與上文同故曰擇務而從事焉。舊本說攻

據上文及非攻舊補子墨子出曹公子而於宋。舊本出上有曰字王云此本作者子墨子出曹公子

蘇謂曰當作日非曰。字而字則義不可通。俞云王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字之誤。史記夏本紀將以出徐廣曰一作土

是其例也。土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卽仕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案王校是也。蘇說

同今據曹公

二年而反。睹子墨子曰。

吳鈔本

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

墨子弟子

韓非說如巫案

朝得之。則夕弗得。

祭祀鬼神。祭不以蔬蠶又

重弗得二字

藜藿之羹。

韓非說如巫案

今而以夫子之教。

家厚於始也。

舊本無今字又教作政王

能朝夕常給故不得祭祀鬼神也

今而以夫子之教。

家厚於始也。

舊本無今字又教作政王

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

今而以夫子之教。

家厚於始也。

舊本無今字又教作政王

諒亦有家厚

此與上文復擬厚當為享有讀為又言又於家為享

祭周

謹祭祀鬼神。

然而人徒

多死。六畜不蕃。身堪於病。

內則鄭注云

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

子墨子曰。

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

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指肺之為欲哉。

王引之云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

擢黍指肺蘇云季疑當作肝意言鬼神非徒

貪嗜飲食者也案王校是也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指指持也於此義並無取竊疑擢當為擢之譌呂氏春

秋任數篇云顏回攫其饈中而食之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即所謂攫也指義未詳

今子

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

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

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

此義難通據下文疑亦

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

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

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

當重鬼

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

事鬼神。

吳鈔本

祭而已矣。

謂無所求也禮器云祭祀不

無者字

祭而已矣。

祈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

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

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

吳鈔本

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

子弟子

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

親在百里之外。篇亦藉之段字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

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畢云舊古字只作奴一作子使子擇焉。子將何

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蘇云知與矣相近而誤而知上更

字也孟山譽王子闔曰。孟山譽亦墨子弟子昔白公之禍。諱非執王子闔。左哀十六年傳白公欲以子闔為王子闔不可

途劫以兵杜注云斧鉞鉤要。畢云此正字餘文作直兵當心。直兵劍矛之屬晏子春秋內篇諫上說者皆謂墨子云執拘其頸劍承其

心晏子曰曲刃鉤之直兵推之舉不辜矣臣氏者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闔

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死於

楚國乎。遂而不為。畢云說文云遂亡也从辵求聲王遂往楚詞云遂往也義出於此經典多為借家字而忘其本來从意也案左傳云子闔不可遂殺之新序義勇篇同是子闔實死而非

亡畢引許義與事不相應遂下疑當有死字王子闔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

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

然而反王。畢云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於王命云畢讀誅白公為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為云誅白公焉

而反王七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勝綽墨子弟子項子

牛三侵魯地。項子牛齊人見前三侵魯不知在何年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攷之魯元公十九年齊伐魯葛及安陵二十年取魯一城穆公二年齊伐魯取郕十六年伐魯取最或即三侵之

事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高孫子亦墨子弟子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正嬖也。畢云齊止也僕同解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斯也。畢云說文云斯當磨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論使人仕而反來使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

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諸官舊作吳越

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

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舊說而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句亟敗

楚人。舊本執亟作執亟王云執字亟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為執執即今勢字此若勢者此說也若亦此也古人

費敗楚人也俗書亟字或作亟與亟相似公輸子。畢云舊有日字一本無此說案顧校季本亦無日字文

案王說是也俗書亟字亦作勢亟與公輸正公輸子。畢云舊有日字一本無此說案顧校季本亦無日字文

孟子離婁篇云公輸子之巧趙往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禮弓云季自魯南游

楚之母死公輸若方小飲說請以授其鄰往云殺若之族多技巧者後公輸篇作公輸莊自魯南游

楚之器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晉語曰焉始為令大荒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

強之。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論讓案退者以物鉤之則不得退進者以物拒之

亦有鉤鉅鉅鉅拒義並同故下文亦云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荀子論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

之兵。舊官舊事作量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舊本執亦誤

今依王校正史記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蓋史失之。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

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

鉤之以愛。揣之以恭。揚亦當作拒鉤拒皆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畢

舊脫一狎字以意增案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令子鉤

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

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誰。

說文烏部 寫篆文作

鴉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鴉成而飛之。王云此當作削竹木以爲誰難成而飛之今本少一誰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本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誰字

日不下。三官舊事云嘗爲木齋乘之以窺宋城與此爲列子湯問篇云墨翟之飛鸞張在云墨子作木鸞飛之蓋傳聞之異論衡僞篇亂篇說並同韓非子亦云木鸞詐後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如匠之爲車轄。王云舊本匠作翟步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改畢云太平御覽未

有也須臾劉三寸之木。說文車部云轄繞也外郎云轡車軸端鍵也秦輕字通古車轄多以金爲之

又人謂劉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文選七啓注引尸子云文軒大駟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諸書說鍵轄之度畧同抱朴子應嘲篇云墨子刻木雞以戾天不知三寸之車轄此又以轄爲雞與他書異

畢云劉鑣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王云畢說非也劉當爲斯集韻斯或作剗廣雅曰剗斬也今本廣雅請作剗俗書剗字作斷故劉字亦作斷形與劉相似因謂爲劉此言爲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在五十石之重非刻鑣之謂

而任五十石之重。說文木部云柅百二十斤也經典通借石爲之五十石六十斤也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

利於人謂之拙。畢云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爲木鸞三年而成蓋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本

多入於歲數今我爲爲三年成蓋一日而敗惠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

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

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畢云

與本作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舊本予作與今據吳鈔本正與上文同

公輸第五十 淮南子道應訓云墨子爲守攻公輸根服而不可兵知卽本此篇

公輸盤 畢云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往皆引作殺廣韻引作班詒讓案世說文學篇劉注文選長篇賦七命郭景純遊仙詩司馬紹統耀山禱詩李注

並引作殺戰國策宋策呂氏春秋愛類篇葛洪神仙傳同
呂覽高注云公輸般魯之號在楚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 為楚造雲梯之械成淮南子兵略訓許慎

立所以瞰敵之城中又脩務訓高注云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也史記索隱云梯可依雲而
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機也文選長皆賦注引此云公輸般為雲梯垂成大

山四起所謂拿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似約此篇為兵車服說不足據畢云張湛列子注
解引服虔左傳注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案服以雲梯為兵車服說不足據畢云張湛列子注

以雲梯可將以攻宋學云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蘇

國策宋策鮑彪注以此事為在宋景公時於楚則為當昭王或惠王與蘇說不同今攻諸蘇二說皆非也墨子晚
年逢見田和又得聞楚悼王與起之亂其生蓋當在魯哀公之末悼公三年其母死亦或在哀公初年則般當生於

年亦遇未逾弱冠是鮑說與墨子之年不合公輸般或謂魯昭公公子固未必堪然檀弓載季康子母死時公輸若
方小而般與敘事是般必年長於若可知攻康子父桓子卒於哀公三年其母死亦或在哀公初年則般當生於

昭定間自昭公卒年下距楚聲王元年亦已逾百歲則蘇說與公輸之年又不合竊以墨論二子年代參合校之
墨子之止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時蓋是時楚雖有伐宋之議而以墨子之言中輟故史無其事耳據宮舊

事謂公輸子南游楚在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畢云呂氏春秋愛類篇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高誘云郢楚都也畢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於郢王云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

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
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為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

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
之也論讓案神仙傳云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與諸書所云又小異

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俞云有侮臣 公輸般不說吳鈔本作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畢云一本作千金是論讓案公輸

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宋本國策作殺王吳師道校注引則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

從北方聞子為梯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

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

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

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論議案上乎字蓋即胡之誤二字音相近。公輸盤曰。不可。吾

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莫因

管云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疑即此時事蓋以救宋之急權為之也。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宋策高誘注云文軒文錦之車也。鄰有敝羣。宋

神仙傳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畢云已上十一字舊脫疑太平御覽增一鄰有短褐。而欲

竊之。短極之借字。詳齊問篇。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高云言名此為何等人也。王曰。

必為竊疾矣。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並作必為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荆之地。

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畢云七字舊脫疑太平御覽增廣云戰國策有此猶文軒之與敝羣也。畢云

御覽引荆有雲夢。爾雅釋地十藪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案華容為今湖北監利石首二縣境。犀兕麋鹿滿之。畢云太

簡畢云太平御覽孤經作鮪魚王云作鮪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荆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鮪魚對上文荆有魚鼈紅漢之魚鼈鼃鼃。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為宋策

鮪魚之若狐狸則與魚鼈鼃鼃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並作鮪魚鼃鼃神仙傳亦魚鼈。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道藏本及吳鈔本並作糠即荆有長松文梓。梗枿豫章。

青云皆大本也。畢云說文無梗字。王肅云鼻縣切。梗本似梗。章德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反又脾衍反。字據云。闕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宋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案道藏本李本並作梗。吳鈔本作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乃可知也。說文本部梗為山枌。檢與梗異。本

二事之攻宋也。畢云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蔓之誤。說文云蔓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

平御覽作王之攻宋。願云國策王吏與此文三事皆有誤。疑蔓云臣以王之攻宋。使

熱讓案三事疑當作三吏。逸周書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晁注云三吏三卿也。左傳成三年晉侯

使羣卿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杜注云三吏三公也。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讓攻宋。則似是王吏之誤。

皆與此異蓋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諱案御覽所引與淮南子脩務訓文略同呂氏春秋愛類篇亦云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養本或與彼二書同於是見公輸

作襟兜堂書抄作襟案作襟者是也漢省爲襟說文云南楚謂襜衣曰襟王篇云襟徒類切襜衣也襟同又案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繫帶爲垣折筭爲楨則似以意改用之王云襜衣不可以爲楨畢改非也史

楸桷與腰韻字王篇欠部欒欒桷也桷之與腰亦猶桷之與欒欒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藜者用楸鄭曰楸猶箸也以箸爲楸也陳孔璋書曰折箸爲楸案喻說亦題此說往

與今
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城盡。
文選注攻下有城字神仙傳同史記案隱
引劉氏云城謂飛梯橦車飛石車弩之具
子墨子

公輸盤誦。廣雅釋詁云誦屈也古字通吳鈔本作屈學云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詒讀案史記集解引仍作誦案隨云誦音上勿反謂般技已盡

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據面下史記集解引有言字 吾

能守畢云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釐文選注引作鼂陳琳書云翟鼂即墨禽二子名也漢書儒林

墨子閒詁 卷十三 公輸第五十 二九五

列子湯問篇註子天下篇註反賓實與此同滑骨屈蓋蓋繁並蓋近字通孟子子告子篇魯有慎滑蓋或謂即禽
子非也前註杜廙有駁骨模模骨反賓實與此同滑骨屈蓋蓋疑同禽子名呂覽作嚴子書史所無當卽蓋之誤說文聲部云
蓋彊曲毛可以簪起衣段玉裁謂劉屈蓋當本作屈發謂曲毛若然禽子名亦當作屈蓋與已持臣守圉之器解引圉作國在宋城上而待
楚寇矣舊本毛作特然錄云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畢云讀後漢書

楚寇矣

舊本作侍蘇云侍
當作待是也今據正

雖殺臣。

不能絕也。楚王

日。善哉。

或。吾請

無攻宋矣。

畢一云讀後漢書

注引作楚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詒讓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與今本同

子墨子歸過宋

亦歸齊

人此云
也依文

宋者上云誕於齊則
及呂氏春秋淮南子

作自魯往則當爲歸魯自
楚至齊魯皆得適宋也

天雨。鹿其闔中。

說文門部云闕里門也畢云庇蔭

守閭者不內也。

管子立政篇云置閭有司以時開闢

周禮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閭者恐其爲閒諜不聽入也

故曰。

治於神者衆

人不知其功。

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畢云
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閒詁卷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自此至樓守凡二十篇皆禽滑釐所受守城之法也畢云說文云備讀也篇

四則前當有兩關篇未知是否李孝大曰陰經守城具篇云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即指以下數篇言之六十六事則本陰經作五十六事今兵法諸篇關者幾半文字後多掇互與李案所舉事數不相應所記兵械名制錯雜舛舛無可實證今依文註釋略議事數亦莫能得其詳也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畢云見諸侯畔殷周之

國畢云殷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蘇云殷周皆天子之國言世表而諸侯畔天子也畢訓殷為

困於彼衆愛中篇引武王告泰山辭曰以祗商夏周初稱中國為商夏周季稱中國為殷周辭例正相類

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

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

臨畢云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臨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論議案後有備

行臨然則臨乃水陸攻守諸城以高臨下之通名不必臨車也臨聲轉作臨淮南鉤畢云鉤二詩傳云鉤鉤梯

子犯論訓云陸衛以攻又兵略訓云攻不待衛隨雲梯而城拔高注云陸衛也

案備鉤篇今佚鉤蓋即魯問篇所謂鉤鉤之鉤隨欠篇又有鐵鉤鉅謂施長鉤鉤之以攻城管子兵法篇云鉤援一

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馬瑞辰云墨子分鉤

與梯為二則鉤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馬瑞辰云墨子分鉤

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又申之曰所以衛注淮南子云衛車大鐵著其轆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

鉤引上城者非謂鉤即梯也正義失之案馬說是也

衛於敵城也又曰衛所以臨敵城衛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衛者從傍衛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衛車之法按

韓正字衛假音給護案詩矣矣孔疏又云墨子有備衛之篇今佚定八年左傳云主人焚衛社注云衛戰車大轆

軍用篇有武衛大扶臂疑即此戰國策齊策云云百尺之衛荷子疆國篇又有禦衛楊注云集大也禦衛攻城之

大事也韓非子八說篇云平城距衛疑即荷子之渠衛矣逸周書小明武篇云具行衛梯莊子秋水篇云梁濫可

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會用之。蘇云會用猶專用也。會然後

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厚上嘗有城字。疑本作凡守圍之法。城厚以高。今本圍講為

率之乃足。以守國。國亦謂圍即其。國又移城字。著之法上。按不可通。後守法章云。城小大以此

證也。蘇云厚上嘗脫垣墉二字。非。壕池深以廣。釋名釋道云。城下道曰濠。濠即也。言都邑之內人所翹翹

篇云。壕高切。城壕也。他舊本。蘇也。王引之云。也。當為池。壕池深以廣。為句。其厚以樓。擲。吳鈔本作。擲。無

高上嘗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畢云。也。字。疑衍失之。樓。擲。吳鈔本作。擲。無

擲集韻云。斯或作擲。字說文云。擲。擲也。玉篇食尹。詳。造二切。供。願。燈。擲。擲。即高。擲。云。擲。當作。擲。通。俗。文。圖。擲。擲

之。指。此。即。上。文。守。備。繪。利。繪。吳。鈔。薪。食。足。以。支。二。月。以。上。畢。云。支。舊。作。交。以。意。改。給。給。藏。案。此

為。指。此。即。上。文。守。備。繪。利。繪。吳。鈔。薪。食。足。以。支。二。月。以。上。畢。云。支。舊。作。交。以。意。改。給。給。藏。案。此

城。他。修。之。義。守。備。繪。利。繪。吳。鈔。薪。食。足。以。支。二。月。以。上。畢。云。支。舊。作。交。以。意。改。給。給。藏。案。此

子。守。權。篇。云。池。深。以。廣。城。堅。而。厚。土。民。備。人。眾。以。選。吏。民。和。畢。云。民。舊。作。尺。以。意。改。下。嘗。大。臣。有

薪。食。給。考。堅。矢。強。矛。戟。繼。之。此。守。法。也。人。眾。以。選。吏。民。和。畢。云。民。舊。作。尺。以。意。改。下。嘗。大。臣。有

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

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

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畢。云。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

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

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

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

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國。城。論。議。案。自。凡。守。國。城。之。法。以。下。一。百。一。十。二。字。舊。本。錯。在。後。文。長。推。柄。長。六。尺。頭。長。尺

後。如。城。上。至。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一。百。八。十。一。字。移。著。後。此。守。街。之。數。也。下。非。今。不。從。此。十。四

此民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則不字必非誤竊疑當作則民死不慕上矣死亦形近而訛真德字通惠字壞缺僅存直形與宜字尤相似故訛蓋此語意全同管子但文略省耳 故凡守城

之法備城門為縣門。墨云舊說門字提太平御覽增給讀案左傳莊二十八年縣門不發杜注云縣門者備城廣長如門施開機以縣門上有窓則發機而下之太白陰經云縣門縣木版以為重門沈機長二丈。沈機當作沈機淮南子齊俗訓沈機長二丈作管準流管開字並通統機即左傳疏所詳經說下篇沈與沈通下文云縣中深丈五沈即沈也廣八尺。蓋一扇之廣度為之兩相如。謂門左右

門扇數。墨云門扇舊作門扇此門扇亦稱木施土扇上。墨云舊土扇作土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及樓塔以泥塗厚俾火燒云土即土字無過二寸。塹中深丈

五。墨云說文廣比扇而雨之塹長以力為度。俞云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塹之末為之縣。即縣門也可

容一人所。以上縣門之法客至。客舊本謂容王引之云容字義不可通容當為客客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客一

也。蘇說同今據正義守篇作逮至義同月令孔疏云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孔。墨本幕改幕云舊作幕據下

校之此幕幕並即彼類此孔即彼幕亦即所謂鑿幕幕並即作幕廣雅釋詁云幕覆也幕幕守作類則又輟之形

謀蓋蓋門為孔竅而以物蒙覆之使外不得見孔竅也與備穴篇蓋蓋連版合容字略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鑿

門為敵所逼先自鑿門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孔之。墨云孔舊作致以意改之今疑脫開字蓋云孔字疑誤各為二幕二一

鑿而繫繩長四尺。蘇云幕之二二繩街離守篇云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案蘇校是

鑿門畢謂之縣門之法非也。也此蓋言每門扇鑿二孔皆幕之其一幕而更繫以繩蓋備牽挽以為固也以上鑿

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城四面皆四正也城隅見詩城隅及考工記匠人買陂引五經

高是城隅高於城率二雉故匠人鄭注釋義有得題皆為高磨漸。王引之云磨磨為磨字書無磨字蓋磨

此音蓋如說文之經而義則不同磨磨蓋樣之異名也總令篇曰他門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射者居焉女郭

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守子五十步一擊二篇之意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即此之高磨磨也供謂即上之樓

猶云衛當作擲廣雅釋義磨磨也磨磨即磨磨也俞云王說是也惟以為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字本云皆為

高樓磨磨猶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為高樓與此同義為高樓磨磨猶云夾為高樓也磨磨即夾也案王校是也

使重室子居方上。舊本室下有乎字畢云疑衍王云方古其字案畢校是也今據開重室子謂貴家子也號令篇云富人重室之類又云使重室子方畢本皆作乃今並從王校作乃辭公

孟侯適。畢云敬字假音也視力能狀。畢云能即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方進左右所移處。蘇云進下失

侯斬。以上為高唐適人為穴而來。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我亟使穴師選本迎而穴之。舊本

面畢本改本又即作亟王云亟當為亟俗書面亟相似說見魯問篇亟愈也選本當為選土隸書土字或作本因語而為本畢改本為本非亟當為迎卒書字語言亟人為穴而來我亟使穴師選本穴之土靈穴而迎之也下文云適人穴土急亟城內穴方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在靈穴迎之皆其證也案王校而改亟亟改迎是也今據正于殺字書亟通作逆故傳寫易誤本與卒隸書相近後文城下樓卒率一步一年卒今本謄本可證王定為土之誤

為之且內弩以應之。畢云且當為具給讓案內弩即備穴之短弩穴中以拒敵未知是否

杵木瓦石。上引之云木瓦石皆可以作室而杵其類杵當為材字之誤也材本作杵杵可以蓋城

之備者。王引之云蓋城之備四字義不相屬蓋當為益亦字之誤也俗書益蓋盡上之。畢云盡舊作蓋

中所有盡不從令者斬。以上斂材木昔築。畢云當云皆築詁讓案此上有脫文似言皆有築以備築

為城備瓦石之法。畢云當云皆築詁讓案此上有脫文似言皆有築以備築七尺一居屬。畢云疑錯揭案畢據管子小匡

之杵六輅軍用篇云銅築銅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文選五步一壘。畢云疑錯揭案畢據管子小匡

罕叔子讓開府表李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築杵頭鐵杵也五步一壘。畢云疑錯揭案畢據管子小匡

說文金部云鑄槍唐也非此義斤部云鑄斫也又本部云鑄斫也廣雅釋器云鑄鉏也集韻引坤倉云鑄鉏也爾雅釋器云斫斫謂之定郭注云斫也考工記車人鄭注引爾雅作句斫又云斫斤柄是斫有兩義此居屬與築壘

類柄則當為斫鉏鑄鉏居鉏即鉏之段字斫與句同斤柄猶刃其形句故謂之句斫五步一壘。畢云疑錯揭案畢據管子小匡

鉏柄築金其形促故謂之促鉏名與義各相應也爾雅斫斫當為斤郭注說失之五步一壘。畢云疑錯揭案畢據管子小匡

或作標或作壘案標即標之省蓋標之別體備城傳篇云土五步一毋下二十晶晶亦即壘之省但彼文五步而

土毋下二十晶則不止一壘矣疑此文五築有鋤。畢云疑錯揭案畢據管子小匡

韋注云夷平也所以削平草地管子小匡篇云鑄金以鑄斤斧鉏夷鉏鉏即夷也與古文鐵字不同舊典宅囂夷鉏類也此作鋤者形聲相近而誤畢引說文云鋤鉏鉏也案鉏鉏火齊也非此義長斧柄長八尺。

備城傳篇云斧柄長六尺此較彼長二尺故曰長斧六輅軍用篇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鐵後文又云斧長三尺蓋皆斧柄之短者也此亦五築所有十步一長錄。

柄長八尺。說文金部云錄銀也刀部云劍錄也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十步一闌。畢云營爲

云斲斫也。說文斤部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備城傳篇作斧方兩端。備城傳篇議長椎無此四字疑斧

營爲兌猶下大契云兌其。自城四面四隅以下一百三十字舊本錯在後五十二者十大契前

兩末也此長椎亦十步一。步而二下闕校移此今從之三斧方兩端。一似營下大契爲句

長尺。此下至增七步而一凡七百字舊本並錯入備穴篇今移此畢云考工記云契無寸之往云契讀如麥秀

無名契者契銀並契之說說文金部云契小牙也六韜軍用篇云廣野草中方胸銀牙千二。說

百具應契牙法高一尺五寸今本六韜亦誤契惟施氏講義本不誤後文別有連挺與此異。文

又部云又手甲聖即反之借字今字通。作爪蓋契未銳如車輻及盡弓之至也兩契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上如與而同不如平

必雨契平等乃善若。不平則用之不利也兌方兩末。畢云兌同銳說讀案允隙若衝隙。隙隙字通左傳襄二十二年齊

伐吳爲二隙杜。注云隙讀也必審如攻隙之廣狹。如當而令邪穿方允。畢云邪舊作令方廣必夷

客隊。毛詩出車傳云夷平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搏。說文本部云柴小本散材禮記月令鄭注

種羽人百羽爲搏鄭注云搏羽數束名也又考工記趙人卷而搏之鄭衆注云搏讀爲縛一如項之縛謂。母前

卷縛章草也廣雅釋詁云縛束也此柴搏亦束聚樹木之名吳鈔本搏作搏後文續搏字讀藏本亦作搏。母前

面樹。母舊本作母今從畢校改說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蓋以大樹相連其植之於以柴搏

從橫施之。從吳鈔外面以強塗。強塗謂以土之性強韌者塗之使不落周禮草人土化之法有強

土也。母令土漏。土鑿當令方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蓋積柴搏如城外爲之

以爲城之。屏蔽也以柴木土稍杜之。畢云此杜甘棠也說文有蔽字云閉也以急爲故。廣雅釋詁前

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堞堞之上亦爲善塗方外令毋可燒

拔也。以上爲柴大城丈五爲闔門。依上文則大城高三丈五尺門之高當不下二三丈此闔門乃

別出小門故止高丈五尺與上蓋深度同淮南子泥輪謂云夫

醉者偕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闊也彼宮中小門故高止七尺此城開小門度倍逾之畢云說文云開特立

之戶上圖下方有似圭詒讓案爾雅稱宮云室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闔此城開小門與宮中小門名同

尺亦一扇之廣度也上闔門廣八尺此闔門廣度半之為郭門此亦城之外門號令篇有郭與郭郭之門異郭門在外為衡蓋橫木以設門以兩

木當門鑿方木維數上環數與傳通謂以繩穿鑿而繫之傳者城上環也為斬縣梁斬鑿之省呂氏春秋權勳篇斬岸垣梁縣梁即於鑿上

為之後云鑿外鑿疑即下斷城以板橋連板為橋梁之城鑿以便往來下云云橋邪穿外

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倚殺猶言邪殺經下篇云倚者不可正報當為城言板橋邪殺之如城之形貌也城內有傳壤因以內

壤為外蓋為再重環故云兩環字鑿方門深丈五尺鑿內外環開為鑿上云鑿中深丈五室以樵蘇云室寔也

塞室讀為鑿聲同字通論語賜貨惡果敢而望者釋文引鄭注云魯讀鑿為可燒之以待適畢云實之

室僂娥傳篇云室中以檢若蒸並以室為鑿蘇說非是爾雅釋言云室鑿也說文同上為闔門郭門鑿鑿

鑿板橋內外鑿之法令耳屬城為再重環令耳未詳或與濤守篇字同爾雅釋宮云四方下

鑿城外環內深丈五與上內外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

主發佐皆廣矢疑當作佐以厲矢據守篇云簡石厲治裾諸治裾即作裾也備蟻傳篇有置藉伐

裾當為裾之譌釋名釋宮室經以樂竹作之青徐之閒曰裾裾居也居於中也廣雅釋宮據也王篇本部據落

落繡廣韻九魚據枯潘鑑名說文無據即裾之後出字案黃說是也廣雅以裾與裾落同訓地經後即落落則

裾亦即裾裾羅落之名六韜軍用篇說守城有天羅虎落漢書晁錯傳為中周虎落顏注鄭氏云虎落者外蕃也

師古云以竹篋相連連落之也此篇下文亦云鑿垣外以樂為藩訓並同蓋皆以樂木交互為藩地也諸當為

者之延環謂據與環高六尺部廣四尺依禮敵利篇城上每步守者一人蓋即每步為一環環廣

段字相連屬所居立之分城號令篇城上吏卒蓋皆為皆為兵弩簡格兵字舊脫今據遺藏本與鈔本補說文竹部

格技闕也畢云簡同闕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狸道藏本作狸下同案狸狸之借字說文神部云狸狸也

但段雨材合而為之輜材舊本作枝俞云枝當作枋案俞校是也今據正互詳備穴篇鑿亦即備穴篇

借字之車輜輜也說文車部云輜以車也非此義而別有輜字云大車後歷也以此

及備穴篇所說懸形制推之似皆以重材為鎮壓柱塞之用故以車輪等為之其
字蓋當作輓前疑王篇亦作輓其證也兩材謂木亦合兩輪為輓之類 輓長二尺中鑿夫

之為道臂臂長至桓 俞云此當作中鑿之為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說脫其尺數
臂字又誤鑿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據上篇並云夫長
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地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案此與當作中鑿夫二為通臂臂
長至桓語絕此文輓蓋有跌有臂有桓跌足也臂橫材也桓直材也與渠者制略同後文說集云夫兩鑿中鑿夫
二即兩鑿也夫與跌通即指鑿言之謂鑿夫之中為二空以開射機之臂通臂蓋以一長本
為之猶後云鑿夫旁為兩直桓臂長接之故又云臂長至桓也俞校增乙太多不可從 二十步一令

善射之者佐 舊本一令二字到今依道讀本與鈔本乙正下句當云 一人皆勿離 字下說集
令善射者佐之今本之字誤錯善射下送不可通 一人皆勿離 字下說集
善射之者佐 舊本一令二字到今依道讀本與鈔本乙正下句當云 一人皆勿離 字下說集

下上之勿離 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 樓弓云三家視桓桓鄭往云四植謂
四植即四柱易同窗柱下石也說集案 下高丈上九尺 上下高度不同 廣喪各丈六尺 王云
為廣喪各丈六尺 王云 廣喪各丈六尺 王云 廣喪各丈六尺 王云 廣喪各丈六尺 王云

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二尺表二尺 王云表亦當為喪案王校是 為寧 亦即 城上為攢
火 文選西都賦李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太白陰經烽火臺篇 夫長以城高下為度 夫長矢之誤
及通與兵守拒法並有火損又疑即備城傳篇之火控也 夫長以城高下為度 夫長矢之誤

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 艾刈之借字國語齊語云拔
石蒺藜 吳鈔本作蒺藜云參石當是參石之誤參石即礮石後漢書杜篤傳一卒舉礮千夫沈潛李賢注
也蒺藜後文作蒺藜備穴篇又作蒺藜大韜軍用篇云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鐵蒺藜世高四寸廣八
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兩鐵蒺藜參連縱橫世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又軍略篇云設營壘則有行馬蒺藜本
草陶弘景注云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 渠長丈六尺 渠守城城名尉繚子武備篇云
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敵路上亦呼蒺藜言其凶傷也 渠長丈六尺 渠守城城名尉繚子武備篇云

之云渠長丈六尺當作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 渠守城城名尉繚子武備篇云
尺廣丈六尺皆其證今本長丈五尺廣丈四尺則失其制矣案王引備城門篇即此下文 夫長丈二
尺 舊作夫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矣案夫當為疎之省王校改失矢之說詳後文下王增二

尺 舊作夫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矣案夫當為疎之省王校改失矢之說詳後文下王增二

尺 舊作夫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矣案夫當為疎之省王校改失矢之說詳後文下王增二

尺 舊作夫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矣案夫當為疎之省王校改失矢之說詳後文下王增二

尺二字是也。今據增。臂長六尺。方狸者二尺。樹渠毋傳。渠五寸。傳舊本謂僅五寸。舊作三丈。畢云母

丈。當作樹渠。毋傳。渠五寸。謂渠與堤。渠五寸也。備城門。舊曰渠去堤五寸。據守篇曰。樹渠毋傳。渠五寸。葉與渠

同。皆其證。今本傳作條。步下。渠字而。謂五寸。又。謂作三丈。則失其制矣。畢改。現為毋。讀與真同。大誤。案王。校是也。

蘇。皆同。藉。莫。畢云。墓同。論。藉。案。通。典。兵。守。拒。法。云。布。漫。覆。布。為。之。以。弱。卒。懸。挂。於。女。牆。八。尺。折。扭。瓦。之。勢。則。矢

今。據。正。石。不。復。及。牆。太。白。陰。經。守。城。具。篇。說。同。說。文。中。部。云。漫。草。也。惟。在。上。曰。藉。則。布。漫。當。即。此。藉。草。之

遺。制。藉。幕。及。下。藉。車。義。疑。與。備。高。臨。篇。技。機。藉。之。之。藉。同。長。八。尺。廣。七。尺。方。木。也。蘇。云。木。疑。當作。末。案。凡。幕。皆。以。木。材。張。之。則。作。本。亦。通。廣。五。尺。中

藉。苴。為。之。橋。且。亦。當。為。其。曲。覆。鄭。注。云。橋。井。上。樁。索。才。端。適。攻。畢。云。適。令。一。人。下。上。之

勿。離。吳。鈔。本。作。一。令。人。上。下。之。勿。離。道。讓。本。令。一。亦。到。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除。者。不。用

此。數。當。除。則。所。用。多。不。定。二。十。步。一。備。城。傳。篇。云。危。縣。博。大。數。二。十。步。一。攻。除。所。在。六。步。一。即。此。意。也。城

上。三。十。步。一。簣。竈。舊。道。讓。本。作。簣。畢。本。作。簣。今。從。吳。鈔。本。畢。云。唐。宋。字。書。無。簣。字。備。城。門。作。堽。疑。皆。堽

索。隱。引。皇。覽。堽。竈。作。堽。突。此。舊。當。即。堽。之。誤。說。文。火。部。傳。火。當。為。持。水。草。書。持。傳。二。字。右。神。相。似。故。持。為。傳。水。火。亦。字。之。誤。什。當。為。斗。即。後。所。云。持。水。麻。斗。草。盆。故。之

也。隸。書。斗。字。作。什。與。什。伍。之。什。相。似。說。文。序。所。云。人。持。十。為。斗。也。斗。與。草。盆。皆。所。以。持。水。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布

麻。斗。蓋。以。布。為。器。加。以。油。漆。可。以。挹。水。者。斗。即。科。之。借。字。說。文。本。部。云。科。勺。也。勺。部。云。勺。所以。挹。取。也。喪。大。記。云

沃。水。用。科。革。盆。蓋。以。革。為。盆。可。以。盛。水。說。文。草。部。云。囊。量。物。之。器。一。曰。挹。井。觀。古。以。革。徐。鍤。傳。云。挹。井。今。言。陶

井。輒。取。泥。之。器。案。說。蓋。即。十。步。一。柄。長。八。尺。謂。麻。斗。之。柄。說。文。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

斗。舊。本。並。謂。什。未。斗。字。又。謂。十。餘。云。什。並。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

三。斗。不。也。案。俞。說。是。也。蘇。校。同。上。斗。字。即。科。之。段。字。此。革。盆。有。柄。以。挹。持。又。有。科。之。容。水。其。科。之。容。數。則。二。斗。以。上。至

三。斗。不。也。做。裕。畢。云。說。文。云。裕。衣。物。飾。也。言。做。衣。物。飾。義。案。裕。疑。給。字。之。誤。新。布。長。六。尺。此。蓋。經。布。中。拙。拙。謂。之。柄。長。丈。

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鈞。畢。云。舊。本。充。傳。寫。誤。也。說。文。水。鈞。說。文。伍。部

左。襄。七。年。傳。具。須。岳。杜。注。云。岳。版。器。據。下。文。則。疑。須。之。誤。畢。云。玉。篇。云。鈞。同。岳。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小。大。舊。本。作。大小。今。據。道。讓。本。吳。鈔

以上小大相
雜與此文同
盆蟲各一財
蘇云財當爲具案鑿當即後文奚鑿財
下疑我自足二字許備充篇蘇校非
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

陰雨。面使積燥處。面謂城四面。蘇云。陰雨不能
舉火。爲乾燥。以備也。面當作而。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餐。與鈔本作
飧。說文食。

部云餐吞也或作飧廣雅釋詁云寃食也守下挽者字又疑使守或爲吏卒之誤城內壕外謂內壕之外也上文有內壕外壕置器備號令備云爲內壕內行移置器備其上殺沙礫

鐵。畢云殺華省文說文云聚鐵殺散之也。皆爲坏斗。說文土部云坏一曰土未燒令陶者爲薄頤。大容一斗以上。至

一斗卽用取三祕合束。三祕無義疑當作案施參譌作參又譌作三祕施亦形之誤堅爲斗城上隔。吳鈔本作甬案斗疑弋之誤後文說



狗屍云其端堅約弋城上守者各有署
隔護守簾云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
棧棧交木爲之不當刺末此疑當爲杙杙亦
卽弋也後文云弋長七寸刺其末是其證
高丈二。刺方一。

未蓋云一字變衍爲閨門見前兩扇。今可以各自閉也。謂可閉一開救圍池者。畢云圍同聖以火。

與爭鼓橐。畢云舊作橐以意改案橐字諸穴諸下有說文馮埴外內。埴當爲埴形近而誤馮埴在女埴之外蓋埴埴之卑者漢書周勃傳顏注云馮埴亦言與女埴

爲陪貳也旗幟篇云到馮垣到安垣命篇云安馮垣一人是其證以柴爲燔疑當爲藩旗幟篇先到藩後到馮垣可證柴謂傳小木爲之蓋子山國就篇云樁以下爲柴查公羊哀四年傳亡國

之社揜其上而樂其下周禮謀氏鄭注樂作棧是二字義同說文訓棧爲棚廣雅
樂作棧也音冬馬恒川樹棧以爲棧也下文云人垂樂則不播之屬
靈丁未詳疑棧三丈一

火耳施之。火耳疑當作犬牙牙篆文作又耳篆文作形近而誤後文說狗
十步一人居柴內

畢云內同納案上說備穴云爲之具內竅以應
 竅中竅暴當作柴爲狗羣者覆之狗羣疑即後

走險一壁七步而一。畢云下有脫字論讀案以上救國池之法疑備壇篇之佚文自大艇以救車火。備

傳篇云車火燒門僮僮簫作彈火此車火
為因天討火戒門上此謂設射火攻城也
桓矢當作標矢

疑當作熏火熏與車篆文上牛相近而誤。熏燎尸集少城門。一說文火部云燎火飛也讀若標燄。燄又從俗作烟遂不可通。孫子火發音肩土奇幾。畢云說文云機棚也。詒讓案疑當作杓與弋同。卽

攻篇云烟火必盡其亦燦火之誤
蠶肩一 爲杜 下文之旒戈也然杜君卿所見已作機未敢輒改
畢云徐字俗寫从土本書題敵詞亦只作徐通典守拒法云門
寺父保土堂五 改之斗草舊本

之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槩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屨之韋盆救之譌升草畧

云麻一升草一盆也王云草一盆非救火所用畢說非也升當爲斗練書斗字作什因請而爲升草盆當爲草盆
備穴簷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草盆案傳火當爲持水什當爲斗即所云持水麻斗草盆救之也草盆又見備蟻
傳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王
門扇薄植植戶植也薄植音字皆擊半尺蓋即鑿孔以板弋然一

寸一板弋按舊本請案王引之云案當爲板字本作板說文板擊也周南兔置傳曰丁丁棲杙擊是也通
作樣凡經傳中从系从彡之字多相亂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軍用篇云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弋長

板板弋大鎗重五斤柄長二尺二十具俗本六韜板弋爲杙與此相類惟宋施子美講義本不誤
一吋舊本作尺今據道藏本與鈔本正說文弋部云弋槩也此板弋門上見一吋畢云疑開字詒讓案

也下文亦云相去七寸下云開一寸者謂一行之中每一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

救門火者下云垂水則不當各一垂水方言云魯周洛韓鄭之開謂之甕甕即鑿之火三石以

上王云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爲容之小大相雜以上

火之門植關必環銅植持門直木開持門橫木幹非儒篇說文金部以銅金若鐵錄之畢云

疑術說文云錄錄也此與錯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買也詒讓案銅疑門關再重錄之以鐵必堅

梳關關二尺畢云梳字未詳疑作填案梳填義並難通形聲亦不相近畢校未填竊疑梳並當爲梳說文

以本鎖按之以其橫互門開故謂之梳關也此梳關即謂梳今之木鎖是也蓋門植關兩木橫直交午之虞則

一尺之機不可以開故彼爲尋常房室之門機止一尺此城門之機故倍之若門植與關則其長皆寬門必不止

一二尺矣說文門部云閉關門也从門才所以距門也蓋才以十象植與關橫梳關一寬畢云魯字假音

直交午之形下一短畫則正象機橫互之形參互善解可見古機門之制矣春秋左氏云北

門之管輪讓案管或作繞與莫聲形俱近說苑君道篇楚繞繞呂氏春秋長見篇繞作莫管即鎖也月令脩鑲開

管鑲鄭注云鑲壯開也管鑲搏鑲器也孔疏以管鑲爲鑲匙鑲爲鑲須二者不同通言之鎖亦謂之管鑲可
以爲固故詳著之本鎖金鎖同著於關植之入故爾雅釋名密郭注云植戶持鎖植也封以守印時令人

交而關又橫貫兩楹以爲固故視其入桓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錐推蘇云案此五者防有變也後深恐其入淺則不固也畢云桓表也非以爲殺車火之法非也

城上二步一渠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渠也案衛同蓋渠立程丈二尺程當爲程

考工記輪人蓋杠謂之權立程即渠之杠直立者丈三畢云前漢書注云墨

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則文當爲長辟同臂案渠此篇及操守篇凡四見並不云長三尺僕書墨

錯傳注引文作長自是誤文畢據以校此俱矣辟備穴篇正作臂今移前冠蓋渠之首臂其橫出之本也

步一荅畢云僕書注云蘇林廣九尺與此文同一例今本少一荅若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

引此重畢云表舊作表提前僕書注二步置連挺畢云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挺一故

法云遠挺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入顧云挺當從手案此當從畢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

校後總舉守城之備亦作挺從本太白陰經守城具篇說連挺與通典同長斧長椎各一物說文

云推擊也齊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木兩端銳曰槍周置二步中以上據守二步

謂之終葵也槍二十枚國語齊語云拔其槍刈將銳幸注云槍槍周置二步中以上據守二步

一木弩畢云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

爲矢吳鈔本節毋以竹箭當作即毋竹箭以楷趙據檢可毋與無字通矢材以竹

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篠也書禹貢云惟嶺南篠簜文引馬融云帶本名可以爲箭方言云杜南楚之間謂

之趙郭注云趙當作揚聲之轉也趙或亦揚之謂篠字書所無疑當爲篠形近而誤篠柘之借字說文本部云

篠無竹箭則以它木材爲矢亦可毋畢本作毋道篠本作毋是也今據正蓋求齊鐵夫蓋當爲益字形之

聲從借字鐵夫亦當爲矢或云夫即播以射衛說文手部云播布也謂分布使衆射之畢云衛疑爲衛同

欽備穴篇有鐵然與上下文不相應字文未詳王云衛說文本本作衛今作衛者即衛之誤及

櫛櫛櫛從見後蓋亦攻守通用之器道藏本吳鈔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說

辯勸篇云三十斤爲鈞畢云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毋百下字或尙有脫字

上者舊千作中據改案此見監師傳注千並作十未知畢據何本以亢疾聲說

周禮馬賁鄭注云亢禦也畢云毆若木毆攻城用鐵疾下而數之壁皆可善方未詳畢云疑繼方說

竝。畢本作竝云一本作至舊作竝案竝讀本與鈔本並作竝說文竹部云竝登無柄也非守國之械畢本非也

常時所擅用其小者其大者則積之以備急猝夜戰之用故長度特倍於恒也蓋與竝形近故大。一圍。儀服

鵠後文舊穴大容蓋今本誤宜與此亦相類舊本作竝形向存畢校作竝失之彌遠矣。長丈二十枚。五步一壘。說文缶部云壘缶也蘇云下言本壘密十

之振圓九寸。長丈二十枚。五步一壘。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是五步一壘也。盛水有奚。王

有奚下當有蓋字下句奚蓋即承此而言杜子春注周官甸人曰職謂載蓋也蓋蓋奚蓋一奚蓋大容一

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即上文之狗屍屍屋音近通用。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畢

喪藏也案畢讀喪以弟為句蓋以狗屍為死狗故藏以釜缶然無當守圉之用殆非也今案當讀喪以

弟句弟當為弟弟案文形近因而致誤狗屍蓋以木為之而掩覆以茅所以敵敵使陷擠不得出也。釜

方端。釜與鈔本作竝同案當為兌形近而誤。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據舊本作搏竝

作搏前案搏亦作搏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鑼。畢云舊脫一竈字

據正搏即束本之名。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鑼。畢云舊脫一竈字

竈字假音說文云竈大釜也一日鼎大上小下若甌曰竈。容石以上者一。畢云太平御覽引作

讀若岑方言云甌自關而東或謂之甌太平御覽引作鑊。容石以上者一。畢云太平御覽引作

為湯。狗屍傳竈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畢云毋下猶言毋獨案毋下猶云。三十步置坐

候樓。畢云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候樓。樓出於堞四尺。畢云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

尺。畢云當云下廣四尺俞云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為坐堞樓之法廣三尺。板周三面。

密傳之。蘇云傳即塗。夏蓋方上。蘇云所以造日案竈校移後樓五十步一至五十二。五十步一

入尺五十步一方。

俞云方者房之度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開窗守之也向書序乃遇俗鳩法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案俞說未塙方疑戶字之誤下

同後備穴簷云爲之戶及開簷與此下文略同可以互證

方尚必爲開窗守之。

蘇云向與上同開窗即管鎗

五十步積薪毋下三

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

百步一櫺櫺

畢云舊

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

前面入尺後十三尺。

後廣於前五尺

亦上稱議衰殺之。

畢云言稱此而議據其上

百步一木樓樓廣前

面九尺。

此無後廣之度疑有脫文

高七尺樓櫺居址。

畢云櫺櫺物也櫺居址字說文云地屏牆也又或同陸僕書注如傳曰附近邊欲墮之意案櫺居二字並字書所

無畢以地爲居址近是以櫺爲物則無義疑動當从奴左定九年傳載趙靈腰於其中孔疏引賈逵云趙靈衣車也有趙有靈左傳趙靈即函櫺髮趙有作轍者亦與函通樓櫺即櫺函也或謂櫺當爲輜之譌說文車部云輜兵車也後漢書光武紀李

注引作樓車亦通

出城十二尺。

與鈔本作步

百步一井。

井十鑿。

畢云舊作百步再再十鑿據太平御覽改蘇云上既言五十步

一井則此一字或訛然

以木爲繫連。

蘇云繫連所以引鑿而吸也論議案繫連景嘗

爲繫連形迹而後文之頗臬音並相近

水壘容四斗。

到六斗者百。

六斗舊作六什蘇云六什當作六斗到猶至也案蘇校是

禾並也或作科左昭二十七年傳云或取一秉科焉畢云一作科蘇云科字誤作杆是也或作杆亦可案蘇說非是

百步一積雜秆。

說文禾部云稭

本作杆蘇云科字誤作杆是也或作杆亦可案蘇說非是

櫓廣四尺高八尺。

爲衝術。

衝術卽上文之衝隊隊術一聲之轉禮記月令審器經術

畢云說文云

櫓廣四尺高八尺。

爲衝術。

衝術卽上文之衝隊隊術一聲之轉禮記月令審器經術

百步爲幽隴。

俞云隴卽實字之誤其

上本從穴祭文穴字與隴書肉字相似管子修靡篇有隴字卽寫字

義並相近凡从隹从肉字隸變形近易誤備城傳篇以脾爲隴可與此

互證考工記匠人實其崇三尺鄭注云宮中水道幽隴猶言閭溝也

廣三尺高四尺者千。

此爲數太多疑

非也或當

二百步一立樓。

立畢校改大云大舊作立據太平御覽改王云畢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

本御覽居處部四玉衡宮室部所引並作立樓刻本御覽譌作大樓不足爲

據

城中廣二丈五尺二。

下二字疑衍此立樓在樓內者之度其出樓外者則五尺下文云出樞五尺

是也內外合計之則廣三丈也上文說坐候樓亦云樓出於樓四尺畢云太

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

長二丈出樞五尺。

樞疑當作拒謂立樓之橫距出樓外者五尺也備高瞻篇

云臺城左右出巨各二十尺拒巨並距之倍字詳備高瞻

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闕。三步者一丈八尺四步者二丈四尺也此言墻內地之廣度必如此乃足容守卒行止及儲峙器用也

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學云說文云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俾倪衆經音義云三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賴現又作俾倪蘇云即俾倪釋名云城上垣曰俾倪言於孔中俾倪一切也陸高二尺五寸下文有寸字此亦當有說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遠廣不可通疑遠當爲道謂城上下當陸之道也下文云道陸高二尺五寸長十步下

廣字疑遠當爲道謂城上下當陸之道也下文云道陸高二尺五寸長十步下。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

童異疑當爲重廣說文廣行屋也又四尉舍焉。尉蓋卽下文所謂尉尉商子境內篇云其縣尉當爲重廣與樓屬偏城傳篇云隅爲樓

廷尉郡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職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闕也言以罪尉姦非也畢云已上候樓井樓樞木樓井樓櫓櫓立樓之法

尺。舊本說此字王狸二尺。畢云狸去樓五寸。夫長丈一尺。畢云夫字俱未詳疑卽扶字所以著手王云畢說非也夫當爲矢

書矢字或作夫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作天見成陽令唐扶頌並與夫相似故誤作夫據守篇集長丈五尺其

聖者三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訛俞云畢王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頭鼻處以

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跌如足雨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跌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臂長

失之前偶不照耳據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跌者視此案俞說是也

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經當作內徑五寸此徑誤爲後又衍長字後不可通備高臨篇說連弩車衡植左右皆圓內內徑四寸足相比例又上云門闕植皆鑿

今尺半尺卽五寸之徑也內袖古夫兩鑿。畢云兩鑿作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謂適相

鑿渠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夫當作矢下說城上之物有馬矢亦誤作夫疑疑寒之訛皆待命。

命令而施之下文作水。若以瓦爲坎。此謂坎卽以瓦爲坎亦可城上千步一表。子原當長丈棄水者。

操表搖之。以告人處有禮杆也五十步一廁。畢云五下舊與下同園。畢云說文云園廁也論議案上廁爲城上之廁園則城下積不

也蓋城上下廁而異園同之廁者。畢云之往也見爾雅不得操。畢云言不得有欲持城上三十步一藉

車。蘇云上作五十步備穴篇作二十步未詳孰是當除者不用。當說此數二字城上五十步一道陸。謂當道之陸

亦皮也是秘與稌字亦通說文禾部云稌稌也稌稌也故墨子亦以私馬矢墨云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謀灰據馬矢通典云櫛之以櫛敵也通典不知櫛即為釋故以穀易之與此書字不合也

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謠墨云疑渠若假音字櫛與櫛同推南子凡論云渠櫛以守高目也以禦矢也王云櫛非若之假音字渠櫛與渠若亦不同物事說非也據高注前說以渠為壘壘非櫛類不得與櫛並言之後說以渠為甲引吳語孝文集之甲櫛為近之今吳語作孝文厚之渠櫛往以渠為盾是也盾與櫛皆謂之櫛櫛與櫛字吳而義同案王說櫛是也此書載渠櫛甚詳必非甲盾之名高章說並非是櫛櫛即所謂櫛幕藉車前行棧後行棧疑即上文到到非守櫛疑當為櫛俗書或从刀故櫛往櫛櫛作額臯蘇云即格

曲禮孝廟如橋街鄭注云橋井上擢擢釋文云擢或作泉司馬李云格擢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頭橋連挺擊水若抽數如伏傷其名為擢釋文云擢或作泉司馬李云格擢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作頭橋連挺

長斧長椎並見長茲墨云茲疑錄字通典與字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錄案畢說非是長錄已見前茲即錄其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鉏茲其也說文鉏鉏也漢書樊噲傳贊雖有茲基顏往引張晏云茲基鉏也國語魯語韋注云將茲本節云櫛斫也齊謂之鐵櫛茲其即鐵鉏之省鉏疑即信穴篇飛衝即衝車韓非子八說篇有

屈四者其則民亦不宜上矣一段今案彼乃上文錯簡顧說未確今不從樓五十步一句堞下為爵穴墨云舊作內以意改王引之云下文云五步一爵穴則此亦當云五步一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穴謂於城堞間為孔穴也後文云城上為爵三尺而一為薪臯疑即前額臯之臯二圍長四尺半必

有潔墨云當為挈案疑即前額臯之額瓦石重二升以上王云升當為斤錄書斤字或作斤因譌而為升上疑云城上沙墨云舊作沙下五十步一積句竈置鐵鑄焉墨云舊作鑄與沙同處與沙同處上說鐵鑄以爲湯

及持沙故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歌力本取疑鑄之誤畢云意連其本元舊非下以意改名曰長從與從義同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此有稅誤疑當作毋下二十復使卒急為壘壁以

蓋瓦復之舊本復並謗後卒謗卒畢云辛疑新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為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謗作後卒字又謗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為新

字失之總書復字作優與後相似練書卒

字或作李與辛相似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且用之

通語也墨墨同史記韓信傳以本墨既旋軍是墨或瓦或木皆可以成水也諸篇諸墨在容並以

斗計此升疑亦斗之誤且用之三字無義疑當作瓦墨大三字其義當屬下以成水瓦墨大五斗以上者十字為一句瓦與且大與之形並相近墨上以照與用亦略相類備備穴篇瓦墨篇作月明與此亦可互證但舊本並同未敢輒改

五十二者十步而一

蘇云三字說當為五斗者俞云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為升上文

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成水之墨大者容十升小者容五升其大者則

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

五斗以上者十步而二大五斗以上者與上文容十斗以上者文例正同上字古文作二與二形近而誤又據以

字遂不可通俞校以二為衍文非也但十步而二即五十步而十也此容量止得上之半則數不宜同或當從俞

校作十步而四為是耳又顧校以樓十步一至此一百二十六字為上文夏蓋其上之下說文云嘗與言五十步

次今案顧說可通然無由定其當次何句未敢輒移姑仍舊本又舊本此下有城四面四隅皆

為高應據云云凡二百三十二字顧俞兩校定為上文說簡並是也今依分為二段移著於前

城下里中

家人各保方左右前後如城上

通此謂相保在也

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

及也大城

也畢校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案也即古他字不必改說詳前韓鄉謂別鄉不與國邑相附者

保通謂保守也淮南子時則訓四鄰入保高注云四竟之民入城郭

自保守茲云城小人眾則不可守宜遣其老弱葆於國中及他大城

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創城編

此蓋言先設開城

唯勿燒勿與鈔

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

畢云說文云署署有所屬給

一署而毋換亦養

畢云糧也俞云畢說非是養即廩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屬養死者數百人何

其廩養給使令者則各有定

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甕

畢云收舊作收以意改諸讓案

署不得移易也亦見墨令篇

言五百箇

城門內不得有室

即鑿之機變

耕積之城下

畢云耕

百步一積積五百

為周官桓吏

畢云疑云周官桓吏詭讓案疑當作為周官桓吏言城門之內不得有空權案周官置吏守

宮中蓋但有四尺爲倪。學云倪倪也古只作此作堀者俗蘇云倪上當稅俾字案畢蘇以此爲倪倪非也

房而無室也。此倪當讀小兒孟子梁惠王篇云反其旄倪隨注云倪弱小嬰倪者也後據守篇云

四尺又少於彼或亦令給事周官中與此下向有批文疑以上十六字或當在後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句上四尺之童足在

應賓客也。行棧內閉。開閉字疑當作開王羲之書黃庭經開字如此作與開字異

下周道旗幟蓋云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是一也。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俱壞伐。

之寇所從來若呢道候近。當作近候與溪字通釋名釋道云步所用道曰溪溪候也言射法則用之故遠候於正道也蓋正道爲道開道爲候曉近義同畢云

尼從後近之候即若城場皆爲屬樓。皆舊本誤家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畢云禮記檀弓云毋屬屬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

中。畢云天疑矢字案此竹箭當即後據守篇牆守堂下爲大樓。

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二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望也此即臺門之觀但加高大耳

百官公卿表奏訓鄉有三老掌教化後魏令篇云三老守閭則邑中里閭亦置三老管子水地篇云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史記儒檣備西門約治鄰亦有三老僕書高祖紀漢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蓋亦放奏訓爲之舊本在講左宮

謫官王引之云左當爲在據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待吏是其證得下有批文不可考各本得下有自爲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蘇云官當作宮王校同案王蘇校是也今據正舊本此下有爲之奈何云云五十四字王俞兩校定爲上文及備穴篇之錯簡是也今據分別移正

共四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

卒舊本謂本王云本當為卒謂守樓之卒也續書卒字或作卒因謂而為本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然卒必謂備書辭侯傳卒發於

雖曉今本卒字並譌作本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城下當為城上此言城上守樓及傳操者每步一人與上下文城下卒數不同上云城上每步一樓則樓不得在城下明矣城上地險故一步止一人恐敵稍篇云城上步一甲一戰其費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

一百步有百長亦城上每步一十人之證 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

舊本作圍王云守圍二字義不可通圍當為圍字之誤也守圍即守禦公論舊子墨子守圍有餘淮南主術篇者可使守圍漢書賈誼傳守圍拒敵之臣並與守禦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客馮面而

蛾傳之。畢云案舊作宕以意改蘇云面字衍案宕與鈔本又作焉

主人則先之知。畢云二守疑倒主人

利畢云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論議案此客適以下文校之 疑當作客病客攻以遂。畢云 十萬物之衆。物字

本作衆一 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衛險一弊之譚皆謂攻城之道百舊本謂十今據吳

十當作五百案蘇校是也 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疑當作下術 諸不盡百五十步者。此

下云廣五百步之隊可證 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即上文之 丈夫千人。今舊本謂大丁

女子一千人。老小千人。畢云千皆當作 凡四千人。舊作凡千人畢云當云四十人王引之云

千人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為十而云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老

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文同矣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此城下當隊者備守之卒十倍於

前不當隊之數也而子兵守篇說守城分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為一軍與此法略同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 顧校移上文

後如城上至時召三老在後宮中者與計事得一段著此下退不境今不從 使老小不事者。守於

城上。不當術者。不當攻隊者守事不 城持出必為明填。

持當作將即千人之將也見魏令篇

填星出如瓜索隱云填本 令吏民皆智知之。王云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即知字也今本作智知

亦作旗是其證下並同 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持亦當為將一人不

智當為智之誤案蘇說亦通 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當有將蓋十人之說

非力故人。

言非其故所屬吏卒

乃力積章也。

畢云乃疑及字積上作墳是墳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入非故相繼人及有印信者止之案畢以乃為及是也餘皆失之魏

孝文帝曰比干文旗字作義故此篇作義而義又義與畢以乃為及是也餘皆失之魏

章也言雖操旗章而非其所營建之形式也今本及義乃義與畢以乃為及是也餘皆失之魏

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

卒舊本誤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皆斬其以聞於上此守城

之重禁之。

畢云當為也

夫茲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

自城下至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此並通詰守法與前後文論守備器

物數度者不同疑皆他篇文之錯謬以先行德計謀合一段在離守篇證之或故書本皆在彼篇與王云各本此

下有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謬給讓案舊本此篇穴土之攻敗矣下又有

斯艾與樂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城上為爵穴。

謂於城樓開為空穴小僅容爵也顯云此以下下是備高九十四字亦備穴篇文今並移正

止姑仍下墜三尺廣方外。

蘇云此言爵穴之法廣外則狹內令下毋見上上見下也

五步一爵穴。

王引之云宜當為堽字之誤也說文堽東葦橋也此云爵穴大容堽下云內

適為之。

畢云言親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王引之云自蓋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為疏數也疏數因

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陝為度與此適字義同畢王說非

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

塞當為穿此言穿城外為塹而縣本為橋梁乃發以圍敵也若如今本作塞外塹則

下不當云勿塹矣後文亦云去城門五步大塹之上為發梁與此可互證格即備城傳篇之杜格旗幟篇之

杜格也蓋於城外樹木為之以遏敵人之傳城者或云格與落通六韜軍用篇漢書晁錯傳並有虎落即此

塞陝不可塹者勿塹。

舊本塞相與而誤蘇云鍵字義不可通鍵當為堽王說非也今據正

城上三十步一薶竈。

詳前畢云薶疑薶字

人擅堽長五節。

舊本人擅作入擅王引之云入擅二字義不可通入擅堽者人持一堽也備水篇曰臨三十人入擅等又曰三十人共船九二十人入擅有方劍甲裝簪十人擅堽

是凡言人擅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擅堽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大韜敵愾篇云人擅堽火炬即堽

俗擅堽義同長五節節非度名疑當作長五尺節營為即屬下讀今本作節或尺即二字合寫之誤

寇在城下聞鼓音燔堽復鼓內堽爵穴中照外。

蘇云內讀如絀

諸藉車皆鐵什。

畢云什與絳音近說文云籍以金有所買也給讓案上文云藉車必為鐵築即此

藉車之柱長丈

七尺。亦狸者四尺。柱長丈七尺而經者四尺則在上者丈三尺較下丈四分之三在上夫長三丈

以上至三丈五尺。夫珠馬頰長二尺八寸。說文頁部云頰面旁也馬頰蓋象馬兩頰骨突出之象試藉車之力。

而爲之困。困困之借字說文本部云困門堅也堅也一日門困也口部困古文作來廣雅釋宮云梁機困亦即困也據荀晏二書則困以木石爲之失四分之三在上。失當爲失亦藉車夫長三尺

此藉車以大車輪爲困者蓋亦於跌下爲之。失當爲失亦藉車夫長三尺

依上文四二三在上。當作四之三在上此二句即釋上夫四分之三在上之義疑當往之錯入正文者馬頰在三中。馬頰橫材旁出邪夾跌外在三

分中即在上。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言不及度則不中用治困以大事

輪藉車恒長丈二尺半。恒即恒恒之恒與柱義同藉車蓋有四直木其二種者爲柱二不種者爲恒

當爲丈六尺則不種者亦丈二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復疑後之誤在疑左之誤左在古今

尺恒處五寸或爲枹以入夫與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字備水篇云城上爲射機疾佐之

寇闔池來。畢云闔梁當爲衛或闔字池城池案闔是也備穴篇有故闔池之文今移於前爲作水甬。水甬蓋備水器月令角斗甬鄭注云甬今斛也中空可通水者深四

尺。堅慕狸之。畢本慕改爲云舊作慕以意改下同案慕當作署畢校未允詳前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瓦舊本作月畢以意改穴王云月亦當爲

長二尺中鑿。置炭火方中。而合慕之。慕畢本亦改慕案當爲署謂既置炭火乃以物合而覆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

舉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備梯篇作疾舉投蓋亦爲機以投之豚弋。豚弋之借字詳前畢云弋舊俱作

長七寸。弋間六寸。畢云弋舊作我以意改案亦當作我刻方末。說文刀部云刻銳刺也狗走。畢云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曰

聖則非穴明矣此當即上文之狗屍惟尺度異耳前故闔池章又作狗屍竊疑此本名狗棲猶詩王風云雞棲棘

屋彭近字通爾雅釋訓敘棲棘詩衛風碩人作穀屋可證棲或當作委與走形近故歸古蓋爲闔機以棲狗守城

樹機爲藩似之故亦謂之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蚤八同蓋刻大耳施之。大舊本諒

狗棲猶鑿穴謂之鼠穴矣。鏡其未詳前大耳施之。大舊本諒

蘇本吳鈔本正耳當為牙大牙施之謂鑄互殺之上文云鑄三丈一大牙施之大牙亦謂作火耳與此義同以上並備圖施之法與上文鑄人備穴篇救圖施之文略同

子墨子曰守城

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

挈為人數畢云言即以十挈五舉名其物者以人數也詒讓案挈與契字同十挈五舉謂刻契之齒以

薪薪挈薪樵之俗集韻四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力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

各得力任蘇云吏當作使案蘇校是也吏使古字亦通此釋皆稱其任句義疑亦舊注錯入正文又蘇

中無食則為大殺畢云殺言獄詒讓案自子墨子曰至此一段與上下文義不相去城門五步

大墜之高地三丈下地至王引之云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

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上文亦云墜中祭丈五施賊才中王引之云賊字義不可通詒讓案雪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也

詒讓案賊疑亦代之誤上為發梁梁也懸梁有機發可殺可去故曰發梁而機巧之以下文校之比傳薪

土願云傳當作傳蘇校使可道行謂墜上為機梁上布旁有溝壘毋可踰越母吳鈔而出

仇且比且畢改旦云疑仇達字且達音之緩急王引之云當作而出仇戰且北敗也仇與挑同言出而挑

毋逐且戰北以須燧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仇戰且北也今本脫戰字北字又簡作比則義不可通畢改且為且而以仇為仇達大誤案王校是也適人遂入畢云舊作引

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畢云下

備高臨第五十三

吳鈔本作五十五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畢云適以臨吾城周書大明武篇云高適

高難上墜之以土疑皆高臨內日夜不解又云城薪土俱上以為為半黔畢云樵守作半冷未詳其義王云樵守作半冷非作

郎丁切 蒙櫓俱前。櫓大盾也。備城門篇謂敵蒙大櫓以蔽矢石而俱前攻城也。遂屬之城。國語晉語韋往云屬會也。徐據守篇云城會。兵弩俱

上。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牟黔之守邪？牟黔者，將之拙者也。舊本批之守邪，字誤。五字畢注。

讀補字黔二字云：當作子問牟黔之守邪。牟黔者，將之拙者也。備城篇曰：問墨梯之守邪。墨梯者，重器也。元勳移其難備城傳篇曰：子問城傳之守邪。城傳者，將之拙者也。備守篇曰：子問牟黔之守邪。牟黔者，攻之拙者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守邪字。黔五字則文義不明。案王說是也。今據補。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爲臺城以臨牟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此制同。巨當爲距之段。字說文足部出巨各

道路通所使也。筐高八尺。為上下筐之高度上下分之各四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

同。銅巧也。亦言為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吳越春秋云。郭為方城守臣子也。一石三十鈞。說苑辨

三十斤為鈞。鈞四鈞為石。然則弩機用銅凡五鈞為斤百五十也。引破鹿長奴。吳鈔本無長字。畢云。奴同弩。案畢說未

謂筐材圓。左右有鉤距。方二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

尺。見上文及舊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蚤。爪同。謂臂端刺

有距。亦謂橫出旁枝。搏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管子。蔡。蔡。蔡。尹。往。云。儀。猶表也。謂為表以發弩。有訕勝。畢云。即通

勝。仲亦一聲之轉。通志氏族略申屠氏音轉作勝。屠氏是其例也。今俗本陰經通典。漢書注。勝或作膝。並非

可上下。為武重一石。武。疑跌。之聲誤。以材大圍五寸。國五寸以圍用求徑。率算之止徑一寸五分有

簾云。積棹大二圍以上。此疑矢長十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如。不當重疑。衍戈當為弋。形近而誤。說文。佳部。云。弋

者。繫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鸛鳴。孔。疏。云。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第矢。用諸弋射。鄭。注。謂。第。矢。弩。所用。此。矢。蓋。即。第。矢。之。屬。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

鹿卷收。鹿。盧。吳。鈔。本。作。鹿。盧。不。成。字。道。藏。本。鹿。字。同。畢。云。鹿。疑。鹿。盧。字。之。誤。收。舊。作。攷。以。意。改。王。引。之。云。鹿。盧。卷。收。鹿。盧。為。鹿。盧。語。之。轉。耳。方。言。曰。雞。車。趙。魏。之。間。謂之鹿盧。廣雅曰。雞。車。謂之鹿盧。並。字。異。而。義。同。案。王

說。是。也。六。韜。車。用。篇。有。鹿。盧。輶。此。卷。收。即。家。上。矢。端。著。繩。而。言。古。弋。射。蓋。亦。用。此。國。策。楚。策。云。弋。者。修。其。其。盧。治。其。緇。繳。盧。亦。即。鹿。盧。也。

矢高弩臂二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出。疑。當。作。矢。此。謂。大。矢。也。用小矢無留。疑。數

之十人主此車。遂具寇。其。當。作。見。操。守。篇。云。望。見。寇。舉。一。烽。為高樓以射道。疑。當。作。道。城。上。以。答。畢云。答。即

援。急。說。文。無。答。字。疑。古。用。答。為。之。案。羅。疑。當。作。桑。桑。羅。一。聲。之。下。有。稅。衛。畢。云。通。典。與。守。拒。法。云。弩。臺。高

若。與。臺。不。同。詩。儲。城。門。篇。畢。說。失。之。羅。轉。案。即。儲。儲。儲。城。門。篇。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

開。四。丈。高。五。丈。上。開。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開。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甃。基。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詭。譎。策。通。典。本。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墨云辭省面目黧黑。墨云黎字役身給使。

不敢間欲。子墨子其哀之。墨云其甚字乃管酒塊脯。塊道蘇本吳鈔本並作塊音云乃舊作及以意改塊當爲饌饌字假音說饌案此疑

管作澄酒搏膳澄皆作登與管形近而誤搏與塊塊形亦相似。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清酒膊膊。澄即指搏即膳也。釋名釋飲食云膳迫也。薄板肉迫著物使燥也。說文肉部云膊膊膳膳之屋上也。寄于大山。

山。非攻中篇大山即泰山此疑。味藁坐之。墨云當爲茅蒸味音同茅案畢說非也味藁當讀爲藁茅晏子春秋下篇云晏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藁藁而席公不

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舉草而坐之何也。味藁音同藁藁亦即藁茅而坐之也。味藁當作味與藁古音相近左氏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公全作味即其比例說文手部云藁找也。藁亦即藁之借字。若然味茅即是藁藁茅草古書茅字或掇作藁宋本淮南子汜論訓云藁以藁爲茅故此茅字亦作藁矣。

柔無擊說苑叢篇云言人之惡痛於柔軟並以柔爲茅故此茅字亦作藁矣。以樵禽子。墨云當云以禽子王引之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譏曰譏譏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塊脯

云云殊無譏讓之意。樵蓋譏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昨日雖故上文言酒脯。禽子再拜而嘆。

子墨子曰亦何欲乎。墨云亦嘗爲余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姑亡言姑無間守道也亦見公輸篇古有方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呂氏春秋本

以少聞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力慎之恐爲身薑。墨云同僂也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間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王云煙當爲煙煙塞也備穴篇救國池者

聞與煙同錄說同王引之云資疑當爲煙煙填皆塞也煙煙填資亦皆字之誤俞云王氏讀煙爲煙是也惟資字向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資淮南子泰族篇資其所快而高之高注曰資樓土填牆之也是資與煙同義古字或作資爾雅釋草篇資族義釋文資本作資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即資字而省耳。

軍卒並進雲梯既施。通典兵門云以大本爲床支與雲梯案上立雙牙有梯梯之攻蓋皆兼用煙法

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龍龍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蓋其遺法太白陰經攻城具篇同

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墨云上舊作土爲之奈何。墨云他施多何焉讀子墨子曰問

雲梯之守邪。守舊本闕王云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上文曰敢問守道又曰顧盜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則文不成義案王校雲梯者重器也。力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方中。

是也蘇說同今據補雲梯者重器也。力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方中。
俞云相見即相間也備城門篇見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畢云舊作毋廣方處。畢云度

一寸畢云見疑問字是其例也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謂高出於城上備高臨篇云行城三上加環。廣十尺。左右出

巨。各二十尺。巨讀為距見高廣如行城之法。俞云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即云高廣如行城之法

城樓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陝為度。然則行城也。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為爵亢輝佩。爵與鈔

見即相間也上文既言行城之法此總言樓樓故省其文曰樓樓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亢輝佩。本件崔

同爵亢劍見備城門篇輝當讀為重史記呂后紀戚夫人去眼輝耳亦以輝為重爵亢輝佩蓋亦城間空穴之名

期其小僅容爵風也佩畢本改風云舊作佩以意改案佩即風之聲禮不必改詩豳風七月穹窒熏風此與彼義

亦謂之熏風矣備城門篇有佩穴亦即此施荅方外。畢云言施治蓋之案若機衝錢城。王引之云錢字

機字之誤衝見樓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機即此所謂機也廣與隊等。雜才間以鐫劍。

說文金部云鐫破木鐫也鐫名鐫用器云鐫鐫也有所鐫入也。廣雅釋言云鐫鑿也。劍持衝十人。此城內

與鐫異用並舉殊不倫疑當為鐫斷備城門篇亦鐫劍可證斷鐫皆所以所破敵之梯者持衝十人。之衝以

近攻城之梯者執劍五人。劍亦疑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案按同爾雅釋詁云按止

使十人持之執劍五人。劍亦疑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也謂止目往視欲其審也

淮南子秦族訓云欲知遠近而不能致之以金目則射快許注云金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

目探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此案目疑與金目義同畢云德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

疑拔機藉之。披機當作校機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畢云太平御覽引繁作多王

作灰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物炭則非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

其類矣據守篇亦誤作炭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五引此正作灰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

靜為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

施之。行壕施斷蓋可以破梯而不能當衝。爵穴三尺而一。備城門。爵穴同。疾藜投。畢云掘備城門當為疾犁。必遂而立。疑當作必當路。

而以車推引之裾城外。裾上當有置字。畢云裾城未詳。文與備城傳同。彼裾城外作置薄城外四植木為薄也。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畢云備城傳此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斷之。畢云本備城傳作本。以十

尺為傳。畢云備城傳作斷此傳字當為動之。雜而深埋之堅築。畢云備城傳作堅築之漢作辭。毋使可拔。

二十步一殺。殺蓋據裾左右橫出為之量。裾如城之廣度二十步。則掘穴左右為殺也。殺有一隔。兩備城傳篇作壤案當與隔通號。令篇有隔部

畢隔蓋據裾為殺於殺中為隔以蔽守圍之人及器具又為門以備出擊敵也。隔厚十尺。與裾同。殺有兩門。蓋內外兩重門。門廣五尺。裾門一

施。淺埋弗築。令易拔。有脫字。城希裾門而直築。畢云備城傳作置揭王引之云城下當有上字。希與歸同。直與置同。築與揭同。言城

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揭也。備城傳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揭是其證。今本脫上字。希與歸同。直與置同。築與揭同。言城

字則文不成。義案王說是也。望裾門而置揭者所以為識則以便出擊敵也。縣火四尺一鉤櫟。說文

云櫟也。鉤櫟蓋以弋著鉤而縣火。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畢云舊脫一竈字。據備城傳增案畢本掘門字。今適

人盡入。燂火燒門。文中部云重火煙上出也。車梁亦重之。竈。縣火次之出載而立。說文

云載乘也。亦廣終隙。兩載之間一火。畢云間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掘備城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訛。皆立而待鼓而

然火。舊本待鼓持然作燃。畢云備城傳云待鼓音而然。持然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又從說文云燃

必改。又訓燃為執皆非也。既執火則不能又持鼓矣。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即具發之。具與俱通。備城傳篇作俱。適人除火而復攻。王引之云除字義

辟與擬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敵人避火而復攻城也。然言辟字或作除。見漢益州太守高峻脩周公禮殿記。及

益州太守高頤碑。與除相似。而誤備城傳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城。除火謂敵屏除城上所下之火。左昭十八

年傳云振除火災。備城傳篇作辟。義同。王說未塢。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我死士。畢云舊脫士

增。左右出穴門。擊遺師。畢云徐音餘。餘師。錄云遺蓋遺之誤。備城傳篇同。說讀案遺疑當為遺之誤。令貢士主將。皆聽城鼓之

音而出。

王引之云黃字義不可通黃營爲者字之誤也。據書者黃二字相似說見天志篇者與諸同素韻楚文者侯卽諸侯素山刻石者產得參卽諸產得望大戴記衛將軍文字篇道者孝梯監鐵論散不足篇者生無易由言儀書武五子傳其者素人之不及與並以者爲諸上文已令死士出擊矣故諸士及主將皆莫城鼓之音而出卽可勝敵也。號令篇有諸人士又云韓吏卒民案黃字不誤黃與虎實義同宋書百官志云虎黃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風俗通義正義云言猛怒如虎之奔走也。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畢校改素爲素伏作休提備城傳改王云卽注喪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爲數則義不可通備城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夜半城上四面鼓噪。畢云說文此篇適人必或同減。畢云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謂口爲號也。號令篇篇云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若此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云夕有號六韜金鼓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

門篇

廣入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

此當作城地偏下

令耳方內。

畢云耳疑瓦字。蘇云令與領通。大書故曰領此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疏。所謂瓦濬論讓案耳疑當爲巨。終文相近卽渠之省。此與備城門篇令耳異。

及下地。地深

穿之令漏泉。

畢云通與守拒法云。如有復水之虞卽十步爲一井。井之內濬通引洩。漏卽其遺法。

置則瓦井中。

同側 視外水深丈

以上。鑿城內水耳。

耳亦當爲巨卽水渠。字畢云疑瓦字失之。

並船以爲十臨。

畢云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

臨二十人。

策云船船載卒一船載五十人。此一船止三十人與彼異。

人擅弩計四有方。

方畢本作弓云舊作方以意改。王云擅與揮同。謂擬持也。說見備城門篇。論讓案備城傳篇云。令一人操

二丈四寸矛。操作方則此方亦矛之誤。有疑當爲會音。近而誤韓非子八說篇云。擗笏干戚不遺有方。鐵鉞有方。亦會字之誤。與此正同。此文疑當云人擅弩什四會矛。或作什六人擅弩四會矛。什計冲書相近而誤。號令篇云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蓋守法通。十人之中六人執弩主殺。四人執兵。必善。畢云善同。以主擊刺此云什四會矛卽四兵也。然則則三十八人擅弩者十八人擅矛者十二人與。畢言勁也。

船爲轆轤。

疑當讀必舍以船爲轆轤。過七字句畢讀悉。非此與陸戰以車爲轆轤同。餘備城門篇。

一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二

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

方畢本亦改弓。王云有字疑衍。案疑亦當作元。十二人人擅會矛與上文什四會矛文數正合。今本十二兩字誤倒。會矛亦誤

作有方途不可通。**劍甲觀齋**。畢云說文云觀車履也。齋字假音說文云觀屬王引之云畢分觀齋爲二畢王兩校並未填。物非也。觀齋即兜齋也。兜齋者以射觀齋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甲盾觀齋。漢書揚雄傳觀齋生。觀齋介冑被齋。汗師古曰觀齋即兜齋也。字亦作觀齋。漢書韓延壽傳被甲觀齋皆其證。**十人人擅苗**。下人人字舊本說今據王校補。案屢當作十也。字亦作觀齋。漢書韓延壽傳被甲觀齋皆其證。**先養材士爲異舍**。**食力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轅輹**。**決外隄**。**城上爲射據**。畢本改據云說文云轅輹也。言矢轅輹从手非今改案轅輹即表儀之正字。爾雅釋詁云轅輹之法被下文又云二十步一令轅輹也。與說文義同。然此下云疾佐之。則不得立表儀以射。轅輹當爲射據。備城門篇有作射據者佐之。與此文亦可互證。畢校未填。疾佐之。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遠達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堰輹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此篇前後疑有脫文

城百步。畢云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引無。**一突門**。此城內所爲以備敵者。六韜突戰篇云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突門各爲窰竈**。窰竈詳後備穴篇。

竄入門四五尺爲門上瓦屋。此字吳母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

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亦舊本作其吳鈔本。鈔本無。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

維置突門內。此即備城門篇之蓋也。凡轅皆以車輪爲之而維以繩故

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畢云之後漢書注引作人置

窰竈。畢云窰後漢書注引作窰非。門旁爲窰。畢云舊作臺下同。據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干城拒衝不若臺。窰伏窰竈當爲窰。充竈伏柴艾。畢云舊伏

寇即入下輪而塞之。舊本輪誤。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輪王云輪字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

備穴第六十二 備城門篇說攻具十二穴在突前此大與彼不同疑亦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古王校改適云舊本適作古古乃適之壞字今改正。案僮梯篇說守館云古有其術者則古字

似非 穴土而入縛柱施火縛舊本作縛 依王校改以壞吾城商子境內舊云穴穴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 通典兵門說臣聞謂鑿地為道行於城下

攻城建柱積薪於其柱圖而燒之此下舊本有大疑前長尺云云云云 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城壞或中人百餘字今依顧校移前備城門篇為之奈何子墨

子曰問穴土之守邪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借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四字舊本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

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有水濁非常者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此穴土也急遽城內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之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言視城足之高於地丈五尺者穿之案此 下地得泉三尺而止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是也今據補 令陶者為壘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路革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引作慧墨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蘇說文申部云韻變也亦作幕廣雅釋詁云幕覆也固順之以薄路革謂以革堅覆壘口也文選馬研督諫李注

鼓也蘇云唐韻韜名切音格說文云生革可以為鑊束也語讓案德韜革韜器蓋與冒鼓相似呂氏 置井

中使聰耳者伏壘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內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學云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壘內井使聰耳者伏壘

而聽審知穴處壘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壘內井使聰耳者伏壘

審知穴處壘內迎之與此微異通鑑中拒法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云各深二丈以新壘用薄皮囊 令陶

者為月明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明者壘之壞字耳案王校是也蘇校月字同 長一尺五寸六

圍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王引之云六圓上當有大字 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後下追 柱之外善周塗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亦傳以意改 柱者勿燒王引之云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

墨子開誌 卷十四 備穴第六十二 三二七

竇際。畢云勿令泄。即下文云無令氣出也。兩旁皆如此。與穴俱前。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詒。竇言爲

版俱前也。自柱之外至此三十四字並說穴柱與上下文不相家疑當在下。追地。此文不屬諸處。上便一後文無柱交者。下然首尾文義亦不甚相接。未敢輒移附錄於此。

置康若炭方中。畢云灰作矢云。康即瘡字。見說文。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王引之云。畢改非也。疾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灰。疾本作疾。二形相似。勿滿。句灰康長五竇。五疑互之誤。說文本部云互竟又涉下文疾鼓藥而誤耳。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左右俱雜相如也。據發而也。經上篇穴內口爲竇。令如窰。畢云說文云窰。窰瓦

令容七八員丈。員即九也。論衡廣左右竇皆如此。竇用四橐。淮南子本經訓云鼓橐吹

且遇。畢云舊作以頭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畢云習舊作

竇口。畢云通與守拒法云。著知穴處助靈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文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

版以穴高下廣狹爲度。陝吳鈔本作狹。蘇云狹與狹同。案陝正狹俗。皆備城門篇令穴者與版俱前。鑿方版。令容

予。畢云舊作參分方疏數。此言版上鑿空之數。蘇云可以救竇。穴則遇。蘇云則以版當

之。畢云舊作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版而卻。畢云引舊作弓。以意改。卻字俗

過一竇而塞之。畢云校鑿方竇。通方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從穴內聽穴之

左右。從舊本作從畢。以意改。從王引之云。畢改非也。敵入穴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穴可從

司。今本從諱作徒。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急絕方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

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畢云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王引之云。自候望適人至

篇今移置於此。以謹候望適人大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穴者。城內

爲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爲備穴篇之文。甚明。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移正。寇至吾城。急

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句急穴。句穴未得慎毋追。似言未得敵穴所在則勿出城

幾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言穴廣與高等鑿如前。如讀為而言穴向前鑿也

步下三尺。謂每步則下三尺然所下太多疑步上有挽字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舊本重高字畢

為甬。蘇云高子疑誤重鑿道。蘇本與鈔本並無下高字是也。今據刪殺上疑當有為字。此言凡穴。前十步則左右橫行。別為方十尺之穴。謂之殺。以備甬出也。備梯甬說置甬城外亦云二十步一殺。俚兩壘。

深平城。畢云俚同埋。說讀案備城門篇作經此作俚並趙之段字置板方上。欄板以井聽。畢云闕未詳。案闕疑聽之誤。聯版即上文之連版也五

步一密。即上文所謂穿井城內五步一井也用撻若松為穴戶。撻未詳。疑當為拾。鑿鑿古文從台也。從木。幸聲。與拾古音同。部得相通。借墨書多古文。此亦其一也。蘇云撻或桐字之說非是戶穴有兩

疾藜。戶穴當作戶內。疾藜義作藜。與六韜皆長極方戶戶為環。蓋著環以壘石外塹。與鈔

厚畢云厚即厚字。說文云屋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案外厚義難通。彈疑字之誤。玉篇土部及集韻十九鐸字並作瘞。蓋即郭之異文。與壘字則漢書尹贊傳云致令辟為郭。顏注云郭謂四周之內也。此云壘石外塹亦謂壘石為穴外周郭即也。高七尺。加堞方上。勿為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此皆備敵人之下文云先量壘壁也

具鑪橐。畢云舊橐以牛皮。鑪有兩甌。以橋鼓之百十。畢云橋枯旱千似言橋之重。百上疑脫重字。十當為斤。斤謂作什又挽其倚旁耳。下文可證每亦熏四十什。此當作母下重四十斤。母每下亦重熏斤什並

形近然炭杜之。畢云然即備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蘇云五百二字下言吾穴

穴高若下。不至吾穴。言客穴與內穴不正相直也即以伯鑿而求甬之。伯吳鈔本作百。疑當作是也

言穴不正相直。則必邪鑿之。乃可。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蘇云圍與鑿同言與

通也。後文云直去竄尺邪鑿之。疑當作竄且北言戰而詳。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壅即撻之俗。壅穴殺即上

北以謬敵使深入穴中也。

行高廣各一尺者也。有鼠闕。畢云俱鼠字之誤。案疑卽後塵穴然鼠字不當重畢說未掩下一字疑卽寬之異文。變穴形爲鼠耳。說文穴部云寬匿也。从鼠在穴中鼠寬猶云鼠穴矣。爲之戶。

及關雎獨順。

此亦謂殺也。關竇當讀爲管鑾。管卽鑾。卽是也。與僊坊門鑾門植鑾異。說詳彼。獨陶翁不可。獨鑾當爲獨鑾二字。屬關竇爲句。獨從龜獨。以蜀僊翁相似。史記倉公傳肝氣獨而靜。

集解今廣云獨一作鼠此通譌作獨與彼相類誤讀二字此書亦多互譌前讀蟲讀字今本亦作讀是其證也關
審細讀以爲門戶賊閉鑿鑿之用僅城門簷云語門戶皆令盡而暴露孔孔之各爲二竅一鑿而鑿深長四尺亦見
據守牆是爲門戶之
恒制也或讀恒隸屬下句失之

斬艾與柴長尺。

畢云樂舊作此以意改詒議案此疑卽樂之省此書多用省借字如以也爲他之以爲志皆其例也備突簫亦云充寢伏柴艾自斬艾與樂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

字舊本錯入備城門篇

本同王云以下多言鑿穴之事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爲止案王校其是
載至請作穴諸五十一人男女皆半爲上是也本蓋下文五十一人三字前發文義不相

鴈即錯簡之誤迹未盡乃置窰窰中先壘窰壁迎穴爲連王引之云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視外之廣陝而爲鑿井之上文曰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慎勿失句城

卑亢高從亢難。

畢云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
改蘇云言高下不相值也
鑿井城上
俞云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卽
上文鑿井城內之事詒讓案疑當作城下

爲三四井內新

斷井中。斷當爲頭之誤。畢云當爲新靈。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以上文校之審下之字疑衍。

宥而迎之。宥且

遇爲顛臯必以堅材爲夫

俞校是也
今據正
以利斧斨

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臤衝之墮以不潔十餘石。畢云若穢矢之類

趣伏此井中。畢云
柴亦

舊作狀以意改譔同促詒讓案此當爲樂上文斬艾與樂
作此備突篇亦以柴艾並舉故此下文云置艾其上皆可證
置艾亦上七分

七分義不可解疑當作穴內口爲竈令如窰令穴

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有橐口。疾鼓之。以

車輪藍 藍藍同上當
卽藍之別體

有爲字以車前爲義備城門篇云雨板舍而爲之藍下文云以車所走爲藍世體文省作藍正字當爲藍詳備城門篇旱云下文作藍即藍下文說文云藍積也失之

束樵染麻索塗

所以選澆案蘇說是也備蛾傳篇云染其索塗中今據正

軍用鐵鎖參連百二十具又有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此鐵鎖端亦有環與彼制合鐵書王莽傳云以鐵鎖環其頭畢云營為環繞文無鎖字據傳作環

畢云尤舊作鐵鎖長二丈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柱桿懸鐵鎖長三丈以上束樂焦草而燃之除

內以意改端環一端鉤言鐵鎖有兩端一端為環一端為鉤鉤連與敵鐵鎖蓋以環繫

端環一端鉤於柱桿而鉤則以束樂焦草而燃之者也後文又有鐵鉤

風云舊作傾以意改案前及備梯梯並作傾宜

從舊本傾尤猶舊尤亦即備梯梯之黑黑也

柱此謂穴一柱也柱下傳焉一切經音義引許叔重云楚人謂柱曰礎礎云礎礎也礎古字作焉

負十一人賈疏云礎礎不可通下有文兩言員士疑十一即士字傳寫誤分之然員士亦無蓋蓋當為負士周禮家

負士下兩柱同質畢云礎礎古字如此此語誤案此與備城橫員士

並同門備城四道植皆為通為制蓋略同橫員士

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似謂柱橫直相交然無字必誤上文錄入備城門蓋者有柱

為穴月屋王引之云曾為穴月屋當作皆為穴門上屋瓦謂於穴門上為瓦屋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為竈竈

也錄竈同為置吏舍人各一人

竈王校是竈也文誤云舍人主廬內小史官名也

穴門以車兩走畢云即車輪設竈案備突篇作車兩輪備突

穴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

者客爭伏門畢云舊穴作內客作密以意改案

令穴突入伏尺畢云方突入舊作亦突入以意改一本無伏尺二字說讀案伏疑即上文

一旁付以意改以二臺守之勿離穴

亦矛長七尺。

謂穴高則用長矛。

穴中爲環利率穴二。

六韜單用篇亦有環利鐵鎖然其義未詳。

鑿井城上。

疑亦當爲下詳前。

俟其身井且通。

漢處土嚴發殘碑與穿字下半相似而誤。

居版上。

墨云居同低案疑當如字畢說未塙。

而鑿方

一偏。

偏之借字畢以意改信非下同。

已而移版。鑿一偏。頓皋爲兩夫。

亦同。

而旁狸方植而數鈎

方兩端。

戰鈎義難通吳鈎本數作數疑當讀爲得謂傳著鈎於頓。

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

半。

自新艾與樂長尺至此三百九十四字並從備城門篇移此。

五十人。

此三字上下文義不屬蓋即上文作穴者五十人之原字今本上文錯入備城門篇惟此三字尚未刪去耳。

爲傳士之口。受六參。

蘇云土嘗作土口字誤蓋言器之或土者詒讓案內亦當爲穴之誤傳疑當爲持水持沙此下文云持器持環皆是也備城門文舊本錯入此篇者持水字又謬作傳火竊疑此傳土亦當爲持士之謬參疑當作案形近而誤備城門篇參石即礮石可證彼篇又云五步一壘備城門篇云土五步一壘下二

十編參易壘並即參之段

約泉繩以牛方下。可提而與投。

字竊感土體亦詳備城門篇

蘇云泉繩麻繩也牛義未詳疑錯字之誤與當作舉。

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方中。

蘇云廡古文廡見儀禮注方言云廡周禮之閒謂之廡。

難穴。

二字形近古書多互譌辭

疑當作取城外池臂本瓦散之外瓦月外什形近而誤。

斬方穴。

耕柱及經下篇下並同

取城外池臂本月散之什。

疑當作取城外池臂本瓦散之外瓦月外什形近而誤。

壘方內上文云急壘城內是也

深到泉。

泉舊本誤作界王引之云界字文義不明界當爲泉備城門篇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鐵書泉字或作泉見漢鄧陽令曹全碑界字

朝即壘之省內穴亦形之誤

難近穴爲鐵鉞。

說文金部云鐵坐斫刀也。金與扶林長四尺。扶林疑當作

作界見衛尉卿衙方碑二形相似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扶林疑當作

周禮太宰人財自足。

財舊本誤則據道謙本吳鈎本正史記孝文紀見馬遷財足索隱云財字與得同漢書

相外史作枋

揚雄傳財足以奉郊廟顏注云度地篇云率部校長官佐財足財自足數值足

客即穴。

漢書西南夷傳顏注云

亦穴而應之。

爲鐵鉞鉞長四尺者財自足

鉞與鉞通荀子謙

穴徹。

蘇云徹通也案蘇說是也畢

以鉞客穴者。鉞鉞之用。爲短矛。

兵篇所謂短鉞

鉞云此言短道藏本

短戟。短弩。室矢。

室矢蓋亦短矢也方言云箭其三鐵長尺六者謂之飛室郭注云此謂今射箭也文選

開居賦微矢室飛李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室箭以攻赤眉廣雅釋義云飛室箭也

此重矢疑亦 財自足 穴徹以闢 矢所以闢 以金劍為難 此義難通疑當作竅以金為斷斷俗

即飛重也 刃部劍籍文作劍二形相近新語難與前同說文斤部云斷折也折擊也爾雅釋器云折謂之鐵斷即鐵之俗辭

經下篇樂籍音義同此云斷以金為斷即謂以銅為折也斷其器之名新即折指其刃之首故以金為之後云斧

金為折與此文例同惟說以字耳凡斧 長五尺 蓋斧刃及斧之度後斧長 為金 畢云說文云釜斤斧穿也

斤之刃以舉伐為用故通謂之研矣 此字 木尿 廣雅釋詁云尿柄也畢云報文 尿有慮枚 慮疑鐘之省說文金部云鐘鐃銅鐵也謂於本

假借 木尿 云尿變木柄也玉篇五利切 戒持壘 容三十斗以上 畢云容舊作客以意改論議案上

見備高 以左客穴 左佐古今字左 下疑說一字 聖云經舊作 丈一 上文說為壘置井中井五步

壘容四十斗以上斗舊本謂斤王云斤當為斗 狸穴中 狸以意改 文一 又云三丈一三丈即五步

書斗字或作斤因語而為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以聽穴者聲 為穴高八尺 廣 廣下疑 善為傳置 疑當作善為

也此云丈一與彼不合疑丈 上當有三字而傳寫脫之 具全牛 交臺 畢云疑交臺案畢校非也其全牛交臺疑當作具體牛皮臺上云其體臺

傳柱者之義 其全牛 交臺 案以牛皮牽亦並誤作臺此全即體字偏旁金形之誤皮與交形亦相近 皮

及垓 疑當作及瓦缶缶去形近俗書或增益偏旁 衛穴一 蓋陳羅及艾 畢云鄭君注公食大夫禮

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羅省文也說文蓋嘗為益此書益字多為益蓋非 穴徹熏之以 吳鈔本無以

篇益陳蓋及艾言多具此二物也說文蓋嘗為益此書益字多為益蓋非 穴徹熏之以 吳鈔本無以

以熏之今本誤移以字著熏之下校者疑為衍文而刪之耳上文說鐵鉤 斧下疑當有以 尿

鉤云穴徹以鉤客穴者又說短矛等云穴徹以鉤並與此文例同可以互證 斧下疑當有以 尿

長二尺 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鄭注云謂今剛關頭斧

以 衛穴四為壘 疑當作蓋見 衛穴四十屬四 屬謂之省即備 為斤斧鋸鑿鑿 本鈔

疑畢云說文云鑿大鉏也玉篇云居縛切鉏鉏案大鉏軍用蓋云鑿鑿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但鉏似

與鑿不同畢說未塲玉篇金部云鑿局虞切軍器也說文新附亦有此字鉏樹玉謂書願命一人提鉏聖孔傳聖

文當作尺備蛾門篇云百步為梯梯廣四尺高為橫穴入檐。疑當作大檐六級單用篇蓋具豪臬。
 八尺廣與此同而高差二尺半彼蓋小檐與有大檐小檐下疑有說文。
 財自足以燭穴中。蓋當亦益之說道讀本作益則疑蓋之詩屬。
 蓋持醢。蘇云據文義當作戒持醢。
 隨之壞字論議案此亦當作益持醢改蓋為戒非廣讀十二齊云隨俗作隨此即隨之說客即熏以救
 目救目分方鑿穴。畢云鑿即鼓蘇。
 以益盛醢置穴中。蘇云益疑。
 文益毋少四斗。文
 蓋本吳鈔本作文今案當作大即熏以自臨醢上。為目及以細目。
 畢云玉篇云烟大水也末詳俞云烟疑油之壞
 籍文西作尚故新作田
 形猶目即以救目也

備蛾傳第六十三 前備蛾門篇蛾作蟻俗屋字孫子謀攻篇作蟻門曹注云倭士卒後城而上
 蟻此蟻也蟻羅也又云蟻蟻化飛是也經
 典多借為蟻者音相近耳傳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王云斷斬也斷令曰
 斷失令不從令者斷擅出令者
 以為為銍程。畢云城程為額王云銍者法之誤言教人蟻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以此為法程也呂
 氏春秋續行篇曰後世以為法程說苑至公篇曰犯國法程漢書賈誼傳曰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案書去字作也銍字作也二形相似錄書去字作去銍字作寺亦相似故從去從銍之斬城為基
 字傳寫多誤案王說是也海即俗法字隋蜀州金和塔銘法作海與銍同呂覽高注云程度也
 斬聖之省或云鑿之省
 說文金部云鑿小鑿也掘下為室前上不止。畢云上舊作後射既疾。畢云室為之奈何。
 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忿舊本作忽供云孫子謀攻篇將不
 蛾子時術之釋文本或作蟻古字通用忽即忿字之譌案供誤是也今據正守為行臨射之。即高臨校機藉之。備穴篇有鐵校擢之。
 忽即忿字之譌案供誤是也今據正詩前校機藉之。備穴篇有鐵校擢之。
 舊本擢作擢今據道讀本吳鈔本正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擢爪持也案校文義當以作擢為正太犯迫之。太犯當為火傷備梯篇燒荅覆之沙石
 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畢云疑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

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磨當爲磨周禮途師鄭衆注云抱磨磨下車也當即此下磨車亦即備高磨篇之磨底蓋磨重物爲機以利其上下皆用

此車故周禮王葬以下權此下縣轉徑尺六寸。蘇云轉當作輪給饗案圖徑尺六寸則其周四尺八寸強令一人操二丈四方。

畢云疑牙字案畢校是也考工記磨人云此項與項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數縣二牌上衡。數傳通謂鐵環傳者縣繫縣牌之上衡也爲之機令有

力四人下上之弗離。蘇云本作難俞云難乃難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勇以二豪守之弗離備穴篇令一豪射之者佐一人皆弗離並其難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施縣

牌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蘇云此言設縣牌多寡之數蓋暗數視敵爲之爲橐。畢云當爲橐荅廣從

丈各二尺。王引之云從音統橫之縱廣從丈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當爲各丈言荅之廣從各丈二尺也蘇說同案王校是也下文云荅廣丈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

索大偏之。疑當作以大染其索塗中爲鐵鑲。畢云據上文當爲染玉篇云鑲俗鉤其兩端之縣。六韜軍用

驚云環利鐵鑲長二丈以上于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寸以上六百枚客則蛾傳城燒荅以覆之連筴。畢云義抄大皆

救之作抄火以車兩走。卽備城門篇之輜也車兩走卽兩輪此及前備穴篇並以車兩抄大皆

以圍疑當犯之。有錄蝕其兩端。畢云蝕未詳廣雅有蝕字云大也疑卽此蝕異文案畢說非也蝕疑

牙字或變於蘭爾雅釋詁苦也釋文作蝕是以束輪。以下疑偏偏塗其上。蘇云偏字誤重詁韻

其例也蝕其兩端塗上云二丈四牙刃其兩端矣以束輪。以下疑偏偏塗其上。蘇云偏字誤重詁韻

上云以麻索編室中以榆若蒸。室讀爲室備城門篇云室以權可燒之以待敵室亦作室說文以棘

爲旁命曰火拌一日傳湯以當險客則乘險燒傳湯斬維而下之。王引之云燒傳湯三字義

不相屬燒下當有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兩言燒荅是其證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荅案傳湯卽以

車兩走所作城名自可燒不必增荅也王校未塙傳湯篇說輪輞並云繼量之故必斬維乃可下也

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當作以勇士爲前行號令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

說鏡杙長五尺。

說當作鏡同聲假借字說文金部云鏡鏡也杙舊本作找王引之云找當作杙備城門

是也說鏡同今據正 大圍半以上。

大圍軍用圍云委環鏡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畢云圍疑圍 皆劍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

狸三尺大耳樹之。

大耳疑大牙之爲連及長五尺。說文及部云及以杖殊人也禮及以積竹

大十尺。之謂尺當爲大屬下讀備城門篇爲大十當作大十即寸。

八傾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 挺長一尺。畢云挺俱舊

一尺。即備城門篇之連挺凡連

之謂尺當爲大屬下讀備城門篇爲大十當作大十即寸 推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備城門篇長推

御覽兵部引備術法用斧長六尺亦與此同

御覽兵部引備術法用斧長六尺亦與此同 刃必利皆算。字書無算字疑當作

一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

蘇云雖守云入柴勿

字假音竊謂此處三字亦參字假音也案蘇說是也言爲

字假音竊謂此處三字亦參字假音也案蘇說是也言爲 著其後行。前有前衡此疑當作後衡上

本繩一。

本疑當 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蘇云會猶合也牒當爲環案說文片部

塞壁隙 蘇說非數暴乾。畢云說文云暴晒也答爲格。令風上下。

此亦未 牒惡疑壞者。疑壞謂未壞而

木十尺一枚。一。此字疑衍。當作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

畢云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愛

許慮即盧字之

許慮即盧字之 盧薄。漢書王莽傳爲銅薄盧顏注云柱上枅

緣衍畢校得之。盧薄。也畢云說文云植柱上枅也薄壁柱。

也畢云說文云植柱上枅也薄壁柱 表八尺。表疑表之誤蘇

尺一。案疑當作徑一尺。數施一擊而下之。

擊疑即枅枅之枅許慎城門篇下 爲上下鈞而

斲之。畢云說文云斧刃面也或从金或

畢云說文云斧刃面也或从金或 經一。疑當作鈞。疑當作鈞上

羅羅當作桑聲之轉桑

羅羅當作桑聲之轉桑 縣答植內毋植外。謂縣於答樓之內也備城

石即磬石見備城門篇

石即磬石見備城門篇 杜格狸四尺。杜格義難

杜格義難 落置界之知多則數亂於渾矣編文引李爾云制格所以施羅網也杜格杜駟創格蓋皆築樓之名旗幟篇有姓

格疑即此高者十丈木長短相雜允其上同錄云允而外內厚塗之蘇云外內厚塗當作內外

前行行棧見備城門篇縣荅隅爲樓樓必曲裏吳鈔本作禮縣屬下土讀云曲裏土疑再重二字之誤備穴云爲再重樓是也案曲裏即再重之讀

說詳備城門篇土當屬下說土五步一毋其二十毋云參字給讀案土五步一蓋謂讀土也毋其二十疑當

孟子蘇桂之禁古字通用爵允十尺一爵穴制詳下堞三尺廣其外舉舊本謂壞吳鈔本又

備城門篇案蘇轉脩城上畢云脩即傳字給讀案字書無樓及散與池散疑當作革盆見備城

校是也今據正轉疑當作若傳疑當作若傳疑當作若傳疑當作若傳疑當作若傳

殺賊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蓋於城外植木爲藩蔽薄備梯篇作諾諾當爲柵之誤畢云薄

荀子禮論篇楊倞注云薄器竹葦之器此書所云柵蓋即編木爲藩地柵爲古聲華生疑即柵字所謂壁柱黃紹箕云說文仲部薄林薄也一日蠶薄

十尺伐操之法畢云操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

可拔二十步一殺有據當作兩畢云方言云委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厚十尺畢云備梯

築畢云舊脫勿殺有兩門門廣五步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案畢說非是厚十尺云殺有一

置梯作直築置直梯築並通廣畢云舊脫一門字據備梯增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狸之勿

雅揭柵也爾雅雅樓於弋爲架畢云舊脫一門字據備梯增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狸之勿

令敵人盡入畢云舊作車火燒門車備梯篇作輝此疑縣火次之出載而立畢云舊

擬備其廣終陰兩載之聞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然畢云待舊作侍以意改給讀案舊

待字句云鼓音畢云待舊作侍以意改給讀案舊擬備其廣終陰兩載之聞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然畢云待舊作侍以意改給讀案舊

上當有疑字非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此謂敵人屏除所發之火

除火與此義正同王引之讀辟爲避蘇讀同並非縣火復下敵入甚病敵引哭而榆榆畢本作去云舊作榆音之譌

作師說文而部師古文作寧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案俞說近是榆去音不甚近疑則令吾死士

當爲逃之借字古兆聲俞聲字多互通如詩小雅鹿鳴示民不悒毛傳云悒悒也可證

左右出穴門擊遺師遺當作遺蘇謂令責士王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責士即奔士

責當作者即諸之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蘇云素當作數案夜半而城

省未靖諱備梯篇上四面鼓噪敵入必或畢云人舊作之据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畢云舊脫白以號

字据備梯增相得

墨子閒詁卷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

月令鄭注云本生數三成數八

堂密八

堂密爲多角形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引尸子云

不知堂密之有象據俞云密字無義疑當作與敵文灾郭奕琛也謂堂密八尺也不言尺者據上而省與密相似因誤爲密矣下並同

年八十者八人

主祭

青旗青

神長八尺者八弩八人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

月令注云雞本畜

敵以南方來

迎之南壇壇高七尺

月令注云火生敵二成數七

堂密七

年七十者七人

主祭

赤旗赤神長

七尺者七弩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

賈子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云南方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

令大禹歌注云大金畜與此異

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

月令注云金生敵四成數九

堂密九

年九十者九人主祭

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

賈子

方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令羊屬夏注云羊火畜與此異

敵以北方來

迎之北壇壇高六尺

月令注云水生敵一成數六

堂密六

年六十者六人主祭

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發而止將服必

黑其牲以鹿

月令注云歲水畜畢云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給讓案孔叢子儒服篇孔子高

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即本此

從外宅諸名大祠

從當作徒形近而誤謂城外居宅及大祠處至則徙其人及神主入內也

靈巫或禱焉

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

茅坤本有有中將氣四字

有小將氣

有往氣

有來氣

有敗氣

畢云

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禱古也

能得明此者

可知成敗吉凶

舉巫醫卜有所

謂巫醫卜居各有所或讀有所長句亦通

長

其藥。醫之長掌宮之。疑當作宮。楚之今本脫。養字。總令篇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則官養之。可證。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

之。巫卜以請守。第本請作請。守上當依王校增報。守獨智巫卜望氣之請而已。三略中略。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舊本氣氣在之字下。畢云。智知同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王云。請皆讀為精。通子書。通以請為信。此文當作巫卜以請報守。守望氣之請而已。智與知同。言巫卜以情報守。巫卜望氣之精。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總令篇曰。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龜言告民。以請上報守守。獨知其請而已。是其證。舊本脫報字。氣之二字又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其出入

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王云。說文。謹。司也。司。今作伺。謹字。亦作微。微。史記。廉頗相如傳。伺問之也。案。斷罪不赦。說文。斤部。云。斷。斷也。又。首部。云。斷。斷也。三字同訓。此。亦詳。說。今篇。斷罪不赦。斷。蓋即斷字。亦即斬也。兩子。黃刑篇。云。晉文公。斷。頭領之者。以徇。望氣舍

近守官。官謂守所治官。府本本作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牧當為牧之。舉屠酤者。

受事。周禮。地官。有縣師。上士二人。若有軍旅之戒。則受疆于司馬。以作其聚。旅及馬牛車輦。出葆。循。備。防。築薦通塗。薦與若通。左傳。哀八年。傳。掃之以。故杜注。云。雍也。脩城。百官共財。蘇云。共。百工

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吳鈔本視作。設守門。蘇云。門下。屢說。一。二人掌左闔。舊本二。誤。右闔。二人掌左闔。及闔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闔也。案。俞說是也。第本正作。二人。今據正。一。二人掌

左闔。闔。闔之借字。猶耕柱。舊商。書作商。蓋說文。門部。云。闔。門扇也。左右闔。即謂門左右。屏蘇讀掌右掌左。句誤。輪簾云。簾。土介而坐。道俞云。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案。百字不誤。城下門。百甲城上步一甲。文正相對。城上步一甲一戟。備城門簾云。城上

贊三人。小爾雅。廣詁。云。贊。佐也。三人為甲。義士之佐。合之五人而分守。五步非一步有五人也。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

百長。即備城門簾。有有大率。即旗幟簾四面四門。及中有大將。即旗幟簾。皆有司吏卒長。

移中不可解疑當爲多卒之誤蓋城上每步一甲城下每門百甲此外多餘者爲多卒猶言羨卒也旗幟篇云多卒爲雙兔之

學云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擇當爲擇俞云畢校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

向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擿。選舊本作還。蘇云還猶至也。王云還當爲還。謂失之所及也。下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壞其牆。

無以爲客菌菌猶言翳也周書王會篇有菌鵲孔注云菌鵲可用爲旌旗是菌有翳蔽之義蘇云菌疑與義通意言城外有譙是令敵人得障蔽以避矢宜急壞之三十里之

內薪蒸水皆入內。水無入內之理。當爲木上。又說材字。薪蒸細木。材木大木也。導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燬之。是其證。狗彘豚雞食其糞。畢云。

突肉字異文廣
 韻云肉俗作突
 斂其骸以爲醢
 說文西部云醢肉醬也爾雅釋器云肉
 謂之醢有骨者謂之羹羹醢亦通解
 腹病者以起
 呂氏春秋
 直諫篇高

注云起與也謂病瘥而興起但審校文意似謂肉痿等當以養病者則病者當爲守圉受傷之人不宜專舉腹脹此似有譌字竊疑腹或當爲腰即繫之正字屬上臨腰爲句於義較通也

蒸廬室。矢之所逕。舊本亦作還。今據王校改。皆爲之塗菌。蘇云塗菌所以避矢塗同。令命皆緯狗纂馬。擊

緯。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算繫也說文手部云捰固也大戴禮記夏小正農緯原末傳云緯束也言緯繫必堅固蘇云緯束也捰苦閑切音慳固也又牽去也與牽通言夜必防閑狗馬勿令驚逸詒譏牽牽古通然此

擊嘗讀如字
似無牽義
靜夜聞鼓聲而諺。
畢云譌字異文語讓案周禮大司馬云鼓皆駟車徒皆譌鄭注云譌譌也
所以闔客之氣也。
畢云

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凡守城之法以下至此疑他篇之文錯著於此祝史乃告於四

望山川社稷祝史謂大祝大史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塞山川蓋謂中小山川在竟內者先於戎先於戎未諱屢嘗作先以戒下文云先以揮文例同乃

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蘇云其人屢當作某人案蘇按是世孔叢子正作某人不道不脩義誼。脩與鈔本作修

唯乃是王。疑當作唯力是正力乃正王形並相近明鬼下篇云諸侯力正曰。予必懷亡爾社稷。蘇云遼疑當作壞案遼猶言思也似不誤

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廈。

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兼下疑挽一字畢云左右助也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

太廟之右。茅本太作大中太廟侯國太祖之廟也儀禮聘禮賈疏謂諸侯廟制云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

乃斗。畢云疑乃斗字案斗疑升之誤下云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鼓于門。畢云門舊作問以意改詒讓案孔叢子云

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舉刺三行。謂門左右隔一置旂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一置旌也畢讀右屬

告廟用兵於敵也依彼文則上斗字當作大未詳。上鼓於門為句諒說文糸部云練練練也名銘古今字謂以練為旂旌之應而書名於上也爾雅釋天說旂旌云

也今文銘皆為名周禮司勳云銘書於王之勳是凡旌旗之屬焉謂之銘此作名與禮今文正同說文亦無銘字。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五兵諱節乃下

出拔。畢云營升望我郊。侯國宮廟有門臺乃命鼓俄升。公卒桓二年何注云役司馬射

自門右。名學徒役者蓬矢射之。茅參發似言束茅而射之義。弓弩繼之校自門左

校蓋軍部曲吏營子度地篇有部校長官而子境內篇云軍部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不著其徒操土戰國策中山策云五校大夫高注云五校軍營也又秦策云亡五校校下疑脫射字先以揮。兵疑有

拔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左傳哀二十四年社注云宗人禮官也案。覆之以飢說文五部云飢廬也

此蓋厭勝之術未詳其義。

旗幟第六十九 畢云說文云旗熊旗五勝以象鬬星土幸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

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幟案幟書亦作走而無从申字王改幟並為幟云墨子書旗幟字如此舊本從

玄應所引並作幟則唐本如是以相承已久未致輒改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金

據明陳再議改竄本書。水為黑旗。食為園旗。自蒼英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苗非色名疑當為苗說

鈔不足為景宋鈔本無。文卿部云苗茅蒐也茅蒐可以染絳字或作楷左定四

年傳補校據記。死土為倉英之旗。蘇云倉英當即蒼厲俞云倉英之旗皆青色旗倉英即倉浪也在

鄉注引作蒼旂。水為倉浪在竹為蒼厲並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古音如央故

與俱同聲案 竟土。竟競之借字。逸周書度訓篇云揚舉力竟亦 爲零旗。畢云虎字假音王云零即虎之韻

俞說是也。以竟爲競畢云逸周書度訓篇云揚舉力竟亦 爲零旗。畢云虎字假音王云零即虎之韻

舉熊虎旗總書虎字或作二而虎字則不誤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銳卒 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

童子爲童旗。五尺謂年十四 女子爲梯末之旗。蘇云梯末詳畢當 弩爲狗旗。戟爲茱

旗。茱疑即茱字月令季秋載旌旗旌南子時則訓旌作茱茱皆旌之屬 劍盾爲羽旗。蓋即司常九

旗。書旌或作旌形相近周禮司常九旗折引爲旌畢云北堂書鈔引作林旗。 劍盾爲羽旗。蓋即司常九

旗。車爲龍旗。畢云舊作龍旗北堂書鈔改作與 騎爲鳥旗。騎謂單騎亦見號令篇左傳昭二十

云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素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

者禮記僕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敘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案單騎蓋起於春秋之季

而感於六國之初故 此書及吳子並有之 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

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俞云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

物既足共城上之用則偃下其旗也 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茅與鈔

說文艸部云菅茅也陸機毛詩艸木疏云菅似 藎葦有積。說文艸部云藎藎也葦大葦也徐部云藎小藎

茅而滑澤無毛柔朝宜爲索郭茅古字亦通 藎葦有積。也音義並別此藎當爲藎藎與省作藎或攝作

藎非是周禮司凡筵蓐席 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

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當爲金錢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

錢皆其證太平御覽居處 井竈有處。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隅之間各置八旗若旗木樵薪舉黃旗須

水傷不禦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鸞旗須 重質有居。畢云言居 五兵各

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驗苟子性惡篇云辨 法令各

有貞。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又疑或爲 輕重分數各有請。請與 主慎道路者有經。慎循之

循行道路也周禮國經亭尉各爲幟卒長二丈五亭尉即備城門簾之帛尉帛長丈五廣

半幅者大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案史記高祖紀案隱引墨翟曰帛帛長丈五廣半

足據後文城將幟五十尺以次遞減至十五尺止亭尉車自當丈五尺不宜與城將等也又者大畢本提惠士奇

禮說改爲有大屬下寇傳攻前池外廡爲句案者字不誤大當爲六二字形近下文大城大又稱六可互證六即

亭尉幟之數蓋每亭爲六幟以備寇警緩急舉降之用下文舉一幟至六幟解

如數降之並以六爲最多故此先著其總數也惠畢並錄其文又失其句讀寇傳攻前池外廡廡也詳

難守城上當降鼓二舉一幟到水中周周州聲近通用俗又作淵說文川鼓四舉二幟

到藩與鈔本作蕃蓋池內崖岸猶樹竹本爲藩落備城門簾云馬垣外鼓五舉三幟到馮垣蓋

垣在外馮外者女垣即馮說文土部云馮城上女垣也阜部云牌城上女牆傳

詐備城門簾倪也此女垣在馮垣內大城外蓋即號令篇之女郭備城門簾

之外環也備城鼓大舉四幟到女垣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

門簾別有內環鼓七舉五幟到大城畢云大舊作六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

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畢云言數如此行之處去始解輒部署懷如

大司馬辨旗鄭注曰辨什也什部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降之必高舉之略與舉正相反故寇

來則舉識趨去則降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識數而還演之識之數以六爲最多故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

退則自六而遞減之也畢以部爲部署鼓云言夜以火代幟鼓城爲降長五十尺城爲降

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字案王說是也而無鼓數同寇退則無鼓也城爲降長五十尺疑當作

以隆爲降也隆下又挽幟字周禮司常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城將即大將見號令篇會於四面四門之將

故幟高於四面四門將門四十尺號令篇云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其次二十

尺其次三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此四字衍高無

上長五十尺以次遞城上更卒置之背王引之云卒字涉下文更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

幟也此爲極短也置之背也又案頭上也肩也背也皆謂之所置也說文微

識也呂終帛著於背張衡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同微薛錄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

上又有稅文耳案王說是也此置背等並謂吏卒所著小微幟與上將旗不相冢下文城中吏卒民男婦女皆辨異

守卽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
屢見彼篇言傳令來前賜食 予大旗。予舉本以意改屬上讀蘇云予與通用畢康 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

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尉繚子兵教上篇云乃爲之賞法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齊以明賞勸之心左哀十三年傳云爾庸

見姑蘇之旗曰 旌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俞云表乃表字之誤備

王氏訂表爲表 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不疑當作勒尉繚子有勒卒令僕書晁錯傳云三不選練卒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蓋謂部 卒勞者更休之。休舊本作修今據吳鈔本茅本正

號令第七十 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利篇言公誓太廟

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蓋出於商鞅輩所爲而世之爲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倘以爲墨子之言則誤矣案蘇說未境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並在商鞅前詳篇中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禮記禮器鄭注云道猶從也 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

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

官責在將 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王公。吳鈔本並作功此對上將長爲文疑當作王公下文云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是

其謹傳寫誤倒耳畢讀以王字屬下句亦通 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

苦者。舉其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率疑卒之誤 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

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言材木不足共用 田不辟。畢云開假音字 少食。田荒農惰則食不足 無大屋草

蓋。少用桑。畢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本作桑非案桑道蘇本茅本並作桑桑字說文神部云蓋苦也釋名穉室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比草爲之也草蓋謂以草蓋屋少用桑當

作少車乘乘乘形相近車用步上而論言室惡民貧則不能畜車乘馬牛也畢殆誤爲說殊謬 多財。民好食。下有 爲肉膳。膳疑饌之誤內膳見備

此義 內行棧。亦見備城門篇 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食。養卽廩養之養公羊宣七年何注云炊亨曰養蘇云養謂糧食誤 皆爲

舍道內各當其隔部。

吳鈔本作步太白陰經司馬攪宜云五人爲伍二伍爲部部隊也隔部即據上

署皆養什二人。十人爲什言每卒十人則有養二人主炊步兵十人亦十步卒二養與此略同爲符者曰養吏

一人。養吏吏掌養辨護諸門。辨護諸言監治也亦見周禮大祝山虞鄭注山虞賈疏引向書中候提河

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此養吏辨護諸門亦謂辨治正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

得稽留止其邪。舊本重稽字又止作心道藏本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稽字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

旁也錄書止心相似故止誘爲心案王校是也蘇說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但舊本作但千

丈之城。千字本作十下文仍作千維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此云千丈爲方五里有奇蓋邑城之大者

千丈之城拔之會垣之必郭迎之。舊本迎作近畢云當爲迎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

視敵之居曲。畢云官所居曲監論讓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

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心疑當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亟舊本誘而令據王校正

云言抒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接本校云不能此。蘇云不疑乃能

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畢云當爲令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言敵人將

輔路如今賜上卿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爲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有城將即大將有輔將即四面四門之

將地治之吏有守有令有丞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守令主之並詳後如令猶言若令下文如令亦

如今之謂盡召五官及百長。五官蓋都邑之小吏周制侯國有五大夫因之都邑亦有五官殆如後

世吏有五曹之類後文吏有比丞比五官則五官卑於丞也又左傳成二年晉軍師之下有司馬司空與師侯正

亞旅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則立軍尉而無旅成二十五年傳又謂之五吏淮南子兵略訓說在軍五官

有司馬尉侯司空與晉制同竊疑此五官亦與彼相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府舊本誘作

將當爲府言舍富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舍舍官府是其謹篤內言官府謹令信人

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通此鈔上下文諸符字而誤案王校是也茲說同今據正

守衛之謹密爲故俞云故給事也言務以謹密爲事也備梯篇以靜及傳城畢云言守將謹密必

有故乃傳用也俞云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即城

傳之傳備驗傳篇曰發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故讀之殊不可通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將營無下三百人守下道藏本吳鈔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

死事之後重者蘇云重者即從卒各百人門將弁守他門謂他他門之上畢云舊

以意必來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女郭即女垣以其在大

葬宮室云城上垣亦曰女垣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與丈夫也

旗幟篇云到馮垣鼓大舉四機到女垣鼓七舉五機蘇云一人疑誤重

重字子即重室子之譌案王校是也

蘇校同今據正重室子見備城門篇五十步一擊文選長楊賦李注引韋昭云古文隔爲因城中里

爲八部部一吏城內爲吏各從四人以行衛術及里中畢云衛當爲衛說文云通道也

此術與旗幟篇巷街及後術衛義同與備城門篇術異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老小上下疑有脫字王引

蓋涉下文老小而衍舉讀爲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謂里中父老不

與守城及會計之事者案王校亦通蘇云小當作少謂人少不敷用也非

四部一長每里以苛往來不以時行周禮射人鄭注云苛謂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

茲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此即八部每部之吏也王引之云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

千是其證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蘇云號皆斬

口伯長以上輒止之伯百通即以聞大將畢云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

諸有罪自死罪以上舊本說以字皆殛父母妻子同產舊本殛作殛王云殛當爲殛謂罪

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案王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疑當云諸男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夫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此男子即文則此不當兼有女明矣。蘇云十人爲什兵戎器也言十人之中等六而兵四之案蘇說是也同丁女子老少一人一矛。蘇云丁女子猶言丁女見備城門篇卒有驚事。驚讀爲警文選數近賦李注云警中

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

日而一徇。畢云當爲得某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徇也蘇云而字衍餘讓案而一二字疑皆衍文此二句皆文雖守絕巷故火者斬參同但無故守罪重於不從令者故不惟斬之且肆其尸三日所謂三日徇也參亦詳後而所以備茲也。蘇云而字衍案而乃此字之吏民堅守勝里里與皆守宿里門。畢云里長每里四人與皆守疑當作吏行其部至

里門。里與開門內吏。蘇云內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間無人之處舊本無幽字云開上脫幽字幽間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間毋人獨即開之段茲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畢云說字天志篇作幽門無入門即開之壞字案俞說是也今據增車裂也。畢云說

從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案周禮條桓氏誓馭曰車裂鄭注云謂車裂也此刑與斬別畢引說文未嘗除。畢云舊脫得字據下文又賞之黃金人二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人則除其罪且有賞也大將使

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畢云舊必作火

類聚火突高。畢云火竈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宀从火从省玉篇有突字徒忽切改爲強案說文本云突竈突廣雅釋室云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畢云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失火

爲強案說文本云突竈突廣雅釋室云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畢云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失火

爲強案說文本云突竈突廣雅釋室云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畢云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失火

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詭譎案端似言失火所始以爲事者據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此說亂字車裂。伍人

不得斬。伍吳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譴諱。畢云說文云及離守絕

巷救火者斬。畢云絕言亂蘇云言守絕巷者毋其丑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

救之。此當作者二字草書相似因致誤部吏即城中八部吏亟令人闕之大將。畢云部吏二

移案吳鈔本不似亟舊本譌因今據茅本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

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漢書淮南厲

云逮追圍城之重禁。火之禁。敵人卒而至。蘇云卒嚴令吏命。無敢謹懼。二最並

行。王引之云最當爲最與聚通謂三人相聚二人並行也說文最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相視。坐

位疏梯。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云相指。相呼。相麾。道藏本吳鈔本茅本作曆畢云舊作歷

賈誼文手部云摩旌旗所以指麾也應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相踵。說文止部云踵跟也踵即相投。

賈誼雅稱詰云歷過也又莊子天地篇云交臂歷指亦足備一義相踵。道藏本吳鈔本茅本作曆畢云舊作歷

手部云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謂以身及衣相切靡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頤相靡釋文李訟厥言

語畢云說文云厥訟如馬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尉繚

制今云伍有于今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款又云吏自什長以上伍人踰城歸敵。伍

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除吏斬。伯百人也除吏即與吏歸敵。除將斬。四門之將歸

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蘇云言先覺察當術。畢云說文云術邑中道也案

當除謂當敵攻城之道也需敵。需吳鈔本作符需讀爲需考工記需人馬不契需鄭衆離地。斬。畢云言

下云却敵於術同畢說非需敵。注云需讀爲需之需需敵謂却敵也蘇云需待也非離地。斬。離其所

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卻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除二人賜上奉。畢云王篇云傳房用切。傳殺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戴云而讀焉。如如勝圍句。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二十里地。

為關內侯。畢云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者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為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詔議案戰國策魏策王與寶屬關內侯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實功勞爵二十級十輔將如令。賜上卿。令舊本誤今蘇云輔將城將之次者九關內侯顏注云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

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時有五大夫戰國策趙魏楚策亦並有之。則非秦制也。蘇云十人疑士人之

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漢書百官表秦爵八公乘顏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蘇云十人疑士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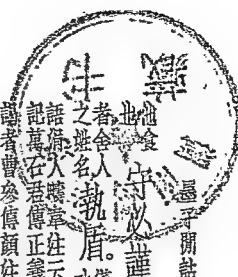
者。爵人二級。九章算術表分篇劉注云墨子號。先當作無說文無古文奇字作无與先相似因而致誤無分守者與上文有守者正相女子賜錢五千。有守者。男女老幼小。先分

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漢書高帝紀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紀又云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注云與贖曰贖

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所居大門。曹無過二人。據守大

行伍坐。蘇云謂五人並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畫三閱之。說苑尊賢篇宗衛

之上通者名。蘇云參檢驗也。鋪食皆於署。畢云此鋪食字義當作餽。說文云餽日加申時食也。不得外食。蘇云言不



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國策齊策王斗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僕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實

者舍人執盾。漢書惠帝紀在應劭云執盾謁近陞衛也高祖中涓。史記高祖功臣侯表集解引漢書注云

記萬石君傳正義如淳云中涓主通書謁出入命也漢書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注應劭云涓人如

言語之請。蘇云請及上飲食必令人賞皆非請也擊而請故。蘇云上句請讀如情下

守日斷之。斷即斬也衝之。衝與撞通說文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

時素誠之。必與鈔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佐

有功有能。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

侮人者一。此謂察諸門下侍從吏人之事然五日既太晚開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又不宜限以人

五歲倒下稅之字名又謂作一樓守備說守大

門者二人吏日五閱之上通者名是其證也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謂旗章符節

舊作合以意改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門當為

告守將乃入舍也下文為入下者常司上之。畢云司即伺字王引之云司古伺字也之讀為志墨子

察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隨而行松上不隨下。王引之云松讀為從學記待其從容鄭注必須

口口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客卒謂外卒來助守者主人謂內人

也。城戌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模書董仲舒傳頭注云錄謂存視之也

也。城戌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模書董仲舒傳頭注云錄謂存視之也

者或其鄉邑已爲敵人所取則必同邑者弗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階吏即迎敵利簾所
 謹防其卒恐生內變也以已通用也

符合入勞入舊本作人今據道藏本符不合牧守言蘇云牧當作收謂收治之案然校是也此當作收言守謂收而告之守也後云亟以曉傳言守

若城上者城上吳鈔本衣服他不如令者下有說文宿鼓在守大門中周禮脩閭氏鄭衆注云宿謂宿衛也

守之鼓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龜此字誤前辨柱篇白若之龜龜舊本作龜疑當作龜圭說文土部云楚辭有執圭圭龜音相近而誤皆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蘇云上云莫鼓此謂使操節閉城者必以有龜者亦慎重其事也

者斷必擊問行故蘇亦誤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

簫開門已輒復上簫蘇云簫同論語護案說文門部作閉月令鄭注云管簫搏鐃器也孔疏云管簫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簫指於簫內以搏取其鐃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鐃以啟

閉國門鄭司農注云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有讀爲又言樓鼓五下又周備鼓以警衆也雜小

鼓乃應之周禮子勒卒令云商將鼓也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

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人舊本謂入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正可守疑衍言凡出令必以人隨而省察其行不行也號夕有

號備梯篇云以號相得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蘇云程置署街街衢階

若門當作街街衢後文云屯陳垣外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蘇云放依倣也諸吏卒民有

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

而擅取之取之舊本倒王引之云擅之取皆爲擅取之與擅治爲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正若非其所當治而擅

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畢云舊作收以意改以屬都司空

若侯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云都司空主水及罪人說文炊部云錄司空也後說獄司空此侯爲小吏與後侯敵之侯異都司空侯疑即五官之二說詳前侯以聞

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畢云當作歸。以令爲除。

死罪二人。城旦四人。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城旦者且起行治城四歲刑也。反城事父母去者。事疑當去者之

父母妻子。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悉舉民室材木瓦若蘭石數。凡舊本誤凡王引之云凡字義不可通

凡相似若翁及也與也謂民室之材木瓦及蘭石也。材木瓦蘭石即備城門簷之材木瓦石蘭石又見雜守篇。漢書嚴傳曰其蘭石布集答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漢書嚴傳注服虔云蘭石可投人石如磚云蘭石城上置石也。李廣傳作置石說文叔部云蘭

建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撻敵。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卒

本作率案上各葆其左右。葆吳鈔本作保。左右有罪而不智也。畢云智其次伍有罪。若能

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願云構讀爲構說文構以財有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

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言城外內守與令分任之令丞尉亡得入當。

人亡其所司令丞尉當受譴罰者使得別入當以自贖。即下云必取趙慶是也。尉繚子束伍令云亡伍而得伍當

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又說亡長得長當之亡將得將當之被法本伍亡而得別伍之人則

相抵當免其罪亡長亡將亦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

免以卒戍。蘇云言免官而遣戍。諸取當者。蘇云當謂其值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

米以貿易凡器者。以字疑當卒以賈予。蘇云賈價同言平其值也。詒讓案此當作以平賈予。據守

本又倒其文。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

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之傳者。蘇云稽留謂不

不爲。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孟舊本誤函下同今並據茅本正王校同。漢書蘇武

卒民欲言事者。亟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畢云諸縣各上其縣中

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舉云其大夫之家居者俞云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間卿爵至大夫者多矣

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開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

重厚口數多少舉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

下吏卒民家

家吳鈔本茅本作皆

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

說文火部

燔蔓延燔人

謂延燒他人室蘇云曼同莫案說文又部云曼引也又部云延行也余部云統絲曼延也是曼延字古止作曼

斷諸以衆疆凌弱少及疆鄰人婦女

舉云玉篇云鄰同姦俗案吳鈔本作強姦

以讎讎者皆斷諸城

門若亭謹侯視往來行者符傳疑

周禮司關有節傳鄭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釋書契云過所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求說以爲信也

豹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未知周制同不疑謂疑其矯偽也

若無符皆詣縣廷言廷舊本誤

本正說文又部云廷朝中也縣廷今所治後漢書郭太傳李注引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請問其所使請亦嘗爲詰其有符傳者

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

蘇云令下脫入字

三老守閭三老詳備

城門令厲繕夫爲茗

當作令繕厲失爲茗據守篇云蘭石厲矢諸材可證說文篇厲云厲旱石也書禹貢孔疏引鄭注云彌靡刀刃石也

若他以事者微

者不得入里中

蘇云此句有錯誤當作若以他事徵者不得入里中

三老不得入人家

家人疑倒或作人家傳令

當作

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

依本校云官一作家蘇云三下當脫老字而差字即老字之訛誤倒也宜

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

舉云言不詞止之舊作心以意改

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

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

傑吳鈔本作桀案備城傳篇亦作桀洪云傑古通作揭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傑揭義同蘇云傑疑隔字之訛下言著之其署隔是也案洪說是也傑即桀字爾雅釋宮云雞棲於弋爲桀桀即桀之俗桀與揭通詳備城傳篇蘇說非

著之其署同

同當從下文作隔蘇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廢席尊。日上疑脫三字後云葆宮三日發席尊爾雅釋器云尊謂之

茲郭注云 令相錯發相稽察

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

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

次司空詳

勿令得坐立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

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問視病有瘳。

畢云說文云

輒造事上。

謂

所共役也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

畢云辟同避言詐

族之。

謂夷三

事已守使吏身行

死傷家。

舊說今疑置蘇本

臨戶而悲哀之。

寇去事已塞禱

族之。

史記封禪書冬塞禱祠案隱云塞

與賽同賽今報神禱也漢書郊祀

志顏注云塞謂報其所祈也管子參攷篇云塞久禱韓非子外儲說

右上篇云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畢云塞即賽正文

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鬪諸

有功者。

畢云益字疑衍蘇云益字誤或當爲賞案畢蘇說非益益言

必身行死傷者家以

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

亟發使者往勞

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

使下疑 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

卒若吏各保其左右。

保上下文皆

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

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

蘇移此二十六字著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

城下里中。

畢云里舊作

家人皆相葆。

若城上之數二句下今案不必移蘇校非是

及他伍捕告者。

及道蘇本與鈔本 封之二千家之邑。

城禁使卒民不

欲寇微職

和旌者斷。

使當爲吏吏卒上文常見不當爲下言吏卒民在城上者不得擅下也欲疑效之誤微職即微

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

篇云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日和門

不從令者斷。

非擅出令者斷

蘇云非擅

失令者斷。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倚

戰縣下城。

下舊本謂作不蘇云不疑當作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倚戰縣下城言下城不由附隨倚戰縣身以下也

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

妄譴呼者斷。

而茅本作焉

總失者斷。

總疑當爲總失失謂私縱罪人也

譽客內毀者斷。

舉云言辭敵而離自毀以其意聚

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

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

舉云

郡以意改詔議案說文巨部云隔障也署隔蓋以分別署之界限者

守必自謀其先後。

據字誤據守篇又云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謀疑皆爲謀之誤

非其署而

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

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籍之。

籍與籍通

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數。而無易其養。

謂隔登諱備城門篇

譽敵少

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籍。

蘇云籍猶借也

客射以書無得譽。

無吳鈔本作毋俞云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案俞校是也蘇云譽即譽敵也非

外示內以善。無得應。

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

城上。

舉云說文云梟倒置也買侍中說此斷首倒懸原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本上義亦通

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

非時而行者。唯守及參太守之節而使者。

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國策趙策說韓斯離趙馮亭並云太守吳

師道謂當時已有此稱以此書證之信然舉云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政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守行案此書亦云太守

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參即操吳文廣雅云參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

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

請當爲諸

文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

地官調人鄭衆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絕後復相報移徙之是漢以前有吏以令爲民解怨之法

守必自異其人而籍之。

籍亦與籍通即據守篇所云札書藏之也蘇云

藉謂記其孤之。畢云孤舊作孤以意改詒讓案謂不姓名也。得與其曹伍相聚而處皆防其為亂。

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畢云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予與田

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於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

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

之。說文言部云諱也。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讀為饒廣雅釋詁云饒具也食也蘇云其謂供具

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謂質其親屬也。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王引之

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為親戚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內言父尊寵之若貧人食。此字衍或當為貧乏食亦通。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

子。王亦以父母二字為後人所加是也。皆時酒肉。王云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必敬之舍之

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官而善周。賈官即下葆官畢云賈官言賈人妻子之處守樓必密塗

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

害可任事者。舉當讀為與史記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為師主史據集解漢書音義云文無害有文無所

為文吏而不刻害也章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蕭何傳作文母害顏注服虔云為人解通無滋害也蘇林

云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日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云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案無害又見史記漢書陸吏

陸禹張楊煥宣杜周諸傳及續漢書郡國志某說并異通校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

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官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茅本釜

云此防其險賊使有聲聞於人門有吏主者門里常閉。者諸遺錄云門里當作里門第必須太守之節。作塗錄

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疑有說誤。門闥者。非令衛司馬門。吳鈔本無門字。門闥

請疑謹之誤以上
文校之者字當衍

吳鈔本無門字門闕

云門將斧守他門也漢書元帝紀顏注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漢宮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三輔黃圖云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史記索隱云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列女傳辨通鐘鐺蕤春詣齊宣王頓首司馬門外

國策趙策云武安君過司馬門趨甚疾則戰國時國君之門已有司馬門之稱此司馬門則似是守令官府之門又非公門賈子等齊篇云天子宮門曰司馬門諸侯宮門曰司馬門是漢初諸侯王宮門亦有是稱蓋沿戰國制

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

史舊本作吏。今據吳鈔本。

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

已。畢云言望氣纔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蘇云言以情上報守故獨守知之也。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王引之云無卽上文巫字因聲同而譌。蘇云望

驚恐民斷弗救。度食不足。句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倭本校云下食恐令譌案所校是也

升王校作斗王云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引瓊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
物多少爲文簿送之於官也蘇云五種謂五穀詒讓案周禮璫方氏鄭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
爲期其在

尊害。吏與雜訾。茅本期其二字互易。尊害疑當作薄者。薄古簿字。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貲量也。蘇云。訾謂罰也。誤。期盡。匿不占。占不悉。令

吏卒數得。舊本占不悉作占悉數作款王引之云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款得當作令吏卒數得數與
隨同說文隨司也隨字亦作微上文云守必謹微案迎敵利篇曰謹微案之言使民各自占其

家藏而爲之期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不參戊邊一歲投入緡錢即用墨子法也今本脫不字數字又謂作款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禮

正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賜與鈔本作賞案下文亦作賞收粟米布帛錢金。舊本收誤故又脫帛字王云收字義不可通故當爲

收字之誤也收粟米卽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備城門簾收諸盆蓐備高陸
簾以扃扉卷收今本收字並譌作敕月令農有不收穰積聚者正義收俗本作敕案王校是也布下王又增帛字

蘇校並同與韓守
詹合今並據補正
出內畜產。蘇云出內
即出納。皆爲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
舊本券人二字
倒王引之云主

墨子閒詁 卷十五 號令第七十

二五九

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據字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買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乙其買倍償之。卑云古償只作實此俗寫又用其買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

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出舊本誤士王引之云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讀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親昆弟有罪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以令許之其受

構賞者令葆宮見。宮舊本作官蘇云嘗作宮是也今據正以與其親。與吳鈔本作予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

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

百石。蘇云此即自占其石升之數也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

之什三。償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無吳鈔本作毋以守入城先以侯爲始訪知敵情

者得輒官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者爲異宮。與鈔本作官父母妻子皆同其

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侯來若復就聞。小爾雅廣詁云聞陳也守宮二難。難當爲難據守

三難。難當言三帶也上亦云葆宮外環闕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

之。蘇云復與樓通上葆不得有室。備城門篇云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

布茅宮中厚二尺以上。未詳其用發侯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

資之必重發侯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廣雅釋詁云員衆也給食之酒

肉遣他侯奉資之如前侯反相參審信。蘇云參份驗也厚賜之侯三發三信重

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一百石之吏。爾子境內舊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云二百石之吏下又有三

百石之吏蓋秩粗小吏韓非子外儲說左篇守珮授之印。俗云佩字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

賞祿皆如前後上疑當有爵字上文云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有能入深至主國者主國

問之審信賞之倍他侯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吏者許之三百石之吏爲吏者

三百石之吏舊本作三百之侯道諸本茅本侯又作侯王石之吏上云不欲受賞而欲爲吏者即其證

吏利俗說相亂故吏謂作利王引之云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其左右及他伍

探入至主國者賞之倍他侯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其左右及他伍

正作吏今並據補正扞十受賞賜者左傳桓二年杜注云扞衛也國策西周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

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蘇云其親之三字謀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即上所謂守身尊寬明白貴

其次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王引之云罪人二字與上下文不相屬蓋衛

候無過十里出舊本謂土王引之云土亦當爲出謂出候敵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

高便所樹表表二人守之比至城者二表舊本此謂北王云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

引之云三表當爲五表說見後與城上烽燧相望畢云說文云燧燧表侯也邊有警則舉火燧燧上亭守燧火者燧

之也此二字皆文書則舉烽夜則舉火問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

自守通者言城小不能自守又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

客至喋去之至喋謂傳城也傳城慎無厭建建讀爲券聲近字通考工記轅人左不捷杜子春云

命而急事晏子春秋外篇急作楚二義並通未知孰是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此人數與上

出之畢云提上文爲微職畢云即微職微當爲微說文云微職也以絲帛結於背以巾微省聲春秋傳

暮當爲莫日揚微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綽綽如燕尾

亦即微也說文又無微字當借微爲之給讓案正字當作微職周禮司常鄭注作微職以微微爲微職爲職皆同聲假借字餘前旗機篇陸當作陸要蓋謂險隘之處也之令可口述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述王引之云此當作人所往里三人平明而述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述其述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述之也據守篇云距卑山林皆令可以述平明而述是其證今本可下脫以述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通周官述人往述之言跡知禽獸處據守篇曰可以述知往來者少多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陳表據守篇作田表田陳古音述

必郭門之外內國語晉語侯述扞衛不行章注云述述闕也畫則侯述夜則扞衛說文糸郭云述闕也郭外侯者置表郭內述者置表與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雖守篇云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涉下句少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即有驚畢云即舊作勤以見寇越陳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正作無可知也不誤今據正即有驚畢云即舊作勤以見寇越陳去畢云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城上以麾指之畢云麾即麾字吳文摩即摩字省文說文云摩

坐擊五期以戰備從麾所指也畢云雖守篇云斥步鼓整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述坐當從上文作述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五期以戰備當從離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述當作述與上述者爲候不同擊五期以戰備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述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謂述者既見寇則具戰備從城上遊麾所指進退而迎敵此述者從戰而候則離至去之從戰亦其具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離守篇改戰備爲備戰尤誤說互詳離守篇望見寇舊本說見寇二字王云雖守篇望

舉一垂入竟蘇云竟舉一垂狎郭旁也甲者會也詩大甲郭城兩狎字並當作甲後人與犬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離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案俞說

是也但甲狎字通詩衛風充諫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甲作狎則舊本作狎於義得通不必定改作甲舉二垂入郭舊本說郭字舉四垂狎城舉五垂王引之云各立其表則此所舉爲表上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蓋書表字作表孫字或作燕見據舊相韓城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譌作垂通

典兵五日城上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禮梯還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敵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韓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揖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蓋一本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讀者誤合之錢人不知垂爲表之誤又妄加手旁耳俞云王非也垂者郢之壞字郢即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表表環鄭君說此未明表爲環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界之地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施謂之表表環鄭與施通環與綴通鄭君引詩焉下國環鄭今長發篇作綴施是知郢即綴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施然此表環所以名也墨子書多古言韓守篇揖表即表也郢綴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表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郢皆古人夜以火皆如此王云亦如去郭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案俞說是也

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并盡室之

云無令可得汲也雖守舊云外宅溝井可實室是其謂若空并則無庸塞矣外宅二字雖守篇屢見

今據外空室盡發之

空室茅本作室王引之云外空室室當作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屋伐木皆恐慮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密得而用之韓守篇曰無令密得而用之

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之作室則又涉上文盡室之而誤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但室室聲木類同古多通用備城門篇云室以據彼以室爲室與此可互證非誤字也漢韓勛修孔廟碑室字亦作室

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

讀如納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

也以與已同

各以其記取之事爲之券

舊本各下脫以字畢云各當爲名蘇云各下脫以字事爲之言守事畢也

書其枚數當途材木不能盡內即燒之

畢云盜同衛王云盜與陰同道也內與納同舊本材既燒之當爲即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即燒之無令密得而用之也韓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燒之無令密得用之是其證今本材作枚鈔上文枚數而誤即字又誤作既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亦同今據正當途即備城門篇之當途畢說非

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

忠疑當爲中之誤

則從淫之法其罪射

畢云謂實耳俞云古不名實耳爲射射疑則字之誤案說文耳義亦通韓非子難言篇云田明辜射舊注云射而殺之案射殺不當云辜彼注未補務色謾丑

蘇云此句有誤疑當作矜色謾言案形即靜當路尼衆尼止舍事

注李雙云休謁之其罪射謹嚴賊衆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或數鄭君注云故書或爲賊則賊本戎之俗

加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云次字有誤詒其罪殺無敢有樂器敬驕軍

中第誤疑夾橫之誤說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

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

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

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會云去乃代之服罪王引之云伐

字義不可通伐當爲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

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秦王說是也說說同今據正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此句有誤疑

有句何古今字死與尸聲近義通謂陳尸於市三日以徇衆也周禮鄉士云肆之三日左襄二十二年傳楚殺觀

起三日棄族諸尸是戮於市者皆陳尸三日也上云離守者三日而一徇亦足互證三與古文上作二相似日目

有行形並相近傳謂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鋪當爲鋪下並同詳前蘇

曹更代勿令空也門下謁者一長王引之云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

督門尉文選蕭田賦李注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

散門外坐四人二人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舊本謂民今依隨藏本第守

室下高樓室下不得爲樓室當爲堂之誤高上疑當有爲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

者道亦從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以須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

者以驗之舊本須驗而蘇云須爲須之訛須待也雖守篇樓下人守候者言以報守畢云言

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官之術衛說文行

部云四

建諸之衛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堙院畢云開堂為倪立初雞足置此上下文有脫誤初疑勿

與此相類雞足置謂立物如雞足之形後雞守營云入柴勿積夾挾視葆食此有脫誤疑當作卒夾而

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王云參食當為參驗雞守營曰吏所解皆札書藏之以節為食耳節當

正請之正請亦當屯陳垣外術衛街皆樓之屯道樓上樓說為字高臨里中樓一

鼓聾竈聾竈之段字詳備城門篇即有物故句鼓物故猶言事故夷至而止止舊本請正

言擊鼓以報吏樓有一竈者夜以舉火即有物故句鼓有事故則擊鼓也夷至而止今據本請正

吏至鼓乃止也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園備城門篇云城上五十

略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請亦當為令行廁利之畢云似言罰之守廁蘇云利似謂除去不

年杜柱云持除也開元占經廿氏外官占引廿氏讀云天漏伏作持廁棄土利疑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輕意義難通意疑當為竟之請竟遠古字通與旗以駭

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牟玲第本作城畢云民城為韻諒兵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牟玲之守邪舊本說之字

牟玲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牟玲之政當作攻遠攻則遠害

近城則近害城當作攻害並當為圍國與圍擊字同此步上文而誤言遠攻則遠害之近攻則近

城畢云句說一字諒誤案此當作害不至城即上云不足以害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

蘭疑即備城門篇之兵弩備望以固畢云句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

葛子問說 卷十五 雜守第七十一 二六五

去。畢云舊作云以意

改固顧去為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王云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為實賞字

卒能多執敵人者數賞之則卒乃不怠也

卒乃不怠。畢云舊脫卒字下增倍作士不休。土當作

下文正作多執數賞卒乃不怠蘇說同

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

云客至而作士以為險阻

梯臨之法。畢云通同盟詭讓案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棹之。王引之曰棹字

為擣字之誤也說文打擣也廣雅曰擣

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審賞行罰。審賞舊本誤倒王云當為審賞行罰

也擣與打同謂以木槓其擣衝梯臨也

左百步。右百步。作又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

梯篇正作審賞行罰案王校是

以靜為政。從之以急。無使生慮。畢云生舊作主以意改案茅本

也茅本正作審賞不倒今據乙

志慮高憤。也志當為急字之誤也急與參古字通憤與奮同上文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是其明證也

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怠。

意改顧故慮倍急為韻

五尺。其埋者二尺。畢云埋舊作

矢長丈一尺。蘇云備城門篇矢作失詒讓案渠廣丈六尺。

其弟丈二尺。蘇云弟與梯同

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蘇云葉即葉字蘇云

寸與此梯渠十丈一梯。渠之有梯者謂之梯渠但渠廣丈六尺則不得有十丈若據設渠廣言之則城

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一十九。蘇云備城門篇言步上二步一渠又言二百五

十八步里字不誤今本挽一步字耳里法本三百步而云二百五十八步者蓋

竅殺渠荅之處計之所餘四十二步。或當門開及樓閣不能盡設渠荅故不數。

竅其甚害者。為築二亭。

亭二隅。亭三二字舊本織女之。畢云當

謂要害築亭備瞭望也

織女三星。成三角故築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案陳說是也。上文不言織則不當云

如之。畢校未填此言亭為三隅形如織女三星之隅列繼下文云為擊三隅之也。六韜軍用篇云兩鐵蒺藜參連

婦女是古書多以爲令能相救諸距阜。畢云疑當作詎以意改山林溝瀆丘陵阡陌。畢云

安候三角形之證郭門若閭術可要塞。說云門部云及爲微職。畢云同職案可以迹知往來者

少多。卽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民卽外民入

宮室之大小分處之必均調也。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識者許之。識字舊本說王引之云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

其證是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卽急則使積門內

事急不及致所積之處則令警衛門內取易致也此下舊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

爲置平賈。蓋令當作皆爲平直其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畢云長

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畢云職皆其所喜天下事備。畢云喜強弱有數天下事

具矣。畢云數具爲韻蘇云此八句與築郵亭者圖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侍當爲倚言邪

門篇云倚殺如城執可證爲辟梯。畢云辟梯兩臂長二尺。亭高三丈以上則梯長不連門二

尺報以繩連之。連門疑當槩再雜爲縣梁。槩當爲蓋蓋縣梁見備城門聾竈。當作聾竈詳備

亭爲一聾竈號令一鼓寇烽驚烽亂烽。言舉烽有此三等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

畢云舊作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謂引烽而上下之降著格梯烽火以舉。王云以輒五

鼓傳又以火屬之。畢云火舊作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云言問也旦奔還。疑當作毋奔

建卽號令篇之無厭建後文又作唯拿建則疑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畢

或爲還之誤此書還多疑還還同詳非攻下篇號令篇舉二烽射妻。妻疑要之婦上文屋云要塞下文又云有要有害可證射要謂急趨要害周禮野廬

作竟是舉二烽射妻。氏鄭注云徑踰射邪趨疾趨集隄也畢云當是女垣諺字案此方入境尚未郭會安

得至矣垣舉三烽一藍
畢說非舊本說一字今據道藏本
舊本補王校改爲三畢說藍郭
句云藍蘭聲相近言蘭郭也謂近之案畢失其句讀不可從郭會
至郭謂寇
舉

四烽。一藍。二王校改四城會舉五烽。五藍。王引之云藍字義不可通蓋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鼓上并誤爲廿中改誤爲以下並誤爲皿遂合而爲藍字此文

當云望見處傳正與此數五聲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爲淫烽火既有處至則舉燧火有鼓也今以擊輓五鼓傳正與此數五聲五鼓相應三鼓三鼓射姜黎三鼓三鼓郭會舉四鼓四鼓城會舉五鼓五鼓上文曰烽火四字誤作二唯下文琴瑟五聲五藍藍字雖誤而兩字不誤猶足見鐘鼓相應之數而自一鐘一聲以至五鐘一聲皆誤作二蓋下文琴瑟五聲五藍藍字雖誤而兩字不誤猶足見鐘鼓相應之數而自一鐘一聲以至五鐘一聲皆誤作二蓋下文琴瑟五聲五藍藍字雖誤而兩字不誤猶足見鐘鼓相應之數而自一鐘一聲以至五鐘一聲皆誤作二

鼓鼓謂藍蘭聲相近而以爲騷騷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爲鼓其情確依舊本則前二聲皆無鼓三聲一鼓四聲二鼓鼓鼓謂藍蘭聲相近而以爲騷騷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爲鼓其情確依舊本則前二聲皆無鼓三聲一鼓四聲二鼓鼓鼓謂藍蘭聲相近而以爲騷騷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爲鼓其情確依舊本則前二聲皆無鼓三聲一鼓四聲二鼓

多不知靖否今未敢訛改錢謂二字及五藍二字並衍失之

夜以火如此數。王引之三號令篇夜以火皆如此亦謂如五表

守烽者事急此下疑有脫文候無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奔隸寇至葉隨去之舊本作竄至隨葉去五字畢以意改

葉爲藥王云畢改去也此當作寢至葉隨去之言候睡過五十人客至寢去下脫之字又升隨字於葉上則寢不可獨又云葉與寢同下文樹葉無傳葉五寸亦以葉爲寢案王校是也今據乙增又此十四字舊本誤錄入上文事即急則焚積門內下今移於此無礙今篇云寢字疑無寢五十人客至寢去之頓無厭寢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與此上文正同則其爲婦閨無寢安唯舍度亦當作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述平無厭寢遂急通寢令篇作無厭寢

明而迹句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王引之云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言迹者之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

應之也號令篇云七姓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述各立其表城上應之是其證今本
 之表郭外皆民田下云田者男子
 以職備後南子郭外耕田之民也
 也此斤爲造與侯異制俗字上文徵職並作職
 此斤爲造與侯異制俗字上文徵職並作職
 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
 驚警同篇

舉孔表。孔疑當作外神書相似而誤。見寇舉牧表。牧疑當爲次亦神書之誤若上文云次烽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

旗。旗。蘇云步當作以備戰從磨所指。備戰當從旗簫作戰備卽兵械之屬言斥各持戰備從城上
坐卽下旗字衍下田者男子以義備從斥義同舊讀以

備戰三字屬上句誤指舊本謂止今
據道藏本茅本正蘇云號令篇作指
田者男子以戰備從示謂從斥
卒禦戰女子亟走入亟舊本謂

亟茅本正作
即見放放當為寇到傳到城止止舊本誤正王引之云上到字當為鼓正當為止鼓傳

到字誤衍正為止字之說案王
說近是茅本止字不誤今據正
守表者二人更立捶表而望蘇云號令篇言表三人守之與此

守表是也王校闕
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蘇云旁視當作勸上為字當作行

視旁謂城
其費一鼓言守表者每望見寇鼓傳到城止斗食斗舊本謂升畢斗食

斗字之誤無疑案畢命
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
終歲三十六石蘇云據下言斗食食五升又言日再食是一食參食終歲

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脫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

食則六升以終歲計之當得二十一石六斗四食食二升半日再食則五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八石也俞云此

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歲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

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
五食終歲十四石四斗舊本作五食終歲十四石升

字衍俞云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蘇云下言六
斗食食五升上斗字舊本亦講

四石升蓋誤斗為升又脫四字耳虛說於數不合非也案俞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正
六食終歲十

一石食一升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蘇云下言六
斗食食五升上斗字舊本亦講

參食食參升小半四食食一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此申折上文斗食以下日再食每食之升數也故未又云日再食以總釋之俞云此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

每日升一斗今則為五升矣參食者每日六升大半今為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

於九十日之約矣。危約謂寇近。亟收諸雜雜鄉金銀器。若銅鐵。亟舊本謂即今據茅本正王校

藥物皆散入城內也。備城門篇云城小人衆。雜離鄉老弱國中及他大城。及他。可以左守事者。願云左助也。蘇云左佐通用下通。先舉縣官室居。

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蘇云凡字誤當作元與其通書中其多作元案凡數

急先發。句寇薄。謂迫近。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句入柴。入讀爲內。勿積魚鱗簪。畢

疑穆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疑案畢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本作。高注云。器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鰓鱗砂珍幽州名之爲澤也。說文作器。云積柴水中以聚魚也。備城門篇說若云。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

三郎參亦即穆之省也。爾雅釋器云。穆謂之穆。郭注以爲聚積柴木捕取魚之名。小爾雅廣獸云。穆穆也。穆穆字通蓋通言之。凡積聚柴木並謂之穆。穆穆參簪聲並相近。通典兵門說東棧云。皆去鑽刊以東爲魚鱗。次橫檢而

縛之。杜即依此言也。太玄經禮次大魚鱗。參之乃矢施之。魚鱗簪猶言魚鱗次。魚鱗差也。細繹此與備城門篇文似並。謂勿如魚鱗簪而杜佑之意則謂東棧當爲魚鱗次。依其說則此文勿積當與備城門篇語意不同。未

知是當隊。令易取也。當隊即當陸。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商子兵

客至發梁徹屋給徙徙之不給而。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大小茅本城四面

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畢云言爲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

父母昆弟妻子。有實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都司空蓋五官之一詳號今篇大城四人

候。二人。候亦五官之一詳號。令篇二茅本作一。縣候面一。四面面亭尉次司空。亭尉即備城門篇之吊尉號。令

司空亦次於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畢云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案財足與當屬上讀

都司空也。見備城門篇它篇亦多。云財自足畢讀恐非是。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實。

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守堡當作侍。號令篇云吏卒來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蘇

通疾行也所各四戰。夾門立。此言夾門則有持戰者四人也。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

名池外廉。

外舊本稱水王云水廉當為外廉鄭注鄒飲酒霍日側侵日廉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日前外廉三行旗職篇曰大寇傳攻前池外廉皆其證廉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

晉陵碑與水相似而謂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

者射之謀其疏者。蘇云言要害之處必嚴密防守至於人曉之處亦不可不預為謀也俞云疑人牆

外水中。即城外池也諸疑為竹箭。書有此字竹箭蓋竹箠也削竹而布之水中所以防盜涉者今案漢

字古字書所無俗字書引漢書王尊傳剪張莽字如此作攻漢書各本皆作箭不作箭蘇說據之非也箭尺廣二步。言插竹箭之處廣二步也箭下於水五寸。

下於二字舊倒雜長短前外廉二行。外外鄉內亦內鄉。蘇云於下二字誤倒當作箭下於水

今依蘇校乙短使之不齊也前亦當作箭外廉者廉其外今有餘銳也行讀如抗鄉讀如向

十尺。袤丈一尺。弩即置連弩車之廣也通典兵守拒法有弩臺制與此弩同而步尺數異詳備高臨篇隊有急。隊亦謂營攻隊極發其近者

往佐。王引之云古字極與亟通極發即亟發也莊子盜跖廬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揚注並云極讀為亟急也淮南子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往云亟急也案

王說是也極下道其次襲其處。僕書揚雄傳顏注云襲繼也蘇云言軍有危急則發其近者往助之近者既發則移其次者居之以為接應也守節出入。

使主節必疏書。主節小吏掌符節者與號令篇主斧相署其情令若其事。若疑著而須其

還報以劍驗之。王云劍驗亦當為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謂為劍又謂為劍耳節出使所

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慘者名。畢云言操節人即百步一隊上疑有閭通守舍。說文門部

戶也爾雅釋宮云小閭謂之閭第本作閭非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蘇云善與繼通案蘇說未據此

書上備穴篇云善塗元寶際此梁亦當云善塗其上或云善塗其上又此下舊本取疏。畢云此正字令民

家有二年畜蔬食。舊諸字通下同以備湛旱。王云論衡明零篇曰久雨為歲不為。王云畢以歲字絕

不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以歲不爲連讀渥旱水旱也言令民多畜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爲也晉語注曰爲成也歲不爲猶玉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掌產子篇曰歲隨不爲是其證

常令邊縣

豫種畜元芸烏喙株葉

以辟蠹烏陵烏頭別名蓀葉未詳詒讓案說文所部云荒魚毒也太平御覽

蔡部引吳氏本神云荒華根有毒可用殺魚本神經云鳥頭一名鳥陵廣雅釋神云鴆染毒附子也一歲爲鵕子二歲爲鳥陵三歲爲附子四歲爲鳥頭五歲爲天雄生非毒神當爲世字之誤廣雅釋神云葍草郭注云一名

近草山銜經中皆毒魚之翫山有木曰巴釐可以毒人祿茅本作株疑當作株與檄同急就篇云烏陵附子樹荒華星象
作烏豕豕子味元華註云味珠字形並相近烏陵茅本作烏豕亦與星同株與烏陵荒華等皆藥之有毒者做此
詩字通世與荒中皆毒魚之翫山有木曰巴釐可以毒人祿茅本作株疑當作株與檄同急就篇云烏陵附子樹荒華星象

有與不盡者。卜宅。講中可置。句。置。寶舊本作寶。畢云同。填王校作。不可。置北其井。畢云言此。

可置外宅不可置中顧云左氏傳秦人毒卽上疏秦願說是不可置此中言并
安則示以危危示

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

並詳彼篇下同
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

畢云說文云鴈鵠也此與鶩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賢子爲殺鴈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東家客云鄉穆公有令食是鴈必以鶩無得以粟皆卽鶩也今江東人呼鶩鴒曰雁鶩王云畢說是也鳥非家畜不得食

牛牟與狗羴並言之鳥皆爲羴此是謂羴也亦非羴與羴之羴廣韻羴羴羴也羴與羴同羴子春秋外篇若之羴厲食以故要羴是也故曰殺牛牟羴之羴羴羴同

收其皮革筋角脂

蕭羽
華三書
蕭即考工記鉗字本囋字之譌也
簫皆刺之
字當在上文牛竿雞狗之間迎敵制篇亦云狗彘豚魚

呼饒饒蘇云饒賓彌切
厚簡爲新旺
厚簡當爲后與後聲近字通簡聲當爲蘭之誤前備坊門簾亦有

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疑當作材下同言事急守城之卒不可令遠出掘外宅材納或內爲用又疑或言守城之卒不可遠出卒同言倉卒不及致

木謀多少。謀疑當爲謀。若治城口爲擊。一擊也。城下疑缺上字。三隅之。言擊之形爲重五

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茂。重五斤以上謂材木之小者畢云說文云澠海中大船臣鉉音字蘇云林疑當作材渥讀也案蘇校是也論語公冶長集解引馬融云領竹木大者曰櫟小者曰梓方言云櫟謂之後通與兵門云槍十程為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櫟此後世法不知墨子所謂一筏數幾何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

上。王引之云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為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說今篇云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罪也俗誤部步聲相亂故部誤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佐同蘇云上謂聞之於上有讒人。有小人。有惡人。有

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士號令篇屢言信人亦或誤為使人有內人者。外入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蘇云上句善下疑脫一守必察其所以然者

應名乃內之。蘇云應名言名實相應也內讀如納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吏所解謂民相惡有讒怨皆札書

藏之。札書本謂作札王引之云禮書當為札書古禮字作札與札相似札為札後人因改為禮耳札書見說禮云禮當作謹備城門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周禮謂人云凡有闕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勸者誅之鄭注云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此札書與彼義同

之至。以參驗之。告下疑當有者字說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

若舍。蘇云說者二字傳寫錯謬或為兒童之說意言弱小未堪為卒唯給使令而已論議案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倪弱小嬰倪者也說文女部云倪嬰倪也廣雅釋親云倪兒子也此說即倪之說字或云說者小嬰當作諸小貌者即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管子乘馬篇云童五尺童子仲尼篇云五尺童子論語泰伯篇可以託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賈疏引鄭注云六尺年十五以下然則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舍諸守者之私舍說今篇云城蘭石。見說厲矢諸材。畢云舊作林以意改蘇云器用皆謹部。各有

積分數。說今篇云輕重分數各有謂為解車以拾城矣。說文本部云拾表謂木也案拾即車人乘鹿之拾攝文从辵作辵與梓聲類相近也備充篇用擗若松為穴戶擗梓亦即拾梓之異文蘇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即解車據下文是言車之誤矢者城矣二字或即載矢之說下以字衍案蘇說近是但下以字非衍

以輶車。

畢云漢書注服虔云輶音瑤立乘小車也。

輪軸。

道藏本茅本軸作輶輶亦見經說下畢云此數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輶車也曹憲音杜又音姑案畢說未塙輶輶即車前胡字形又與輶相近

詳經說下篇輶與輶不

廣十尺。

廣度必無十尺此亦足證畢說之非但胡即輶前下垂柱地者亦不得有得同度輶亦有說誤

輶則當云長不當

輶長丈。

此蓋直輶與考工記大車同長丈當爲輶出輶前者之度下云輶長與輶等則并云廣未能實定也

大焉於

爲二輶。

三輶輶當作四輪備高跑輶連

廣二尺。

凡輶輶與輶等考工記車人鄭注爲板輶。

長與輶等。

說文竹部云輶大車輶版也考工記車人云大車輶服二柯又參分柯之二鄭注

輶本

輶本

輶本

輶本

輶本

輶本

舊本作四高尺蘇云當作高

四尺

案蘇校是也今據乙正

善蓋上沿。

令可載矢。

舊本說中字今據道

子墨子曰。

凡不守

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

畢云舊作者以意改

城小

人衆

二不守也。

人衆食寡。

三不守也。市去城遠。

四不守也。

畜積在外。

富人在虛。

蘇云虛同墟言不在城邑也

五不守也。

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周繆子兵談篇云量地肥境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稱則

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詒讓案方三

里者積九里爲地八千一百畝也以萬家分居

之蓋每宅不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之蓋每宅不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敘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今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見高似孫子略畢本無今補

庾仲容子鈔。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爲宋大夫魯守禦務倭齊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濬溪口二卷親士至經說

十三篇明堂策監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開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据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修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詒讓案張海鵬本國作人區二字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予說苑作干華原有推咎轉非子曰桀有侯咎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通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舊詁能詒讓案張本不說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足以朽肉。節葬篇三寸之棺。原作棺足以朽骸。深

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已爲政。有二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已爲政。有天子

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爲政。有天下舊有政之。天處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下同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

免卽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銜。人

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

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

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

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增補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論語案。今本公輸若後兵法說篇之前闕第五十一篇以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記墨翟或曰。宋信子罕之計。因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蹊路。同經孟子辭闕。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揆。非子罕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蓋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詳其禮論篇。識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斂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陷生。所見實出孔銷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始讀案此條於墨子篇目及馬氏書均無涉。姑錄之以存墨考之舊。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樵志注在孔子後。又二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七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

同。凡十二篇。論議案此卽中與館閣書目王氏所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

尊賢右鬼。非命尙簡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爲辨。生於末學。

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誑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

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豈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二卷。梁臺注

四庫全書總目。墨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兩紅樓舊本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

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

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

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諒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瑣錄記宋館閣書目。稱墨子

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

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

第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

三十八。凡八篇。尙存六十二篇。

詒讓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

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

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二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闕。無人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齎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

詒讓案畢本在燕城國史經集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

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鈔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

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二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論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別錄。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索隱案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此卽劉錄之佚文。攻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亦足考劉班箸錄之異同。謹附記之。劉略入兵技攻

家者書卽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畢統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書文。論讓案見樂論等。然似約舉非樂篇大意。畢以爲佚文未塙。

孔子。子字皆錯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二君而

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創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
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
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堂高二尺。

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論。墨子稱上篇三十八篇文。訟護案二條並見墨子春秋外篇或墨子亦有是文。

索隱云自此以下韓非之文故稱曰也。訟護案後漢書書地典傳注首有堯舜二字韓非子十過篇亦有此文。卽索隱所據也。

土階

土階二等。茅茨不

剪。平。不。刮。

詒讓案後漢書文選魏都賦注
作斯又文選東京賦注引作刊

食治讀案後模
書注作飯

土簋。嘏土。

刑。詒讓寒後漢書 竊梁

之食

書注作飯

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

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

棺二寸。舉音不盡。

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倣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擬節用中下篇文
世紀云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上階三等茅茨不翦拔文墨書治要及文類聚十一本御覽八十
堂高三尺儗家以為卑下以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墨注疑並據史記服虔注云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必

記五帝本紀集解校正

慮無不

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

十五非是語讓案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俗本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綿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

此之時。補詒讓案舊本脫盧文弨據御覽八百二十校補今從之

骸無所用

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

王之室。而改遷於殿。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三論議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者。以論議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綿繡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亡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綿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綿繡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下篇文 論議案節用 諸篇無與弟子問答之語畢說未確吾見百國春秋。見隋李德林重讓案見隋書本傳亦見史通六家篇春秋下墨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致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審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爲句畢氏失其句讀益分史字錄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沈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鼃鼃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

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徵吳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藝文類聚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

并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論議案本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南

知古諸密書事二亦云墨子至鄒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與李所引正同後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第所出書今不據此錄其義篇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衡篇。見詩正義

備衡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見太平御覽備衡篇文論議案與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轂驅車我作鑼鑼鑼并屈桑本爲之用索相連轆頭適到速以銀串連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索之觀倒弓弩而射自然敗走案杜注蓋即本墨子遺法而以後世

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

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屠狄曰

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漢陽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枝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經今耕柱篇脫文論議案此文當在佚篇中今書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枝六異

之文然非申徒狄對周公語畢說非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狄夏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說同莊子外物篇云陽與務光務光逐申徒狄因以陸河此即應說所本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則云申徒狄殷末人也史記鄒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華文亦云申徒狄殷時人案

依韋說則此周公或爲東西周君御覽八百二引有和氏之璧語又韓詩外傳一及新序士節篇並云申徒狄曰

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則
狄非夏殷，未人可知。疑章說近是。

樂女樂二萬人，晨譟聞於衛，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論議案：此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諸條似多誤，以它子書語為

墨子不甚足據也。今亦未及詳校。

秦穆王饋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論議案：疑當作禽子。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蠲，論議案：當作蛙。日夜而鳴，舌乾

楫，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

見太平御覽。論議案：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神機陰開，剗闕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論議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疑後作闕，此諫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論議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神明之神明，作規矩，子說山訓文。

神明鈎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論議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神明之神明，作規矩。神明之事，不可

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

翡翠璵璠，碧玉珠文，采明明，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

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論衡案此淮南子說子泰族訓文夫至巧不用劍。大匠大不斲。論衡案此淮南子說林訓文下大字衍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

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

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論衡案末條淮南子泰族訓文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阮探撫善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

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金城湯池。水經河水二

釜丘。水經濟水注云陶丘 墨子以爲釜丘也

使造。下疑脫 物字三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廣弘明集朱世勳法性自然論 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爲玉楮葉章有此文或本

墨子語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劉廣稽瑞

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稽瑞 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二篇佚文然說舜葬處與節葬下篇不合未詳

五星光明。芒彗如旗。稽瑞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敘

魯勝墨辯注敘 晉書儒逸傳

名者。所以別同異。名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孫星衍校改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當作名察察疑說。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策。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與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畢沅墨子注敘。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

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說議案此即本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弼。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偏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說議案此論不確。詳非儒篇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說議案墨子蓋生於哀悼間較之七十子尙畧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道。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一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

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皆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湛陋。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說議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嘗爲租不居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攻中山之滅。在趙惠

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

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

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

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說議案文選長篇賦注若史

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月。不知

子月是何人。文穎曰。子月。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

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饒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則墨子與子

罕。不得相輩。或以子月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月。注云。文子曰。

子罕也。月音王。善曰。未詳。說議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選爲文子子罕任亦有誤阮亦不能定其時事。又

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

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益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鎡。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數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遂亡之訓。闕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孫星衍墨子注後敘。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弁山先生。旣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慚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

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
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耒耜。
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
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
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
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
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
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
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
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爲非。子之二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
始法之矣。說讀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紆弱之食。自天子達於
庶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
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

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辯士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大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策。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弁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蟆爲鵠。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黿爲鵠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二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案經下云。過作景不從。說在改爲。說讀案過作不皆屬此讀孫亦說舊說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尙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往處。公然其言。因掘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述學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二篇。明陸穩所敘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味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克爾營洛。祝筮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惠伯。文子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二篇。說郛案原作十二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校刪十字。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正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其淵源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案耕柱篇魯問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

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

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

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說案墨子仕宋當在昭

公世不得及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說案墨子必不藝文志以爲在

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

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

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

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越

裂故吳地方五百里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

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

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

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

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

親士修身二篇。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

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相

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王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與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論議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尙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雜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漢文志蓋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書墨僞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

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辜。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奸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揚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因敦徐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給讀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此錢揚州刻本

爲後人竄改文多訛
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 跋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癰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一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古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王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謫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

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土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尚或殮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志敘

讀書雜志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弁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他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亦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音字。篆文作亨。隸作享。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魯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享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魯庚反豚。其字尙作享。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尙作苟。說文。但惕也。今經典皆以祖代但。祖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犢豭。與豭同。豭

本雅論作繼

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尙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

之郭。說文本作臺。今經典皆以郭代臺。郭行而臺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

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臺之借字。知高爲臺之譌

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尙賢中篇云。

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

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殺。又譌作傲也。諫諍本篇說文佚反送

也。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賸代佚。賸行而佚廢矣。唯

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

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

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櫓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

之譌也。衝謂衝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降作

隆。尙賢中篇經隆猶種非攻下篇天誠作情。又作請。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降作

隆。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拂作費。費也下篇即此言行知作智。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情將欲爲志作之。志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情將欲爲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樹他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聃作欣。聃

之字與志同天之卽。字作野。選野之居野與宇同他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聃作欣。聃

之字與志同天之卽。字作野。選野之居野與宇同他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聃作欣。聃

之字與志同天之卽。字作野。選野之居野與宇同他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聃作欣。聃

可知者。則概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
時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佚之魯山縣非充地說讓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 翟見諸

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閭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

厚爲皮幣。卑辭令面。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

其志功而觀焉。說讓案魯閭篇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 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

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

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注主。大夫君也。

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

有疾。往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

屬於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

僕。而大夫稱主是也。說讓案此說亦說讓許魯閭篇 翟在魯。瞭然知鄰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

事齊。

論議案文子楚臣何處國事齊此於事勢亦不合

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其後文子

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於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吏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案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游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論議案墨子之生處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旣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撫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於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

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與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一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辯。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距文編作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

凡墨氏之所以自託於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文編有傳識之三字。諄于理。不安于心。文編有者字皆從而和。文編作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疏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文編無此二字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正與許周生互相闡釋。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二家校本。今未見并志之以俟訪錄。小正名杰周生名宗彥並
鶴齋人

墨子後語上

墨子傳略第一

墨子年表第二

墨學傳授攷第三

墨子傳略第一

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大家之指。尊儒而重道。墨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擲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僑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荅賈誼又讀岐孟斯其諗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聲聲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

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竿。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

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樂

姓墨氏。

廣韻二十五德

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

人墨翟著

書墨子魯人

或曰宋人

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以魯人爲是。

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

十日十夜至于郢並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則是楚邑。攷古書

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

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

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樂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一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

卽尹佚之後也。墨子學于史角之後亦足爲是常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

異。莊子天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淮南子汜論訓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

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其稱道曰。昔者禹

之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跣屣爲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亦道堯舜。韓非子又善

守禦。史記孟爲世顯學。韓非子徒屬弟子。充牣天下。呂氏春秋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今攷六藝爲儒家

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

與孔子所刪同。引尚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

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而於禮則

法夏繼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實也。

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

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

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

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

本書魯問篇 案魯君願疑其即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明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 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

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

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原當作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

觀焉。同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諸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

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

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

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

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

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

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 諸宮舊事 在止攻宋前今故次於此公輸般爲

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

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悅。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龜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鮪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聞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

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本書急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詳年表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尙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二穆賀見

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會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皆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未墨翟重南楚鄧班子折辭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

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尚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意越高義篇

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本書問篇案 疑王翁中晚年事

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

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飢。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財貨。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編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編公而言。茲時舉墨子刊誤黃式三肩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十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編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爲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矣。

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

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二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

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游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

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本書貴翁篇案此不詳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驪爲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

奪政。

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

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事其政

當卽皇喜。

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賈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梁

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

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

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致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矣。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韓嬰

淮南王書並云劫
楚劫亦即謂逐也
見索隱
引紀年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宋辟公被弑。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子丹。不知子丹是何人。文穎云。子丹。子罕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丹。注引文穎說同。又云。子音任。善云未詳。且不傳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並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子音任也。新序

三亦作子丹。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弁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管仲篇
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誰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

也。過必反於國。同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

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

親士篇有孟賁。所樂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遠聞也。則墨子或即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

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揚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第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

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藝文志蓋

墨翟並當子思時。仲尼後。衆說舛悞。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

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

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遂據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

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二年。即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殆皆不攷之過。

竊以今五十二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

見黃義魯問公輸篇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為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與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

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二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十四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

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

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諸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

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

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其事他書不經見。秦

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

殺宋君。內儲說上子罕與喜當卽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而史失載。墨子之

囚。殆卽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文。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

箸於春秋經傳。然尙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

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既不足據豈徒墨

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

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箸之。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

今從左傳。本書黃義魯篇墨子嘗使衛年代無考。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爲四大國。時燕秦尙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雖不能

詳堦。猶淪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

周 魯 晉 魏 韓 趙 齊 田 齊 宋 鄭 楚 越 墨 子 時 事

定王元 哀公二 出公七 公平十三 昭公元 聲公三 惠王二 王句踐

親土舊趙王句踐
遇吳王之龍而向

十七 魏桓子 韓康子 趙襄子 田成子 十三 十一 二十八 攝中國之賢君亦見所
樂餘愛非攻公孟諸篇

二 悼公元 八

三 二 九 十四 二 三十四 二十二 二十九

四 三 十 十五 三 三十五 二十三 三十

五 四 十一 十六 四 三十六 二十四 三十一

六 五 十二 十七 五 三十七 二十五 王鹿鄆元

七 六 十三 十八 六 三十八 二十六 二

八 七 十四 十九 七 哀公元 二十七 三

九 八 十五 二十 八 二 二十八 四

十 九 十六 二十一 九 三 二十九 五

十一 十 十七 二十二 十 四 三十 六

十二 十一 十八 二十三 十一 五 三十一 王不壽元

十三 十二 十九 二十四 十二 六 三十二 二

十三	十二	二	二十五	十三	七	三十三	三
十四	十三	三	宣公元	十四	八	鄭人弑 哀公	三十四
十五	十四	四	韓懿公 中行地	十五	共公元	三十五	五
十六	十五	五	智伯與魏 韓趙襄三 子於晉陽 魏韓趙反 殺智伯	十六	二	三十六	六
十七	十六	六		十七	三	三十七	七
十八	十七	七		十八	四	三十八	八
十九	十八	八		十九	五	三十九	九
二十	十九	九		二十	六	四十	十
二十一	二十	十		二十一	七	四十一	王翕元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一		二十二	八	四十二	二
二十三	二十二	十二		二十三	九	四十三	三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三		二十四	十	四十四	四

墨子閒詁 卷上 墨子後語上

城蔡

魯問詹公尙遇說越王越
王使公尙遇迎墨子於魯
墨子王翕中晚年事
非攻中篇蔡亡於吳越之
間

魯問詹鄆人三世殺
其君哀公卽其一也
非攻中篇智伯攻中行氏
范氏並三家以爲一家
非攻中篇智伯國增襄子
於晉陽韓魏趙氏舉智伯
大敗之亦見魯問篇

二十五	二十四	十四	十二	二十五	十一	四十五	五
二十六	二十五	十五	十三	二十六	十二	四十六	六
二十七	二十六	十六	十四	二十七	十三	四十七	七
二十八	二十七	十七	十五	二十八	十四	四十八	八
考王元	二十八	十八	十六	二十九	十五	四十九	九
二	二十九	十九	十七	三十	十六	五十	十
三	三十	幽公元	十八	三十一	十七	五十一	十一
四	三十一	二	十九	三十二	十八	五十二	十二
五	三十二	三	二十	三十三	十九	五十三	十三
六	三十三	四	二十一	三十四	二十	五十四	十四
七	三十四	五	二十二	三十五	二十一	五十五	十五
八	三十五	六	二十三	三十六	二十二	五十六	十六
九	三十六	七	二十四	三十七	二十三	五十七	十七

魯問篇公輸若至楚爲舟
戰器亟敗越人墨子與論
鉤拒公輸若爲雲梯將
攻宋墨子至郢見楚王乃
不攻宋皆宮舊事並在惠
王五十年以前附記於此
貴義篇墨子辭楚見惠王
王以老辭皆宮舊事惠王
以書社封墨子不受

十 三十七 八 二十五 三十八 二十四 簡王元 十八

非攻中篇言亡於齊越之

十一 元公元 九 二十六 三十九 二十五 二 十九

十二 二 十 二十七 四十 二十六 三 二十

十三 三 十一 二十八 四十一 二十七 四 二十一

十四 四 十二 二十九 四十二 二十八 五 二十二

十五 五 十三 三十 四十三 二十九 六 二十三

威烈王 六 十四 三十一 四十四 三十 七 二十四

元 七 十五 韓文侯 三十二 四十五 三十一 八 二十五

二 七 十五 趙獻侯 三十三 四十六 幽公元 九 二十六

三 八 十六 韓武子 三十一 八 二十六

四 九 十七 三十四 四十七 緡公元 十 二十七

五 十 十八 三十五 四十八 二 十一 二十八

六 十一 十九 三十六 四十九 三 十二 二十九

七 十二 烈公元 三十七 五十 四 十三 三十

魯閔篇魯陽文君將攻鄭
日鄭人三世殺其父疑當
作二世殺其君即指哀公
幽公被殺也詳本篇

八	十三	二	三十八	五十一	五	十四	三十一	
九	十四	三	三十九	五十二	六	十五	三十二	
十	十五	四	四十	五十三	七	十六	三十三	
十一	十六	五	四十一	五十四	八	十七	三十四	
十二	十七	六	四十二	五十五	九	十八	三十五	
十三	十八	七	四十三	五十六	十	十九	三十六	
十四	十九	八	四十四	五十七	十一	二十	三十七	魯問篇齊項子牛三侵魯地此攻葛及安陵或即三侵之一
十五	二十	九	四十五	五十八	十二	二十一	王驥元	齊伐魯取都或亦三侵之一
十六	二十一	十	四十六	五十九	十三	二十二	二	
十七	穆公元	十一	四十七	六十	十四	二十三	三	魯問篇魯君謂墨子曰恐齊攻我疑即穆公
十八	二	十二	韓景侯四十八 趙烈侯田和伐魯取郕	六十一	十五	二十四	四	齊伐魯取郕或亦三侵之一
十九	三	十三	四十九	六十二	十六	二十五	五	

二十四 十四魏城 五十 六十三 十七 二 六

中山

所樂篇中山向樂於魏義桓公為魏文侯所滅

二十一 十五 五十一 六十四 十八 三 七

二十二 十六 康公元 六十五昭十九 四 八

公薨塞驪為皇喜所殺

呂氏春秋召類篇伍子平殺昭公史記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疑昭公寔被殺囚墨子即其季年事

二十三 十七魏文侯二 悼公元 二十 五國宋 九

二十二年韓景侯六年始烈侯六年始命為諸侯

十月

公鞅篇公鞅殺為楚造雲梯將攻宋墨子至即說止之當在惠王時蘇時學謂是即此年聲王圍宋時事非

二十四 八 十八魏廿三 二 二十一 六 十

韓七趙七

安王元 九 十九魏廿四 三 二十二 悼王元 十一

韓八趙八

二 十 二十魏廿五 四 二十三 二 十二

韓九趙九

三 十一 二十一魏廿六 五 二十四 三 十三

六韓烈侯元趙武侯元

四 十二 二十二魏廿七 六 二十五 四 十四

七韓二趙二

五 十三 二十三魏廿八 七 二十六 五 十五

八韓三趙三

六 十四 二十四 九 八 二十七 鄭六 十六

魯問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繆三君然與文君年不合

七 十五 二十五 魏卅十 休公元 康公元 七 十七

韓五趙五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埒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八 十六 二十六 魏 十一 田和二 二 八 十八

卅一韓六 伐魯取最趙六

九 十七 二十七 魏卅十二 三 三 九 十九

二韓七趙七

十 十八 孝公元 魏卅十三 四 四 十 二十

三韓八趙八

十一 十九 二 魏卅四 十四 五 五 十一 二十一

韓九趙九

十二 二十 三 魏卅五 十五 六 六 十二 二十二

韓十趙十

十三 二十一 四 魏卅六 十六 七 七 十三 二十三

十一趙十一

十四 二十二 五 魏卅七 十七 八 八 十四 二十四

十二趙十二

十五 二十三 六 魏卅八 十八 九 九 十五 二十五

十三趙十三

十六 二十四 七 魏武侯元 十九 田齊十 十 十六 二十六

韓文侯元 趙太公和元 敬侯元 年終命爲諸侯

魯問篇墨子見齊太王即太公和新序亦載齊王與墨子問若即田和也

十七	二十五	八 <small>魏二韓二趙二</small>	二十 <small>田齊十一之</small>	十一	十七	二十七	齊伐魯或即魯閭篇三侵魯地事
十八	二十六	九 <small>魏三韓三趙三</small>	二十一 <small>田十二齊桓公元</small>	十二	十八	二十八	
十九	二十七	十 <small>魏四韓四趙四</small>	廿二 <small>田齊十三</small>	十三	十九	二十九	
二十	二十八	十一 <small>魏五韓五趙五</small>	二十三 <small>田齊三</small>	十四	二十	三十	
二十一	二十九	十二 <small>魏六韓六趙六</small>	二十四 <small>田齊四</small>	十五	廿一 <small>悼王卽吳起之</small>	三十一	魏士篇吳起之烈其事也
二十二	三十	十三 <small>魏七韓七趙七</small>	二十五 <small>田齊五</small>	十六	肅王元	三十二	
二十三	三十一	十四 <small>魏八韓八趙八</small>	二十六 <small>田齊六</small>	十七	二	三十三	非樂上篇齊康公與樂葛
二十四	三十二	十五 <small>魏九韓九趙九</small>	田齊威王元	十八	三	三十四	以後時事本書無所見疑
二十五	三十三	十六 <small>魏十韓十趙十</small>	二	十九	四	三十五	墨子之卒即在安王末年
二十六	共公元	十七 <small>魏十一韓十一趙十一</small>	二十	二十	五	三十六	

墨學傳授考弟二

墨子別註 卷上 墨子後語上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

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當染篇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

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使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新語退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死

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

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

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知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再傳弟子

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雜家四人。

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姓名漸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慘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 案司馬貞史記索隱咸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呂氏春

作品釐漢書儒林傳作滑釐疑正字當作品釐詩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

呂氏春秋盡傳其學。與墨子齊僑。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傳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

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間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擻茅坐之。

以醢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

本書備梯篇

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

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戰傳轅輜軒車，敢問守此十二

者奈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

李鑑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

篇皆其語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

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

本書公輸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

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

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

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

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

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

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鑑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

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

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

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實篇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龍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黷日夜而鳴。舌乾辭然而人不聽之。今鵲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部引本書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莊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淮南子紀論訓禽子與之辯論。荀子注列子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

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揚朱諸端本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適埋之。實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慕之。禽翟蓋聞之曰。端本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筆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闕叔。開管之借字辭

三公。東處於爾。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

我爲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辯注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

呂覽項作石字通

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爲天下

名士顯人。

呂氏春秋尊師篇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就爲大務。墨子曰。譬

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讀焉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

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義柱篇

公尙過。呂氏春秋商義篇尙作上墨子弟子。呂覽商義篇墨子南遊。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

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

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曰。佐相天子。其

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

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

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游公尙

過於越。公尙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尙過曰。子之師。苟有至越而

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紅之庸。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

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

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

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

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

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難也。義難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義難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

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牟。子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淫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隨名。巢無據。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諸讓案。隨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爲名。著書二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傲。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遽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斟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

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斯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逮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况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謹附綴於此以備考。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呂氏春秋
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
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案屈爲楚公族管姓
屈將子疑亦楚人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

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百三十七引胡
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

不備
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
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考
者 附錄子

田倮子。倮。一作鳩。鳩倮音近馬融梁玉
鍾並以爲一人是也齊人。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注
南子遺應訓高注

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

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
春秋

首時篇 淮南子遺應訓云出金增然而嘆告從
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禮之可以從楚也徐渠閭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

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語令今據盧
文昭顯廣并校正明將也。而措於屯伯。屯
韓

子語毛今據
顯校正下同公孫宣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

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貳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韓非子問田篇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晉疑秦之誦 從文衣之。賸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末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末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 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 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 箸書二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像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蓋班固亦謂即田鳩也

相里子。

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

名勤。

莊子天下篇克爲惠公所絀克妻司成氏攝少子李連逃居相城因爲相里氏李連玄

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辯議家之妄說恐不足據

南方之墨師也。

成玄英莊子疏

爲二墨之一。

韓非子顯學篇

箸書七篇。

莊子云

相里子古賢也箸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姓存以備考

相夫氏。

韓非子顯學篇

元和姓纂

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

亦二墨之一。

伯夫氏墨家疏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案莊集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亦二墨之一。韓非子顯

學有箸書。姓集云鄧陵子箸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

陵氏之墨。墨離爲二。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下篇

已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下篇案文引李頤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陶澍集聖賢羣輔錄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卽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卽相里子鄧陵子

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

於名。莊子天下篇不忤於衆。此宋劔尹文之墨。劔當從莊子作斬即孟子之宋經也裘褐爲衣。跂蹻

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誦

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登屬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誤耶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二墨。與韓非書殊異。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卽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庠後託云八篇三墨二條

此似後人妄加
非陶公本意

考莊子本以宋鉞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墨氏之學。以所

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鬬。雖與墨氏相近。

荀子非十二子篇
以墨翟宋鉞並稱

而師

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

不知果何據也。宋鉞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

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

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

證矣。

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
以宋鉞爲墨徒誤與羣輔錄同

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

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
引風俗通爲墨子之學。箸書一篇。漢藝文志顏注
引劉向別錄

纏子。

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
有纏子箸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

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

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

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意林引
纏子

纏子與董無心相見

講道。纏子稱墨家佐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

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

論衡稱
虛篇

箸書一卷。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郭象

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䵍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

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非是

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

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

按卽悼王

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

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

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

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

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

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

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殛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

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

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

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

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

不舊本譌當畢校正

遂反死之。氏

春秋上
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詳前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其爲鉅子。豈卽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蓋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田襄子。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衛君問田讓語疑卽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䟽。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老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䟽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䟽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子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雜家。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乃傳授端緒者

墨子開詒 卷上 墨子後語上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孟子上篇趙注

文公

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

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

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慨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

呂氏春秋去篇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

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

呂覽高注

說苑雜言篇作邪射子梁玉鍾呂子校補云邪乃地名

邪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確

唐姑果。

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姓名姑梁說苑雜言篇作唐姑

秦之墨者。

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梁諫

東方墨者謝子將

西見秦惠王。

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諡之

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

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固權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媚賢自營。違墨氏尙賢尙同之旨。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雜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間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攷。

墨子後語下

墨子緒聞第四 墨學通論第五 墨家諸子鈞沈第六

墨子緒聞第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渺。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黜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艱。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上左蓋孟荀之議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侯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雜。眞贗綵莛。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堪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綴。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鑒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

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
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
引新序 案齊王嘗即齊太王此與

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 說苑反實
篇又有齊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
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
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
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
不滅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
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諛羣徒之卒繁。厚
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
劫人以甲兵。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
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
元本本謂與據
盧文昭校正公曰。然則何若。
斂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
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
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
元本挽在字據
孫星衍校增爲人者重。自爲者輕。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

黃以周云行蓋得之剡文。故晏子知道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說誤晏子歸。負載使人辭於公曰。嬰故老。毫無

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

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叅牧之處不足。元本牧請收據盧文昭校正絲

蠶於燕。牧馬於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子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右

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

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

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

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

曰。此爲竊疾耳。汪繼培云一作或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

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

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豫章。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蘇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殷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千金殷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

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

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至唐武后入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曰。吾義固

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

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

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

鮑彪本短作短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

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

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

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豫樟。

鮑本宋無

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

臣宋本作惡黃云卽惡字按惡武后臣字

爲與此同

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戰國策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

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

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

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說公輸般三字畢阮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愛類篇按呂氏春秋慎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輪攻墨守惟此往更有輪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舊本說王念孫據北堂書鈔補十日十夜。足重

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裂下舊本衍衣字王據書鈔刪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

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亡宋本作忘頓兵剡銳。劉舊本作挫今從宋本正負

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

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爲字舊本說據宋本補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

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

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轍不攻宋。淮南子脩務訓

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

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

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己乎。曰。既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裸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却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鉅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諸宮舊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受其國。是舊校云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墨云兩翟字當是翟字之誤雖於中國亦

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篇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此上下有批文進曰百種。疑當作進粟百鍾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

下說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

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余注云時惠王在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

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

五里。景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案宮舊事二。案首載語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本書佚文略同見附錄。右墨子遺事。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

墨子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

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

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

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說公輸若飛三日不集。子削竹木以爲鸞。與此異。同。展傳聞之異。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張注云墨子作木鸞飛三日不集。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

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列子湯問篇。案東門賈

蓋班輸弟子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秦族訓。案主術

訓又云。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過六藝之論。口健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遺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陸而縵千里也。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

哭衢塗蓋傳聞之異。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淮南子說山訓。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向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

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

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荆王之所欲也。藝文類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

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文選七命李注引尸子。右墨子瑱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

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

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

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

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

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

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

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

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

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

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

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疏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東帛加壁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寫洪神仙傳
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家妄撰墨子爲地仙。

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
隋志並云梁有今上案抱朴子內篇靈覽云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

五行變化墨子五卷。
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

行變化即五卷之全書要記即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中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
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即是書抱朴子神仙金約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傳託之書

五代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
子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即此術也。蓋卽葛傳所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
服食鍊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可

究詰。魏晉之間。俗尚浮靡。嫁名僞冊。榛蕪編錄。此亦其一矣。
開元占經引墨子占變亦段託

稚川之傳。惟與公輸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臆造不足論。以其晉人
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端。至於年代彌遠。詭說

日孳。生有夢烏之徵。
伊世珍瑣錄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辨說林古亦無是書蓋卽世珍所肌撰也

終以服丹而化。
陶宏景真誥稽神樞篇云墨秋子服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
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闕揚墨。楊氏晚出。復攢儒墨而兼非之。然
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益惡之言。
人間况世篇夫樹一義以爲藥楬。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
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

墨學通論第五

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

天。下是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傳一。

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

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

者童叟。非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揚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

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選於漢。諸子之

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

復申駁雜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

文士。臯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

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

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犯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雖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

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楊注云獲種

然後瓜桃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萱菜百蔬。以擇量。然後六畜禽獸。

一而剗車。楊云剗與專同。言一獸滋一車。龍鼉魚鼈鱣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鳬鴈若

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物

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感。不感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楊云。讀爲熬。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楊云。讀爲燄。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錮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楊云。錮。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楊云。是于。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

于是也說苑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

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

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輝輝如泉源彷彿如河海

揚云彷彿爲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揚云大讀爲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

琚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塘云

瑋元刻作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貪非鬪而日爭揚云墨子有非攻勞苦頓

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揚云萃詩曰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慥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與頌同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

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謝塘云禮記樂記作詒而不息史記樂書作

氣息弗詒向本作詒登本亦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省史記

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

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洽

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

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

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

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謝云禮記齊作節。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

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

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

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

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

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

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

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

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日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壎篪。謝云元刻作簫。管與篪同。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盛。謝云宋本作樂。莫善於樂。樂相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平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謝云。絕元刻作免。古通同。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楚

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宋咸注云。史云。二年此云十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

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

值何。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從。非儒篇作衆。此疑誤。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

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衆。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

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

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間。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見非儒下篇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惺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

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今本書無畢阮云。疑非篇上篇佚文。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作而不然。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宋本作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墨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人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

不見也。景公問墨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

者也。墨子又曰。盈成匡。墨子春秋外篇作盆成筮此疑誤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

子門人。尚墨子春秋作曾古通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墨子亦譽孔子可

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

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若墨子以此而疑儒。則墨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

喪三年。哀宋本作哀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墨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

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

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墨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

非耳。且墨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閔子魚曰。觀子詰墨者

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

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墨子。墨子

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墨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

景公問墨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

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勤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

侍。氣鬱而疾。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墨子春秋內篇問上合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

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孔叢子諸墨篇右難非儒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賈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

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

明皆不可行。王充論衡薄葬篇
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坑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論衡案書篇
右難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焯校云而
下疑脫不字皆奔於私也。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傳篇
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

貴虛開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
廖貴先兒夏貴後 案呂覽云墨子貴虛廢廉即兼之信守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
公上篇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告子
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
崔本作輝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
本作悅爲之大過。

大成本 已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按成
本作循疏云循順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

子祀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翟云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戢。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

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

胼。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釋文云墨作豪反。翟郭音託。字則應作豪。翟云豪也。司馬云豪土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雖本或作衆。音同。翟云所治非一故曰雖也。豈本其作健音。陸德明案此當從豪。爲是。釋文本非成。本亦作衆。陸同。司馬義又云舟楫往來九州。雖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著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築九雜。猶言九而也。成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旨。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釋文云李云麻曰。屬本日。展展與跂同。屬與屬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

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

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

雕無脰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

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

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駢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

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

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

易執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

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荀子王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云時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有齊而無畸。則政令

不施。楊注云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殷無敗脛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楊注云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揚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噍矣。揚云俗當爲噍。噍與噪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荀子解蔽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讀藏本良作樂。聖賢家語錄同。今從宋本良字。通。有孫氏之儒。顧廣圻云。卽荀子論按。顧說是也。羣論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故孔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

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脫今據盧文昭顯廣折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宋本作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淮南子

訓論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許注云悅易也王念孫云當爲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服此說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殛。禹今本謂垂據宋本正以爲民先。剡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抱。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宋本作開服生焉。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子荀卿傳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墨者亦食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甗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

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逾。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司馬談論大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一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韓愈昌黎集讀墨子右通論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著錄大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後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隋巢

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俛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遠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時代或稍後與。田俛書。惟阮孝緒七錄尚著錄。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見林意及高似孫子略

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鑿子一家。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亡。惟鑿子爲董子宋時尙存崇文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使非

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惜也。田俛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俛隋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

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闕指。然田俛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舛。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亂。與七十一篇之指。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未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擇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箸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俛子二篇。先韓我子一篇。顏注引劉向云爲墨子之學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右墨十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二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韓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尙也論叢按右鬼

即本書明
鬼三篇

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

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職之也如燁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如燁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

此其所長也。及

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廣弘明集三

按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俵子一卷。

隋志云梁有卽據阮錄言之

通爲四帙一十九卷。

與部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隨巢子一卷。

巢似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

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俵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術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剪。糲梁之食。

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

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

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

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胡非子一卷。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墨子十六卷。纏子一卷。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崇文總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並詳畢氏篇目攷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

攷證。今並不錄。是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朱篇張僊注及唐柳宗元說以墨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疑當作賢於聖也越

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入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意林一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

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同上 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未二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憐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荀子王注 案功疑並當爲切畝田即畝田見本書明鬼篇 霸篇揚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史皇產而能書。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硯石。啓生於石。藝文類聚六 太平御覽五十一 書鈔一引啓生硯石 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

解引皇甫謐云禹生石紐案石疑即石紐也

禹娶塗山。治鵠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

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馬融傳史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御覽九百五 案此與本書非攻下篇文同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劉越石鑑

外史帝舜紀引隨巢子按家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玄宮三字梅賾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

宮有大神。人面獸身。降而福之。御覽八百八十二作輔 按此與非攻下篇文略同司祿益食而民不飢。

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御覽 作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覽八百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四

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此句闢土以王。類聚十引至神民不違御覽八十又八百八十二引至四方歸之

御覽碎事十
御引五句

二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方歸之。潘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集解

飛拾鵲野。史記周本紀集解

天鬼不顧。來不賓滅。同上案史記周本紀武

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靡盬在牧豈鵲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民三百有六十六夫不顧亦不賓滅集解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臯子索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臯子顏復監錯是隨臯子蓋全爾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略同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書鈔九十六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珎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為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珎。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闢。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刳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闢。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云胡非子為言

五勇屈將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胡非子曰

吾聞勇有五等夫意林無負長劍赴榛薄折御覽作折兕豹搏熊羆此御覽無此獵

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文選注引作獵斬御覽作折蛟龍搏黿鼉此獵人之勇

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岳御覽作匠接說苑

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顛者此工匠之勇悍也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則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

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曹翽聞之觸齊軍見桓

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殊

桓桓公無聞之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桓意林無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管仲乃勸御覽作與

之盟而退意林無而夫曹翽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柔履當爲泉唯無

怒一怒而刳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別

正夫一怒而御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殊匹夫之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

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

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

善爲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眦藝文類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弄聞之曰非弓何

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儉子佚文

黃帝時。稽瑞有常字有草生於帝稽瑞無此字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稽瑞有屈指之名而二字

曰屈軼。稽瑞下有草字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 稽瑞

少皞生於稚華之嶺。嶺一旦化為山澤。鬱鬱葱葱焉。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於曲阜。斲髀毛人獻其羽裘。御覽六百九十六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燕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藝文類聚九十九

堯爲天子。冀莢生於庭。爲帝成厯也。文選靈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出庖廚。爲帝去惡。稽瑞靈籙注引平也二字有識

堯時有鯢薦。鯢其毛爲帝帳。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鯢毛作尾爲上有以字 稽瑞鯢豸注引云堯時獲之鯢其皮以爲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六百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九十九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稽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稽瑞文犀駃騠注引章騶疑當作犀駃未又說雜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童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

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論衡宿虛篇。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譌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

董紅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孟堅荅賓戲注。按以上三條並

董子難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

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案漢志儒

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

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為纏子。如孔

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纏子韓本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舊經籍新疏文宋諸史志。並

一卷。並入晁公武讀書志云。吳祕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
儒家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是纏子與董子埒爲
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子篇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書也。
館閣書目。謂纏子出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
秦儒家遺籍。入墨家爲非其實。其書明時尙有傳本。見陳第世舍堂書目今則不復可
得。佚文僅存大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指也。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敍錄稱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纂。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附之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憤文勝之極。敝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尙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公敍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口篇今七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子多則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可見。在宏因楊侯兵錄之舊。專譚兵書與劉向所定篇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幸有說錄。明鬼非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

者也。然西人覃思藝事。期於便已。適用爲閱修。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奔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碎覽日衆。亢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洋畢氏往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多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槧俗書。重馳怪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懸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指。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勤有成書。而傳本未覩。世文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闕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案文例以銓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

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表。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黃紹箕謹跋。